北京武林轶事

张宝瑞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尚勇
封面插图：王建权

书　号：10436·7
定　价：　2.20元

北京武林轶事

张宝瑞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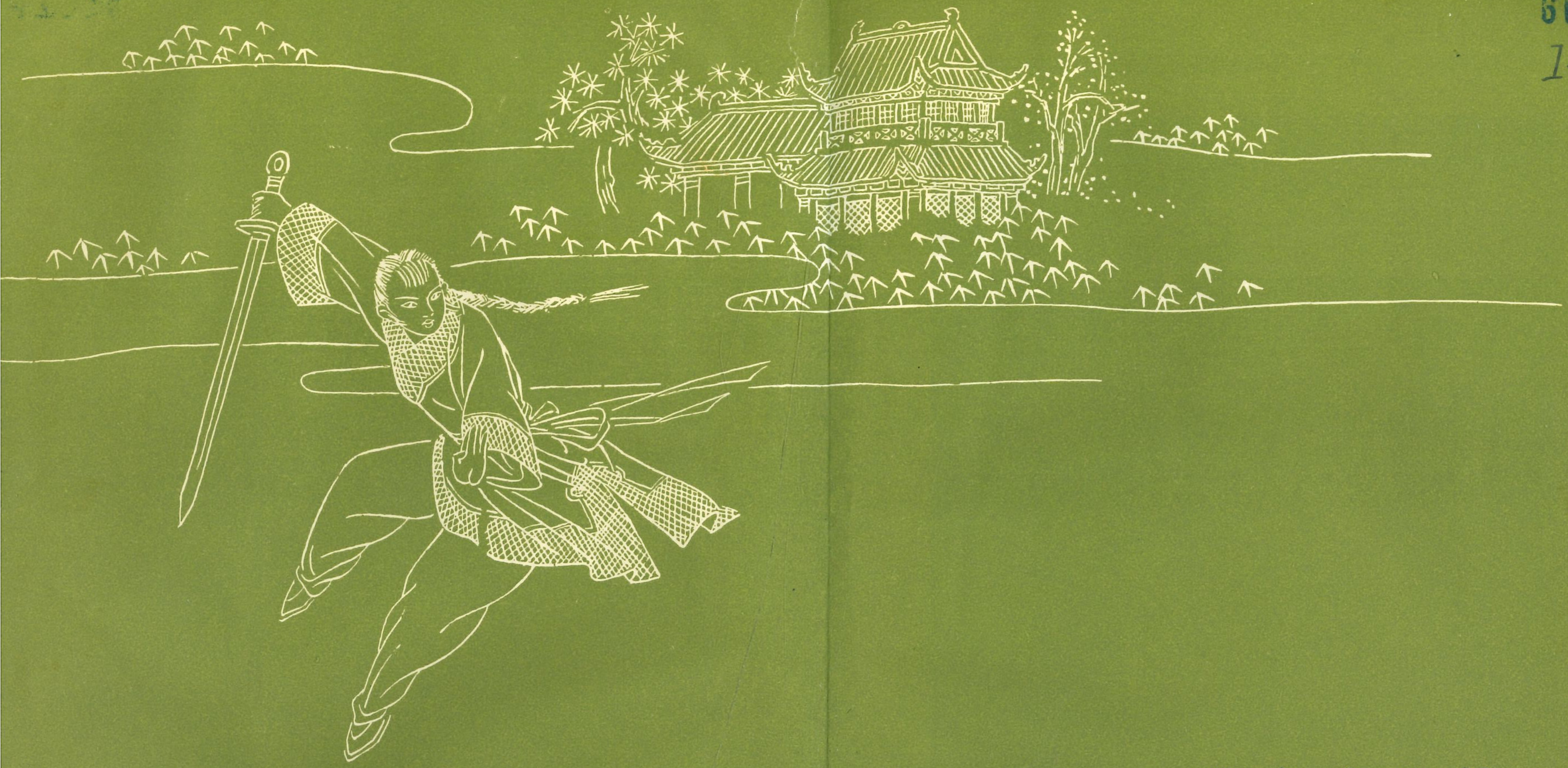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武林轶事

张宝瑞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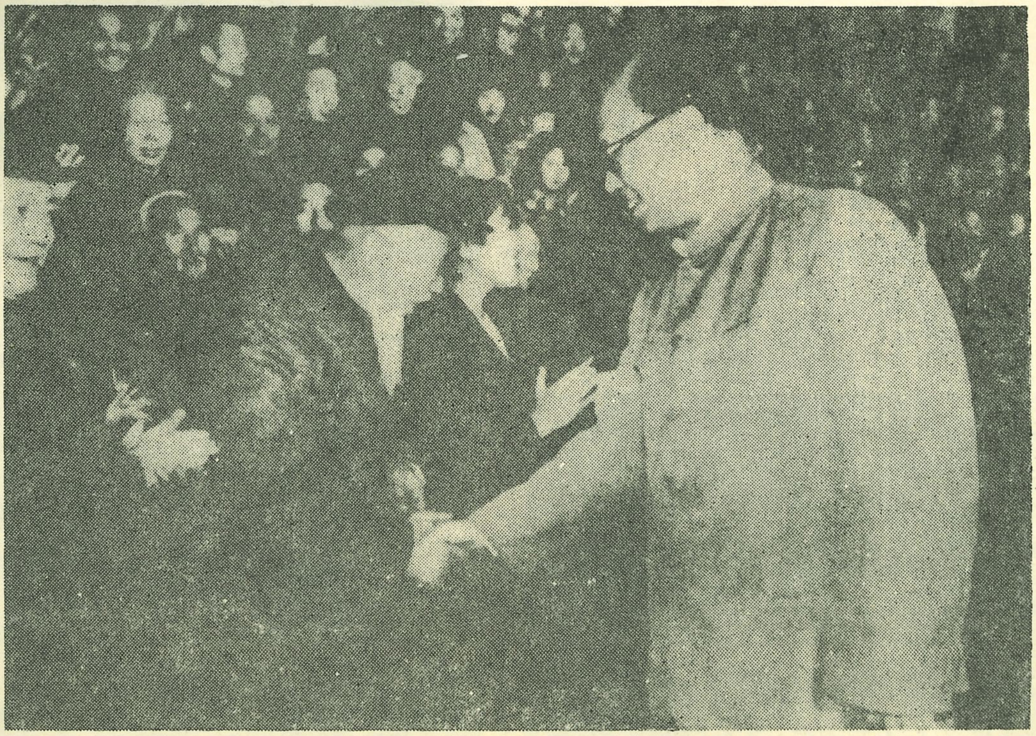
60828
I247.8



北京武林轶事

张宝瑞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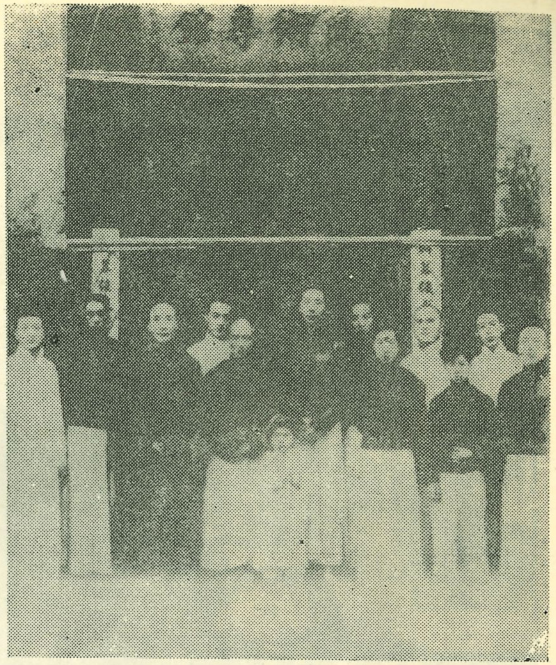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亲切接见李子鸣等老一辈武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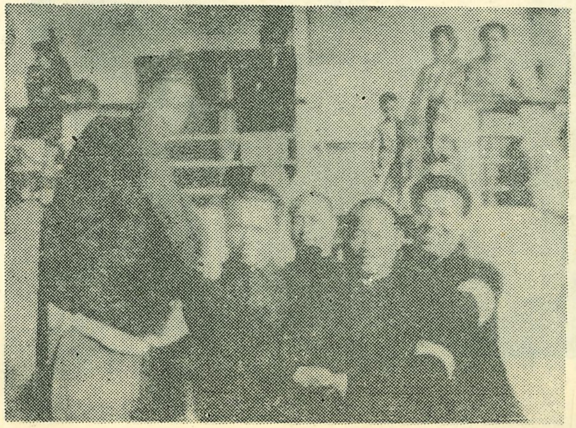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像
全凯庭绘
解佩启供稿

李子鸣供稿



韩慕侠与周恩来等在天津武术馆合影右起第七人为韩慕侠，第五人为周恩来，第八人为韩小侠。

张九卿供稿



前左第一人吴斌楼、第四人宝善林（宝三），后右起第二人王侠林，一九三九年于赴日轮船上合影。

王侠林供稿

作者、编辑与在京部分武术家合影　张九卿摄

豪气壮国门　英魂绕京都

（代序）

张宝瑞

（一）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拳勇”、“技击”、“相搏”等词汇，秦始皇时更把角抵作为军民的竞技活动（晋代以后称相扑）。汉代始用“武艺”一词统称。宋代流行相扑，不仅男子踊跃，也有女子参加。临安（今杭州）一地的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等少女，都是“瓦市”比赛中的佼佼者。当时相扑又称角抵、争交，每逢宫廷和民间节日，均有精采表演。辽、金、元各朝也很重视角抵活动，元代海都王的女儿爱扎路就是一位强手。海都王希望女儿和有权势的男人结婚，但是爱扎路公主执意要找一位既是贵族，又能在角抵中胜过她的男子做丈夫，否则终生不嫁。各地贵族青年闻讯纷纷赶来和爱扎路角力，但都失败，结果这位漂亮勇敢的公主只得花容月貌，孤芳自赏。元至元十七年，海都王曾带女儿出征，这员女将多次冲锋陷阵，威震敌胆。

（见《马可·波罗游记》一书）清代是中国武术的黄金时代，特别是中清和晚清；真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各派拳种异军突起，形成了庞大的武术领袖群。

清代著名学者颜元曾对武术做了说明：“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据史书记载，揭竿而起，捣毁祖龙居的陈胜义军中的许多勇士曾是角抵的喜爱者。汉末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前也在民间密集太平道徒训练武艺，终成强悍之师。唐初公元618年，以少林寺和尚昙宗为首的十三棍僧，搭救秦王李世民，救一明主，以至出现盛唐之治。燕青拳则起源于北宋末年梁山泊义军浪子燕青之手，在梁山泊义军中广为流传。南宋初年岳家军中的岳家拳使金兵闻风丧胆，“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民族英雄岳飞因创立岳家拳，在中国武术史上树有丰碑。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军中的著名将领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冯胜、丁德兴等，都是著名武术家，常遇春曾创“开平枪法”。明代著名民族英雄戚继光更对武术有独到的研究，创立戚家拳，威名震国门。明末，著名武术家马守应与李自成并肩高举义旗，他率领的义军是当时起义联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中的一支劲旅。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南北十侠”之中的甘凤池、吕四娘等俱是反清义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飞剑斩雍正的稗史，世人皆晓，成为武坛传闻。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受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派遣，忍痛阉割，栖身王府，欲刺清帝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见李子鸣著《梁振普八卦掌》一书）

曾几何时，中国一代拳师一扫“东亚病夫”的晦气，屡胜外国力士，振兴了国威。津门大侠霍元甲屡挫俄、英、日大力士，在上海张园设擂时，广告上赫然写道：“专收各国大力士，虽有铜皮铁骨，无所惴焉，”真长我中华志气。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时，孙中山先生亲题匾额，书写“尚武精神”四个大字。“神力千斤王”王子平、孙氏太极拳宗师孙禄堂等武林英雄也多次挫败外国力士，以武功武德赢得对手。北京摔跤名家沈友三痛摔俄国大力士麦加洛夫的新闻，轰动全国，北京民众当时特送绣有“民族英雄”四个大字的锦旗。

在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中，又有多少武术家和武术爱好者为保卫祖国和家园，浴血奋战，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河北形意拳名家李存义曾以单刀砍掉许多侵略者的头颅。“龙门之父”刘志清十三岁时便随义和团的童子军参加了抗击侵略者的廊坊激战。杨露蝉之子杨班侯也参加了义和团的反帝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数十万武术之众抗击外国侵略的见证。

在中国革命史中，武术也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广州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前夜一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十三人是武术爱好者。革命志士喻培伦是武林高手，他曾经潜入北京城，欲刺清摄政王载澧。从红军战士到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以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战事之余，学文化，学武术，身强力壮，擒敌有技。革命领袖也非常重视武术，认为它是强国强种，健身御敌的重要方法。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体育问题关系

到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的盛衰。鉴于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和旧中国被人欺凌宰割的惨痛教训，他特别指出，“处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慨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指武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又说：“我国人曩者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这是切中要害的针砭之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同志也对武术非常重视。1916年夏天，毛泽东风尘仆仆，手持一把雨伞，脚穿一双草鞋，徒步四十里到长沙附近的“八拳”大师柳午亭家里，以老师之礼待柳。二人都认为中国应大力提倡武术健身运动，才能国强民悍。毛泽东还仿效柳午亭坚持冷水浴。1917年4月1日，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其中就是因为受到武术家柳午亭的影响而写的。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代曾是著名武术家韩慕侠先生的好友，并经常到韩慕侠先生当时主办的天津精武馆习武。

目前已查明，全国源流有序，拳理分明，风格独具，自成系统的拳种已有三百多个，著名拳师数千名。武术在国外也引起广泛兴趣，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形成一股“武术热”，学习中国武术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武术运动。美国全美武术协会除了搞自由搏击、柔道等，还搞中国的武术套路。美国纽约市就有四十多所武术社。欧洲的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西班牙，也成立了六国武功联盟。据联盟技术委

员会负责人说，成立联盟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传统的武术，变成一个在欧洲获得正式承认的运动项目。在菲律宾、新加坡的全国“国术”比赛中，既有按体重分级的技击散打对抗竞赛，也有武术套路表演。马来西亚办有“精武体育会”组织；菲律宾华人办有“光汉国术馆”。同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武术运动开展得更是红火。日本的柔道、空手道和少林拳法寻其根源溯于中国；日本柔道是把中国的擒拿术和摔跤相结合，空手道据说是六百年前中国的南拳传到日本演变而成；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会员号称百万，欧洲也设有支部。日本从1973年起还设立了太极拳协会，并在全国设有三十个分会，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开展了太极拳运动。近年来，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还派武术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我国一些著名武术家也应邀去国外访问、讲学和授艺。武术就象一条五彩缤纷的友谊彩带，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

（二）

如果说中国武术是一块五彩绚烂的锦毯，那么北京武术堪称是锦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北京是六朝之都，历史上许多武林高手纷集北京开设武馆，收徒授艺，比武竞技，或创立拳派，或有侠影芳踪，或保镖护院，或伸张正义；悲歌慷慨此起彼伏，武林轶事层出不穷。迄今，北京街头巷尾，酒肆茶楼，风流韵话，流传不已。北京的天桥、花市、朝阳门外一带，往往是武林高手出没之地，成为许多轶事发生之地。一提起旧天桥，人们自然想起沈三（沈友三）、宝三（宝善

林）、张狗子（张文山）三大跤场的逸闻。一提起花市，人们自然谈论起“眼镜程”血刃八国联军的故事。历史上北京有三百多座寺庙，有些寺院成为武林人士的栖身之地，有的拳种就是由宗教人士所创。白云观的韩老道、广化寺的奇云和尚、潭柘寺的万光和万春和尚等，都是值得一书的人物。按照清制，清朝的皇室子弟必须到雍和宫学练喇嘛拳，御前护卫之职也要由雍和宫住持参定。

“浪迹京都任自游，武林浩气壮春秋。台空人去余香在，多少逸闻街巷留。”北京的许多武术家和武术爱好者在振兴国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统治的伟大斗争中，抒写了辉煌的诗篇。大刀王五（王正谊）与维新党人谭嗣同结为好友，大刀王五同情维新变法，曾试图营救入狱的谭嗣同而未遂心愿。在义和团反帝运动中，北京的数十万武术之众奋起投身义和团行列，挥刀驱洋虏，血染北京街头，做出了重大牺牲，牺牲者中有不少民间英豪，没有留下姓名，他们是武功非凡的民族英雄。

有一些武术家创立拳种和武术套路，在中国武术史上抒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戚家拳创始人戚继光、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蝉、孙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内八卦（又称三皇功）创始人张长祯、意拳（又称大成拳）创始人王芗斋、清拳创始人万光和万春和尚等。绝大多数武术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这种勤劳纯朴的家庭氛围形成了他们助弱扶贫，杀富济贫的优秀品格。例如人称“眼镜程”的程廷华是开眼镜铺子的小商贩，人称“翠花刘”的刘凤春是制做妇女首饰的工匠，人称“估衣梁”的梁振普是开估衣庄的城市贫

民，人称“快脚满”的满宝珍也出身于贫民家庭。一些武术家积极投身革命和抗战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李子鸣先生曾在解放前营救过原北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马礼堂等武术家也由于在革命工作中做出的杰出贡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旧社会，也有一些搞武术的人，为了糊口谋生，限于历史和思想的局限，不得不依附于统治阶级，为他们效劳，但大多是出于迫不得已，至于武林败类则是寥寥无几。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保精养气，吞吐沉浮，每当拉开架式运气发功，就内在地产生一股升腾之力，瞬息可发……这种力，就是强国强民强种之力！武术在“四化”建设中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武术运动方兴未艾。到目前为止，北京流传有六十多个拳种，二百多个武术流派，一千多个武术套路。武术可以健身、防身和御敌，继承中华民族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发扬积极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武术、武术家和武林轶事，就是我编这部书籍的宗旨，这部书谨献给热心武术的读者和研究者们。

本书的部分文章是约请有关同志所写，部分选自报刊，还有一部分是我本人所写。在编写此书过程中，承蒙体委、武协和武术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由于北京武术名家如满天星斗，外地著名武术大师来北京留有的轶事如云，可资编写者不乏其人，限于篇幅和精力，不能一一列出，谨此致歉。

一九八六年仲夏写于北京小庄

目　录

戚继光以武论等级 ……………………………张宝瑞（ 1 ）
三侠女普陀山抗寇夺宝 ………………………张宝瑞（ 4 ）
雍正帝饱尝“拳羹” ……………………………张宝瑞（ 16 ）
甘凤池太和殿露技 ……………………………张宝瑞（ 22 ）
吕四娘复仇记 …………………………………陈钦生（ 25 ）
董海川传奇 ……………………………………张宝瑞（ 58 ）
宋迈伦暗救梨园女 ……………………………张宝瑞（ 82 ）
光绪皇帝学练八卦掌 …………………………张宝瑞（ 86 ）
尹福智骗西太后 ………………………………刘　文（ 90 ）
“眼镜程”义服“快刀王” ………………………金　华（ 94 ）
二程高奏正气歌 ……………………刘一杰　张武斌（100）
“翠花刘”魔窟夺宝记 …………………………张宝瑞（106）
“翠花刘”木场练艺 ……………………………吴文翰（113）
史纪栋脚扇不逊客 ……………………………张宝瑞（115）
“估衣梁”大闹马家堡 …………………………张宝瑞（118）
韩福顺翠花楼掌推曹七 ………………………张宝瑞（124）
“杨无敌”舍命装哑偷拳 ………………………郑树荣（126）
宋帮真德重训守备 ……………………………张汉文（129）

王占春白云观求艺……………………………张宝瑞（133）
大刀王五与源顺镖局………………窦凤山　白永钧（138）
松筠庵康有为脱险……………………………张宝瑞（145）
宋德泉砖塔留英名……………………………张宝瑞（150）
雍和宫喇嘛血染八里桥………………………张宝瑞（153）
吴鉴泉长沙圣手显威…………………………张宝瑞（156）
杨班侯箭掷八国联军…………………………张宝瑞（159）
李鹤鸣柏林寺惩淫僧…………………………张宝瑞（161）
黄宝亭“完璧归赵”……………………………张宝瑞（165）
“醉鬼”张三奇闻………………………………石同富（169）
三皇炮捶“小辫子”轶事………………………张　凯（187）
通臂名家张策轶事……………………………张铁成（191）
燕子李三智救蒋有良…………………………逸　人（194）
孙禄堂与孙氏太极拳……王禧奎口述　李忠明整理（200）
孙禄堂打擂……………………………………慕　涵（204）
神跤宝三学艺记………………………………张宝瑞（211）
宝善林愧改“开场白”…………………………刘　凯（214）
沈友三痛摔俄国力士…………………………乔　嫖（216）
大成拳宗师王芗斋轶事………………………王选杰（219）
花鞭吴斌楼传奇……………………张大为　钟海明（246）
李尧臣走镖遇险记……………………………彤　工（255）
神跤快脚满宝珍………………………………张宝瑞（261）
形意拳名家李星阶……………………………杨　真（266）
太极名家杨禹廷………………………………马有清（273）
太极泰斗吴图南……………………朱钦堂　郭粤生（277）

杨氏太极名家崔毅士…………………………张勇涛（281）
八卦掌名家李子鸣轶闻………………………小　山（285）
八卦掌高手解佩启……………………………张宝瑞（289）
陈式太极冯志强……………………………乃华、大彪（295）
梅花桩名家韩其昌……………………………………（299）
马礼堂与武术…………………………………………（308）
戳脚翻子名师刘学勃…………………………张宝瑞（315）
吴式太极名家王培生…………………………高志其（319）
巾帼英雄王侠林………………………………刘　溯（325）
女中豪杰孙剑云………………………………张永安（329）
刘晚苍丰泽园显推手……………石溪水　王磐林（332）
武坛耕耘五十秋——记武术家李天骥………赵新华（335）
查拳名家张文广………………………………张武斌（344）
奇云和尚奇闻…………………………………马有清（348）
白猿通臂大力恒…………张静和口述　戴贻榆整理（354）
“一指禅”恶斗“一指禅”……………………王选杰（357）
“大刀王五”名字的由来………………………安世华（362）
“眼镜程”的死因………………………………何　蛟（364）
清初习武与科举………………………………群　人（366）
女子摔跤史话…………………………………陈聿岚（369）
宋太祖与三节棍………………………………姚多益（371）
杨圻的《大刀王五歌》…………………………张大为（373）
隐侠胡同与隐侠………………………………唐　双（375）
承前启后的意拳大师——姚宗勋……………张鸿诚（378）

戚继光以武论等级

张宝瑞

戚家拳是戚继光从抗倭实战出发，为训练将士，而精心编造的一种拳术。戚继光不讲门户宗派，集各家之所长，综合十六家拳法，“择其善者三十二势”而编成。戚家军抗倭业绩卓著，留芳百世，戚家拳也有一定功劳。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又号孟诸。他从小就喜欢骑射、舞棍、击剑、打拳，一生与武术结下不解之缘。他朴实无华，谦逊好学，豁达大度，治学治军极为严谨。戚家拳的特点是：气势磅礴、纵横驰骋、舒展大方、节奏明快、刚柔相济、变化无穷；动则风驰电掣，翻江倒海，摧枯拉朽；静则藏龙卧虎，含而不露，深不可测。戚家拳强调习拳者必持“喑呜秃山岳，叱咤变风云”之气魄。这种英雄的气势就是拳中“神”与“形”的内在力量。这种气势确能令敌望而生畏，未战已先令其心虚胆寒。这是爱国者所特有的一种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故能一往无前，所向披靡。“骑突枪鸣，十荡十决”，每战必胜。戚家拳中含有吞、吐、浮、沉、托、

抛、提、掤、挤、靠、采、撒、冷、震等劲。手常用披、劈横、斫、擒、拈、拿、插、炮、鞭、搅、撒等法。步法有进、退、顾、盼、搓、挪、夺、颠、跳、闪、敛、蹋等。腿法有钩、跨、针、蹬、分、提、扫、蹋等。以上所述之劲，全赖身法一气呵成。手、足、头、身形成一整体，一动无有不动。

戚继光坚决反对那种只图好看而无实用价值的花哨拳和绣花腿。他曾经说："若是平日教场，器技手艺，一一都是临阵一般，件件都是对大敌实用之物，便学一日有一日受用，学一件有一件助胆。所谓艺高人胆大也。"

戚继光曾深入研究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的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等，他还研究了明代的温家七十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等名拳，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戚拳，戚拳当时在戚家军中广泛流行。戚继光的第十四代孙，现在北京通县铜厂工作的戚宝祥最近已把祖传戚拳拳谱献出交给了北京市体委。

戚继光在戚家军里曾采用一种独特的赏罚方法，就是通过武术考试来决定士兵等级的升降。据明代茅元仪所写《武备志》中引有的戚继光《练兵实纪》便有有关内容。如"练士卒之胆"第十四条讲的就是"励火兵"的条款。"火兵"就是现在军队中的炊事员。条款规定：火兵如果努力学习武艺，任何时间都可以请求考试，合格者即可升为战斗兵；如果战斗兵学武不精，考试不合格就降为火兵。每季第二月第二日，士兵都要参加武术考试。正因为如此，戚家军人人武功高强，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在抗倭的战斗中屡屡

获胜。

戚家军练武在戚继光的倡导下已成为一种风气。戚家军每到一个地方，如果驻防时间超过三天，士兵必须练武，一切赌博都严禁；就是驻防时间很短，士兵一有余暇也在空地习武。戚家军在北京怀柔慕田峪长城驻防时，戚继光每日都在驻地教士兵操演戚拳。有一次，戚继光接连三日发现一个叫李进的士兵没有练武，他就问其他士兵，其他士兵都说不知道。原来那个叫李进的士兵近日经常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参加赌博，因为士兵们都知道李进是戚继光的同乡，也是山东登州人，所以都不敢说李进的去处。

这一天晚上，戚继光从营帐里走出来，望着皎皎明月，顿生几分思乡之情。他倚着一棵梨树，轻轻吟着苏东坡的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这时，只见树荫中一道黑影一闪，一个醉汉摇摇晃晃走了过来，一股酒气扑鼻而来。借着溶溶月光，戚继光定睛一瞧，正是李进。他走上前厉声喝问："李进，你到何处去了？"李进猛听这一声喝，酒醒了大半，但是没有认出戚继光，嘴里嘟囔道："老子赌点银子，喝几盅，你……你敢拦老子？"说着，手比划着，朝戚继光扑来。戚继光使出戚拳中的披劈式，一拳砸在李进的左肩上。李进"唉哟"一声倒在地上，一抬头，看到是戚继光，大叫一声："唉哟妈呀！是大帅！"瘫倒在地上。

第二日上午，戚继光帐中传出命令，将李进杖打五十，由战斗兵降为火兵。

三侠女普陀山抗寇夺宝

张宝瑞

有诗为证：

百朵莲花耀海空，笑留佛史韵无穷。
潮推洞暖云扶泪，雪涌寺寒普济钟。
佛古尚能施法雨，庵深竟多隐豪风。
山当曲处藏珍宝，驱虏三英上九重。

中国有四大佛教名山，九华山供奉地藏，峨眉山供奉普贤，五台山供奉文殊，普陀山供奉观音。四山中风景首推普陀山，普陀山洞幽岩奇，古刹琳宫，云烟缥缈，洪波浩渺，有“蓬莱仙境”、“海天佛国”之称。古人曾言：“以山而兼湖之胜，则推西湖；以山而兼海之胜，当推普陀。”观音从印度传到中国，又如何到普陀山去？原来唐武宗会昌元年，日本高僧惠萼朝拜五台山时得到观音金像一尊，这观音金像也就一尺见长，却是一件无价之宝。传说这尊观音金像是释伽牟尼的大弟子亲手炼制，后来碾转传到中国。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惠萼和尚带着观音圣像由明册（即今宁波）航海准备回国，去日本教化百姓。船只途经普陀海面，惠萼归心似箭，希望早日抵达日本。当到达普陀山东面的新罗礁时，突然海面上出现了数百朵铁莲花。这些铁莲花千姿百态，十分壮观，顿时挡住了惠萼和尚的去路。虽经不断努力，但铁莲花仍然此起彼伏，顶起船头，惊涛骇浪滚滚而来。就在此时，惠萼和尚心领神会，感到观音不肯离开中国去日本。于是就祈祷说：“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以所向建立精舍。”祈祷刚毕，铁莲花就隐隐退去，海面又复平静。当下惠萼和尚吩咐将船驶至普陀山东南的潮音洞下。当时，有一个张姓土著居民亲眼目睹此事，就和惠萼一起将自己住房建成“不肯去观音院”。从此以后，普陀山遂成供奉观音的佛地，开创佛教寺院之始，这一佛教佳话也遐迩世界。八百年以后，这一观音圣像导致了一场残酷的战争。

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荷兰殖民主义者突然侵占普陀山，传说战争的原因与企图盗取观世音菩萨金像有关。当时除普济寺、法雨寺等主要殿宇外，其余寺院均被烧毁，藏在普陀山的国宝观音圣像不知下落……康熙二十五年，定海总兵蓝理率部抵御外寇，进兵普陀山南端的南天门，蓝理率兵挺进这海天佛国，一为驱逐外寇，二为寻觅国宝，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普陀山初春的夜，梦一般的美。除了澎湃的海潮撞击岩壁的声音外，从东南角的潮音洞里传出铁锹挖地的声音。洞内烛火通明。三个荷兰兵在小队长拉雷的指挥下已挖地五尺，但是仍然没有见到观音圣像的踪迹。拉雷吐吐口水，嘟囔道：“那老和尚又在欺弄我们，我去找他算帐。”说着出

洞去了。三个荷兰兵挖得累了，见小队长走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喝起酒来。一个胖胖的荷兰兵骂道："黑夜也睡不了安生觉，唉！"说着，咕嘟嘟一连喝了几大口酒。一个黄板牙的荷兰兵踉踉跄跄站起来，打了一个哈欠，往洞壁上一靠，抄起一柄洋刀在壁上磕了几磕，顿时眼里露出贪婪的光芒。"这洞壁是空心的，宝贝在这里！"说着，抄起一柄斧头在那壁上砍起来。那两个荷兰兵闻听也凑了上来。一忽儿，只听"呼啦啦"一阵乱响，露出一个窟窿。紧接着有三支暗镖射出来，那持斧的荷兰兵应声而倒，另外两个荷兰兵惊得后退了几步。隔了一会儿，他们见窟窿内毫无动静，就又围到窟窿前。胖胖的荷兰兵一手持烛，一手持洋刀抢先钻了进去。原来这是一个暗穴，有十尺长，四尺宽，有一个石棺。他掀开棺盖，只见有一具木乃伊，那木乃伊眼睛目光如电，亮光一闪，眼复合上。荷兰兵惊得后退了两步，稍稍定神又扑上来。那木乃伊脚下有一锦匣，荷兰兵惊喜地捧了出来，掀开一看，里面一座观音金像烁烁闪光。他抱着锦匣快步钻了出来，不小心绊在尸首上。他爬起来一看，不知何时，他的另一个同伴脑袋被齐齐割掉。荷兰兵吓得怪叫一声，疾步朝洞外跑去。这时，只见一个红衣少女"唰"地从洞前一株大樟树上跳下！白光一闪，那荷兰兵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少女拿起锦匣转眼即逝。

等拉雷队长带着十几个荷兰兵押着普济寺潮音法师来到潮音洞内时，只见地上横着三具尸首，暗穴中的木乃伊也不知去向。拉雷把此事报告了荷兰驻岛部队司令伊多将军，伊多大怒，命令士兵全岛搜捕，普陀山顿时烟火弥漫，寺庙名胜又被毁坏，一些土著居民被害，那件奇珍异宝却不见踪影。

却说普济寺横遭这次洗劫，毁坏更加惨重。这座名刹由宋神宗钦命所建，曾赐名"宝陀观音寺"。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扩充寺宇，赐额"护国永寿普陀禅寺"，前有御碑亭、海印池、八角亭等名胜；寺内有大圆通殿、天王殿、藏经楼等。潮音法师就住在圆通殿后的西厢房里。经过多日的折磨，八十三岁的潮音法师已疲惫不堪，形容憔悴。这日晚上，他正在房内吟诗："直为探奇过上方，居然台殿水中央。到知海岸临孤绝，遥望瀛洲亦渺茫。石洞寒潮鸣梵呗，竹林明月放圆光。鲸波一洗烽烟息，仰见慈云遍入荒。"忽然，他见窗前有个身影一闪，于是喝问："外面何人？"门"吱扭"一声开了一道缝，一个少女一身白素，娇容妩媚，闪了进来。她身背龙凤双剑，两目炯炯发光。少女向法师跪拜道："我是大清定海总兵蓝理的女儿蓝若若，奉爹爹之命前来打探观音圣像的下落。爹爹说您知道宝物的底细，生怕宝物落入外寇之手，特派我来寻宝。"法师微合双眼，又打量了少女一番，问道："你若是蓝总兵的千金，有何见证？"少女从怀内摸出一支大清令箭递给法师，法师看了，容颜大悦，趋身问道："你爹爹可好？"少女点点头，"爹爹率兵驻扎南天门，正准备兴兵进剿贼寇。普陀山光复指日可待，法师受苦了。"法师侧耳听了听，低声对蓝若若道："这宝物的底细只有普济寺的历任法师和惠尊法师当年好友张之详的后代知道，那宝物一直藏在潮音洞西壁内。"若若听了，拔腿欲走。法师急忙摆手道："姑娘，不要急。前日晚上那宝物被外寇发现，后来又不知去向。"接着，潮音法师把那

日晚上在潮音洞内所见的情形叙了一遍。若若听了，紧锁眉头，问道：“那张之详的后人如今在哪里？”法师答道：“现在只剩下一位叫张婷婷的姑娘，年龄与你相仿，她家一直住在‘不去观音院’内。二十一年前，当荷兰毛子占岛时，婷婷的父亲张鸿义率领全岛居民抵御外寇英勇战死，仅有一岁的张婷婷由他父亲的好友吴小坡携带逃到北京，至今没有音讯……”正说着，只听屋顶瓦响，法师骇然变色，“不好，有人偷听。”若若抽出双剑，飞步跨出门外。只见屋顶上有七八个人影晃动，溶溶月下，刀光闪烁。若若寻思已被荷兰兵包围，不愿恋战，朝后殿退去。刚跑到藏经楼左侧，只听一声口哨，楼后涌出大批荷兰兵，拉雷队长扬着洋刀叫嚷道：“不要放走她！”若若定定神，在敌群中横剑驰骋。她一双龙凤剑上下翻飞，几名荷兰兵应声倒地。无奈荷兰兵越围越多，战了多时，若若已香汗淋漓，气力渐渐不支。这时，只见那藏经楼上有人高声叫道：“观音圣像在此。”接着几支飞镖疾射下来，两名荷兰兵倒地身亡。若若趁此空隙，一招“清流穿鱼”，冲出血阵，越过颓墙残壁，乘夜色遁去。

夜色中若若未辨南北，竟往北逃来。行了一段路程，看见前面有一个尼庵，走近一瞧，只见门额书有“杨枝庵”三个金黄小字。她听身后隐约有杂沓的脚步声，忙闪进庵来。穿过幽静的庭院，有一个大殿，殿内冷清，只有香烟缭绕。若若绕到殿后，只见中央有一座高一丈的石刻观音像，观音手执柳枝，形象栩栩如生，这石刻像是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有一个青年尼姑正跪在那里念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眼观无尽，耳听何穷。唯一音之妙，入广慈渡于寰中。”

若若见那尼姑眉清目秀，面容娇美，婀娜绰约，青衣褰素，皎皎月下，更显得玲珑动人，不觉生出几分怜惜之意。心想：“这么一个秀美的妙龄女子，为何看破红尘，遁入佛门之中，真是难解。”这时门外脚步声已近，情势危急，若若走到那尼姑面前，刚要打揖；只见尼姑已缓缓站起来，默默地来到后院西北角一座雕满铭文的古钟前。若若见这古钟有两米多高，青铜铸成，少说也有几百斤重。只见尼姑轻轻运气，用纤纤玉手一扒钟底，那钟竟掀起有二尺，尼姑朝蓝若若嫣然一笑。若若会意，忙钻了进去。尼姑抽手，那钟又复原状。

若若躲在钟里，心想：“这尼姑决不是平凡之人，定有一番来历。”这时外面又传来那尼姑的吟声：“斩断尘缘佛洞开，祥云一朵踏歌来。风声书雨犹存耳，猛忆国门哀几回？”紧接着，一阵吆喝声传来：“花姑子，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女贼跑到这里来了？”尼姑沉默不语。一个荷兰兵说：“明明看见她钻到这庙里来了，快搜！”接着，传来一阵“劈劈啪啪”乱翻东西的声音。几个荷兰兵围到钟前，用洋刀乱戳钟壁。“会不会藏在这钟里？”他们一齐推钟，可是那钟纹丝不动。一个荷兰兵道：“大钟这么沉，她不会藏到这里，可能是朝前头跑了，快追！”脚步声渐渐消失了。

一会儿，若若听到尼姑那轻柔的声音：“他们走了，快出来吧。”钟被掀开，若若揉揉眼睛，一伏身钻了出来。她朝尼姑打个揖道：“多谢师傅搭救，我是大清定海总兵蓝理之女，只因来此寻找观音圣像，以防外寇掠走，所以遭此厄难。借问师傅法名，何时到此出家，如此兵荒马乱，为何孤

身一人独守空庙，不去内地避难？”尼姑面容冷若冰霜，徐徐道：“本僧法名东林，七年前在九华山出家为尼，三年后来此栖身……”若若见她又沉默不语，知她有委曲不愿吐露，也不追问，于是道：“我告辞了。”说着举步欲走。尼姑上前拦道：“外面荷兰毛子已经戒严，非常危险，你不如在庵中暂避几日，再作打算，此处偏居一隅，你尽管放心。”若若见她言辞恳切答允了。接着随她走进东厢房，房内布置雅素，案上放着几摞经卷，有一“深山书院”盆景，盆景内竹影潇潇，流水潺潺，典雅静谧。若若刚坐定，东林尼姑把一杯暖茶递给她。二人叙了一会儿，若若见她谈天道地，评古论今，颇有灼见，甚为惊奇，叙到二更时分，尼姑安顿若若睡了，自己也回房去了。

到三更时分，若若只觉脖子前有一阵凉气袭来。她猛地睁开惺松的双眼，只见一柄亮闪闪的洋刀横在脖上。一个魁梧的荷兰毛子正呲牙裂嘴，一股酒气扑来。“花尼姑，陪我玩玩。”他说着就把脸凑过来。原来刚才闯庙的这个荷兰毛子是拉雷队长，他见东林尼姑有几分姿色，顿生邪心，约了一个同伴趁夜深人静，离开兵营，悄悄潜入庵中；他把正在熟睡的蓝若若当成了东林尼姑。

此时，若若热血沸腾，心“呼呼”跳得象兔子乱撞，她把脸扭到一边。就在这时，只听“扑通”一声，那拉雷队长一个趔趄扑在蓝若若身上，几滴血溅在若若的脸上；若若趁势一推，推开刀锋。只见东林尼姑手持一柄风月宝剑威风凛凛地出现在面前。“快走，方才一个荷兰毛子逃走了，他们的大批人马，就要来了！”说着，拉起若若疾步出门。

二人往东跑了一程，来到一洞。这洞在青鼓山下，洞高三、四十丈，崖前架石甃台，台下石壁峻峭，中劈一缝，颇为幽深。洞内怪石交错，潮水惊拍，听了悚然。尼姑拉若若走到洞的深处，只见曲折通海，海水不时涌入洞内。尼姑问：“你会游泳吗？”若若点点头。尼姑盘膝而坐道：“如果荷兰毛子追到洞内，咱们可从海上逃生。”这时，又有一股海浪涌进洞内，惊涛拍壁，其声如雷贯耳，若若打了一个寒噤。尼姑道：“这洞叫梵音洞，真是神工鬼斧，构筑奇特，实为天地的杰作。有诗说：‘水石搏激无昼夜，不断轰雷成古今。’”若若也坐在巨石上，问道：“你满腹诗书，一身书香，一定是书香门第，礼仪之家，你能否讲讲身世？……”尼姑听了，长叹一声，深情地望着汪洋大海，神情忧郁。

“就从我爷爷高攀龙讲起吧……”原来东林尼姑是明朝末年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孙女。高攀龙和顾宪成两位才子因愤世嫉俗，不满宦官头子魏忠贤独断专行，主办东林书院；云集热血书生引经据典，抨击朝政，结果被明政府残酷镇压。高攀龙和顾宪成血染街市，英勇就义。高攀龙的儿子高蔚然夫妇逃到九华山上隐居；以后生下一女，取名高倩倩。倩倩长大成人，父母已相继去世。后来倩倩拜九华山松竹庵慈音老尼为师，学了一身武艺，在慈音老尼的影响下也削发为尼，四年前她拜别师父来普陀山。

两个人亲亲昵昵一直叙到天明，第二日轮流睡了一觉。倩倩欲回九华山，但见若若寻宝志坚，决定助她一臂之力，若若提议晚上再到潮音洞走一遭，去探虚实，倩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晚上，两人悄悄潜出梵音洞，往南穿过“千步沙”和“百步沙”碾转来到潮音洞。潮音洞耸起在沙岩之中，两个人举步入洞，只听惊涛荡耳，其势惊魂悸魄。原来这潮音洞几日来涌进不少海水，不能容足，只能立于通空处俯视。

两人只得往南而来，走进“不肯去观音院”，院内杂草狼藉，院墙倾颓，空无一人。忽闻前面紫竹林里飘来一股异香。两人轻步出门入林，只见紫竹林深处，有一位红衣少女正在一个土丘前顶礼膜拜。那红衣少女听到脚步声，扔掉香烛，“唰”地拔出身后的麒麟宝剑。若若见状不妙，拔出龙凤双剑，倩倩也拔出风月宝剑绕到红衣少女的左侧。那红衣少女莲脸生春，一双杏眼滴溜溜乱转，在若若的脸上审视良久，问道：“你可是定海总兵蓝大人的爱女？”若若眨巴眨巴眼睛道：“你怎么知道？”红衣少女道：“前日我在普济寺偷听了你和潮音法师的对话。”若若喜道：“噢，原来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是何人？为何夜半在此烧香？”红衣少女道：“我叫张婷婷，是日本高僧惠萼法师好友张之详的后人。”若若喜得扑上前道：“那观音圣像现在何处？”婷婷带若若和倩倩穿过紫竹林，来到紫竹林禅院后的一座石碑前。那石碑高有五尺，婷婷一掌击倒石碑，在碑座下挖有三尺深，露出一个锦匣。若若打开锦匣，里面正是那尊观世音菩萨金像。原来自从普陀山沦陷，婷婷的父亲张鸿义遇害后，婷婷由渔民吴小坡带到浙江雁荡山，以后来到北京，随戚继光后代学习戚家拳和剑术。婷婷长大后决心回岛护宝杀贼，一年前便孤身潜回普陀山。那日晚上，正当荷兰兵在潮音洞内发现观音圣像和慧萼法师的遗体时，婷婷正潜在附近，她先后击毙剩下的两个荷兰兵，把观音圣像转移到紫竹林禅院后的石碑下，又把慧萼法师的遗体安葬在紫竹林中。

天已四更，倩倩催促道：“天快亮了，咱们快走！”婷婷看看天色，“咱们先到南天门蓝大人那里，然后再渡海到内地。”若若脱了白衫，裹了锦匣，牢牢系在身后，三人往南迤逶而来。

穿过金沙地，只见前面有一溜儿人影。婷婷叫声：“不好，撞见荷兰毛子了！”三人“唰”地拔剑在手。那是一支荷兰兵巡逻队，他们也发现了三个少女，手举洋刀“哇哇”叫着围了上来。

这一场好杀。若若手舞龙凤双剑，一招先杀倒一个荷兰兵。婷婷挥动麒麟宝剑，左招“大鹏展翅”，右招“凤凰点头”，“呼呼”撩倒了两个荷兰兵。倩倩手擎风月宝剑，一招“野马分鬃”，又一招“太公钓鱼”，也劈倒两个荷兰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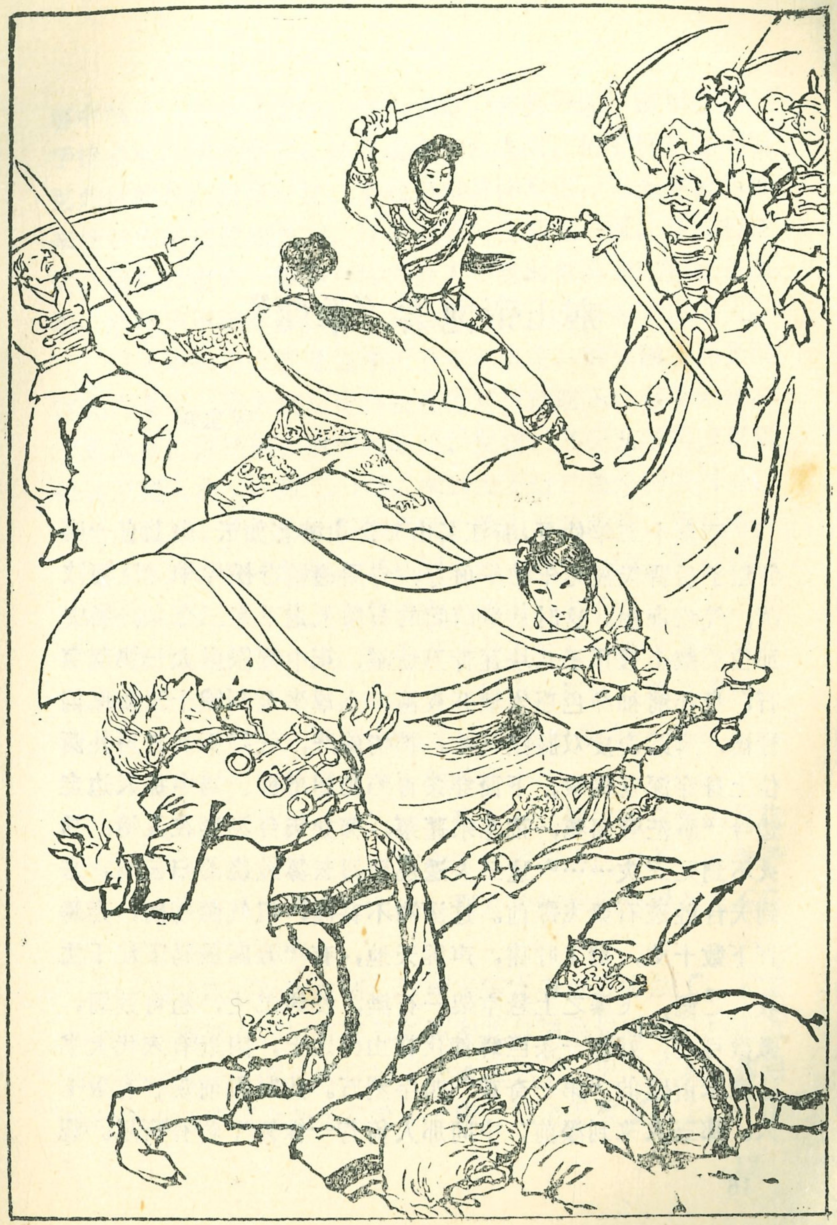
不到一袋烟功夫，这伙荷兰兵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三姐妹莞尔一笑，又朝南走来。走了一会儿，前面又出现一彪人马。倩倩笑道：“又有腥气来了。”若若踮着脚尖，手遮远眺，惊喜地叫道：“是我们的军队！你们看，那是黄龙旗！”婷婷和倩倩也看清了马上士兵高举的黄龙旗，那旗在海风吹拂下“呼啦啦”地飘……

清兵巡逻队雄纠纠地走了过来。若若从怀中掏出父亲的令箭递给那带队的头目，头目看过令箭，微笑着放她们过去。

又走了一程，天已大亮，南天门孤悬海边，遥遥在望。门内群岩耸秀，岩顶无数黄龙旗飒飒飘动。红日东升，万象更新，普陀山青树绿屿，生气盎然。早春的“吹面不寒杨柳

风”，给人以苏醒和振奋的感觉。远眺海湾，渔舟竞驶，鸥鸟群集，银波涌日，金霞缕缕。若若拢了拢飘散的秀发，忽然问婷婷：“当年惠萼法师手捧观音圣像，乘船途经普陀海面，遇到的数百朵铁莲花究竟是什么呢？”婷婷听了，俏皮地撅起樱桃般的小嘴，脸颊泛起两口笑涡。“那些哪里是什么铁莲花，是一群海豚啊！因为海豚的肤色象铁的颜色，头尾又能跃出海面，而且感情丰富；当伙伴受惊时，群豚奔聚，舍命相救，久久不散。惠萼和尚当时年老眼花，误把海豚当成了铁莲花，还以为是观世音菩萨的佛意呢！……”

三个少女都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雍正帝饱尝“拳羹”

张宝瑞

雍正十二年仲夏，浙江名山天台山游客如云。山上有一座创建于后晋天福元年的华顶寺，寺周遍植奇松异柏，巨柯浓荫，气象森丽。这时从翠荫间的石阶上走下来三个人。当中那位头戴金钱顶子八块瓦青卫绒帽，正中镶嵌偌大一块蓝宝石，身穿箭袖绛色摹本缎开衩袍，上罩平金刻绒十三太保偏襟褂，脚蹬鹿皮双脸贴马靴，神情威严，气宇不凡。另外两位上身穿深蓝绸缎，下面穿条青绉肥腿单裤。当中那人边走边吟“渺茫夸阆苑，荒忽求蓬莱。何如天台灵异在人境，劫火不到无三灾……”这三人逶迤而过云雾缭绕的归云洞，来到天台胜迹石梁飞瀑前。这瀑布不甚高，但气势磅礴，奔腾直下数十丈，翻飞呼啸，声震天地，有“万匹骏马下注千丈坡”之慨。飞瀑之上悬空架一石梁，长约二丈，粗可数周，微微弓起，好似一条巨蟒匍伏在山岗之上，附近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题的“第一奇观”四字刻石。此时瀑前观客有数十人。那三人来到瀑前，中间那人倚着一株树干若有所思。观

客中跳出一个年轻后生，也不言语，将身一纵，窜起数尺，手捧泉水，飘然落下，赢得观客一片喝采。倚着树干那人看见此情此景，微微一笑，不顾两位游伴拦阻，三步并做两步来到后生站立过的地方，轻舒双臂，也往上一跃，竟窜得更高，落地时也将一捧泉水洒向众人。这时掌声比方才更热烈，欢呼声不绝于耳。那三人也不搭话，飘飘然下山而去。

三人中间那人就是当今天子雍正皇帝，两位随从都是清宫大内高手。原来雍正帝日夜在清宫饮酒耽乐．甚觉无趣，于是微服访游民间。他先到苏州、无锡，又到九华山，以后碾转来到天台山。雍正一行人来到山下时已经是傍晚时分，只见山脚有一个酒店，酒旗飘动，散出淡淡酒香。雍正道：“走了多时，腹中饥饿，不如到那店中寻点吃的。”两位随从唯唯诺诺，三人信步来到店内。店内已坐了七、八人，正在高谈阔论。门帘一挑，一个俊俏女子端着一盘牛肉来到外屋，送到一个游客面前。那女子生得齿白唇红，极其美貌；头上束着青绸包头，身穿银红小褂，腰中系着一条杏黄丝绦，耳边吊着一只秋海棠叶形的耳环。

雍正虽在清宫厮守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和众多的羞花宫女，但还没有见过这般富有山野风韵的绝色女子。他看得呆了，两位随从忙请雍正入座。那女子被雍正看得有点不自然，皱皱眉进里屋去了。

“来三瓶安徽太白酒！”雍正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朝屋内嚷道。那酒女答应着把三瓶酒和几盘酒菜先后端到雍正面前。酒女离开时雍正故意扯了扯她的袖子，把一锭金子塞到她的手里，那酒女朝雍正瞪了一眼，把金子放到桌上，一甩

袖子又进屋内去了。雍正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红脸，他强压着愤懑，对两位随从道："今日晚上咱们就在这酒店住宿，明日一早再赶路。"其中一个随从凑上前道："万岁爷，这荒山野店的，凶多吉少……不如到县城去住。"雍正听了，嘴撅得老高，嘟囔道："就凭咱们三个的武艺，还怕有什么毛贼刺客！"另一个随从也劝阻道："这次离京，我们一直提心吊胆的，万一出了差错，皇后那儿我们可担待不起。您办了那么多文字案，已经得罪了不少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得了！得了！"雍正听了，拂袖而起。那两个随从见他发怒也不再说什么，一个随从挑起门帘来到了里屋。酒女正缩起袖子在木桶里刷碗，灶上蒸着笼包。随从凑到酒女身边，皮笑肉不笑地问："姑娘，我们三个人今晚上住在这儿，给安排个好房间呀？"酒女瞟他一眼，"俺这里是酒店，不是客店。""多给点银子还不行吗？"酒女挥舞着胳膊说："出去！出去！快塞你那包子去吧！"随从没挪身，压低了嗓门说："你猜跟我们一起来的那个老爷是谁？"酒女仍然"哗啦啦"地刷着盘子。"那是当今的皇上呀！"酒女听了一怔，眉毛一扬，"皇上哪象他那样寒酸，几两酒泡在你肚子里瞎捣腾，狗戴嚼子胡勒！"随从正色道："皇上这是微服私访呀，听你口音不象本地人……，姑娘何不到皇宫里去享受艳福，守在这荒山野店，怪冷清的，耽误了你的青春。"酒女听了，一碗水泼过来，"俺没有那福分！"随从灰溜溜地退出来，哭丧着脸坐到一旁。雍正无台阶可下，急红了眼，"劈劈啪啪"把那几个桌上的酒瓶、饭碗砸了个稀巴烂，几个酒客见势不妙赶紧溜走了。

酒女一挑帘子，跳了出来，一双凤眼瞪得溜圆。"干什么？不自在，拿锅碗瓢盆撒什么气呀？"雍正一听，脸红到脖子根，抄起一双筷子，呼地朝酒女戳来。那筷子上带着功力，来势好猛，如果戳到身上非捅出两个窟窿不可。只见那酒女不慌不忙，大眼睛不眨一毫，一招"双星捧月"，将筷子牢牢抓住。雍正帝想不到酒女有功夫，不敢轻视，一招"大鹏展翅"，朝酒女扑来。清朝的王子在少年时都要到雍和宫学喇嘛拳，这已成为惯例，因此清朝的皇帝和王爷多少都会点功夫，在清朝十三朝皇帝中雍正皇帝功夫最好。那酒女更不示弱，一招也不相让。二人斗了二十多回合，两个随从看得眼花缭乱。这两个随从都是清宫大内高手，他们渐渐看出了酒女的拳势。"八极拳！"两个人不约而同脱口说出，都暗暗捏了一把汗。原来喇嘛拳以"如鹰般的竣切，轻灵，迂回"为特点，八极拳以"如虎般的猛威，重厚，直进"为特点，这两种拳法都非常厉害。这时只见雍正手掌击出迅急如雨，酒女连退几步，如一尾鱼绕到雍正身后，扬起了拳头……"小心巴子拳！"随从大喝一声。可是那拳已重重打在雍正背上，雍正大叫一声，趔趄了几步。原来八极拳又称巴子拳，巴子拳这一名称是由"钯子拳"变来的，钯子是一种农具，是附有几个铁爪的锄镐。这个拳采用的拳型独特，与钯子的铁爪相似，故名为"钯子拳"。但是，钯子和巴子这一名称都不文雅，所以其门派中的文人就把拳名改为八极拳。八极拳创于明代，发源于河北沧县，它的特征是发劲刚猛，在中国众多的拳法中，这种拳打击威力极大，它的基本功法有"十字劲"、"缠丝劲"和"沉坠劲"三种。

酒女见与雍正斗了有半个时辰未能取胜，便使出八极拳的秘传六大开拳。这六大开拳有六路，第一路是“贴山靠”，第二路是“崩”，第三路是“猛虎硬爬山”，第四路是“塌掌”，第五路是“挑打顶肘”，第六路是“虎扑”。这六大开拳招招厉害，打得雍正汗水淋漓。酒女见状俏皮地一笑，左一脚，右一腿，以脚代手，在雍正脸上扇了两个耳刮子。雍正又气又羞，“噗通”一声倒在地上。两个随从发一声喝，一齐扑上前来。酒女不慌不忙，又使出八极拳中的劈挂掌，不到一柱香的功夫，便把那两人也打翻在地。雍正等见势不妙，抱头鼠窜，出门逃去。

过了几日，大批清宫护卫和大内高手云集到天台山下，寻那酒女时，只见人走屋空，酒女不知去向。

原来那酒女正是大名鼎鼎的八极拳大师吴钟的女儿吴荣。吴钟，字弘声，是河北沧县孟村人，聪慧过人，勇力出众。他年轻时遇一道士，道士教他“八极之术”。道士与吴钟同住十年，一日忽对吴钟说：“吾术汝尽得之，吾将逝矣”。吴钟泣且拜曰：“十年座下，授我良多，惟以不知师父姓名为憾。”道士慨然曰：“凡知‘癞’字者，皆吾徒也。”言讫而去，音讯皆无。

过了二年，有一秀士访问吴钟，自称姓癞，他赠给吴钟《八极秘诀》一书，并传授给吴钟枪术绝技。以后，吴钟到了杭州灵隐寺，此寺住持和尚是少林派名手，一比试败于吴钟，遂对吴钟的技巧畏服不已，并送绵旗一面。以后，吴钟又到了北京，与康熙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武艺出众的允禵，持殳进行比武。殳是古代一种兵器，用竹制成，有棱无刃。

当时，吴钟把殳端涂上粉，比武中把允禵的眉宇涂上了粉。接着，吴钟又在殳端涂上面糊进行比武，结果在允禵的眉宇涂上面糊，允禵这才知道吴钟是一位非凡的武术家，遂奉为上座，拜师学艺。从此，吴钟在北京被人们称为“神枪吴钟”，又称为“八极吴钟”。以后，吴钟因得罪了权贵，带着女儿吴荣隐居民间。吴钟去世后，女儿吴荣孑然一人来到天台山下卖酒为生，没想遇到雍正微服私游，才亮出俊俏功夫。

从此以后，雍正皇帝就没有再游天台山。天台山庙宇不多，香火不盛，恐怕跟清朝皇帝的这个犯忌有关系。不过，酒家女使雍正皇帝饱尝“拳羹”的佳话，却一直在天台山流传着……

甘凤池太和殿露技

张宝瑞

残阳如血，斑烂瑰丽的晚霞溢金流彩，映得北京清宫殿堂紫霭升腾，愈发显得瑰丽神秘。这时，只听清宫太和殿上传出一声大喝："宣甘凤池进宫！"一声突起，群声迭应。在沉闷的回声中，一位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沿着甬道，徐徐走入太和宝殿，拜见雍正皇帝。文武大臣望着这位衣衫不整，一身风霜的来者面露轻视之意。有人窃窃私议："此人是谁？""真的是金陵大侠甘凤池？！"……

来者正是康雍年间的著名技击家甘凤池。甘凤池是江苏江宁县人，他天资聪明，自幼嗜武成癖。先从少林寺高僧朝园和尚学练少林拳。那朝园和尚原名朱复，是明朝功臣后裔，明亡后不肯与清廷同流合污，隐名埋姓削发为僧。他表面遁入空门，暗中联络反清志士，密谋起事。甘凤池自拜朝园和尚为师后，尽得少林之秘术，又受到反清思想薰陶，成为少林派的高手。甘凤池功成出寺后，并不满足，继续遨游名山古刹，寻师求艺，结交江湖好汉。后来碾转来到四川峨

嵋山，又拜了空大师学习内养之功，自此内外功融汇一身，技艺愈精。此番甘凤池到北京寻访南北十侠之一的吕四娘等高手，在天桥因救一弱女子而暴露姓名。甘凤池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也传到朝廷，雍正皇帝久慕其名，立即令人宣召进宫；虽然此时已是黄昏时刻，却破例召见他。原来这雍正皇帝自幼好武，登基之前就在雍亲王府网罗天下高手，成立一个叫血滴子的机构，为自己充当耳目和保镖。雍正因久闻甘凤池侠名，故召见欲收为清宫御用武师。

此时，雍正皇帝见甘凤池体瘦个矮，形容丑陋，面露失望之色，懒洋洋问道："你就是甘凤池吗？"甘凤池应召入宫是为了刺探清廷虚实，见机行事。听到雍正问话，他点点头。雍正皇帝又问："你有什么功夫呀？练几招给朕瞧瞧。"甘凤池答道："我能提气升腾，轻如飞燕；气沉丹田，重若磐石。"雍正即命一试。甘凤池提气凌空，飞身跃上檀香木架上的翡翠花枝上，做"金鸡独立"之势。雍正一见吃惊道："好俊的轻功！"

话音未落，只见甘凤池一招"燕子钻云"飘然而下，跪地谢恩。雍正朝地下一看，只见甘凤池的双膝破砖而深嵌于土中，不由得惊叹道："好重啊！真乃奇人绝技。"遂命人将甘凤池安顿在雍亲王府，（即现在的雍和宫）准备提拔重用。

第二日下午，雍正帝令薛太监前往雍亲王府，唤甘凤池在清宫御花园谈论武艺。薛太监奉命来到雍亲王府甘凤池的卧房，只见甘凤池踪迹全无，无一人知晓。书案砚台下压着他写的一个诗笺，墨迹淋漓，那是一首七律诗，诗曰：

烟雨骊山君子仇，咸阳四百六十丘。
阿房波涌千层雪，蓬岛碑横一炬流。
孽海花沉云虎气，金瓶梅锁祖龙羞。
徐福不见归东土，遍地惟闻是汉侯。

当薛太监把甘凤池写的这首反诗诗笺呈给雍正帝时，雍正帝气得面红耳赤，虚汗淋漓，忙令人追捕甘凤池，可此时甘凤池早已远走高飞了。

吕四娘复仇记

陈钦生

清雍正元年元月一日，紫禁城太和殿鸣钟击磬，香烟缭绕。刚靠篡改遗诏登上皇位的雍正皇帝登极，受朝礼毕，传旨训饬曰："方今四海升平，国泰民安，尔等当廉洁奉公，尽忠职守，倘有不法，定当严惩不贷！"

文武百官躬领圣旨，退出朝房，各自战战兢兢，不表。

次日临朝，文武百官山呼礼毕，雍正帝问百官道："昨日元旦，卿等在家，做何消遣？"说罢，闪电般的目光掠过百官面容，一道道寒光直射大殿。看官，你道这百官当中有几个好人？有拥妾玩婢的，有嫖妓宿娼的，有猜拳行令、烂醉如泥的，有抽大烟打牌赌钱的，这时一个个如被雷劈电击，手脚不由自主地打起抖来。

雍正的目光第二次闪过大殿时，只见户部侍郎江勇再也站立不住了，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俯首磕头，口称"臣罪该万死。"

这一来，如同推倒了麻将骨牌，大殿上接二连三地跪了

一地官员，异口同声，都说“臣罪该万死。”

雍正帝朝班中细细看了一回，哈哈大笑，说：“朕念尔等还有一点诚意，不至欺君，且饶尔等这一回，下不为例！”说罢，把手中的一个包袱抖开，往跪出班来的群臣面前一丢，说：“这是尔等物件，各自认领回去罢。”说罢，拂袖退朝。

皇帝走了，那班大臣才敢抬起头来，俯伏着去抢雍正丢下的物件。有得回一张纸牌的，有得回一根裤带的……新科状元刘扬河最为狼狈，他昨晚将一幅春宫画放在枕边，次日早不知何时失去，再也找不见，不期何时已被皇帝作为物证拿了来。众目睽睽之下，他把那张春宫画藏也不是拿也不是，直至被大将年羹尧踢了一脚，方才连滚带爬地下了丹墀，逃出午门。户部侍郎江勇出得午门来，方觉出自己大汗淋身，如同水浇一般。你道百官为何如此惧怕雍正？原来，雍正姓爱新觉罗，名胤祯。登基前专爱结交一些江湖侠客，学得一身本事，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他手下有一帮侠客，个个本事高强，且心狠手辣。凭着一种杀人的利器“血滴子”，稍遇逆意之人，便取对方性命。这血滴子外面用革为囊，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头上，用机一拨，头便断入囊中，再用化骨药水一弹，立成血水。此物厉害非常。雍正帝又残忍凶暴。百官之中有劣迹者，见自己被皇帝拿住了把柄，惊慌失措，自不待说。

这雍正帝乃是靠篡改遗诏而登上皇位的，康熙帝在世时，曾将承大统之人的名字写在遗诏里，挂在正大光明殿的匾额后面。康熙本欲传位于十四子允禵的。遗诏内原写的是“传位十四皇子”。那雍正凭着一身武功，在康熙病危时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飞上横匾，将遗诏取出，把“十”字上面加了一横，下面加了一勾，成了个“于”字。等康熙过世，大臣取出遗诏一读，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你道这十四皇子允禵等人如何能服？宣读遗诏那天，雍正帝是靠着一群江湖侠客的剑，砍倒了几个对遗诏表示怀疑的王公大臣才登上皇位的。退朝回来，雍正帝心怀鬼胎，回到后宫，心想允禵等人一定不会善罢干休。他凭着一身本事，暗动夜访十四王府的念头。等到夜深人静，雍正帝摒退左右，换上一身夜行衣裳，用黑布把半个脸遮盖起来，身上藏了血滴子、青龙剑、飞弹，轻轻窜出殿门，施展轻功，飞身上墙，将脚一点，飘上屋檐，身子一矮，沿着屋脊向宫外窜去。当值的二个血滴子侠客见眼前飘过一个影子，须臾不见，知是雍正帝又夜访去了，就暗暗跟随，远远地保护着。

雍正帝施展轻功，片刻到了十四王府。翻屋越脊，片草不惊，上得王府高墙，正在窥看之间，忽然眼前一道白光闪来，知是暗器。好个雍正帝，将身微侧，闪避过了。心中转过念头来：“防得这么严密，可见有鬼。”

说时迟那时快，没容雍正帝多想，只听一阵风声裹着三道白光，一枚直钉他的脑门，一枚直钉他的左肩，一枚直钉他的右肩，一齐打来。若是平常之人，无论是左躲、右躲、上躲，均难逃暗器的打击。雍正帝刚才凭着一双夜眼，已看出来物无非是平常的飞镖。只见他左右手一分，张口一含，已将三把飞镖全数缴获，再往发光处回敬过去，“啪”地一声，树上掉下一个人来。

雍正帝正要跳下看个究竟，只听一阵“轰轰”的声响，竟是“血里飘”向他打来。雍正帝知这“血里飘”厉害，忙闪避开去。可这“血里飘”却又转过头来，竟如长了眼睛似的，又向他袭来。如此一个躲闪，一个追踪，“血里飘”越打越快，雍正帝被吓出一身冷汗。几个回合过后，雍正帝慌忙中将背上的血滴子回敬出去。“哨”的一声，一道白光飞出。江湖上谁不知血滴子厉害，但是，只见“血里飘”疾飞回去又复飞来敌住血滴子。顿时一道青光一道白光在空中盘旋不息，发出嗡嗡的响声。

二件暗器在王府上空鏖战，惊动了十四王府中的保镖。片刻之间，王府院内人影闪动，东西南墙跃上无数人影，一齐向雍正帝杀来，雍正帝忙施展轻功往回逃。后面王府保镖紧追不舍。雍正帝慌不择路，正逃之间，只听呼呼的响声掠过自己的头顶，向追敌飞去。追兵之中有“扑通”的跌扑之声，惊叫“血滴子”之声，知是自己人来接应了。当下也不管众手下如何与追敌作战，一口气逃回乾清宫，换下夜行装，独自喘息不止，咬牙切齿，恨不得吃了十四王子的肉。

次日早朝，百官朝贺毕。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雍正帝，摆出一副至尊派头，发旨曰：“卿等有事出班启奏，无事退朝。”话音刚落，只见班中闪出御史鄂尔泰，跪下奏道：“臣得到确实消息，京西正考官吕留良，生前曾经出了一个试题曰‘维民所止’。此乃谋图不轨。”

雍正帝正想找个人开刀杀鸡儆猴，一听有人图谋不轨，来了兴趣，问道：“卿平身，慢慢讲来。”

鄂尔泰磕头谢过皇恩，说道：“吕留良出此题目，乃有意影射，‘维’字‘止’字，乃‘雍’字‘正’字下身，明明是将雍正二字，截去首颈，悖逆之心，昭然若揭。”

雍正帝一听，咬牙切齿，降旨道：“吕留良图谋不轨，罪在不赦，吕氏灭九族。”道罢，恨恨退朝。

百官中大都知这是天大的冤案，这“维民所止”乃《大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为官为王的人，行为要以民众的要求为准则。以这句话为考题，古已有之。鄂尔泰的解释实在是穿凿，而雍正帝只凭一句话，便下此酷旨，百官个个战战兢兢，却不敢出声。

可怜吕氏一族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上至百岁老人，下至襁褓婴儿，均被捉拿起来，拉到菜市口，一阵乱刀，杀得一个不留，死得莫名其妙。吕留良此时已死，也被掘墓鞭尸。

剪除了吕氏一门，雍正犹未解恨。不久，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十四皇子允禵，八皇子允禟问成死罪毒死，家属流放。又接连颁布诏旨，苛政天下。大兴文字狱，弄得国政乌烟瘴气。

常言到：“善恶到头终有报。”雍正欲杀一儆百，不想已为自己掘下墓坑。

却说吕留良的长子吕毅中有个四女儿吕雉，因自幼多病，家里恐她难以养活，便将她送至峨嵋山白衣庵以求佛门保佑。这一送，果然逃过吕家大劫难。

这白衣庵广慈老尼，乃峨嵋派大侠，武艺高强，且又精于药石。她从吕毅中手里接过气息微弱的吕雉，口称善哉，

收在禅居中调养。不出一年，吕雉的病已养好。遂落发为尼，拜广慈老尼为师。

在武功精绝的老尼门下，经十年苦练，吕雉学得一手精绝的鸳鸯剑真功。演起武来，水泼不进，灰撒不入。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论软功，可以将身子滚成一个轮子。论硬功，可以刀枪不入。这日，广慈老尼唤过徒儿，说道："你本是良家女子，因与佛门有一段仙缘，故而送入空门。我看你福堂生痣，印堂含春，双眸之中，情波闪闪，朱唇之上，点点含情。徒儿，你有一段尘缘未了。为师命你蓄发下山，了却尘缘去吧！阿弥陀佛。"

吕雉被师傅说得满脸飞红，做声不得。看官，你道是为何？原来，这吕雉长得花容月貌，有一天与师傅下山为一长者做超生道扬，正遇几个歹人围攻一个少年。那少年长得英俊秀美，身手不凡，以一敌十，全然不畏。只见他指东打西，指上打下，于几十人中闪避自如，一手一个。把众歹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片刻，已将十几个歹人掼成一堆。吕雉打听到这少年因惩治打伤老人的阔少才引来了这群歹人的围攻。吕雉见又来了一个武师模样的人，摒退众歹人，向少年一拱手，说："公子好身手，只是太多管闲事了。"

少年说："光天化日之下，买东西不给钱，还打人，难道不怕王法么？"

武师哈哈大笑，说："王法？这块地是我家主人的。别说是几个梨，就是要了这老头儿的命，也不犯法。"说着，往被打倒在地上的老人踢了一脚，老人一声惨叫，昏了过去。

"你们……是人还是禽兽？"少年气得脸色发白。

武师牛眼一瞪："妈的，找死，敢骂老爷。"话音未落，"嘣"地一掌，向少年当面打来。

吕雉久居山门，虽然深知各门各派拳法，却很少见真刀实枪斗打，顿时来了兴趣。知那武师打出的乃是少林拳当中的一招，名叫倒手箭。这一招发劲沉重，迅疾的掌法中含蓄阴深的内劲，如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少年将身一侧，左掌护身，腰部向右扭转，同时右掌上部穿出，向右一扫。这招，连避带打，同样手法迅疾，含蓄内劲。广慈老尼叫道："好掌法，这叫白猴戏果掌，乃形意拳中的一绝。"武师一掌打空，反被对手挥拳斩手，忙将右臂内旋屈肘成垂掌，置于腰间，掌心朝下，变左立掌向前推出，少年将身一侧，轻轻闪过。

当下一来一去，斗了二十多个回合，吕雉看出少年与会家相斗，与刚才不同，刚才他均手下留情，根本不用内劲打人，现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会家相拼，内外功一齐用上。真是艺绝惊人，稍有疏忽，不是骨折，就是筋断。

又斗了十个回合，场上斗势更加凶猛了，少年用怀中抱月掌猛击对方来腿，接着，右掌随右腿同时向中心点上一步，左掌收至胯部，右腿下蹬，起跳腾空，左脚朝前一蹬。这一招叫蛟龙腾越，攻势凶猛。那武师将身子一拧，左转半圈，屈膝半蹲，左腿向前弹踢。这一招正是少林拳中的狠招金鸡弹腿，连闪带打，于对方进攻之时以巧攻对快攻。少年猝不及防，被一脚踢出十几步远，打了几个滚，爬起来，立了个架式。拳路一变，竟打出八仙拳来。广慈老尼一看，知少年是本门弟子，不能不管，便将身子一拧，轻轻地飘落二人中

间，手拿念珠，口称"阿弥陀佛。武师武艺高强，何必与一不懂事的少年恶斗不休？请看在老尼份上，饶了这孩子吧！"

武师斗得兴起，见凭空插进一个老尼姑，心中不满。可他从对方落地的姿势看出老尼姑功夫远在自己之上，这方圆几百里之内，谁不知有个广慈老尼功夫盖世无双。那武师自知不是对手，忙做个顺水人情，说："好，看在佛门份上，饶这小子不死。"

说罢，武师被歹徒们前呼后拥地去了。等围看热闹的人散去，老尼对少年说："小兄弟，老尼看你的招数，乃是峨嵋门下，不知你师父可是虬髯公？"

少年大吃一惊，转念一想，试探着问："您是广慈大师？"

"阿弥陀佛，老尼便是。"

少年大喜过望，忙跪下，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双手奉上道："大师叫小徒朱蓉镜找得好苦。"

静庵认得书上是虬髯公字体，伸手扶起朱蓉镜，说："不必拘礼，你从北京赶来，千里迢迢，又经一场恶斗，想必是累了。四娘——"

"在。"应声者是吕雉。她排行第四，又名四娘。

老尼道："你带师兄先到庵里休息，等我做完法事，再回来陪客人。"

"是。"四娘笑嘻嘻地走在头里，把朱蓉镜带到庙中歇息。

献过清茶，四娘笑嘻嘻地说："我看你的拳法，差得远呢，你师父没教会你？"

朱蓉镜心高气傲，受到抢白，马上站起来说："师妹想是武功高强，可否教为兄的一二招。"这句话已含有比试一番的意思。

"嘻嘻，我做你的师父？嘻嘻，可以。"四娘平时在庙中只与师父为伴，现在来了个同龄师兄，自是高兴，想露两手让这个师兄瞧瞧。当下二人走到院内，拉开了架式。朱蓉镜从北京一路下来，因打抱不平，行侠仗义，也斗过一些江湖好汉，从未失手，故而踌躇满志。见师妹笑嘻嘻地，也不认真拉开架式，轻却地进了一招。谁知只一招，便被四娘两指钳住手腕，平空甩出去，跌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朱蓉镜被摔了个昏头昏脑，爬起来见师妹叉着手，笑嘻嘻地说："脓包，脓包。怎么不经摔，起来再试"。

朱蓉镜爬起来，这回不敢轻敌了。转了两圈，使了一着绝招二龙吐珠，谁知又被四娘钳住手腕摔了第二跤。如此两回，蓉镜摇摇头，使被摔昏了的头清醒一些，问："你怎么只会这一招，尽摔我？"

四娘笑嘻嘻地说："对付你，这一招就够了。我呀，会的可多了，洞宾剑、铁拐杖、钟离扇、湘子箫、都是绝技。"

正说着，忽听一声"放肆！"广慈已回到庙中。四娘收敛笑容，合掌念佛，又偷偷地冲师兄做个鬼脸。蓉镜跪在大师面前，说："师父让我来跟大师学绝技，望大师大发慈悲，收下徒儿。"说罢，磕了三个响头。

广慈笑吟吟地扶起蓉镜，就留他在庵内习武。三年之后，蓉镜已学得上乘功夫。

谁知就在学到最后一招仙姑醉剑的时候，发生了一桩

事情。

大凡男女青年朝夕相聚，天长日久，不免容易动情。一天练武过后，大师进庵去睡了，蓉镜和四娘仍在院内演习。练了一会儿，二人坐下来休息。

四娘给师兄泡了一杯清茶，就在献茶的时候，月光下见师兄长得眉清目秀，一双眼睛正热辣辣地望着自己，不禁耳热心跳，手一抖，热茶泼出来，烫在手上。"啊呀"一声，茶杯掉在地上，碎了。

蓉镜见了，下意识地抓住师妹的手，问道："没烫着吧？没烫着吧？"出于关心，就把师妹的手拉到面前呼呼地吹气。

四娘玉腕被师兄牵着，不禁春心动荡，虽是害羞，却感到无比甜蜜。月光下，蓉镜见师妹娇滴滴地，忍不住将她的手吻了一吻。

四娘低眉垂首，羞得心醉神迷，腿一软，情不自禁地倒入师兄怀中。一个少男，一个少女，朝夕习武，早就不知做了多少鸳鸯梦，只是慑于佛门戒律，不敢越轨。大抵男女之间的爱情，压抑越久，暴发越猛。二人情窦初开，一发不可收拾，恩恩爱爱，嘴唇竟胶在一起了……。

正得意之间，猛听一声怒吼："做得好事！"

二人一惊，闪电似地分开，却见广慈老尼站在丹墀之上。

你道这广慈为何睡下了又起来，莫非暗中监视徒弟不成？事情就坏在刚才那摔茶杯之声。练武之人，便是熟睡之中，也耳听八方。象广慈这种功夫练到化境的人，就是细如

金针落地之声，也瞒她不得，茶杯摔碎之声如何不把她惊醒。

老尼姑虽然年过七旬，乍见到这种人间才有的风流事，却也羞得耳热心跳，开口不得。后来见二人更加任性，眼看就要发生败坏佛门风化之事，才不得不静下心来，出面阻止。老尼这一声，慌得二个风流男女跪在地上，磕头磕得出血。

广慈走到二个徒弟面前，举手欲打，却又舍不得下手。叹了一口气说："蓉镜，拳剑你已学得十之八九，剩下的你自己体会了。今晚你就下山去吧！"

四娘哭着求情，无奈广慈生怕佛门禁地会生出什么亵渎神灵的事来，连催蓉镜下山。朱蓉镜又羞又愧，一声也不敢吱，打起包袱，跪在大师面前磕几个大响头，恋恋不舍地下山去了。

走了一个，把另一个的魂儿也牵走了。四娘终日神思恍惚，茶饭无心，不出一个月，竟变得形容憔悴。大师见徒儿如此，知她的心病，劝也劝过，罚也罚过，无奈不济于事。想来想去，终是疼爱徒儿的心占了优势，于是决定遣四娘下山。

四娘拜谢师父，想想要把严师良母似的大师一人抛在古庙，又于心不忍，跪地磕头，不肯下山。

大师叹道："哎，雉儿，为师的又怎舍得让你下山。只是，一则你的尘缘未了，二则你上有父母，下有兄妹，应该回家看看，侍奉双亲，了却你的孝道。"于是，把四娘的来龙去脉详细告知，四娘见师父一番好心，就下山去了。

吕四娘下得山来，一路奔京城而去。小女孩家，看不尽市井繁华，观不厌锦锈河山。仗着一身武功，一路上却也没出什么乱子。

这一天，到了北京城，按着大师说的地址，找到师叔虬髯公的住处。虬髯公正为吕氏一族人横遭屠戮而长吁短叹。见了师姐的信，知是吕家之后，又惊又喜，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方才说道："复巢之下，幸有完卵。雍正呀雍正，你的头不断在四娘手上，也没有天理了。"

四娘听师叔口出怪言，问道："师叔，你又哭又笑，又是念叨，又是感叹，令徒儿莫名其妙。"

虬髯公长叹一声，道："孩儿，师叔讲一件事给你听，你可千万沉住气啊！你答应师叔，决不轻举妄动。"

"嗯！"四娘大惑不解，但也点头答应了。

于是虬髯公将雍正怎样滥施暴虐，兴文字狱，杀吕氏九族之事，一五一十从头道来。四娘听得手足发冷，哭得昏绝于地。虬髯公忙将四娘救醒，劝解了一番，安排在屋睡了，自己将门反锁，出去了。

吕四娘满心高兴下山而来，不想全家人已遭此横祸。她在内屋里，哭一回，恨一回，哪里睡得着。翻腾到半夜，一股怨气再也按捺不住，一跃而起，将鸳鸯宝剑负于背上，百宝囊挂于左边，暗器袋挂在右边，装束停当，轻轻飘出房去。

门被从外面扣住了。这虬髯公的房屋，门窗严实，一从外面扣住，很难找地方出去。

吕四娘知虬髯公一片好心，怕她轻举妄动，惹出事来。但她报仇心切，哪里还顾得上主人的好意。正是会家不忙，好个吕四娘，将身一跃，轻轻上了房梁，揭开几块瓦片，用缩骨法将身子一缩，比原来小了三分之一，往上一站，头顶已是满天繁星，半钩残月了，吕四娘将瓦片放回原处，施展

轻功，向皇宫摸来。

过了金水河，到得紫禁城下，才知道单身一人来闯内宫的难处。这紫禁城墙高二丈，上面用灯笼照得如同白昼。巡城的士兵，来来往往，剑戟林立，刀枪雪亮。四娘在城下挨到三更天，也找不到一个机会上城。

正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四娘等得烦躁，动了硬闯皇城的念头。只见她提气蹑足，窜到城墙根，施展蛇行功，肘膝并用，贴壁而上到箭垛下面，侧耳一听，头顶有二个御林军在边巡逻边议论昨天的赌博。十步之外，又有二个御林军。如此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也是雍正帝做贼心虚，防得水泄不通。

吕四娘往上紧挪了二步，一个鱼跃，突然出现在城墙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宝剑，二个赌鬼立刻成了刀下之鬼。十步之外，尚有几个御林军，还没明白过来，也被四娘蹿过去一刀一个，送到奈何桥去了。

四娘杀开一个缺口，往下一跳，已落入紫禁城内。城墙上顿时一番混乱，守城兵见有刺客硬闯皇城，惊慌失措，却又不敢喧哗，怕惊动了皇帝和三宫六院。当下城上一面加强防范，一面派人通知大内高手杨洪林。

这杨洪林本是武当派第一高手，武功精绝，江湖上人称无敌手，又叫白无常。手下有一班师兄弟、徒弟，个个武功精绝。以往也有无数的侠客好汉欲刺杀雍正，均栽在他的手下，无一幸免。江湖人说，除非少林第一高僧法坛禅师或是峨嵋山广慈老尼可以敌住他那双追风霹雳掌和九宫神行剑，别人休想从他手里逃过。

这杨洪林早年浪迹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在少林寺与法坛禅师印证武功时，两掌相击，各自震退一步，功力相当。他也曾与广慈老尼在峨嵋山窦真峰的铁链上斗剑，斗到高潮时，只见二团白光在铁链上盘旋，不见人影，看得峨嵋和尚目瞪口呆。以后杨洪林力怯而退。

杨洪林来到京城，正碰上雍正在物色新的大内高手。原来那帮血滴子江湖怪侠，仗着扶助雍正登位有功，行为骄蛮，已得罪雍正。这雍正是个容不得有半点忤逆之人。一怒之下，一坛毒酒把这帮江湖怪客通通送上西天。雍正帝知武当大侠到了京城，打遍京城无敌手，就召进宫来，充作三品大内侍卫长。

这杨洪林山野之人，见皇恩浩荡，受宠若惊。他本是个正统思想极深之人，认为皇帝的话就是天意，故而不感到自己是在助纣为虐，反而尽忠职守。听得皇城里来了刺客，便招呼一帮徒弟，飞身上房，一路悄悄查来。

话说吕四娘凭着一时之勇，进得皇城，却被皇城内的百十间屋宇迷惑住了，既不知皇帝住什么地方，更不能去查访。只好躲在暗处，不敢妄动，夜色中，只见皇城的一座座房屋上，过道上，掠过一道道黑影，知是功夫高强的大内高手已被惊动，正在搜查刺客。自己进不知如何进，退不知如何退。相持之中，天已交五更，远处已有雄鸡啼鸣，吕四娘心中很着急。

话分两头。却说杨洪林放心不下，先直奔乾清宫而去，为的是看皇上是否安全。他径自闯进宫里往内室里瞄去。

这一瞄，却为雍正的被杀开了通路，你道是为何？原来

不想一瞥之间，他竟发现了雍正帝正在内室之内对人施行酷刑。

昨天，雍正帝私访中见一俊俏女子，便令下人秘密抢回宫来，令其侍寝。谁知那女子刚烈不屈。被抢之时，已抱定赴黄泉之心，怀中暗藏了一把剪子。等雍正帝喝得醉熏熏地回来，正想搂抱交欢之时，女子将剪刀一迎，雍正帝猝不及防，被刺中左肩，酒也醒了。当下大怒，给女子一顿拳脚，又把她全身剥得精光，奸了之后，吊将起来，用刀割掉女子双乳头，又用火筷通其下处。女子惨叫呻吟，惨不忍睹。

这杨洪林入宫半年，今天才看到他认为是至尊的皇上的真面目，早把他的那一颗耿耿忠心，化为一段义气侠肠了。

这时吕四娘见天色将明，眼见皇城里不能呆，忙从隐蔽之处跳出来，欲冲杀出去。

刚一转身，便被大内侍卫发现，追了上来。这追上来的大内侍卫叫周泰安，是杨洪林的大弟子，武功只差他师父一截，端的了得。见了四娘，大喝一声："哪里跑？"手一扬，几把梅花针同时射向吕四娘，四娘以剑来拨，针是打掉了，脚步缓了一下，已被周泰安追上，用剑逼住厮杀了起来。

两剑相格，"噌"地一声，四娘感到手臂有点发麻，而周泰安也被震退了两步，均知对方决非庸手，重新立了门户。周泰安的武当派打法，讲究以静制动，立了个怀中抱月的式子。吕四娘知他不会先攻，而且自己也耽搁不起，忙进了个五环抱月的招数，一连三剑，杀将过去。

这周泰安知对方功力在自己之上，不敢硬接，忙用柔方剑术之中的老马卧槽之势，化开了这三剑。然后，剑绕背后

仰身反刺，使出一招银蛇缠身的剑法，还了一招。吕四娘以倒提金钟之式接了周泰安的剑，上体左转，左脚向正面落成左弓步，右手握剑内旋向前下劈。当下二人一往一来，斗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

若论功夫，吕四娘在周泰安之上。可是吕四娘孤身入皇城，求胜心切，加之实战经验少，却也战了个平手。又斗了几个回合，有几个大内侍卫听到剑击之声，赶来支援，把吕四娘围在核心。

这时四娘反而冷静下来了。她把剑在胸前抡圆，连着使出金针探海，飞龙引凤，剑斩连环等绝招，伤了二个大内侍卫，又顺势纵出，向城上猛扑。

大内侍卫见四娘杀出重围，忙放暗器欲阻她的逃路。吕四娘听得背后暗器声连响，脚下提气，纵得更快，身子却拧回来，啪啪叭叭，以金光罩身之功将几十件暗器全数打落，身子却继续往城上猛奔。转瞬之间，已登上城墙。守城的御林军虽有十数人迎面拦住，但那些庸辈决非对手。一阵乱剑之后，只听"哎哟"之声不绝，十几个御林军倒成一片。

四娘跃上城楼，只需一步，便可跃出皇城了。这时，她却突然被一个白髯老者拦住了去路。那老者嘿嘿冷笑，口称"大胆刺客，竟敢夜闯皇城，知我杨洪林的名字么？"

四娘一惊，知是碰上硬手了，硬着头皮一揖，说："杨老前辈，这不关你的事。"

"放肆！"杨洪林将剑弯成一圈，又弹成原样，只听宝剑嗡嗡作响，道："我杨洪林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如何不关我事？小女孩，报过名儿来，我杨洪林剑下从不杀无名之

人。"

"休得啰嗦，看剑！"四娘急于脱身，开手就使出麻姑醉剑中的醉酒邀月之势，攻了上去。

杨洪林用银针落地的剑法接了这一剑。二人在城楼上，剑裹着剑，斗将起来。

杨洪林看对方剑路非同一般，留了心。十几招过后，已看出对方使的是峨嵋派剑法。他入京之后，也会过虬髯公等峨嵋派高手，却见今天的刺客剑法奇特，念头一转，吓出一身冷汗。你道是为何？这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广慈老尼的功夫在他之上。这刺客的剑法看来定是她所传。惹了这个冤家，激怒广慈老尼下山，可不是玩的。坏了自己一世英名不说，雍正帝的性命也难保。这样一想，惊出一身冷汗。心一分神，衣袖、衣襟上已挨了二剑。

御林军的大内高手们只见城上二团白光，不见人影，那剑击之声不绝于耳，比放鞭炮还快，都惊呆了。你道为何他们不上前帮手？这杨洪林乃天下第一高手，心高气傲，他与别人斗，是不许旁人插手的，故此大家只是看热闹。

城楼上一老一少又斗了十多回合，不分胜负。杨洪林乃江湖巨杰，如何久斗一个小女子不下。其实，吕四娘虽然出自天下第一高手广慈老尼门下，武功出类拔萃，但比起有几十年功力的杨洪林来，毕竟还是技逊一筹。刚才说过，杨洪林目睹了雍正的暴行，已动了侠义肝肠，对自己的行为已有反省，故而不肯下毒手伤吕四娘，才使四娘捡了一条命。又斗了十几回合，杨洪林见吕四娘逼得太紧，也太盛气凌人了，心想教训她，以煞一煞这小女子的气焰。吕四娘求胜心

切，连连发招，杨洪林见对方一剑刺来，将身一拧，已绕到四娘背后，左手一记劈山掌，轻轻将四娘打下城楼去。这一掌只不过发了五分的力气，却使吕四娘如同被一股劲风卷起来，刮将下去。好在她临危不乱，已在空中收腹躬腰，使跌式缓慢下来，又提气轻身，使身体直立，故而，等从几丈高的城墙上跌下来已成了站式，轻飘飘地一点，脚已着地。不敢怠慢，双足点地，几蹿几跳，已过了金水河，蹿入对面民家小巷之中，一闪就不见了。这儿杨洪林也不去追赶，进宫回旨去了。

吕四娘赶在日出之前回到虬髯公家，虬髯公从外回家，不见了吕四娘，正在着急，却见她神色张惶地从房上降入院子，闪进屋来。

虬髯公迎着四娘，责怪地问："冒险去了吧？"说罢，自己飞身上房，细细查看并无追赶之人，才又跳进院来，走到兀自喘息不已的四娘面前，说："皇宫这么好闯，雍正帝的头早就搬家了。你不知道紫禁城的厉害，第一关，你得冲破三千御林军的防守。第二关，你得冲破三十大内侍卫的铁网。第三关，你得打败杨洪林这老头儿。第四关，还有雍正帝的血滴子。几年来，欲刺杀雍正帝的人何止千百，可没一个人能过第三关的。你一个弱小女子去冒险，算你今天命大，没碰上白无常。"

"碰……碰上了。被他一掌打下墙来。"

"碰上了？挨了一掌？"虬髯公不信，看了四娘几眼，说："挨他一掌你还有命？你不知他那双追风霹雳掌多厉害，人称他的双掌为黑白无常。闻知他在皇宫警卫，知数的谁也不去碰。你一个小女孩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那就放过他不成？"吕四娘偏不服气。

"谁说放过他？"虬髯公说，"要取雍正狗头，只能智取，不能硬拼。为了寻找机会，我女儿鱼娘进宫当了宫女。朱公子蓉镜，当了御林军，难为他呀，一个贵胄公子。"

"蓉镜兄，他也在皇城里？"两天以来，四娘才听到这个好消息。

"唔！御林军十天才有一次休息，今天你可以见到他了。"虬髯公的话里含疼爱的语气。

正谈着，只听大门"吱呀"一响，一个声音高叫着："师父，师父！"一阵脚步声直奔房门而来，四娘的心扑扑跳，她听出，这是朱蓉镜的声音。

虬髯公迎着朱蓉镜说："徒儿，你看谁来了？"

一见面，二人象被电击似的，怔了一怔，两双眼睛互相吸引着，慢慢靠拢。

"是你！"

"是你！"

虬髯公哈哈大笑，拈髯旁观。

二人这才省悟过来，有些不好意思。蓉镜别扭了一下，忽然从四娘的装束上看出了问题，问道："刚才闯皇宫的，是你？"

"嗯！"

"你……都知道了。"

"嗯。"

朱蓉镜激动得直搓手，说："雍正帝这家伙不好惹，他

运起气来刀枪不能伤，功夫不在杨老头之下。他的血滴子，更是天底下最厉害的武器，要硬取他的头，难于上青天。”

“那我家的血海深仇，就罢了不成？”四娘急哭了。

朱蓉镜见四娘哭，慌了，想帮她拭泪，见师父在旁，却又不好意思，就递了一条香巾过去，说：“谁说罢了？我和鱼娘混进宫里，不就为找机会下手除他么？”

虬髯公也劝四娘说：“四娘，你的仇就是大家的仇。朱公子不惜万金之躯，去吃御林军那份苦。这情，你要领人家的啊！”

“师父说见外话呢！”朱蓉镜又拘束起来。

吕四娘这才记起应当谢朱蓉镜，就道了一个万福，说：“难为公子鼎力相助，此恩此德，永世不忘。”

“言重了，言重了！”朱蓉镜拙于应酬，被四娘一谢，反而十分狼狈。

又说了一些劝解的话，四娘方回过神来，含情脉脉地瞥了蓉镜一眼。这一瞥勾起二人的心事，终因虬髯公在侧，才未敢再有表示。

却说这一等待就是四年，时间已到雍正五年了。

这四年当中，虽然吕四娘朝朝暮暮惦记着报仇大事，可是一直未有机会。

朱蓉镜进宫当了御林军，每个月难得回来几次，一对有情鸳鸯，你恩我爱，早被虬髯公看出来，也有心成全他们。每当蓉镜休假之日，总是推个借口出门，丢下一对年轻人在家，任他们去成其好事。开始，蓉镜见四娘大仇在身，却也不急于去求成鸳鸯梦，只是千方百计地宽解师妹的心

怀。久之，四娘见报仇之事遥遥无期，虽然不肯甘心，却也磨出耐性来了。又见师兄对自己一片真情，处处体贴，含辛茹苦，去当兵吃粮，感激之余，便拿出女性的温柔来，对师兄百般体贴，作为回报。

一天，蓉镜放假回家，虬髯公自然是早早就回避出去了，家中只有四娘一个人。听得门响，四娘喜滋滋地迎将上来。近得身旁，遇到师兄热辣辣的目光，竟不住脸热心跳，垂下眼来，深情地将师兄的衣襟拉了拉，说：“天凉了，也不知爱惜身子，加件衣服。”说罢，转身回房，拿出一件刚做好的夹衣，递给师兄，说：“试试合不合身？”

蓉镜无人照料，苦了几年，眼下能穿上师妹做的新衣，顿感到师妹的柔情蜜意如同冬火，烤得身上暖烘烘的。感情一动，拉住了师妹的手。四娘身子一软，倒入师兄怀中。

半晌，四娘推开师兄，说：“我给你做了好吃的。”说着，转身从灶间搬出几盘荤菜，一瓶老酒，热腾腾地端上桌来。朱蓉镜高兴地说：“好香。”用手拈了一块，送进嘴去。四娘嗔怜地将他的手一拍，说声：“馋猫，那么急！”这一拍，蓉镜手里的肉飞将起来，足有二尺多高，又刚好落入盘中。蓉镜悻悻地抓头，无可奈何地坐好，等师妹摆好碗筷，斟上酒，这才吃将起来。四娘笑眯眯地，也倒了一杯酒在一边陪着。

几杯酒下肚，蓉镜见师妹在一旁，脸泛桃花，百态千媚，不由得动了情肠。他趁着酒意，说：“师妹，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看你，卖什么关子，同我说话也躲躲闪闪的。”四娘娇

嗔道。

蓉镜道："我想，咱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师妹如果不嫌我粗俗，我愿与师妹同效于飞，永结同心。"

四娘惊得不知所措，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是好。

蓉镜见四娘不置可否，心里踌躇了一会，失望地说："我不配。请师妹原谅！"

"不，蓉镜哥，"四娘缓过气来，满面含羞道："我已早把自己的心给了你，只是……"

"既然这样，咱们同师父说说，今年就……"

"不。"四娘摇摇头。

"为什么？"

四娘沉默了一会，叹口气说："唉！亏你还是个大男子汉。岂不闻，大仇不报，枉为世人，不杀雍正，我决不成婚。"

"这……"朱蓉镜委顿之余，顿生敬意，只得压下情怀不表。

再说雍正帝仗着皇帝的权威屡施暴虐，将与他同谋篡位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处了死刑，又将国舅隆科多，郡王弘晰等私下处死。弄得人人自危，朝野沸腾，怨声载道。

雍正还看上了侄儿媳妇瓜尔佳氏，竟当着侄儿弘晰的面将侄媳带到后宫玩耍起来。后来又将弘晰处死，霸占了瓜氏，于后宫中朝夕取乐。在皇宫中玩腻了，就常到雍和宫去看欢喜佛。雍和宫原是雍王府，雍正帝篡位之前就住在那儿。登基之后，就将雍王府佛堂扩大，让一班喇嘛在里面居住。雍王府每年举行一次跳佛大典。偏这雍正帝喜欢跳佛，

喇嘛们讨好皇帝，雍正帝每次到雍和宫，喇嘛就特为他举行跳佛仪式。你当雍正帝为何喜欢跳佛？原来这跳佛乃是佛门中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怪诞得很，所有参加的人，都要把浑身上下衣服脱个精光，然后捉对儿跳着，交战着。这帮佛门弟子，知皇帝好色，专门选一些年轻妖艳的女子为徒，让她们陪皇帝跳佛。雍正帝荒淫无度，故而迷上了跳佛仪式，有时一个月去几次。跳得累了，也不管佛门戒律，找个可意的跳佛女伴就在偏殿过夜。久而久之，皇帝的这种嗜好被充作宫女的鱼娘探知了，让蓉镜传出来。虬髯公与众徒弟一合计，觉得雍和宫正是刺杀皇帝的极好地方。于是，做好准备，待机行动。

有段时间雍正帝常到雍和宫去跳佛，鱼娘打探得实，是因为雍和宫新收了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弟子，把雍正帝迷得如痴如醉。鱼娘还打探到，皇帝在外过夜，又干的是荒唐事情，故而，从不大肆声张，所以不带御林军，这就为暗杀皇帝造成了好条件。在雍和宫行刺皇帝，比在紫禁城，就不知要多了多少机会。几年等待，终于等来了这个机会。

这一天，雍正帝又到雍和宫会那个绝色女尼去了。鱼娘将消息传出，四娘他们即时作好了准备。好容易等到深夜，四娘和虬髯公装束停当，一老一少，飞身上墙，奔安定门而去。

到了雍和宫墙外，虬髯公轻声打了个唿哨，从暗处窜出了几个人来。原来虬髯公早就物色了许多帮手。虬髯公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大家分头去了。

半个时辰之后，宫里响起了兵器械斗之声。只见一个个

的身影飞上宫墙。虬髯公回头对四娘说声："跟我来！"就飞身跃上宫墙。外围的大内侍卫都被帮手的侠客们引走了。虬髯公和四娘进宫时，没碰上阻拦之人。

四娘刚想欠身潜进，又被虬髯公拉住，告诫说："刚才引走的只是头层侍卫。皇帝的贴身侍卫还没引走，想这海宁和尚的功夫，与杨洪林只在伯仲之间，也不是能轻敌的，你隐身在此，由我将海宁和尚引开，你方去行事。注意，雍正帝决非庸手，你能胜则斗，不能胜则走，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切勿逞一时之勇，反陷敌手，切记，切记！"

笔者插一句，武当派大侠杨洪林因见雍正帝残暴，便以老母去世，回家守孝为由，一别不回。雍正帝便又另选高手担当侍卫。这海宁和尚乃少林住持，使一对日月乾坤圈，有万夫不当之勇，故而虬髯公吩咐四娘小心。

虬髯公嘱咐四娘完毕，将足一点，向永佑殿摸去。

一会儿，只见二个黑影从永佑殿里出来，这两个黑影打打停停，斗到宫外去了。

看身影，四娘知是师父将海宁和尚引开去了。便将足一点，跃到了丹墀之下。又一点足，跃上回廊，紧跑二步，已到殿门口。

她正要飞身进殿，忽听"咣啮"一声，殿门开了。一个光着上身的男子倒背着手，站在门口，冷冷笑道："大胆毛贼，有多大本事？胆敢行刺！可知朕的龙威么？"

四娘知是雍正，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立了个罗汉上殿的剑式，厉声道："昏君，明年今天，是你祭日！看剑！"

雍正一闪，躲过长剑，然后将手一扬，只听轰轰声响，

一物大如箕斗，升上天空，又直向四娘落下来。

四娘知是血滴子，将身一纵，跳开二丈远。那血滴子落在地下，又弹向天空，复朝吕四娘扑来，其势凶猛，间不容发。四娘被逼得满身冷汗。

正穷于应付，只见偏殿飞起一团白物，向血滴子迎去，不偏不倚，正好把血滴子扣住。只听"嘭"地一响，血滴子炸开了。雍正一惊，忙追回偏殿一看，却不见人影。四娘追到偏殿，雍正顺手从佛台上拿起二根铸铁烛台，正接上四娘的剑，就在殿里杀起来。雍正舞着烛台，使的却是峨嵋双拐的招数，一开始就以二郎担山之式，向四娘劈来，四娘见对方出招奇重，知是劲敌，不敢硬接，腿下踏着九宫步，乾位变坎位，将这招消于无形之中。谁知雍正变招更快，左手一记拦路斩蛟攻下盘，右手却当心一点，使出峨嵋双拐中的绝招黄蜂刺心。四娘的九宫步守不住了，往后一跳数尺，避过锋芒。雍正左脚上前一步，右腕一抖，追了一记扬鞭追马。四娘用剑一格，"当"的一声，感到手臂微微发麻，雍正的烛台却被四娘的宝剑削去了一节。雍正右手失利，左手又使一招云龙戏水，扫四娘的右腿。四娘提膝沉剑，以织女穿梭之式，又将雍正左手烛台削去半截。雍正帝见不是路数，将手中的烛台掷过来，自己将身一矮，溜进殿去。

四娘用剑将烛台打飞，迟了一步，已不见了雍正，不由暗暗佩服雍正的身手快捷。你当雍正真的逃跑？他是上殿里拿兵器去的。雍正帝的兵器是一对用上好的钢材打成的日月乾坤圈，平时放在垂手可拿的地方。今晚第一批侠客与大内侍卫对打，他就惊醒了，接下来院内的一举一动，他看得清清

楚楚，见虬髯公把海宁和尚引开去，最后来行刺的竟是一个女子，便不放在心上。谁知一交手，就吃了四娘手中宝剑的亏，且试出四娘的功夫决非庸手，不得已，就回去操兵器了。

兵器在手，雍正如虎添翼，吕四娘刚一追进殿，就被雍正用双蛟腾云之式，用双圈将她裹住了。这日月乾坤圈招法奇特，挂、扣、撤、架、劈、砸、舞、撩、摆、遮、推、飞、坐，皆成招式，攻得神速、守得怪异，稍不留心，便被夹住兵器。只见他指上打下，指左打右，使四娘的八仙剑无法施展，交手便居于劣势。几招之后，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

雍正使了个虎张嘴的招式，两手护圈向前，向上、下撑分，四娘退了一步，用金针探海之式，剑点雍正心窝，雍正将身一转，双圈下扫四娘腰身，上砸四娘头颅。四娘用鱼跳龙门之式，往左一跃，身子趁势一转，蹲身下坐，剑尖上指，连躲带刺。雍正上步推圈，左圈套住四娘剑尖往左一带，右圈闪电似地一击，四娘剑被控住，抽身已是来不及了，就将身一仰，好险，圈擦胸前掠过，爽然作声。说时迟，那时快，雍正平打落空，猛劈下来。四娘往地上一滚，剑已脱出控制，反手一撩，又刺雍正心窝。雍正用转身望月之式闪过，身子一伏，海底捞月去扫四娘。四娘滚身避过，谁知雍正已将手中双圈撒将出去，“扑扑”二声，吕四娘纵有刀枪不入之功，也被打得筋松骨软，几乎昏绝过去，雍正的双圈是有双链牵住的，打中对方之后，又收回来，撒手又攻。转眼之间，吕四娘连被打中几下，要是功夫平常之人，早被打得

筋断骨折。吕四娘凭着一身硬功，全身筋骨没被打散，但也失去了招架之力，长剑脱手。雍正嘿嘿冷笑，暗运内劲，欲攻破四娘的气功。

正在千钧一发之时，只听“嘭”地一声，一枚钢珠打在雍正合谷穴上。雍正身子一麻，稳住脚跟，听见风声，知有兵器袭来。回身一看，宫灯之下，有一蒙面之人，手执三十八斤金刀，向他一路猛劈下来，一面喊：“姑娘快走。”

四娘欲起身相助，无奈双手已经无缚鸡之力。蒙面人金刀霍霍，一面猛劈雍正，一面催四娘快走。四娘见蒙面人刀法精绝，不会吃亏，忙支撑起来。幸亏二肢尚未被打，逃还是能逃开的。吕四娘立即退到墙边，见蒙面人把雍正逼退几步，也退了下来，方放心地跃墙而去。

逃离安定门，四娘方喘得几口恶气。行刺失败，又气又急，闷了一口气。这一放开，就“哇”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

正在调养气息，蒙面人追了上来，将面罩一拆，四娘惊得目瞪口呆。你当来人是谁？竟是武当派大侠杨洪林。

“您……”四娘吃惊地说。

杨洪林凄然一笑道：“姑娘，天下之事，无奇不有。我昨为大内侍卫，今为凶手，你不理解么？”接着杨洪林把回武当途中及回武当之后，所见所闻雍正祸国殃民的许多事，使自己觉醒过来的经过一一告诉四娘。悔自己当初为之效命的人，竟是独夫民贼。杨洪林本是个是非分明之人。自他效命皇帝之后，江湖上朋友已视他为下贱之辈，对他畏而远之。杨洪林悔恨之余，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洗刷自己过去的行

为。他知海宁和尚、雍正的功夫及血滴子暗器是刺杀雍正的三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别人难以突破，故而潜入雍和宫附近，随时准备援助行刺雍正的江湖好汉。这天晚上，他听出有人从他下榻的旅店瓦面掠过的细微声响，知有人奔皇宫去了，暗暗跟随。在吕四娘被血滴子和日月乾坤圈逼得穷于应付之时，两次解救了她的危难。本来凭他的本事，也能刺杀雍正。但一来雍正并不是一百招之内能攻破的，二来他知虬髯公不是海宁和尚的对手，怕海宁和尚杀回来，自己以一敌二难以取胜，故而不敢恋战，退了下来，追上吕四娘，现出庐山真面目，以示忏悔。

四娘的惊异仍没消失，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杨洪林以为她对自己有怀疑，将手一拱，飘上房去，须臾不见了。

四娘知今晚的机会已失过，再回去，肯定凶多吉少，又惦记着虬髯公，四处找了一会，没找着。直至五更，怕天亮了暴露行迹，只好先潜回。

进得屋来，只见虬髯公浑身是血，正在自己包扎伤口。四娘知虬髯公也失利了，不敢多问，默默地帮着师叔包好伤处。见师叔身上紫一块青一块，有几处被打得皮开肉绽，骨头都现出来了，已想见刚才那场恶战。四娘见虬髯公古稀之年，为自己受此重伤，又痛又惜，落下泪来。

虬髯公见四娘流泪，劝道："四娘，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失败了。再等机会吧。"

四娘噙着眼泪，感激地点点头。

这一耽搁，又过了几年，已是雍正十三年了。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八年来，吕四娘虽然一直没敢忘

记血海深仇，无奈雍正帝皇宫森严，一直苦于无机会下手。

朱蓉镜这时已经做到御林军的千夫长，手下物色了几个心腹兄弟，也时时处处留心，寻找行刺机会。

这天，一向少回家的鱼娘趁着月黑风高，从朱蓉镜和几个结拜弟兄守卫之处潜出紫禁城，回到家来。

鱼娘全身夜行装束，见过父亲，又见过师姐，兴奋得满脸彤红，说："师姐，机会来了！机会来了。"

接着鱼娘讲了这么一件事：

雍正是个残暴好色之徒，玩弄女子，恨不得把天下绝色佳人全部供自己玩遍。无奈清朝祖制有规定，不许皇族与汉人通婚。后来，有几个皇帝的心腹出主意说："皇宫之内不许汉女侍寝，皇宫之外可以例外。"你道这皇室之外是什么地方？就是天下闻名的圆明园。于是，雍正帝就常在圆明园做风流事。选得了汉人中的美女，就带到圆明园外，等到晚上叫太监偷偷背进园来供雍正玩乐，天亮了又叫太监背走，以免让人发觉，耻笑于王公大臣。鱼娘进宫十三年，忍辱负重，已混到雍正的随行宫女。今晚，她打听得实，雍正帝看中了一个汉家小姐，又要到圆明园留宿。

终于又等到了机会，虬髯公和四娘自然很高兴。但有了前几年的经验，虬髯公知按照过去那样行事，把握不大。想了一个时辰，虬髯公突然说声："有了。"

四娘正发愁，听师叔说有了，忙问："师叔想到好办法了？"

虬髯公拈须微笑，问："四娘，为了报仇，你可愿意忍辱负重？"

四娘迟疑了一会，点点头。

虬髯公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当下计议停当。

却说太监小德张奉皇帝之命，今晚去背那个汉族姑娘。正是做贼心虚，雍正帝又好淫，又死要面子，故而交待，事情一定要机密。小德张一不敢张灯，二不敢多带从人，摸黑到姑娘等待的房里，看清楚了正是那个汉族姑娘彩彩，背上就走。

过了角楼，"扑通"一声，小德张被绊了一跤，把背上的姑娘摔出二米远。这一跤跌得可不轻，半天才爬得起来，怕摔坏了姑娘，忙昏头昏脑地去摸。

"哎哟"，姑娘低着头，坐在四五尺外呻吟。小德张顾不得自己的疼痛，爬起来，背上姑娘就走。一路上直说"奴才该死。"（与皇帝侍寝的人，身份再低也是嫔，故此太监也不敢怠慢。）

小德张不知背上的已不是彩彩，而是四娘了。刚才小德张那一跤就是虬髯公绊的，只是绊得巧妙，小德张没有发现。

到得大水法，喝得醉熏熏的雍正已等得急了，早已是欲火中烧。听小德张说娘娘已经背回，正在卧榻上侍寝，乐得雍正口里心肝肉儿地叫着，向卧房摸去。若暗若明的宫灯中，只见朦胧的纱帐后面，玉人面壁而卧。雍正帝心醉神迷，哪里还辨真假，急忙往床上一扑……。

吕四娘又惊、又羞、又愤、又急。可她记着师叔的反复叮咛，切切不可操之过急，就忍着性子让雍正轻薄了一阵子。

雍正此刻已应了一句古话"色不迷人人自迷"。他在玉人的酥身上乱摸了一阵，在香腮上乱亲了几口，淫火如焚，用

手去扳玉人的娇躯，自己的身子也贴了近去。

此刻，时机到了。四娘将手一翻，藏在身下的短刀刺进雍正的咽喉。正应了一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古话。雍正帝哼也没得哼一声，就断了气。

血溅了四娘一身，她推开雍正，眼见雍正已没活路了，可还不解气，又一刀，割下雍正的头，提在手上。自己收拾停当，不敢久留，就潜出宫来。

刚行得十多步，已被大内侍卫发现，问了一声："什么人？"也怪四娘沉不住气，她是宫人打扮，从宫内而出，如果答一声是宫女，也就可以走了。可她没有经验，一听到有人问，以为已被看破，撒手就是一镖，把发问的人打下瓦来。这一来惊了海宁和尚，他大喝一声"大胆刺客"，乾坤圈一摆，追杀上来。

四娘知海宁和尚厉害，不敢恋战，撒腿就跑。可是，没跑出几步，前路已被大内侍卫截住。四娘从百宝袋中摸出几枚梅花针，"疾"地飞将出去，只听"哎哟"声不绝，已有三个大内侍卫被打中。四娘飞身一跃，从被打倒的人身上跃过，提步猛窜。正是慌不择路，片刻，已窜至回龙壁前。这时，海宁和尚已追杀上来，双轮一舞，怪器怪招，内劲深厚，比雍正帝的功夫还胜一筹。这海宁和尚不同杨洪林，他并不讳忌别人帮手，十几招战四娘不下，将手一挥，众侍卫围了上来。这众侍卫虽是庸手，人多人强，一上来四娘被逼得手忙脚乱，好在她的剑法已达上乘，一下还不这么容易被攻破。

正穷于应付，只听凭空一声呼啸，一个白髯老者飘入战

阵之中，九节鞭一甩，舞起一道白光，打得大内侍卫们纷纷后退，虬髯公和四娘得以会合，背倚着背，与众侍卫对峙，杀成一团。

海宁和尚杀得性起，大喝一声，双圈一卷，挂、扣、滚、撤、劈、砸、舞、飞，只见一团白光乱滚，对方的兵器一入白光当中，就被扣住。虬髯公与海宁和尚斗过，连声吩咐四娘小心。果然，四娘一不小心，双剑已被控住，被砸了几圈，筋松骨软，眼看就要送命。

正在危急之中，只见一蒙面人降入阵中，身子护住四娘，金刀一摆，敌住海宁。这一场厮杀又与刚才不同。蒙面人刀法精绝，功力深厚，一连几刀，劈退海宁和尚，又撒出几把金针，刀法里夹镖，仍武当剑的绝招，轻易是不用的，一使出来，以海宁和尚的本事，竟没能躲过，被中了二针，痛得他哇哇乱叫。说也奇怪，刚才还拼命围攻上来的大内侍卫，一见蒙面人的刀法，竟不敢接战，纷纷退避。海宁和尚迟了一步，已被蒙面人踢了一脚，滚出数丈远。杀退大内侍卫，蒙面人对四娘等人说声“快走”，一马当先，杀将出去。外围已由朱蓉镜和鱼娘将第一层侍卫逼开一条通路。四娘等人杀到，说声“成功了”，众人一喜，更加拼命。头层侍卫功夫本是一般，被四娘等人一杀，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腿，跑得不够快。蒙面人又说了声：“不可恋战”，将身一纵，已跃上二丈高墙，领先向园外退去。大内侍卫只是呐喊，不敢追来。

到得郊外，蒙面人将手一拱，就要隐去。虬髯公一把拉住，说：“大师身手不凡，若非相助，我等怕已成刀下之

鬼。敢问大师高姓大名。”

蒙面人说：“不敢，负罪天下之人，将功折罪而已。”说罢，飘然而去。虬髯公看着他的背影，将信将疑地猜测道：“白无常杨洪林么？”

“不错，一定是他。”四娘醒悟过来。

两天之后，宫内传出雍正暴病身亡的消息。已立了新君，便是乾隆皇帝。

刺死雍正皇帝的当夜，吕四娘便提着雍正的人头锦匣，与虬髯公、鱼娘、朱蓉镜洒泪而别，回峨嵋山去了。吕四娘与朱蓉镜对月约誓：三年后的这一天在武当山相见成婚。

董 海 川 传 奇

张宝瑞

有诗为证：

飘蓬湖海一丝魂，浪迹沧州喜遇君。
闹市遗诗明曲径，清虚砚墨表天真。
栖身王府思东宇，劈掌咸丰壮武林。
可叹九华多少寺，春归飞燕已无痕。

董义士沧州救师
风尘女酒楼飞镖

清朝道光二年，中原大旱，又染蝗灾，哀鸿遍野。山东闹起了八卦教农民起义，但是不久便被清政府残酷镇压。这一年，河北沧州城里发生了一件值得地方志记载的事情……

这天下午，天气闷热，蝉鸣不绝。这时，从城西走来一位神色惊惶的青年，他膀大腰圆，双目如电，身着青衫，头戴瓜皮帽，背一个蓝底碎白花的背囊。他疾步走进街心一家酒楼，径直奔上二楼。他要了饭菜，然后来到窗前，用眼瞪

着街东。青年的举止引起了坐在西北角酒桌前一位女子的注意。那女子眉清目秀，眉宇间透出勃勃生气。她上身穿一件藕荷色紧身衫，束一条杏黄丝绦，水绿裤，脚穿黑绒双梁云头粉底薄靴，背插一柄鸳鸯宝剑。

“杀叛匪喽！”一阵锣响，从街东来了一伙清兵，木囚车中绑着一个遍体鳞伤的中年汉子。那汉子虎头剑眉，落腮胡须。他昂首挺胸对围观的群众喊着：“乡亲们，八卦教是杀不完的，大清王朝卖国求荣，逼得民不聊生，他们就要完蛋了！”这时只见一个清兵上来，用刀背猛磕他的后背，那汉子口吐鲜血，仍骂声不绝。

酒楼上的青年看了，眼眶一红，唰地从背囊里抽出一柄宝刀，那宝刀寒气逼人，灼人双目。清兵来到酒楼下，把那汉子从木囚车上拖下来，按跪于地。这时从后面轿里走下沧州知府裕荣。裕荣摇晃着脑袋，干咳了几声，说道：“八卦教匪首李忠义，纠集教徒，背叛朝廷，图谋不轨，朝廷有旨，将他就地正法！……”

酒楼上青年听了，再也按捺不住，从楼上窜下，用刀在两个刽子手头上一磕，两颗人头应声落地。清兵“呼啦”一下将他围在核心。青年毫不畏惧，指东砍西，杀得清兵七零八落。这时，但听一声唿哨，沧州镖局的十几名保镖赶来助战，其中有个镖师武功高强，青年渐渐气力不支，被逼到一个屋檐下。那汉子一见情势危急，大叫：“海川，还不快跑！”说罢，将头一歪，磕刀而死。这时，只听“嗖嗖”几声，从酒楼上飞下几支飞镖，几个保镖应声倒地。“楼上有叛匪！”一伙清兵蜂拥而入。青年大叫一声，杀开一条血路，朝城西

跑去。

青年叫董海川，是河北文安县朱家坞人，自小勇力过人，好打抱不平，在乡里有些名气，可惜未遇良师，武功长进不大。几个月前，村里来了一个叫李忠义的卖艺人，是沧州人，惯使六合拳。海川见他为人忠挚，便拜他为师，留宿家中。李忠义授艺严格，海川学艺认真，二人朝夕相处，甚是投机，情同手足。两个月前，李忠义老母病危，告辞海川回家探母。几天前，海川听人讲，李忠义是八卦教义军头目，在沧州被清兵捕获，就要问斩，于是火急火燎，来到沧州。海川来到李忠义家，只见李母染病在床，气息奄奄。李母讲罢李忠义被捕经过，颤巍巍从床下取出祖传“秋风落叶草”宝刀，授与海川，说道：“忠义被捕前，让我把这柄宝刀交给你，叫你带刀去泰山寻找铁拐道人郭济元，他会收你为徒。……”说完，溘然而逝。

却说董海川逃出沧州城，来到一个小树林时，天色已晚，他想起师父对自己的许多好处，倚树放声痛哭，决意以死殉师。正当他将腰带挂上树干时，却见方才酒楼上的那个女子正坐在另一棵树上。海川问：“你是何人？”女子冷笑道：“一个堂堂男子，年纪轻轻就如此轻生，太没出息，死了还不如一抔粪土！”说罢，转眼即逝。

董海川转念一想，这女子说的有理，我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怎么对得起父母和师父，我应当去泰山先找铁拐道人，再作打算。想到这，他收拾好行装，朝南走去。

双林僧击水逞能

无名人赠诗指津

却说董海川来到泰山，只见山道崎岖，飞瀑流泉，松涛鸟啼，奇松怪石，宛入仙境。他接连到太阴庙、岱岳观、青帝宫、玉皇观等十几个寺庙探询，也未打听到铁拐道人的下落，后来王母池的一个道姑告诉他，郭先生因遭清兵追捕，又到河南云游去了。海川听了，非常失望，只得又来到河南开封，寻一个简陋小店住下。

吃过饭，海川来到相国寺前，脱了青衫，摆个摊，朝众人打个揖首道：“有瘾您凑合着瞧，没瘾您站在一边助助威，练得不好，众爷们给捧个场。”说完，耍了一趟六合刀；把刀放下，又耍了一套六合拳。这时从东边来了个骑毛驴的胖和尚，着一身皂色僧服，腰间拎个大葫芦。他呵呵笑道：“这等武艺还有脸在此卖弄，不如回家种地去！”海川朝和尚打个揖首，道：“你这个和尚，若不服气，咱们比试比试。”和尚听了，不慌不忙，解下葫芦，咕嘟嘟，喝了几口，然后朝海川一努嘴，“噗”的一声，一道水柱喷来，海川一闪身，左肩已被喷湿，一阵疼痛，他扭头一看，红了一片。海川想，这和尚还真有功夫，不如拜他为师。一抬头，那和尚骑着毛驴“得得得”已经跑远。海川叫道：“喂，和尚，你是哪个庙的？”那和尚也不回头，只是吟道：“双袖清风，林中鹿鸣。寺烛明月，僧锁云中。”海川见和尚不睬他，扫兴而回，拿起宝刀，只见刀下压着一个纸笺，上面写

着一首五言古诗："八方一杯酒，卦卜观京华。掌上千秋山，传书武林观。"

海川回到客店，把诗笺铺在炕上，左右观阅，不解其意。海川让店小二来看，店小二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店小二道："我把相国寺住持铁禅法师请来，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肚子里有文章，可能能看出点门道来。"海川道："那就烦你跑一趟了。"一会儿，店小二引一位身披袈裟的老和尚进来，正是铁佛法师。法师观诗良久，笑道："这是珠联妙句，右首诗尾是'九华山观'，一定是安徽九华山有道士传你技艺。"海川听了喜道："不知是谁指点，我明日便去九华山寻师。"

九华山与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并称四大佛教胜地。海川历尽艰辛来到九华山，沿山寻觅道观，无有结果，有些焦躁。来到后山时，已是深夜，只见云烟缭绕，迷了路径。忽听前面有潺潺水声，他寻水而去，来到小河边，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正踏水过河，可是声息全无，衣襟未湿。海川知这老道功夫高深，想可能正是欲寻之人，于是上前揖首道："弟子董海川，上九华山学艺，请师父指教。"那老道一听，笑道："我们观中不养闲人，你有什么本事？"海川答道："我有'程门立雪'的精神。"老道一挥羽毛扇，又问："你学艺为的什么？"海川昂然答道："救我苍生，壮我国门。"老道听了，微微一笑，飘然而去，海川亦步亦趋。

海川随老道穿过茂林修竹，沿蜿蜒石径逶迤而行，来到一个观前，只见上书"清虚观"三字。老道也不理他，进了观门，吩咐道童关门，把海川关在门外。

清虚观专访清虚
正气殿揭晓正气

却说董海川被老道关在门外，一连三天跪于门口。第四天，天蒙蒙亮，只见观门"吱扭"一声开了，一个妙龄女子笑嘻嘻走了出来，海川一看，正是沧州城酒楼上的那个女子。那女子笑道："呆子，快进来罢，清虚道长收你为徒了。"说着引他来到后园。只见清虚道长正笑吟吟坐在石凳上，两个道童在两旁侍立。海川双膝跪地："弟子董海川拜见师父。"清虚道长道："在观中要守道规，记住，后园西角门内，不准你进入。"海川点头。清虚道长道："我教你一种变换掌法的拳艺，比武时，要以变应变，借力推力，旁敲侧击，避实就虚，正如孙武子所云：'战势不過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就能穷之。'此掌法有仰、俯、竖、抱、侧、摇、牛舌、螺旋八种。"说着，清虚道长行了一套掌式，只见走如蛇，转如猿，抖如鹰，迈步形如剪，走路稳如车，海川看得眼花缭乱。清虚道长演毕，指着一棵菩提树对他说："头三年，你每天绕这棵树一百圈，这是基本功。"海川点头称是。清虚道长吩咐完，回屋去了，海川看那菩提树枝叶繁茂，要七、八人才能合抱过来。他绕树转起来，转了有六十多圈，一个趔趄栽到地上。旁边那女子"噗"的笑出声来。海川道："人家在此练功，你却看热闹。"那女子笑道："心急吃不了热馒头，你转得太快了。"海川眨巴眨巴眼睛，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为何在此？"女子眉

毛一扬，笑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有个规矩，不能多言，你就叫我小姐好了。”

明月如梭，一晃几个月过去，这时已是秋风萧瑟的季节，九华山层林霜染，如同火炬一般，更显得壮丽多姿。这天深夜，董海川来到后院观厕，猛听西角门里有响动，他悄悄来到西角门，只见瓶门半掩，溶溶月下，清虚道长正在院内练掌。只见他走如行云流水，转如游龙飞凤。道长练毕，又从殿堂内取出一柄鸡爪鸳鸯钺，舞起如金蛇狂飞，精采动人。练完后，清虚道长走出来，这时海川已隐到碑林之中。海川等清虚道长走后，走进瓶门，只见苍松翠柏，古井残碑，顿生肃穆之感。正北殿堂上书“正气殿”三个镏金大字。有一幅对联，左联是“山河破碎风飘絮”，右联是“身世浮沉雨打萍”。海川走进殿堂，只见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塑像，供桌上香烟袅绕。

海川回屋后，百思不得其解，他想道长决非凡人，一定有许多经历。从这天起，海川每日深夜都来那里观师父练艺。过了半年有余，这天深夜，海川看师父练功正看得入神。忽然，有人一把抓住他的左肩，他回头一瞧，正是小姐。

远香斋披星研墨
蓬莱岛踏雪谒碑

只见小姐诡秘地说：“大胆董海川，竟敢偷看师父练艺，看我不通报师父，把你撵出道观！”海川吓得心惊肉跳，忙小声作揖道：“好姐姐，千万不要声张。”小姐见他急得这

般模样，笑道：“若不让我声张，要答应为我办一件事。”海川点点头。小姐引他穿过碑林，走进东角门。只见翠楼朱阁，峋石流泉，菊畦梅圃，几只白鹤栖于菊间。假山西麓有一泓清水，流向楼后小湖。小姐领他来到断肠楼上的远香斋内，只见壁上挂一幅“雪中侠女”图，一红衣侠女衔梅舞剑，满天飞雪纷扬。两旁有一副对联，左联是“紫气东来七尺剑”，右联是“暗香浮动一缕魂”。小姐笑道：“从今日起，你每天晚上到这里为我研墨，我要吟诗作画。”说着摊开文房四宝。海川无奈，只得研墨。研罢，小姐挥毫写下一首五言诗：“燕去楼台空，流波亦有情。怀香非抱阙，凛凛古侠风。”

从这日起，董海川不仅每天深夜观师父练功，晚上还要到小姐房中研墨。他原来读过两年私塾，现在小姐房中观诗听琴，耳濡目染，学问上也长进不小。这天晚上，漫天飞雪狂舞，九华山变成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海川又到远香斋去，刚走到断肠楼下，只见一个黑影一闪即逝。海川连忙躲到梅花丛里。他往四周望去，只见断肠楼壁的常青藤中贴着一个夜行“女子”，他一身玄衣，身背一柄飞龙剑。只见他施展“壁虎功”，爬上窗口，从怀中摸出一个薰香盒子。就在这时，只见一个飞抓从屋内飞出，那夜行“女子”一个“彩云径天”，躲过飞抓，飘然落于地面，然后拔剑在手。

这时，只见小姐手持鸳鸯剑从窗口跃下。二人杀了二、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负。这时只听一声“姐姐，我来助战！”丫环翠珠身穿翠衣翠裤，持一柄宝月剑，也来参战。三人四柄剑，玄、朱、翠三色辉映，在雪中周旋，真是精彩。

这时董海川看到蒙面人退后一步，悄悄从身后摸出“铁

莲花”，他一声大喝：“小心贼人暗器！”顺手抓起一把雪，朝蒙面人脸上掷去。蒙面人未曾提防，唬了一跳。这时小姐一个“白蛇吐信”，用雄剑挑掉蒙面人头发，原来他是一个男子。蒙面人虚晃一招，落荒而逃。小姐和翠珠也不追赶，海川上前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姐沉吟半晌，说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说着，小姐引海川和翠珠来到断肠楼后的湖畔，上了一条小船，来到湖心岛。岛上有个石碣，上书“蓬莱岛”。三人踏着融融冰雪，来到土丘上的兰亭，兰亭旁有一松柏簇拥的墓园。园内松柏蓊郁，有两座墓碑和两座冢；左边的墓碑上书“反清义士朱蓉镜之墓”，右边的墓碑上书“风尘女侠吕四娘之墓”。董海川惊道：“这吕四娘莫非是那个威震朝野，飞剑斩雍正的赫赫女侠？！”翠珠道：“正是，小姐就是吕四娘的亲生女儿吕飞燕”。这时，只见小姐双膝跪地，凄然泪下，叫道：“二位高堂大人，女儿看您们来了。”说罢，啜泣不已。

吕四娘飞剑斩雍正

董海川横掌诛知府

吕四娘出身门香门第，簪缨世第，是反清墨士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不满朝廷腐败，继承东林遗风，常邀诗友在家中后园聚会，谈古论今，抨击朝廷。以后，雍正帝大兴文字狱，诛杀硕儒，文字案牵连吕公，此时吕留良已死，雍正帝便令掘墓鞭尸，满门抄斩。只有吕四娘一人逃进峨嵋山。从此吕四娘栖身白衣庵，拜广慈老尼为师，苦学鸳鸯剑法。

寻机为父报仇，为吕家血耻。那广慈老尼是明末崇祯皇帝的女儿长平公主，小名“阿九”。自从崇祯在煤山自缢，长平公主便乘乱混出皇宫，逃到京西石经山云居寺为尼。以后清兵入关，大肆捕杀皇族后裔，长平公主又碾转入川，在峨嵋山白衣庵当了住持。吕四娘剑艺学成后，便告辞广慈老尼，在一个风急月昏之夜，身背鸳鸯剑，潜入京城。以后他探听到雍正到雍和宫参加拈杆处举行的“参禅随喜法会”，便扮成喇嘛入宫，在海棠院刺伤雍正，乘乱脱身。雍正被刺后，回到圆明园养伤，从此不敢露面。以后，吕四娘又装成宫女，混入圆明园，把雍正刺死。雍正虽会武功，但未曾提防，一命呜呼，吕四娘在愤怒之余，斩下雍正头，装进背囊，遁入夜中。至今，河北清西陵雍正墓中，还是肉身金头。

吕四娘从此隐姓埋名，浪迹天涯。后来她在武当山遇到剑侠朱蓉镜，二人是旧日情侣，相见甚欢，然后双双遁入衡山，隐居安业。后来，吕四娘生下一女，取名飞燕。不久，湖南天地会派人找到朱蓉镜，请他出山。朱蓉镜后因参加天地会起义，被清兵杀害。吕四娘闻讯悲痛欲绝，伤叹之余，她身背飞燕，赶到九华山，找到旧友清虚道长毕澄霞，在九华山隐居。吕四娘抑郁日久，染上重病，不久溘然病逝。吕飞燕便在清虚道长的培育下长大成人。

听到这里，董海川对吕飞燕更加钦敬，他又问道：“刚才那男子又是何人？”飞燕道：“他叫蒋山青，原是山东的一个响马。十年前，他在太湖抢劫皇贡，被清兵追捕，幸遇师父搭救脱身，以后便来到清虚观，随师学艺。可是他旧日恶习不改，多次想调戏我，又想盗掌谱，被师父赶出道观。以

后，他常来此胡闹，搅得道观不宁。”海川又问：“我观道长城府极深，想是有来历的人。”飞燕仰望飞雪，折了一支红梅，徐徐说道：“师父是南宋遗民，是文天祥丞相的后代。自从元兵入侵，南宋灭亡，文丞相夫妇在大都被害，文家便逃进九华山，誓死不为元人作官，到了师父这一代，便出家入道了，师父和我先祖吕留良也是好友。”

自此，海川和飞燕来往甚密，共磋剑法拳艺，飞燕还教海川诗书琴画，二人渐渐形影不离。清虚道长喜欢海川勤奋敦厚，更把飞燕视为掌上明珠，如今见他们相亲相爱，喜在心头。这些年，他把八大掌法、内外功法、坐卧功法、轻功法、垂手法、缩解骨法、点穴术和十八般兵器都传授给董海川，海川武艺大长。

光阴似箭，转眼十五年过去，清虚道长见董海川功夫练成，同意他下山传艺。这天，道长请来飞燕为海川饯行。席间，道长把掌谱和鸡爪鸳鸯钺交给海川，再三叮嘱：“你要牢记，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不可为虎作伥，干奸邪之事。”海川频频点头，道长与飞燕送海川走了一程，道长先回。飞燕又送海川二十余里。海川执意让飞燕回去，不要再送，飞燕泪眼汪汪道：“我念师父多年养育之恩，侍奉师父尽终，此番不能与你同行，江湖风多浪急，你要多加保重！”海川也潸然泪下，慨然道：“千里明月，星心相印。”飞燕从怀里摸出一个锦匣，只见里面有一柄精巧玲珑的鸳鸯剑，也就四寸多长，锋利无比。她把雄剑交给海川，“这是母亲的遗物，我把雄剑送给你，做为相思之物。”海川小心翼翼接过雄剑，揣进怀中。

海川与飞燕道别，走了一程，忽觉背后风响，一抬手，接住一支飞镖，只见镖头上插着一张诗笺，上面写着：九华壮志投，此行泪正酬。武林双飞翼，秋波盼行舟。海川会意，藏好诗笺，又朝前走去。

海川日夜兼行，这天下午来到苏州城西枫桥镇的寒山寺，遇见新上任的苏州知府瑞华看中了民女骆少枝，欲强娶为妾。这骆少枝与秦淮碧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秦淮碧进京赶考，骆少枝望眼欲穿。瑞华派人来抢，踢死骆母，骆少枝跑进寒山寺，衙役们又尾随而至守在寺外。海川心中大怒，他心生一计，抽刀横于在旁劝解的婆娘颈上，“我扮成娘子，随轿回府，你要声张，看我一刀宰了你。”婆娘吓得跪地道：“不敢，我也是受人指使，请壮士留命。”海川从怀里摸出银两分一些给她，把余下的给了骆少枝道：“我走后，你马上逃生去吧！”骆少枝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跪下道：“多谢恩公！”海川穿上女装，遮了盖头，随那婆娘，装出袅袅娜娜的样子，进了花轿，来到了苏州府。瑞华一见，乐得手舞足蹈，忙叫丫环领海川到后面房中。天擦黑时分，瑞华喝得醉醺醺的推门进来，海川看得清楚，一个“猛虎掏心”，一掌正中瑞华的胸脯，瑞华惨叫一声，气绝身亡。海川连忙脱下女装，乘着月色，越墙而去。

董公开封府任职
侠香天宁寺亡命

苏州知府被杀一案震惊朝野，一时夜行人乔女杀知府一

事成为街谈巷议，甚至入了武侠小说。此时董海川已离开江苏地界，来到河南开封。这天上午，他来到相国寺里，这里原是战国时代魏公子信陵君的住宅，北齐时改为寺庙。山门上悬有唐睿宗御书“大相国寺”匾额，寺门前，石狮宝塔，相对而立。此时庙内人声杂沓，百艺云集。海川正在听评书《精忠岳传》，忽见有人扯他衣襟。回头一看，是个小衙役。小衙役道：“我家夫人唤你。”说着带海川来到一座花轿前，轿窗里露出骆少枝。原来那日骆娘子逃出苏州，便到无锡舅舅家避居，恰逢秦淮碧考中进士，又中了榜眼，被委任开封知府。秦淮碧派人找到骆娘子，接到开封，与她成亲。

骆娘子把董海川带到开封府，见了秦淮碧。秦淮碧十分欢喜，备酒席款待海川，二人谈论五湖游兴，六朝韵事，民间冤屈，江湖风险……甚是投机。最后，秦淮碧请海川任开封府护卫总管。海川见他谈吐不俗，一团正气，欣然应诺。董海川在开封府担任护卫总管后，协助秦淮碧擒拿巨盗，平反冤案，百姓悦服，声名大振，河南人尊他为董公。

这天晚上，董公办完公差，又困又乏，倚窗而睡。恍惚中，见飞燕姗姗而来。飞燕道：“董公，你没有辜负师父心意，为民办事，师父差我向你道贺……”董公听了，又惊又喜。飞燕道：“你那掌谱如今安在？我想借去一阅。……”这时一阵清风徐来，董公打了个寒噤，定睛一瞧，哪里是飞燕，原来是蒋山青。董公怒道：“你为何来此胡闹？”一招“黑熊反背”，蒋山青躲过，夺窗而逃。董公紧追不舍，谁想蒋山青早在窗外设下暗弩，弩头有烈毒，蒋山青暗按机

关，一支弩正中董公右臂，董公“唉哟”一声，栽倒在地。蒋山青见状欢喜，急忙抽出飞龙剑，回身来斩董公。正巧有两个护卫巡院路经此地，大声呐喊来战蒋山青。一时间护卫纷至，蒋山青见势不妙，翻墙循去。

此时董公面色铁青，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秦淮碧忙请来相国寺铁禅法师，法师看了董公的伤势，叹口气道：“暗弩上所配毒药是烈毒，只有铁拐道人才有解药，只是如今到哪里去找铁拐道人呢？象董先生这样的身体也只能维持三十天左右。”这时从旁边闪出一个叫侠香的小衙役，他道：“前几日，我听少林寺一个和尚讲，铁拐道人一个月前到北京白云观去了。我进京找他索药。”秦淮碧道：“事到如今，只有如此。”说着，叫人牵过一匹快马，叫侠香骑马驰京。

侠香到北京后，向人打听了白云观方向后，便朝西北而来。此时天色已晚，他出了西便门，看见有一寺院，上前敲门，没人开门，于是翻墙而入。只见有一挺拔修美的高塔，塔下部须弥座，有壶门浮雕，座上有斗拱勾栏平座和三层仰莲瓣。塔身设半圆形券门，有金刚力士和菩萨等浮雕。侠香见塔座上有个人影，想上前问他铁拐道人下落。没想刚走了几步，“噗通”一声，掉进陷井，那翻板有乱钉，可怜侠香被钉得遍体鳞伤。

原来这寺庙是白云观对面的天宁寺，这天宁寺为何设机关，原来有一段故事。隋朝迎释伽牟尼佛骨到中国，后将三粒佛舍利藏于北京石经山云居寺藏经洞内；明万历皇帝的母亲信佛，令人将佛舍利迎到宫中供养，以后，云居寺法师迎佛骨归山，可是少了一粒，只得以珍珠代替。后来遗失的那

粒佛舍利辗转到康熙皇帝的母亲手里，这位信佛的老夫人死后随那粒佛舍利一齐埋在天宁寺塔下。以后，盗宝的强盗络绎不绝，天宁寺黑风法师在此设下各种暗器机关，保护佛宝。没想到侠香误来此地，反遭暗算。此时侠香心如刀割，气息奄奄。说道：“董海川，一代英才，没想到竟误在我的手里……”这一席话却被两个侠女听见，只见一红衣女子从塔后来到侠香面前，问道：“你可认识董海川？”侠香挣扎着点点头。“他如何？”“我从开封府来，董先生身中毒弩，生命垂危，特来白云观找铁拐道人寻解药……”那女子一听连忙拖起侠香，没想到他双目一闭，已然死去。

秦淮碧刚直被诛

洪秀全临危授命

这两位女子是吕飞燕和翠珠，她们奉清虚道长之命，来京找铁拐道人。原来清虚道长常与反清志士秘密往来。洪秀全闹金田起义后，自号太平天国，在南京定都；洪秀全近日派部属钱江到九华山找到清虚道长，请他联络八卦教和天地会。铁拐道人与清虚道长是老友，又是八卦教的领袖。此时吕飞燕和翠珠已经在白云观找到铁拐道人。今晚，姐妹二人乘月色到天宁寺来看佛宝，没想却碰见侠香。当下，飞燕和翠珠急忙返回白云观，她们来到后园的云集山房，来见铁拐道人。铁拐道人郭济元身着烟色道袍，系一条火红带，正伏首写信，见飞燕火急火燎地进来，忙去抄那龙头铁拐。飞燕把董海川受伤一事讲了，铁拐道人道：“董海川艺高胆大，刚

直不阿，是个了不起的豪杰，日后能成大事，应当赶快救他。”说着从锦匣里取出解毒的药丸递给飞燕，飞燕告辞出观，买一匹骏马，火急南驰。

吕飞燕赶到开封府时，董海川已昏迷不醒，飞燕忙用热水给他服下药丸。第二天一早，董公顿觉精神大爽，神志如初，他知飞燕守候一宿，露出感激的目光。秦淮碧夫妇热情款待飞燕，董公又带她游了禹王台、繁塔等名胜古迹，二人缠绵悱恻，飞燕因急于回禀师父，于是二人又依依而别。

岁月飞逝，不久，太平天国内部发生杨韦内讧，力量削弱。太平军在清兵、湘淮军的联合夹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之势。八卦教、天地会起义也均告失败。开封知府秦淮碧为人正直，平时得罪不少官僚，这时有人乘机上奏朝廷，参他与八卦教暗中往来。此时，已是咸丰年间，咸丰帝立令将秦淮碧罢官解京，在午门外斩首，骆娘子也悬梁自尽。董公含愤避居乡野，伺机复仇。这天，董公探得河南巡抚荣毓去洛阳白马寺烧香还愿，事先埋伏于大雄宝殿佛龛后。正当他持刀欲出时，却被一位瘦老道拦住，董公低声问：“你是何人？”那老道一扬铁拐，机警对答：“铁拐道人郭济元。”说着，把他拉到一个僻静处。董公又惊又喜，“您老找我一定有事。多少年我找您找得好苦。”郭济元道：“天王洪秀全知你艺高胆大，有要事相托。”

二人历尽艰险，乔装突破清兵江北大营，来到南京。洪秀全在天王府御花园设宴款待二人。洪秀全看董公演了一回掌法，赞叹不已，也举剑助兴。酒过三巡，洪秀全举杯对董公道：“董义士，朝廷无道，天下人共诛之！太平军正想乘

胜北伐时，发生内部政变，力量大减。我想请义士入京伺机刺杀咸丰，太平军借机休整，再图北伐。”董公慨然道：“天王如此倚重，为了天下百姓，我董海川万死不辞！”说着将酒一饮而尽，洪秀全紧握董公双手，欲说还休。

董公告辞洪秀全，与郭济元一道北上。一路上董公一直琢磨如何接近咸丰，将到济南，郭济元要到泰山联络会党，分手前见董公苦思苦索，便对他说：“咸丰深居简出，不易接近，我倒有一计，不知可行？”董公道：“先生恐怕与我想的一样，不如各写手掌之上。”二人各写于手掌，然后一齐伸出手来。只见都是“太监”二字。董公道：“只有自阉为宦，才能混入王府。”铁拐道人叹口气，“只是要苦了飞燕姑娘了……”董公一听，眼圈一红。“为了天下百姓，我只有走这步了，这些天我已想好了。”说完，跪于地上，仰望南天，叫道：“飞燕姑娘，我们只有下世结缘了，董海川对不住你了！……”

忍割阉王府栖身

斗神王轻功取胜

董公与郭济元分手后，来到北京，先在砖塔胡同刘家割了阉。养愈后，便来到安外大街上，他见路旁有座王府，上书“四爷府”。这时正是月明星稀之时，董公一个“松鼠扑食”，跃入墙内。这王府有五进院落，后院有个佛堂，董公钻入佛堂，席地而睡。

第二天一早，四爷府管家何六进佛堂清扫，发现董公，

挥帚便打，董公醒来，将扫帚折为数截。何六问道：“胆大奴才，竟敢潜入王府！”董公笑道：“我毛遂自荐到本府当护卫，已然割阉。”何六诧异，“既已割阉，为何又长胡须？”董公道：“留须在前，割阉在后。”

何六带董公来到爱日堂见四爷溥楙，溥楙正倚在床上抽大烟，四太太在一旁给他捶背。何六上前跪安，说道：“奴才禀告王爷，这个叫董海川的要来本府当护卫。”溥楙斜睨了董公一眼，“你有什么本事呀？”董公将身一纵，贴壁而立，双脚悬空，来了个“贴壁挂画”功。他一瞥见溥楙脚旁有个瓷坛，一躬身钻将进去，来了个“缩骨法”。董公从瓷坛中钻出，又来到院内，适时天下霏雪，地铺白絮，董公走了几个来回，未留半点痕迹，这叫“踏雪无痕”功。溥楙叹道“你的轻功不错啊！”董公见旁边有个石碑，一个转身掌，石碑迸裂。溥楙和何六目瞪口呆。从这天起，董公便在四爷府当了护卫。

后来，溥楙的七弟鹤七爷听说众人夸奖董海川，心中不服，来到四爷府。这天董公左手托茶具，右手提开水壶，到后园戏台给四太太送茶。路经三道院垂花门时，只见鹤七爷手持一柄长穗花枪从门后跃出，照着董公连刺三枪。董公一招“玉女穿梭”，那枪不但未沾董公衣服，而且手中壶水未洒一滴。鹤七爷一看心头火起，又猛扎三枪。董公一招“旱地拔葱”，从垂花门上越墙而过。鹤七爷的花枪扎在墙上，折为三截。这时正巧四太太过来，尖声叫道：“老七，你别碎了我那茶壶，那是乾隆爷赏给咱们老祖的！”鹤七爷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含怒进门去了。自此，董公在京城名声大震。

满清王爷在年少时一般都要到雍和宫学喇嘛拳，所以王爷也懂些武功。在众多王爷中，要数肃王爷华丰的武功最强，他两臂有千斤力，每天下朝后都练踢柏木桩子，腿功极佳，有“神力王”之称，武林高手多被他所败。如今肃王爷听说董海川武艺超群，便把他叫到肃王府比武。董公稍展技艺，连连化解了华丰招数，华丰诚服地击掌认输。第二天，他亲自坐车来到四爷府，用重金说服溥棌，请董海川到肃王府任护卫。董公想肃王爷比四爷接近咸丰的机会多，欣然答应。不久，肃王爷又奏请朝廷封董海川为四品护卫武职。

吕飞燕狩途行刺
蒋山青抢亲被杀

董海川此时研究融汇历史名拳精粹，在清虚道长所传雏形八卦掌基础上，正式创立八卦掌全宗，并开始收徒传艺。

董海川名声传到海内，一些江湖侠客，寺庙名僧纷纷来京与他比武，都被降服。京城武林名士尹福、程廷华、马维祺、史纪栋、梁振普第五十六人先后拜董公为师，学习八卦掌，八卦掌自此广为流传。

这日黄昏，董公随肃王爷从南郊鹿苑狩猎归来，路经一个叫垂杨柳的村庄，猛听背后风响，他知有暗器袭来，一招“青龙回首”，只见一只袖箭飞来射死一个护卫。董公见土丘后红衣一闪，忙追过去。只见一个红衣女子朝村里跑去。董公紧追不舍，直追到一个土地庙，才将刺客抓住，“原来是你，飞燕！……”

吕飞燕杏眼圆睁，气得樱唇抖动，“好一个董海川，你这个两面三刀的家伙，师父十五年的心血培养出一个国贼！你卖身投靠王府，甘当清廷走狗！呸。”吕飞燕扬手打了董公一个耳光。

董公倒退几步，强忍住泪，没有说话。吕飞燕颤巍巍从怀里摸出锦匣，抖出一柄鸳鸯雌剑，折为两截，摔到董公脸上，然后，飞跑而去。

吕飞燕为何来京，原来不久前清兵上九华山捉拿清虚道长，放火烧观。清虚道长为掩护吕飞燕和翠珠等撤退，率领道徒与清兵血战一昼夜，壮烈牺牲。吕飞燕和翠珠星夜奔驰入京，没想到一进北京，就听说董公新任清朝四品护卫之职，登时昏厥过去。吕飞燕打听确实后，决计杀董，这日董公随肃王爷狩猎，才潜伏途中行刺杀之事。

却说吕飞燕踉跄回到京城，在崇文门外花市一家酒楼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这时走进一位风流倜傥的中年秀士，他嘿嘿冷笑几声，一声唿哨，两个大汉进来，将飞燕拖进一辆马车，飞驰而去。

飞燕醒来时，已是掌灯时分。屋内彩床锦衾，红绡翠幔。她下床推门，只见门被反锁。她朝窗外望去，只见竹影摇曳，两个大汉正在踱步。门锁响动，蒋山青笑吟吟进来。他身穿金黄碎花绸衣，湖蓝缎裤。“飞燕，没想到在此幸会，董海川抛弃了你，我念在旧日情份，仗义救你，够朋友吧。”吕飞燕一见，气得发抖，呼地冲上前，骂道：“你们是一丘之貉！姓蒋的，你快放我出去。”蒋山青笑道：“门里门外都是我的弟兄，如今我重返绿林，手下也有个三、四百人，

正缺个押寨夫人……这是一条阳光道，还有一条路，你是刺杀雍正皇帝的吕四娘之女，要是送交衙门，要骑木驴的……好吧，给你点寻思的时间。”说完，拂袖而出。

吕飞燕自知身陷虎穴，难以脱身，但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便想寻死。她吹灭蜡烛，扯一条幔帐，拴于房梁之上。不知怎的，她一连踢了几次木凳，那木凳纹丝不动。就在这时，蒋山青持烛进来，“贤妹，你为何自寻短见？”吕飞燕飞起一脚朝蒋山青小腹踢来，蒋山青闪身躲过，吕飞燕酒后乏力，“噗通”一声栽倒在地。蒋山青纵身上前挥拳便打，只听“唉哟”一声。

天香楼翠珠设计

峨嵋山飞燕出家

蒋山青骑在吕飞燕身上，举拳欲打，忽觉身后冰凉，一只“铁莲花”穿透心肺，血喷如柱，身一歪，倒地身亡，只见董海川从床下钻出。原来董公一直尾随飞燕，方才乘飞燕昏睡，藏于床下。董公不由分说，背起飞燕，夺门而逃。那两个守门大汉上前来拦，都被他打倒。

跑了一程，飞燕从董公背上挣脱，恨恨道：“你不要假仁假义，我从此不再见你！”说完，飞跑而去，一会儿便无踪影。

董公如呆如痴，一声喟叹，朝肃王府走去。

过了三天，董公正在弟子史纪栋家，一个家人送一个纸条进来，董公见那上面写着：“董先生，飞燕姐万念俱灰，

身甘堕落，已入前门外天香楼为娼，念在旧日情分，我约你今晚同去那里救她。翠珠”。董公看罢，沉思良久，想飞燕蒙在鼓中，一时糊涂，又入歧途，不禁怜惜。

晚上，董公换一身夜行装束，来到天香楼。此时正是绿酒红灯之夕，那个个粉头妙妓，倚门偎窗，飞眉挤眼。董公看了心里一阵难受，他走进楼内，问那鸨奴，并未见飞燕踪影。这时只见鸨奴引三个人进来，当中那个与众不同，帽上缀一粒明珠，背心独是玄色，上有一精致金黄龙团。只听旁边一人对那人悄声道：“万岁爷要在此地耽搁多久？”那人正色道：“此地不要照旧称呼，须隐姓埋名，就叫我老爷好了。”董公一听，大吃一惊，原来那人正是咸丰皇帝。咸丰乔装来此偷香窃玉，真是天赐良机。

董公随那一行人来到后院，只见西厢内一个粉头绿黛的妙妓翩翩而出，将咸丰迎到里面，鸨奴退去，两个护卫隐到竹中。董公灵机一动，来到中院，用银两买通两个妙妓，让她们把两个护卫带走，然后破门而入。咸丰正在津津有味地听妙妓娇莺啭谷，猛见闯进一个蒙面人来，唬得面如死灰。这咸丰也会几手拳脚，他拽过妙妓做屏障，一边与董公周旋，一边杀猪般大叫。董公有点性急，他接连劈掉咸丰的瓜帽，又削断了咸丰的长辫。咸丰乘机将妙妓往董公身上一推，夺门而逃。董公一招“鹰击长空”，夺窗而出，挡住咸丰退路，咸丰顺手抄起一块太湖石，朝董公面门掷来，董公躲过。这时，负责天香楼安全的保镖们和咸丰带来的两个护卫赶来。咸丰狼狈不堪，乘机溜走。

这时，保镖和护卫将董公围在核心，董公毫无惧色，接

连劈死几个保镖。咸丰的一个护卫悄悄掏出“血滴子”，朝董公后背掷来，只听一声大叫：“董先生！”一个夜行女飘然落下，一推董公，那“血滴子”深嵌进她的胸膛，血染前胸。董公一看，正是翠珠。他一掌劈死护卫，背起翠珠，翻过墙头，朝南飞跑。

跑了一程，追人甩远。董公把翠珠放下，只见她脸色苍白，气息奄奄。她微笑着说：“董先生,你是好人,只可惜飞燕姐姐……已经到峨嵋山……出家了……”说着，双臂无力地垂下，闭上了眼睛。董公悲痛万分，泪如雨下。

原来翠珠以为董海川变心，又见吕飞燕愤然出家，想将董海川骗到天香楼用暗器害他，她刚才一直伏于房上，后见董公追杀咸丰，才恍然大悟。

光阴如白驹过隙，董海川终因壮志未酬，在光绪八年抑郁而死。一个秋风萧瑟的黄昏，有人在北京东直门外五里沟小牛房村南董海川墓前，看见一位鹤发童颜的老道姑在夕辉中默默伫立。一忽儿，她从背囊里取出一柄鸳鸯宝剑轻轻地放在墓前。然后双膝跪地，嘤嘤哭诉，在秋风中，那哭声是那么凄凉、悲怆……

剑柄上清清楚楚铭刻着三个镏金小字：“吕飞燕”。

残阳如血，远山如黛。一行大雁啾啾南去……

宋迈伦暗救梨园女

张宝瑞

清代道光二十五年（1845），京剧在北京崭露头角，城里的一些戏楼也红火起来，各路戏班争风斗胜。东安市场内的吉祥茶园也成了梨园名流云集之处。吉祥茶园大门左边立着木牌，上面写着新兴起的晴翠戏班的告示，名伶柳依依三个大字格外显眼。大门内迎面是个大砖影壁，影壁前摆着彩头砌砞，戏楼正东是戏台，台后是化妆之处。戏台朝南坐北，其它三面是戏楼，楼上有用木板隔起来的官厢。官厢后面是横摆的大条桌椅，两面全是大高凳的散坐。这些日子，北京的戏迷们听说晴翠戏班子的名角柳依依在吉祥茶园唱《黛玉葬花》，都赶来争购戏票。这一天下午，吉祥茶园里挤满了戏迷，他们津津有味地来听这位名伶唱戏。那柳依依是北京南城人，却生得小巧玲珑，活象一只美丽的小瓷瓶，有南国少女的神韵。她那一口唱腔，嘤嘤洒洒，更是时常博得满堂喝采。这时，正当她唱《黛玉葬花》时，忽听官厢里“吧叹”一声，传来茶杯重重摔地的声音，紧接着一声唿哨，几个彪

形大汉蜂拥而上戏台，两个大汉举着一块大红布蒙住柳依依便走。茶园顿时大乱。戏班里几个后生冲上前去评理，都被大汉们挡住。大伙眼睁睁望着柳依依被抢走了。茶园老板心里最清楚，那伙恶奴都是朝阳门内大街孚王府里的人。

这孚王府又叫九爷府，是清代道光皇帝第九子奕譓的王府。王府里有一个叫奕昕的小王爷，年方十八，心毒手狠，平时喜欢欺花折柳。他仗着有一身喇嘛拳功夫，横行街市，欺侮百姓，无恶不作。前几日，他到吉祥茶园看戏，迷上了柳依依的姿色，于是便导演了这场悲剧。

晚上，朗月当空，月光如水。朝阳门大街上急匆匆走来一位年轻人，这年轻人身材魁梧，满脸忧色，穿一身烟色衣服，身背一柄七星剑。他叫杨兆波，是晴翠戏班的管事，专演武生。下午柳依依被抢时，他正在广和楼洽谈演事，回来后方知此事。他与柳依依相爱多年，二人已暗订婚约。他闻听此信后如雷贯耳，晚上也没顾上吃饭便来到孚王府寻找柳女子。

杨兆波来到孚王府后院墙前，爬了上去，忽听对面房上有声响。他抬头一望，只见一道黑影一闪即逝。他凝眸四望，未见一人，于是悄步下来。这是一座后花园，假石后面的一间房中隐隐有哭声。他循哭音而去，来到一间亮烛的厢房，只见一位丫环模样的少女正在啼哭。他倚门正在张望，忽听身后有动静，于是唰地拔剑在手。只听一声大喝：“来者何人？”杨兆波回手一剑，没承想来人手中正握着一个日月乾坤圈，这日月乾坤圈是专门收缴兵器的器物。那圈正套住七星宝剑。来人呵呵大笑，顺手举起“判官笔”。杨兆波不慌不忙，用

左手又从鞘内抽出一柄短刀，朝后扎去，只听“哎哟”一声，来人倒地身亡。原来杨兆波这宝剑叫鞘内藏刀七星剑，乍看只是一柄七星宝剑，但鞘内还藏有一柄短刀，其剑构思巧妙，别出心裁。

却说那丫环看到此情此景，早已瘫做一团，在那里抖个不停。杨兆波问道：“你家王爷下午抢来的那个名伶现在哪里？”丫环道：“正在中院的沉香阁里，王爷正陪着她呢！”杨兆波听后急忙穿过垂花门，来到中院。只见路东一间阁房内，烛照如昼，翠幔朱帷，柳依依正趴在床头哭泣。一个面目凶狠的少年正在一旁劝说。杨兆波猜想此人一定是奕昕王爷，不禁怒火上升，正想闯进去。忽听房上瓦响，有人在房上喊道：“后院着火了！快救火呀！”只见后院浓烟顿起，火团腾空而起。屋内少年正是奕昕王爷，他闻听后院失火，慌忙撇下柳依依，奔出门来。杨兆波要不是躲闪得快，险些和他撞个满怀。奕昕走后，杨兆波有些迟疑。这时只听房上有人喊道：“还不快去救柳姑娘！”这一句话提醒了他，他急忙进屋来到柳依依面前，柳依依抬头一看是他，又惊又喜，与他抱头痛哭。这时，又听房上那人喊道：“还不快逃命！”柳依依问道：“你和谁同来救我？”杨兆波摇摇头，“我也蒙在鼓里。”二人手拉手奔出房来，正见有一木梯横在墙角。她们不容多想，攀上木梯。这时，正巧有两个王府护卫路过此地，看到这般情景，一齐发喊：“贼人跑了！贼人跑了！”然后，一齐舞动镇宅刀朝杨兆波劈来，杨兆波将柳依依扶过墙头，忙用七星剑招架。这时，奕昕等人赶到，一齐围上来。奕昕连向杨兆波射出三支亮银锥，但是都被对面房上

那人用飞蝗石击落。接着，那人绕到杨兆波身边，悄声道：“你们快跑，我来对付他们。”来人是位中年壮汉，手舞一根长竿，“劈劈啪啪”，把王府的人打得落花流水。

杨兆波追上柳依依跑了一程，只见那壮汉也喘吁吁追了上来。杨兆波打个揖问：“请问恩公姓名？”那人擦擦汗，笑道：“我是直隶冀县赵家庄人，名叫宋迈伦。”

杨兆波、柳依依一听，急忙跪地拜道：“多谢大哥救命之恩。”

这位三十五岁的中年壮汉正是江湖人称“神拳宋老迈”的武林高手宋迈伦。他三十岁出游，攀峨嵋山遇三皇炮捶拳大师乔鹤龄，拜于门下，后精心苦练三皇炮捶，钻研拳理，创立宋派三皇炮捶，并在家乡传艺授徒。最近，他进京欲投神机营以图报国。下午在吉祥茶园看戏，目睹了孚王府恶奴强抢柳依依一事，心怀不平，便尾随而来，在暗中帮助杨兆波救出柳依依。以后，宋迈伦被神机营总管老七王赐以五品亮红顶子大花翎，后来又亲手创北京会友镖局，绝技有“夫子三拱手”，此是后话了。

当下，宋迈伦道：“你们赶快逃离京都，另谋生路罢，孚王府是不会就此干休的。”杨、柳二人点头称是。宋迈伦说罢，依旧扛着那根竹竿，步履矫健，渐渐消失在胡同尽头……

光绪皇帝学练八卦掌

张宝瑞

光绪皇帝登基后，英姿勃发，不忍国况愈下，愤于洋虏逞威，决心重振朝纲。在珍妃和老师翁同龢先生的扶助下，与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来往甚密，试图变法图强。为了一扫清宫腐朽遗风，也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位文武兼济的政治家，光绪帝决心拜武林高手为师。这天，他在养心殿同翁同龢老师谈及此事，翁缓缓答道："中国是武术之乡，拳法各有千秋，但是最近新起一种拳术，叫做八卦掌；这种拳术所有技法都用掌进行，脚踩八卦，手捧太极；顺其自然，攻其不备；功深奥妙，变化无穷。"光绪帝又问："那么八卦掌名家中谁为最佳？"先生慨然叹道："八卦掌师祖董海川力大过人，曾在九华山遇道人指点，创立八卦掌。他力克群雄，为人坦直，堪称武林雄杰和师表，可惜已不在人世矣！……不过他有弟子五十六人，个个武功卓绝，尤其大弟子尹福，性情温厚，武术精纯，成为董公的得意门生。他身材瘦小，江湖人称'瘦尹'。"光绪帝听了双目烁烁，急问："他现在何处？快去给朕请来！"先生道："他现在肃王府任护院总管，家住朝阳门外……"

第二天上午，五十五岁的尹福出现在清宫御花园里。光绪帝坐在万春亭下的廊凳上，蔼声问他："尹公，听说你身手非凡，你给朕表演一番。"尹福听了，打一个揖，脱掉紫长衫，露出葱绿衣裤，"唰，唰，唰"走起了八卦步，只见他行拳如行云流水，滔滔不绝；忽如白鹤穿林，大蟒疾行，大鹏展翅，燕子入云；忽如恶虎扑食，黑熊反背，野马奔腾，怪狮摆头……看得光绪帝眼花缭乱，连声赞绝。一会儿，尹公又表演轻功。他一个"苍鹰旋飞，"跃过琼池涟涟水面，走一个来回，只见短靴未湿，手中握着一尾活蹦乱跳的金鱼。光绪帝接过金鱼，龙颜大悦，当下正式拜尹公为师。按照尹公吩咐，光绪帝在半年之内，除上殿办理政务外，每天上午绕御花园罗汉松走三百圈，然后再学掌法和轻功。自此，尹福手持光绪帝手谕，每天下午进宫授艺。转眼五个月过去，这天下午，尹公又来御花园内指导光绪帝练功，但罗汉松前并无光绪帝踪影，只有几个宫女在猜谜嬉闹。尹公寻思，光绪帝可能上朝未归，于是在一旁石凳上盘腿养神。这时，恰巧瑾妃到园中采花路经此处。尹福站起来揖首问道："娘娘可知陛下现在何处？"瑾妃道："陛下和珍妃到团河行宫狩猎去了。"尹公一听，气得眉毛倒竖，径直出宫去了。

光绪帝狩猎归来，听瑾妃叙述尹福生气，不以为然。可是一连几天，尹福未曾露面，光绪帝有些沉不住气了，于是来到肃王府，向尹公致歉。尹福见光绪帝言辞恳切，便答应继续授艺。从此，光绪帝勤奋学艺，技艺日臻见长。这天晚

上，光绪帝在三希堂练书法，想试试所学功夫，于是唤太监去请珍妃。珍妃听说光绪帝找她，款步来到三希堂内，只见烛影摇曳，香烟缭绕，堂内空无一人，只有书册随风飒飒响动。她有些害怕，连声呼唤："我主，你在哪里？"这时，只听半空中传来光绪帝嘻嘻的笑声。珍妃抬头一看，只见光绪帝手扶宫殿廊柱，身子贴于柱壁，宛若一条金龙攀于柱上。他轻轻一纵身，如"燕子穿云"，飘然而下。光绪帝自豪地说："这就是尹公教的'壁上贴画'功。"

当时，清宫里发生了一件奇事，小宫女们议论纷纷。原来每到三更时分，御花园内有"鬼"叫声。一次深夜，有个小宫女起床上宫厕，忽见御花园万春亭下有两团白影。那白影发出凄厉的叫声，然后飘飘然向她走来，小宫女吓得昏死过去。小宫女受到这番惊吓，又加上天气渐冷，身体受凉，过了两天便离开了人世。此后过了一月有余，宫女芙蓉在宫女沉香的枕下发现一个饰有春宫画的烟壶，芙蓉告之珍、瑾二妃。经严讯，沉香供认那烟壶是在御花园里花丛中所拾，因为觉得新奇，拿回屋内。珍妃将这些怪事告之光绪帝，光绪帝觉得此事蹊蹊，吟哦片刻，想出一策。

当夜三更时分，秋风飒飒，群菊飘香。只见从御花园的西南角门里飘出两团白影，那白影飘忽不定，游游移移，来到万春亭下，两团白影并做一团。这时，从旁边花丛里跃起一团黑影直扑白影，那白影又化为两团，其中一团象一股旋风转眼即逝，另外一团则发出凄厉之声，声如鬼嚎，黑影无声无息，与白影扭做一团。这时，黑影将黑袍一撩，现出青衣装束的一个汉子，那白影也将白袍一掷，现出一个人形。二人也不

言语，对打起来。白衣人一个"猛虎掏心，"黑衣人悄然闪过，一个"回头望月，"又一个"拨云推山"；白衣人一个"玉女穿梭"，来了个"上天摘星"；黑衣人更不示弱，来了个"怀中揽月"，将白衣人一把擒住。黑衣人大喊："抓贼！"御林军兵士纷纷赶到，亮烛一照，原来黑衣人正是光绪皇帝，那白衣人是宫中膳食房的副总管崔太监。光绪帝怒喝一声："大胆奴才，深更半夜干这鸡鸣狗盗之事，还不从实招来！"原来崔太监为人歹毒淫荡，不久前他见新调到膳食房的宫女玉娇虽然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于是千方百计与她勾搭上；他们每天深夜装扮成"鬼"，到御花园内干那猥亵之事，方才逃走那人正是宫女玉娇。当下，御林军兵士奉光绪帝指令冲到玉娇寝室，从被窝中拉出簌簌发抖瘫软成泥的玉娇，将她带到光绪帝面前。光绪帝觉得此事有伤风化，于是令御林军兵士将二人押往暗室秘密凌迟处死。又令人将偷藏春宫画饰烟壶的宫女沉香责打一顿赶出宫去。

1908年，光绪帝死时，尹福还在世，当时他已六十七岁，住在朝阳门外吉市口头条。当他听到光绪帝驾崩的消息，慨然叹道："这位年轻有为的皇帝想维新变法，重振中华，但既使他学会了八卦掌的武功，也斗不过那恶势力，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啊！"第二年，尹福也溘然长逝。

尹福智骗西太后

刘　文

从前北京的武术界曾流传过尹福智骗西太后的故事。尹福，字寿鹏，直隶冀州（今河北省冀县）漳淮村人。他是八卦掌宗师董海川的高徒，武艺超群，名振京城。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次日清晨，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王公大臣千余人仓惶逃往西安。临行，老奸巨猾的西太后唯恐路有不测，特意差遣尹福随銮保镖。一年以后，西太后回到北京，仍将尹福留在宫中，她经常把尹福叫到长春宫，让他表演武术，以寻娱乐开心。她对尹福的精妙绝技和细腻优美的武姿倍加欣赏。

有一次，尹福为西太后表演了一套游身八卦连环掌。他脚踩八卦、步行九宫，身如游龙一般旋转，掌若闪电穿空一样飞快，看得西太后眼花缭乱，连声喝采。当尹福把第八掌“青龙转身”练完，西太后问他，练八卦掌除能克敌制胜外，还有什么用处。尹福回答说，可以使身体强壮。西太后又问，能否扶正祛邪，延年益寿。尹福讲练八卦掌时平心静气，气

纳丹田，守神入舍，四梢归一；可以内固精神，外示安逸。气血在张弛之间运行，使体里各个器官正常活动。练拳时，可使一切内心的忧愁和烦恼都暂丢九霄云外。

西太后听了尹福讲的练拳功用顿生兴致。“庚子事变”后，在国势衰败、清宫内部相互倾轧的纷忧中，西太后感到日暮途穷。心力交瘁，加上她年逾花甲，求长生之念心切，所以在广求补药的同时，也萌动了习武练功的欲望。

当西太后说出要尹福教她练八卦掌，尹福出了一身冷汗。他深知西太后阴险毒辣，满腹狐疑，与之共事，稍不遂意，就有掉头的危险。再说，练八卦掌并非一日之功，西太后老朽不堪，岂是习武的材料。西太后一时心血来潮，恐怕要断送尹镖师的性命。

尹福心神不定，为此夜不成寐。

翌日，西太后会客议事，看见尹福神色慌乱，便查问尹福，尹福面带难色，一时竟无言以对。西太后因急着会客，便对他说，晚上到她寝宫面谈。

尹福的忧心忡忡被一个人看在眼里。此人叫杜宝，是皇宫御药房的太监，专司带领御医到各宫请脉制药之职。杜宝与八卦掌宗师、肃王府护院总管董海川是同乡，董公在世时，杜宝在他的下处结识了尹福。杜宝听了尹福把心事如实相叙，也感到棘手，尤其为尹福晚上面见西太后这一关捏一把冷汗。不过杜宝为人豪爽仗义，头脑机敏，沉着老练，他沉思良久；一拍脑门，心生一计。尹福听了顿开茅塞，愁云渐消。

当晚，西太后在长春宫召见了尹福，她脸色铁青，阴沉冷

峻，定要尹福说出早晨见她时心神不安的原因。

尹福从容自若，十分镇定地说，他自从领了太后的旨意，一心想使出浑身解数，使太后早日学会八卦掌，为此，他想把他练的八卦掌每一招式分解出来绘制成图，并配以文字说明，如果这本书编印出来，太后照着练不是很方便吗。可是他苦于没文化，有此心无此力，这事使他伤透脑筋。

西太后听了这番话，脸色稍见缓和，她问尹福冥思苦想的结果如何。

尹福略有所思地说他想让御药房太监杜宝助他一臂之力。因杜宝也精通八卦掌，同他一起编书最为合适。

西太后老脸舒展开来，她点点头，让尹福尽快把书编出来，她要学拳的心气正热。

尹福出了长春宫，长吁了一口气。这道关总算蒙混过去。

几天后，尹福在杜宝的帮助下随便绘制了一些简单的武术招式，并且附了说明，把它编成小册子。西太后看了挺高兴，对尹福夸奖一番，并赐给白银几十两，她还在兴头上给这本小册子起了个书名，叫《宫廷秘术》。

西太后照着尹福编的书，还真装模作样地学起来，因为动作比较简单，她学了几天，还真能比划几下。她感到十分得意，便把尹福找来，问他，她练得如何。尹福看了心中暗笑，她这哪里是练武术，简直象是盲人摸象。可他要嘴上也这么说，岂不要掉脑袋。于是他故作惊叹，反倒把西太后瞎比划的动作赞扬一番，说得西太后心里十分得意，晚饭竟多吃了两个栗子面窝头。见到宫女，她也自诩学会了八卦掌。

其实，尹福编的小册子上的动作，根本不是八卦掌的套

路，西太后学的也不是八卦掌。

那么，西太后学的“宫廷秘术”究竟是什么拳种？属于哪门哪派？当然只有尹福最清楚。

“眼镜程”义服“快刀王”

金　华

清光绪年间，北京前门廊房头条，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铺店，黑漆招牌上写着“程记眼镜行”五个醒目大字。这个经营多年的眼镜行买卖十分兴隆，在京津一带颇具盛名，原因与其说是经营有方，倒不如说是这店主有赫赫名声。

“程记眼镜行”的店主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八卦掌名师程廷华。程廷华也正因以买卖眼镜为业，被世人送了个“眼镜程”的雅号。

“眼镜程”原籍河北省深县程家村，在兄弟中排行老三，故又被称为程三。深县自古以来就是武术之乡，各村均设有武场，几乎家家户户都习武练拳。程廷华自幼喜爱武术，在村里长辈们的传授下，五岁便学得几套拳脚功夫和几式刀枪技法。十六岁那年，他随亲友来北京谋生，在一家店铺当学徒。尽管活计繁重，不得温饱，他仍坚持练功不辍，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到东便门外护城河边去打拳练剑。日久天长，他那刻苦练功的精神，感动了一过路老者，老者把他引荐给

京城八卦掌名师董海川。董公见廷华年轻英武，气度不凡，十分喜爱，便收留为徒。程廷华自拜到董公门下，如鱼得水，功夫大增，经过五年多不懈苦练，深得八卦掌之秘诀，其武功在八卦门中堪称出类拔萃。董公死后，程廷华秉承师学，博采众长，潜心揣摩，独树一帜，创立了程派游身八卦连环掌，并在崇文门花市设立武场，收徒传艺，一时名声大噪。

“眼镜程”虽身怀绝技，武艺超人，但他为人正直，惩恶扶善，注重武德。几十年来，登门找他比武较技的人络绎不绝，他始终以礼相待，以武结友，绝不随意伤人，从而受到武林的交口称赞。

当时，在北京城南有个武场，授徒传艺的武师姓王名深，外号叫“快刀王”。此人身手灵活，刀法精熟，舞起刀来呼呼生风，疾似闪电，几十个人休想靠前。他曾凭借一手快刀走南闯北，打败过不少武林高手，在京城里颇有一点名气。王深自立武场后，广收门徒，弟子不下二、三十人，在众多弟子中，他最得意的要数大弟子周虎。周虎长得身高体壮，臂力过人，自跟王深学得一些拳脚功夫后，便自命不凡，处处逞强好胜。一日，他路经花市“眼镜程”的武场，见四周围满了人，观者不时发出声声喝采。周虎好奇地挤进人群，只见场上一老者正在教几个年轻汉子转圈儿。他不知是八卦掌的招式，便放声狂笑：“嘿嘿，这算什么功夫，象瞎子摸鱼。”练功的年轻汉子见周虎出口不逊，欲上前评理，被老者一声喝住：“休得无理！”老者遂向周虎拱手道：“请壮士多多赐教。”周虎轻蔑地瞥了老者一眼，傲慢地说：“好，我让你们见识见识。”他见场子边立有石碑一

块，半截埋在地里，便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运了一口气，双臂抱住石碑晃了两下，跟着一声吼叫，猛地将千斤重的石碑推倒，发出“轰隆”一声巨响。老者看了看一脸得意的周虎，说道：“壮士力气确实不小，但不知能否将老汉推动？”周虎打量着眼前这个干瘦老头，诧异地问：“此话何意？”老者说：“你若将我推动，我拜你为师。”周虎暗想：“好吧，我今儿就收下你这个老徒弟！”于是，他使足浑身气力，猛地向老者推去，可是一连推了三次，老者竟然一动不动地立在原地，这下可气坏了周虎，他大吼一声，正要用力再推，就见老者抬手一掌，便将周虎弹出丈外，摔倒在地。老者忙上前将周虎扶起，赔礼道：“恕我‘眼镜程’一时失手，请壮士多多包涵。”周虎一听“眼镜程”三个字，不禁心头一惊，原来他就是名震武林的“眼镜程”！周虎那里还敢逞能，忙羞愧地拔腿离去。

周虎回到城南武场，将此事告诉了师父王深，并请求师父去找“眼镜程”比试，以长本门派的威风，可王深听后不但摇头不答，反将周虎训斥一番。周虎见师父无意比武，窝了一肚子气，左思右想，心生一计。一天，他同几个师兄弟商议后，一同来到花市“眼镜程”的武场。周虎拱手作揖地对程廷华说：“小的上次冒犯了老前辈，师父特命我前来赔罪，并请您老前去一叙。”程廷华耳闻王深是个武林好汉，早有相识之意，便不加推辞地同周虎一同前往。

程廷华跟随周虎来到城南武场，周虎紧迈几步跑到屋里通报：“师父，‘眼镜程’来访，您可别放过他啊！”王深瞪了周虎一眼，忙更衣出屋迎接。两人一见面如同故友相逢，

都客气地说：“久仰，久仰！”王深将“眼镜程”迎进屋里，命人沏茶倒水，你一言我一语，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一旁的周虎原以为师父必定要提上次之事，两人免不了要比试一番，可王深非但只字不提，反而热情款待，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心想：既然把“眼镜程”诳来了，绝不能轻易放走他。

时到正午，王深要留“眼镜程”吃饭。程廷华说怕家里不放心，改日再来叙谈。王深见他执意要走，不好强留，便起身相送。程廷华按武林规矩一步步往门口退着走，嘴上还一声声道谢：“请留步，请留步！”周虎见“眼镜程”快要退出门外，眼珠子一转，又生一计。他急忙奔到“眼镜程”身后，一边给“眼镜程”掀帘子，一边暗中从腰里抽出匕首，就在“眼镜程”退到门口正要转身之际，猛地向“眼镜程”肋下刺去。王深面对周虎正看得一清二楚，欲上前阻拦，哪里还来得及！谁知，就在“眼镜程”转身之时，他若无其事地先把头轻轻一摆，头上的那条辫子便往旁边甩去。于是，就听周虎“哎哟”一声惨叫，跟着一屁股坐倒地上，双手紧捂右眼，鲜血顿时从指缝中涌了出来。原来，程廷华早把周虎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他头上那条细长的辫梢上拴着一个小铜钱，他一甩辫子，那铜钱不偏不歪正击中周虎的右眼。程廷华见疼得在地上打滚的周虎，只“嘿嘿”冷笑了两声，便扬长而去。

王深扫了徒弟们一眼，不禁叹了口气。他虽知是周虎不对，但又一想，不看僧面看佛面，“眼镜程”不该毁我徒弟，撕我脸面，此仇不报，岂不被人耻笑吗？

王深知道自己也不是“眼镜程”的对手，不敢强打硬

拼，只能伺机暗算。他派人探准了“眼镜程”的行踪，知道他每晚回家都要路经崇文门外上二条。于是一天夜晚，王深悄悄藏在胡同暗处，手里紧握大刀专等“眼镜程”的到来。他心想：你“眼镜程”毁了我徒弟的一只眼，我要你赔上两条腿！王深心里正叨念着，就见胡同口有个人影，晃动着来到了跟前。他看准来人正是“眼镜程”，便一个箭步跃出暗处，挥刀向下三路砍去。他满以为“眼镜程”会惨叫一声扑倒在地，却万万没想到他这一刀竟砍了个空。他再看眼前，哎，怎么连个人影都没了！莫非是看花眼了？他正纳闷，猛觉得右肩头被人拍了一掌，顿时手臂象没了筋骨，灼痛难忍，连手中的大刀也滑落在地。他知道不好，猛一转身，见“眼镜程”正冷眼相对，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只听“眼镜程”说：“王深，我与你无怨无仇，是你徒弟无端寻衅，自取其祸，你不但不管教徒弟，反而暗算于我，我念你是武林的一条好汉，不忍伤你，快把你这口刀拿去吧！”王深沉吟片刻，羞愧地接过大刀，悄悄地走开了。

光阴似箭，一晃五年过去了。这天，程廷华正在眼镜行的框台边磨镜片，忽然店铺前响起了脚步声，一个人鬼头鬼脑地往店里窥探。程廷华头也没抬，依然聚精会神地磨着镜片。

在店门前窥视的不是别人，正是五年前暗算“眼镜程”未能得逞的“快刀王”王深。王深自那天晚上独自一人离开北京。以后，他踏遍名山古刹，走访四海名师，终于学得了一手能劈木削石的金刚铁沙掌。后又经过几年苦练，自觉功夫已成，才匆匆返回京城，来找“眼镜程”报仇雪耻。

王深见店里只有“眼镜程”一人，又没有发觉他的到来。心想：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眼镜程”必死于我铁掌之下。他轻手轻脚进到店里，猛地蹿到框台边，举起右掌便向“眼镜程”劈去！就听“喀嚓”“哗啦”一阵乱响，坚硬的框台被劈成两截，碎眼镜片飞溅一地。啊！“眼镜程”不见了！王深一看不好，赶忙伏身回头，却见“眼镜程”威然地立在他的身后，一只高高举起的右掌正停在半空中！王深已来不及躲闪，心想：这回可没命了！禁不住浑身一阵战慄。可是，“眼镜程”两眼逼视着王深，却慢慢地把右掌放了下来，他沉痛地说：“王深，我上次饶你一次，你竟恩将仇报，又来加害于我，你还算个什么武林好汉？你不觉得羞愧吗！今天，我再饶你一命，如你今后还不讲武德，就莫怪我手下无情了！”程廷华的一番话，说得王深无言以对，入地无门，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说：“程恩师，您不计前仇，武德高尚，我王深知错改错，如您不嫌弃，就收下我这个老徒弟吧！”程廷华一听此言，赶忙将王深扶起，乐呵呵地说：“老弟，看你说到那里去了。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咱俩的事没有外人知晓，往后谁也不许再提了。你我都是尚武之人，如你看得起我，就让咱们师兄弟相称吧！”从此以后，两人结成金兰好友，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切磋武艺。“眼镜程”的徒弟们见了王深，也都亲热地称他为师叔。

一八九九年，我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不少武林志士纷纷响应义和团的“灭洋人、杀赃官”的义举，程廷华和王深也参加了这一伟大斗争，并英勇为国捐躯。

二程高奏正气歌

刘一杰　张武斌

在北京武术界的前辈中，程氏二兄弟的事迹，被传为佳话。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兄弟，自幼拜名师练就一身硬功，创立了程派游身八卦掌，扬名四方；也因为两兄弟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一身正气，为民除害，勇斗外国侵略军，留下许多动人传说，为人们钦佩和仰慕。

程氏二兄弟，原籍河北省深县程家村。兄长程廷华，在家排行老三，弟弟程殿华，在家排行老四。深县自古以来就是武术之乡，直到清朝末年，各村还设有练武场。程家村也出了不少会练武的人，被各地聘为武术教练和客商官僚的保镖。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程廷华五、六岁就开始跟村里的长辈习武，并能熟练地打几套拳掌，练几式刀枪了。

廷华来北京后，白天在店铺里学徒，早晚便到东便门外护城河边练武。有一天，廷华在河边练得正起劲，忽听有人在一旁高声长叹。廷华忙拢气收式，寻声望去，见一老翁鹤发童颜，气度不凡，脸上毫无恶意，便朝老翁拱手作揖，问

道："老先生请多赐教。"老翁扶起廷华，说道："我在此观你练武已非一日。你练功着实认真刻苦，但从你的一招一式上看，并非领悟武门要旨。如此练下去，终难学成真功夫。"廷华听老翁说得中肯，知他必有来历，忙问其尊姓，老翁只告诉廷华，他是京城武术名师董海川的朋友，廷华闻此，叩头便拜，愿以老翁为师。老翁谦让再三，执意不收门徒，但是见廷华拜师学武心诚意切，便把他介绍给董海川，从此廷华拜董海川为师，学习八卦掌。廷华在董海川门下，反复揣摩八卦掌的招式，深得八卦之秘诀。经过五年多的苦练，他的武艺出类拔萃，深受董海川的赏识。

廷华跟董海川学武之时，四弟殿华在原籍跟村里人习武弄棒，也学会了几套拳术。有一次，廷华回家探亲，与四弟谈起练武之事。殿华想在兄长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非要与三兄比武。廷华知道四弟那两下子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生怕真交上手，万一有个闪失，不好交待，但出于无奈，只好对殿华说道："我让你打十拳，如果这十拳都不沾我身子，算我赢。如果有一拳沾着我身子，算我输。"

村里人听说程家两兄弟要比武，纷纷跑来看热闹。殿华见围观者甚多，心里十分得意。只见他腰一塌，一个"骑虎蹲裆"式，二目圆睁，朝前猛一跨步，左手一晃，右手握拳照着廷华的小腹击来。这一拳十分有力，若要打中，肚子非戳个洞不可。可是，廷华却镇静自若地站在那里，脸上的神情如同观花赏月。见四弟拳头击来，他忽地一闪身，使殿华的第一拳落了个空。接着，殿华左手握拳朝他的脑后击来，廷华没等拳近身，一个"鹞子翻身"，殿华的第二拳又打空了。

兄弟俩你来我闪，没多大功夫，殿华一连九拳都落空了。这时，他已累得气喘嘘嘘，大汗淋漓。连声说："我认输，我服了。"围观的乡亲们为廷华高超的武艺赞不绝口。殿华羞愧难言，一脸沮丧，请求三兄宽恕。廷华毫不介意地说道："你练的都是'花架子'，功夫差得远呢，还是随我进京学点真本事吧。"于是，殿华便跟三兄廷华来到北京，共同习武。

董海川死后，尹福和程廷华这两位高徒，一个仍在朝阳门立武场，创立了以冷掌技击见长的尹派八卦掌。一个在崇文门外花市立武场，创立了程派游身八卦连环掌。

程氏兄弟自从创立了自家的门派，并在崇文门外立了武场以后，登门找这兄弟俩比武的，络绎不绝，但无一不败在他们手下。

有一天，程廷华去前门大街办事，走到西珠市口的一条胡同，忽听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他急忙转身，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黑脸大汉，手持一把钢刀，照着他头劈来，廷华忙一侧身，那人的刀落了空。廷华没等那大汉转身，瞅准他右手腕，猛地一拳，就听大汉哎哟一声，刀落在地上。大汉顾不得喊疼忙跪倒给廷华磕头，连喊数声饶命。廷华轻蔑地望着大汉，说道："兄弟，我不要你的命，要你回去再练两年，我等你来比武。"

此事被一个号称"赛李逵"的人知道后，很不服气，要与程廷华比个高低。这个"赛李逵"在北京武林中，虽是无名之辈，只因他凭借自己一身蛮劲，曾在南城武场打败过几个人，便不可一世。

这一天，"赛李逵"神气十足地来到廷华开业的眼镜店，在门外高喊："程三，有胆量的跟我比试比试。"那天，碰巧廷华不在店里，殿华听来人气很粗，便走出店门，说道："我兄弟程三不在，有事找我程四说吧。""赛李逵"看见院子里放着一口水缸，半截埋在地里，盛着多半缸黄土，约有六、七百斤重，他想给程殿华来个"下马威"，于是走近水缸，一运气，两膀晃了两晃，将水缸抱起，然后又放回原处，一脸得意的神情。程殿华望着他轻蔑地一笑，说道："你的力气确实不小，可你不一定能把我抱起来，不信，你就过来试试。""赛李逵"吼叫了一声，两手猛地搂住殿华，连抱了三下也未能使殿华离地，他乘殿华没注意，猛地伸手去抓殿华的腰带，两手刚伸进腰带里，殿华突然运气，"赛李逵"疼得直叫，待抽出手来，手面已掉了一层皮，鲜血淋漓，疼得"赛李逵"拔腿而逃。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河北、山东发生了大灾水，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生活无着，各地的土匪、恶霸也多起来，从北京到济南这条路上，打家劫舍的强盗土匪经常出没。程氏兄弟的门徒中，有给官府和客商当保镖的，在这条道上经常遭到暗算。不是被打伤；就是被抢走货物。程廷华听说这条道上强盗横行，百姓遭殃，不禁义愤填膺。他为惩治强盗，为民除害，便亲自带着几个徒弟，手持他的春秋宝刀，直奔济南。一路上，他门先后遇到七起强人劫道，都被他击败。廷华每打败一伙，便教训其头目改邪归正，并留下自己的姓名。开辟了由北京到济南的行镖大道。以后，在这条路上，行镖的经常打着程氏兄弟的招牌，强人再不敢接近。

程氏兄弟在京居住期间，经常为民解忧。花市一带百姓遇有受地痞流氓欺辱，就去找二程，他们必去相助。直到如今，这一带的老人们常以二程艺高德高而交口赞誉，引为这一地区的骄傲。

1899年，我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此之前，程氏兄弟的门徒中就有在义和团里当“大师兄”的。程氏兄弟虽然没有加入义和团，但在与他们的交往中，认识到义和团“灭洋人、杀赃官”的行动是义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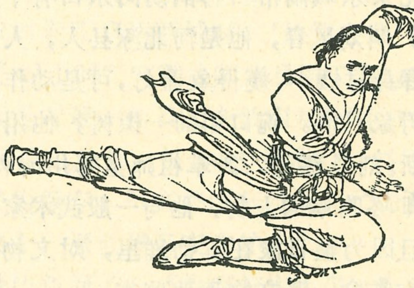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烧杀淫掠血 洗全城廷。华的一些武林好友，不少被侵略军屠杀。程氏兄弟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秘密联络武林志士，准备参加反抗侵略者的斗争。

一天，程廷华把春秋宝刀藏于长袍之中，到崇外磁器口找朋友商讨抗敌之事，走到河泊厂胡同，迎面过来一队德国侵略军，非要搜身，廷华知道自己难脱虎口，未等侵略者近身，呼地亮出春秋宝刀，一道寒光，两个侵略者的脑袋滚于地下。当时，其他侵略者都惊呆了，没等他们明白怎么回事，廷华挥舞宝刀，噗噗又捅倒两个。然后，一个八卦绝技，“脱身换影”纵身一跃，跳到河泊厂胡同46号院的房上，就在他欲向另一房顶跳去时，德国侵略军的一阵排枪把他射倒，廷华身中数弹，血染屋顶，壮烈牺牲。

侵略军将河泊厂包围搜了一天，廷华的尸身也在房上放了一天，等侵略军撤离的第二天，廷华的次子程有信才把尸首背回家。

程殿华刚把三兄廷华的后事料理好，德国侵略军来抄眼镜店。殿华用他的“八卦战身枪”挑死挑伤数名侵略者，在混乱之中，跃房突围出来，在花市四条一个朋友家藏了几天，然后，回到原籍河北深县。

殿华回到家乡后，为继兄志，在村里设立武场，教练八卦掌，村里男女老幼习武成风，程家村因此被人称为“八卦之乡”。



“翠花刘”魔窟夺宝记

张宝瑞

咸丰年间，北京东城闹市口喜鹊胡同东口有个开妇女装饰品铺子的店家，叫刘凤春，他是河北涿县人，人称“翠花刘”。甭瞧刘凤春身材矮小，瘦得象盏灯，可是动作却灵活得象只猫，力气大得象只虎。碗口粗的一棵树，他用力一撞，“咔嚓”一声准断。刘凤春是八卦掌祖师董海川的得意弟子，在北京也是一跺脚咚咚响的人物，他与一般武术家不同，不但艺高胆大，而且因为整日滚在首饰堆里，对文物也颇有研究，一些亲朋好友常拿一些文物请他鉴赏。

正值冬季，这天一大早，刘凤春挎个装满妇女首饰的竹篮，踏着融融冰雪，到广安门一带叫卖，直到太阳有一竿子高的时候，还没一个主顾。他又冷又饿，走到牛街时，见一些香客进了胡同里的一座寺院，他想：“我这阵子生意不好，不如也进庙烧柱香试试。”想到这，也随着香客进了寺院。这寺院叫法源寺，创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远征高丽，为了悼念和悯抚阵亡将士所建，宋钦宗赵桓被

金兵掳至燕京时曾囚禁于此。刘凤春还是头一次进这寺院，只见雕梁画栋，松青柏翠，好个幽静所在。穿过天王殿，走进大雄宝殿，香烟缭绕，上供三世佛。中间是现在世的释伽牟尼佛，左边是过去世的迦叶佛，右边是未来世的弥勒佛。东西二壁为二十圣僧像。刘凤春从一个小和尚手中接过一柱香，跪地便拜。猛一低头，只见自己所跪地毯造型精美，花纹古朴，褐红泛光，仔细一瞧，不禁失声叫道：“这是无价之宝呀！可惜了，可惜！”小和尚忙问何故，刘凤春让他快去请法师来。

一忽儿，只见文赞法师疾步走来，他身过六旬，精神矍铄，身披火红袈裟，手捻人骨制的串珠。刘凤春道：“这地毯是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时，‘丝绸之路’的丝绸真品，当跪毯岂不糟蹋了吗”文赞法师俯身摸了摸地毯，叹道：“看来这地毯真是古董，前日天主教南堂摩西神父派人来，要用十万两白银买这地毯，被本僧拒绝。”刘凤春道：“这是国宝，应妥为保存。”文赞法师点头，忙命僧人撤去地毯，藏于藏经楼上，派武僧日夜守护。

文赞法师问道：“借问施主大名？”刘凤春道了姓名，文赞法师早就所说刘凤春的侠名，忙请他到僧房叙谈。僧人摆上饭食，二人边吃边谈，甚是投机。原来文赞法师早年曾在终南山紫阁寺出家，后不堪忍受当地恶霸欺凌，打伤恶霸，逃到北京法源寺为僧。二人又叙了一回，刘凤春告辞而回。

第三天一早，刘凤春被一阵剧烈的叩门声惊醒，披衣推门一瞧，只见法源寺的小和尚惊惶失措，站于门口。刘凤春问：“出了什么事情？”小和尚眼泪汪汪道：“刘师父，昨

日深夜宝毯不知去向，法师派我来请你去。”刘凤春匆匆收拾行装，随小和尚来到法源寺。

走进法师的僧房，只见他正坐在凳上嗟叹。刘凤春道：“法师不必过于伤心，快说情由。”一行人来到后院的藏经楼上，只见书案上的石匣内空空无物。文赞法师道：“前日把地毯藏于匣内，派两名武僧日夜守护，可是谁想到今日一早打开石匣，宝物被盗。”刘凤春问：“武僧可曾贪睡？”两名武僧趋步上前，争着说：“我们一直不曾离开半步。昨夜三更，不知哪刮来一阵香风，我们昏昏睡去，醒来才发现宝物丢失。”刘凤春沉吟半晌，缓缓道：“想是夜行人用熏香将武僧熏倒，盗走宝物，那日香客混杂，可能混进坏人，偷听真机。不过，这事恐怕与南堂的摩西神父有关，今晚我去南堂探听虚实……”

京城的雪夜，静谧极了，一弯皓月更显得轻瘦凄清，停了一天的飞雪又纷纷扬扬地下起来，宣武门路北的天主教堂在雪中颤慄，那铁十字架给人以恐怖之感。这教堂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万历年间创建，后经比利时传教士汤若望扩建；道光年间，由于鸦片战争，教案频起，南堂一度荒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南堂又复兴旺。一阵凄凉的钟声响后，一个夜行人身穿青色夜行衣，来到教堂墙外，一招“鹞子翻身”，越墙而入。夜行人见两名洋兵背枪走来，立即将身隐到一株古槐后，此人正是刘凤春。刘凤春见洋兵走远，正想上前，猛听背后墙上瓦响，只见又一个夜行人翻过墙来。刘凤春在月下一瞧，只见来人后背微驼，背一口柳叶刀。那人鬼头鬼脑张望一番，一溜烟钻进教堂。刘凤春

心中生疑，忙尾随而进。教堂内烛影憧憧，金碧辉煌，堂内是拱形顶，柱顶有木刻浮雕的镏金花纹，窗户是彩色玻璃镶嵌，十分华丽。壁上悬挂耶酥受难像，教堂中心还有镏金花纹装饰的讲经台。刘凤春左右巡视，却不见那人踪迹。他来到楼上，还是悄无一人。他退身下楼，定睛一瞧，只见楼梯下有个暗门，于是轻轻推门进去，原来里面是一条甬道。他沿着甬道走了二、三十米，见彩色玻璃窗隐隐透亮，顺着窗玻璃往里一瞧，只见沙发上一个胖神父正搂着一个妖艳的中国女人嬉闹。那女人身穿花色棉旗袍，满头珠翠，风流妩媚。刘凤春一见，不由怒火上升，暗暗骂道，这个腌臜女人，不知羞耻，竟与洋人鬼混，真给中国人丢脸。这时，门“吱扭”一声开了，钻进一个恶奴，附耳对神父耳语一番，神父矜持地点点头。那恶奴一扬手，只见那夜行人走了进来。他点头哈腰地朝神父笑道：“宝物到手了。”说着从背囊里拿出一块地毯，双手奉送到神父面前。神父冷笑一声，“这是什么？”夜行人道：“这可是无价之宝，是我昨夜到法源寺所盗，您多少给点赏钱就行……”神父推开女人，上前拉过地毯，顺手抄起一柱蜡烛点燃地毯，扔在壁炉内，一忽儿，地毯化为灰烬。夜行人一见呆如木鸡，叫道：“这，这……”神父狞笑着来到女人面前，唰地撕开她那棉旗袍的一角，里面露出花纹精美的地毯，呵呵笑道：“你的那块不值钱，这个才是真正的国宝！”说着，一努嘴，在一旁的恶奴会意，掏出暗器“血滴子”，一下罩住夜行人脑袋，轻轻一拉，顺势抱住他拖了出去。

刘凤春看到这儿，不由倒吸一口冷气，惊得后退几步。

只听神父大声喝道："外面的刘先生，不必再挨冻了！"刘凤春一听，转身欲走，哪知身不由已，只听"噗"的一声，一个倒栽葱，翻下一个水牢里。这里四壁漆黑，水深齐腰，恶臭难闻。他用脚蹚了几下，碰到一件东西，用手一提，竟是一个人，用手一摸，那人胸口尚有气息。刘凤春急问："你是何人？"那人喘息着说："刘，刘师父，我是法源寺的和尚，我……死得冤枉呀！"刘凤春又问："你为何来到这里？"那和尚说："唉，我对不起师父和你呀！那日我鬼迷心窍，听这贼神父要出十万两白银买寺中地毯，我串通外面的飞贼蒋三，共商盗毯给神父，然后合分赏钱。昨日夜里，正该我夜间值更，我事先熏倒武僧，偷走宝毯，换了一条清毯，想与蒋三争功，后来蒋三来寺盗走假毯。今日下午我把宝毯献给神父，并把你要来教堂寻宝之事告之神父，谁想神父十分歹毒，翻脸不认人，叫人将我关入水牢……"

刘凤春一听，气得牙齿打颤儿，心想：好哇，你这秃驴引狼入室，图财害命，真是死有余辜！他一拳"雷公轰顶"，击在和尚天灵盖上，登时红光崩现。刘凤春运用八卦掌中气功，在水牢里整整苦熬一昼夜。这天晚上，摩西神父估摸刘凤春已成水尸，派两名恶奴前来查询。刘凤春听到铁门锁响，忙漂浮水面，佯作死状。两个恶奴一高一矮，走了进来，矮个子提着灯笼叫道："伙计，你用钩子把他钩过来，咱们把他喂洋狗算了。"高个子心虚地说："我这两天正泻肚，浑身象散了架，还是你来钩吧。"矮个子笑道："何必谦让，你个子高，得劲儿，完了我请你到同和居喝一顿。"高个子满心欢喜，伸过钩子，一下子钩住刘凤春的肩膀。刘

凤春顺势来到石阶前，一招"黑熊反背"，一掌将高个子打入水中，然后一招"怪狮摆头"，将矮个子也撞入水中。他连忙锁了牢门，朝甬道外走去，出了甬道，正是教堂后门。刘凤春看到西边来了个修女，端着一盘西餐姗姗而行，忙躲到一边，乘修女走近，使个点穴法，定住那修女，然后，夺过那盘西餐，囫囵吞枣般地吃光。他为修女解了点穴法，让修女带他去找神父。

摩西神父正在卧房和中国姘妇等着用餐，猛见刘凤春进来，吓得魂飞天外，忙到床上枕下摸枪。刘凤春疾步上前，一掌"力劈乾坤"，削折神父拿枪的手。神父"哎呀"惨叫一声，上前来抱刘凤春，刘凤春一招"玉女穿梭"，又一招"猛虎掏心"，打得神父昏死过去。

这时，修女和那个中国姘妇吓得抱做一团，瑟瑟发抖。刘凤春翻箱倒柜，找出一套女人旗袍，扔给那姘妇，喝道"你快把宝毯换下来！"说完，掩门而出。一忽儿，只听那姘妇战兢兢喊道："好，好了……"刘凤春进屋，接过姘妇换下来的那块宝毯，把它裹在一个桌布里，背于身后。刘凤春将修女和姘妇绑在床头，接着边打姘妇耳光边说："以后不许你再干这丢中国人脸的事。"那姘妇歪着红肿的脸，哭道："爷们，今后我再也不敢了。"刘凤春往她们嘴里塞了毛巾，然后走出教堂，见后院无人，翻墙而出。

刘凤春来到法源寺时，文赞法师正在僧房长吁短叹。刘凤春把宝毯递给法师，法师一见喜得泪流满面，将宝毯紧紧贴在心口。刘凤春说了寻毯的情节，然后道："朝廷惧怕洋人，如今不知又要生出什么情节，你不妨带着宝毯到外地

藏身，我也到乡下去避一些日子。”

一个月后，四川新都县宝光寺大雄宝殿内，又多了一位老和尚，他身穿玄色僧装，双目炯炯地望着案上的一个精美的木匣，他拿起朱笔在木匣上写下一行秀丽的小楷：“翠花刘护卫国宝佛僧永志。”

“翠花刘”木场练艺

吴文翰

清末，北京有个曾以卖翠花（一种缀以翠鸟羽毛的妇女饰物）为业的八卦掌名家，姓刘、名凤春，人称“翠花刘”，因其祖籍河北涿县，所以又被称为“涿州刘”。刘凤春相貌丑陋，天资鲁钝，最终却能登堂入室，成为誉满京华的武林高手，这里讲一段鲜为人知的刘凤春刻苦练功的艰苦经历。

董海川先生于光绪八年去世时，刘凤春还没有出师，会的掌式也不多，但他没有半途而废，还是象老师在世那样辛勤练功。他自幼失学没有文化，为人粗豪不善辞令，加上其主要精力都放到练习八卦掌上，不久就失业了。他索性靠乞讨度日，一边要饭充饥，一边孜孜不倦地练掌。一日，他来到京西万寿山下，见那里人来车往正在大兴土木。原来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破坏后，皇室丧失了游乐场所。光绪十一年，西太后不顾国危民困，竟挪用海军军费在清漪园的旧址上重建颐和园。此时工程方兴未艾，工地上各种木料堆积如山。恰逢工匠们正在吃饭，刘凤春就过去乞讨。负责管理木场的

工头正为经常丢失木材发愁，他见刘凤春虽衣不蔽体，却双目有神，步履矫健，象是个练家子，就问他会什么。刘说："我就会几手粗笨拳脚。"工头一听正中下怀，就叫过一个伙计和刘凤春摔跤比试。那个伙计赶步上前伸手就揪刘。刘不慌不忙等对方的手快挨到自己衣服时，右手一带，下边一个趟腿，那个伙计就摔倒了。工头一见大喜，细问之下，知来人是大名鼎鼎的董海川的徒弟，于是就把刘凤春留下当差，专门看管木材。刘凤春上任后，巡查练功两不误，一有空就围着木场转圈练掌。寒来暑往，严格地遵循着董先师生前的教导，苦苦地练了六个春秋，艺业大进。这一天，他向工头请了一个月假进城看友。他进城后先到崇外花市四条去看师兄"眼镜程"。程廷华一见刘凤春又惊又喜，说："师弟，几年没见，你到哪里去了？"刘凤春就把这几年的情况从头到尾的叙述了一遍，然后说："师哥，我这次进城，一来看望您，二来请您看看我的功夫练的怎么样，再教我几手。"说罢就在院中练了起来。程廷华见刘凤春身法轻灵，分外矫捷，不禁暗伸大拇指，连声赞好，于是就把刘凤春留在他家，代师传艺。刘凤春在程家住了二十多天，后来又到尹福、史纪栋、梁振普等师兄师弟家中看了看，又学了点本领才返回颐和园工地。又将新学到的东西苦练了三年，直到颐和园竣工，他才被遣散进城。这时他的武艺已非昔日可比，练的身法奇快，出手迅捷。他会的东西虽不太多，却真正地做到了少而精，凡是和他比手的没有不服气的。

史纪栋脚扇不逊客

张宝瑞

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有个弟子叫史纪栋，董海川生前时常住在史家，据说史纪栋的老婆陈媛媛也是董公保媒，陈媛媛称董公为义父。

史纪栋原籍是河北省冀县小寨村人，在北京朝阳门内开义和木厂，人称史六掌柜。史纪栋从小爱好武功，初习弹腿，后练连腿，后来曾随尹福学艺。有一次，史纪栋到东四买瓷器，被尹福的高徒"瓷器杨"当众出言侮辱，二人动起手来，史纪栋败下阵来。后来史纪栋见尹福和董海川比武。尹福被董海川打倒，磕掉三个门牙，史纪栋从此深晓八卦掌的厉害。以后尹福拜董海川为师，成为董海川的大弟子。因为史纪栋和尹福是同乡和好友，经过尹福介绍，史纪栋结识了董海川，并拜董海川门下习艺。史纪栋为人谨慎，敦厚，秉性颖悟，董公非常器重并喜欢他。

一次，师徒在教习比手时，董公蹬史一腿，被史闪过。董公笑着称他为"贼腿"，后人便称史纪栋为"贼腿史六。"

当时天坛还是禁地，史纪栋早晚练拳都翻墙到天坛里练习。他的功夫纯精，对徒弟徒孙辈又很疼爱，教诲十分耐心。但是对那种夸夸其谈，不下苦功练习的人，他非常生气。王福全是史纪栋的徒孙，一次春节，王福全到义和木厂去看师爷，他穿了一身紫花布裤褂，身蹬一双跄云鞋，穿一双蚂蚁上山的袜子，腿腕扎成灯笼裤腿，脸上还抹了点粉，头涂了点油。他见到史纪栋问安说："师爷好！"史纪栋见王福全那身打扮，心里不高兴，劈头就问："你练功了吗？"王福全答道："练过了。"史纪栋说："到院里练给我看看。"说着二人来到院里。王福全望望天空，一拍手，在院里转起圈来，功夫看样子还真不错。史纪栋上前指点了王福全几手，王福全在演练中向史纪栋伸手进去。史纪栋一下接住他的手腕，进腿一挂王福全的腿，王福全"噗通"一声摔倒在地。史纪栋扒掉王福全的鞋子，进屋"吧哒吧哒"抽烟袋去了。王福全起身以后，到处找不到鞋，只得光着双脚进屋给史纪栋跪下道："师爷，请把鞋给我吧！"史纪栋不理睬他，依旧"吧哒吧哒"抽烟袋，还吐出一团团烟圈。史纪栋的老婆陈媛媛端着茶壶来屋里，见王福全跪在那儿，可怜巴巴的，问："小福子，又惹师爷生气了？"王福全象是见到了救星，跪在陈媛媛面前道："师奶奶，师爷把我的鞋给藏起来了，您给说几句吧。"陈媛媛一把夺过史纪栋的烟袋说："纪栋，还不快把鞋给他，看把徒孙的膝盖跪破了。"史纪栋平时非常疼爱老婆，挺听老婆的话。他见老婆说情，于是从腰带上取出鞋子扔在地上道："小福子，看你这份德行！要在身手上下功夫，不要在花哨上下功夫啊！"

王福全刚伸手捡鞋，那鞋竟被一人踩住，王福全只觉一股疾风袭来。那人呵呵笑道："要想捡鞋，先得吃我三拳！"王福全刚要起身迎战，被史纪栋拦住。因为史纪栋见来人膀大腰圆，青衣青裤，火红带，一脸杀气，满嘴南方口音，知道又是比武之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徒孙未必是他的对手，弄不好伤了身子。史纪栋轻轻磕掉烟灰，将烟袋插在腰间，慢悠悠站起身来，来到院中。那大汉也来到院里。

史纪栋道："壮士，请来吧。"那大汉也不客气，努努嘴，运足了气，呼地一个"猛虎掏心"，伸拳朝史纪栋打来。史纪栋一招"笔走龙蛇"，那拳落空。那大汉又一个"晴天霹雳，"可是史纪栋一招"白鹤穿林"，又轻轻闪过。大汉性起，双拳齐发，一招"双龙击水"，可是史纪栋一招"飞燕钻天"，早已闪到那大汉的身后。大汉气喘吁吁，撅着嘴说："请你也给我三拳，算是个回敬。"史纪栋道："我俩不必过手了吧，请你回去吧！"那大汉道："我从鼓山来，总得请教几手吧。"史纪栋笑道："好，我背着手，用脚扇你耳刮子，三脚扇不着你，算我输。"来人点头。史纪栋一变步，左扇一脚，右扇一脚，打了那大汉左右两个耳刮子。那大汉深深一拱手，"贼腿史六，名不虚传！"说罢，出门而去，一忽儿不见踪影。

“估衣梁”大闹马家堡

张宝瑞

清朝光绪年间，北京西城西四附近住着一个大恶霸叫赵六，因为他打一手好镖，人称“金镖”赵六。这赵六原本是九爷府里当差的，后来投靠北京八大胡同，走了红运，手里赚了点钱，又养了一帮狗腿子，愈发红火起来，连衙门和走江湖的也来巴结他。他住的一套大四合院，有秀廊假山，奇花异木，甚为华丽。赵六虽在皇上鼻子底下度日，可是却敢私设公堂水牢，折磨贫苦百姓。他还是好色之徒，凡是有点颜色的女子，若是被他惦记上定会遭殃。赵六手下有五个狗腿子功夫十分厉害，这五人各会龙、虎、豹、蛇、鹤形拳，取名为五形兽拳。那五人是外乡人，投奔赵六后，认赵六为干爹，改名做赵龙、赵虎、赵豹、赵蛇、赵鹤。赵六自从添了这五员虎将后，更是肆无忌惮，横行霸道，不把天下好汉放在眼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天，赵家大院的近邻们纷纷传出一件奇怪的事情。每逢半夜，常听到大院里传出一个女

子的惨叫声。这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北京城里一个好汉耳朵里。这位好汉叫梁振普，他本是直隶冀州（今河北省冀县）城北后家村人，其父在北京东大市开估衣庄。梁振普七岁那年拜秦凤仪为师学练弹腿。十四岁时到北京跟父亲学做估衣生意。后来梁振普的父亲到肃王府做生意，在肃王府里认识了肃王府护卫总管、八卦掌宗师董海川老先生。从此，梁振普就拜在董公门下学习八卦掌。功夫练成后，梁振普就在前门外东珠市口一家黄酒馆设场授徒，江湖称他“估衣梁”。

梁振普是个仗义勇为，好抱打不平的壮士，平时就对“金镖”赵六的恶行非常愤恨，如今听说此事，定要探个究竟。这一天夜里，他换了夜行衣靠，黑布蒙面，朝赵家大院摸来。来到院墙前，他先摸出一个“问路石”，朝半空中扬去，听听没有动静，他攀上房去。只见后院曲廊秀房，叠石奇亭，掩映在繁花茂树和修竹美石之间。他飘然落地，沿着碎石甬道来到一个亮烛的厢房窗前，探头一瞧，只见身穿绿绸衣的“金镖”赵六正盘腿坐在炕上，对面坐着赵龙，俩人正谈论着什么。只听赵六说：“自从京汉线的火车通车后，这永定门外的马家堡的搬运工成立了脚行，白花花的银子可赚了不少，……”赵龙眨巴眨巴眼睛，“干爹的意思，是把脚行拿过来?!”赵六摸摸秃脑壳，点点头，“可为首的脚行头王长林可不好对付。”赵龙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干爹有这个。”说着，他做了一个开枪的姿势。赵六嘿嘿笑着，点点头，将茶水喝尽，吐一口茶叶沫说：“咱们人多，又都会两下子，不愁喽！”赵龙往前倾了倾身子，“什么时候动手？”赵六道：“明天上午……”

梁振普正在偷听，忽听前院传来一阵脚步声，他忙闪到一边。只见赵虎喘吁吁而来，他一掀帘子，叫道："干爹，都准备好了，马车就在门口。"赵六问："跟八大胡同天香楼的刘掌柜的谈好价钱了吗？"赵虎唾口痰道："那老吝啬鬼总算答应了。"赵六道："好，干得利索点。"赵虎一掀帘子又出去了。梁振普觉得事有蹊蹊，于是尾随赵虎而去。穿过二道院，来到西边一个耳房前，赵虎扭开门锁进去，只听水"哗啦"响，腥臭扑鼻。水中铁笼里关着一个姑娘。赵虎嘻嘻笑着开了铁笼门，拖出那个奄奄一息的姑娘。那姑娘上身穿一件藕荷色紧身斜扣钮布衫，下身穿一条水绿裤。因为受尽折磨，脸色苍白，衣衫不整。赵虎拖着那姑娘道："放着金床玉衣你不要，却偏要去那个龟地方。"梁振普心中已猜出几分，几步上前，一把揪住赵虎道："你不要动，动就要你的命！"赵虎左右挣扎，无奈空使气力。在梁振普的逼问下，赵虎一一招供。原来这姑娘叫于云娘，是宁夏汤瓶拳高手于纪闻的女儿。汤瓶拳又叫汤瓶七式，是回民的看家之术。这个拳派的规矩是传子不传女，更不外传其它民族，故此会此拳术的人不多见。一年前，于纪闻辞别家乡到北京来访武林朋友。于云娘因惦念父亲，于是孤身一人进京寻父。几天前在赵家大院门前打听路径，被赵鹤花言巧语骗进大院。赵六见云娘有羞花之貌，便欲纳妾；云娘执意不肯，扬手打了赵六；赵六恼羞成怒，令人每日深夜审打云娘，如今要把她卖给妓院。

梁振普听罢，气愤填膺，他把赵虎关进铁笼，往他嘴里塞了破布，又将他绑在笼柱上，锁了门，带着云娘朝前院而来。门口果然停着一辆马车，车夫打了哈欠道："上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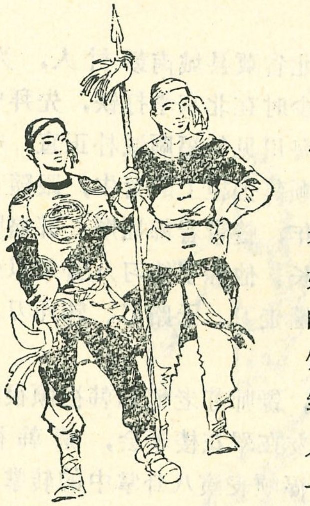
梁振普带云娘上了马车。马车穿过西单来到前门大街，梁振普喝令车夫停下，往他手里塞了些银两，马车走了，他带着云娘来到前门外东珠市口那家黄酒馆。梁振普的弟子李国泰等人见师父平安回来，还带回一个女子，都围上来。梁振普来到后院，把原委叙了一遍，众人齐声佩服。梁振普命人将于云娘安顿好，自己也回屋睡了。第二日，梁振普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他想起马家堡脚行，叫声不好，披衣而起，也没跟弟子李国泰等人招呼，一人朝永定门外的马家堡而来。

刚到马家堡车站，只见"金镖"赵六带着二十多名恶奴正和脚行工人混战一团。由于赵六和赵家"五兽"武功尚好，脚行工人伤亡很多，眼看不敌。梁振普见有的脚行工人已遭受赵六飞镖袭击，倒在地上，可是还遭到恶奴凶器殴打，于是上前大喝一声："恶奴还不住手！"赵六一看是八卦掌名家梁振普，心里有些发怵，嘻嘻笑道："买卖没谈好，就动起手来了。兄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独木桥！"梁振普正义凛然说道："你们想霸占脚行是不义之举，又毒打不会武功的工人是罪上加罪。"赵六从兜里摸出一支六轮手枪，"你瞧瞧这是啥玩艺，你尽管有俊俏功夫，也抵不过这个铁玩艺！"梁振普说："你有枪也得说理。"赵六一声狞笑，说："我二拇指一动就要你的命，你也不值一个枪子儿钱，吃我一鞭吧！"说罢抡开九节鞭朝梁振普头上打去。梁振普闪身捋住鞭头用力一带，赵六甩手扔鞭，"噗通"一声摔倒在地，手枪也扔在一边。赵六的狗腿子一拥而上将梁振普围在核心。梁振普一个"扫蹚鞭"，众人往后急闪。赵六在地上一个就地十八滚，要抢掉在地上的手枪。梁振普一

看不好，冲赵六抖手一鞭，不料正打在赵六头上。赵六惨叫一声，伸伸腿就死了。赵家“五兽”及恶奴一看赵六被打死，眼都红了，蜂拥而上。那赵龙、赵虎、赵豹、赵蛇、赵鹤唰的一声，分别演练“金龙戏珠”、“猛虎掏心”、“凶豹提蹄”、“白蛇吐信”、“仙鹤点首”，转起圈来愈转愈快。梁振普施展“穿花打柳”之术，挥动九节鞭，疾快如灯笼，真似众星捧月，五兽戏珠，观看之人都惊呆了。

一忽儿，赵龙一招“金龙摆尾”，一个地趟拳朝梁振普后背击来。梁振普回手一鞭，将他打死，赵蛇嫣嫣婷婷也扭了上来，他使的蛇形拳以气为先，意领身随。梁振普只觉寒气袭来，于是一招“叶底藏花”，躲过寒气。赵蛇又一招“金蛇狂舞”，一双干瘪的小眼睛布满杀机。真如水中游蛇，曲折游荡，轻灵潇洒。梁振普一招“大鹏探头”，又一鞭将赵蛇打死。赵豹发一声吼，伸开铁砂掌，只见那手掌心随着他运气，由白变红，渐渐如火炭一般。梁振普只觉有一股热浪袭来，如同火燎，忙往后退。退着，退着，他一招“白鹤穿林”，一鞭击中赵豹太阳穴，赵豹大叫一声，气绝而亡。那赵虎、赵鹤齐发一声喊叫，挥动镇宅刀朝梁振普扑来。梁振普急中生智，朝他们二人背后喊道：“‘眼镜程’、‘翠花刘’快来助我！”“眼镜程”程廷华、“翠花刘”刘凤春是梁振普的师兄，也是北京八卦掌名家。赵虎和赵鹤刚一发怔，也被梁振普一一打死。梁振普抖动九节鞭把余下恶奴打得抱头鼠窜。不一儿会，宛平县的捕头、马快也赶到了，一看地上躺着十来个人，死的死，伤的伤，东倒西歪一大片。马快头对梁振普说：“朋友！你这个架打得不错呀！打死、打伤这么多人，

这场官司够你打的！”梁振普说：“我既然打了，怎能一走了之，我跟你们打官司去吧。”马快头说：“够朋友，那么跟我们到宛平县辛苦一趟吧！”梁振普到了宛平县，县太爷问了一堂就把他解往刑部，押入死囚牢里。多亏梁振普的弟子李国泰在外奔走，花钱上下打点，才买了梁振普一条命。第二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清廷官吏大都逃命，刑部大狱里的犯人借机炸狱逃跑了，梁振普也扭断镣铐跑了出来，回到原籍河北冀县隐居。后来西太后、光绪皇帝回到北京，无人追问马家堡之事，梁振普又重新出来在冀县开德胜镖局。后来他应河北束鹿县教育局和冀县省立十四中学之聘，教授八卦掌。以后便死在这武术之乡。



几十年后，一位穆斯林老妇人踯躅在前门大街上。她怅眼茫茫，望着车水马龙的古老街市，寻觅着旧日武馆，可是人去馆空，行人如织。她在怀念一生中那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她在追索那一闪即逝的英魂……

韩福顺翠花楼掌推曹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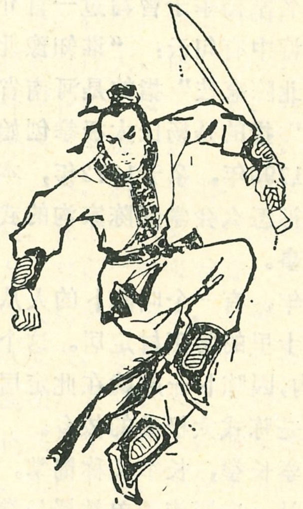
张宝瑞

韩福顺俗名韩六，是河北省冀县城南彭村人，为人憨厚，故人称韩六傻子。他年少时在北京学打铁，先拜史纪栋为师学习八卦掌。以后，董海川见韩福顺诚朴正直，非常器重他，亲自收他作徒。韩福顺辞去柜上的营生，跟随董海川左右。董海川到塞北出差十年，曾带着韩福顺；韩福顺在董海川身边学艺数年，功夫大长。他除了练习八卦掌以外，还在八卦六十四转刀、八卦八趟走刀、子路刀、转环刀、对劈刀等套路上都有功力。

北京当时有个会友镖局，镖师苏老恒和韩福顺很熟。一天，苏老恒约了许多武林朋友在翠花楼聚会，请韩福顺到会。宴会之中，苏老恒请韩福顺表演八卦掌中的转掌。韩福顺正练在兴头上，席间有一位练长拳的曹七看着看着，有点不高兴了。那曹七身强力壮，膀宽腰圆，他见韩福顺总是转圈便说：“六哥，你这样转来转去，我要站到你的面前，你怎么办呢？”韩福顺说：“不碍事。”曹七不信，就往韩福

顺前边一站，韩福顺一换势，将曹七撞出一、两丈远。曹七爬起来道：“六哥，我是怎样出去的？”韩福顺道：“我也不清楚。”一边说着，一边还转掌。曹七又往他面前一站；韩福顺又一换势，又将曹七打了出去。曹七站起来拍拍土道：“八卦掌真是莫名其妙！”

韩福顺练转刀也得心应手，他与别人对刀，别人的刀怎么也碰不着他，而他手上的刀总是在别人脖颈上转，真叫人心悬呀！



"杨无敌"舍命装哑偷拳

郑树荣

我国八卦掌名家杨季子曾写过一首介绍清末民初北京武术界轶事的诗，诗中有句云："谁知豫北陈家技，却赖冀南杨氏传。""豫北陈家技"指的是河南省温县陈家沟的武艺，"冀南杨氏"指的是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

杨露禅生于1799年，卒于1872年，本名杨福魁，号禄禅，又号露禅。杨露禅怎么会学起陈家沟的武艺来了呢？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明代洪武七年，有一个叫陈卜的人从山西迁到河南温县，在距县城东十里的常阳村定居。这个村中间地势低，两边地势高，形似沟，因陈卜一族就在此定居，就干脆称为陈家沟。这陈家沟就是陈式太极拳的故乡。

陈氏一族都学长拳，长拳又称锦掌，也称旧式太极拳。陈家沟设有武学社，向同族子弟教授长拳。经过一代一代往下传，长拳传到了第九代的陈在廷。那陈在廷是举人，拳艺高超，他一面教练长拳，一面根据陈家长拳的特点，参照了

古代的太极、阴阳、动静及消息盈虚的道理，领悟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哲理，参照古代的"河图"、"洛书"，创制了著名的"缠丝劲"。陈在廷把"缠丝劲"掺入长拳中，遂成为后来的陈式太极拳。

清代，当杨露禅要学陈式太极拳时，陈家沟的太极拳大师是混号"牌位先生"的陈长兴。陈长兴一般不教外姓人，杨露禅这个外姓人只得装聋扮哑来到陈家沟。一连八年，这个"哑巴"潜心"偷师"，慎之又慎，竟从未露过马脚。

可是杨露禅在装哑八年后终于露了马脚。事情发生在陈长兴六十大寿那一天。那天，陈长兴的徒弟们在陈家花园为他祝寿，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煞是热闹。陈长兴平时曾教徒弟学习扎杆，因招式难度大，他们都未曾学好。陈长兴趁着酒兴叫人拿了扎杆在花园里舞了起来。只见他先来一个"拨云见日"，接着是"倒提金炉"、"狮子摇头"，顺势而下，身随杆势往上一煞，斜身塌地，用拿、锁、坐的力量乘势一换，身随杆起，往上一长身，左把撇开，往上一送……花园里鸦雀无声，人人都屏住呼吸看着。突然，人丛中有人高声叫道："好！"人们循声望去，正是"哑巴"杨露禅。

这一声固然一鸣惊人，亦非同小可。杨露禅这个外乡外姓人竟装哑来偷窥武功，其罪甚大，人们不免为他的性命捏着一把汗。幸好陈长兴是个明白人，他见杨露禅平日勤勤恳恳，"无师自通"，悟出道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答应教他学习扎杆。从此，杨露禅便名正言顺地学起陈式太极拳来了。

扎杆又名沾黏杆、十三势杆、太极十三枪。陈长兴告诉

杨露禅，扎杆共有十三势，有开、合、崩、劈、点、扎、拨、缠、带、滑、截等招式，有画戟和大枪两种功能。陈长兴为了能让杨露禅学到扎杆的要领，还特别在练武场四周设置了铁牌，便于科学地教授。杨露禅经过长期苦学，武艺大进，后被人称为“杨无敌”。

由于杨露禅生性聪慧，再加上勤学苦练，不久就掌握了扎杆和陈式太极拳，以后他参照其它拳术的招式，融进陈式太极拳，创造了杨式太极拳。

杨露禅开始到北京传授太极拳，著名的弟子有万春、凌山、全佑等人。他还在端王府教端王武艺，端王府中学习杨式太极拳的还有总管王兰亭和王兰亭的三个好友司星三、李宾辅、李瑞东。杨露禅于1872年去世后，他们把杨式太极拳发扬光大，把太极五星椎（搬拦捶、肘底捶、撇身捶、指裆捶、栽捶）的套路重新编排，加入了形意、八卦的一些手法，刚柔相济；还采用了河南、陕西及江南各派的精华，将杨氏太极拳发展为新的太极五星椎。

杨露禅的杨式太极拳曾传给儿子杨班侯和杨健侯。杨班侯没有再传，而杨健侯则传给了杨澄甫、杨少侯和李景林等。杨澄甫又传给了他的儿子杨振铭和杨振基。如今，杨式太极拳的爱好者已遍布全球。

宋帮真德重训守备

张汉文

在晚清时期，有位著名的拳师叫宋帮真。他自幼拜神拳宋迈伦大师为师，习三皇炮捶拳。宋帮真生得中等身材，身怀绝技，尤以三皇内功而驰名于武林。

在北京崇文门外西花市有个专营各种线袋和麻袋的大铺店，老掌柜姓张，人称“口袋张记”。张掌柜为人忠厚老诚，年过六旬，欲求健身益寿之法。他费了几番周折托朋友好不容易将宋帮真请到家中，给全家传授内功术。张掌柜对宋帮真说：“我家上下十几口人，除去我那个九儿子以外，其他人等您都可以传拳授艺……”老掌柜说明了情由，宋帮真应诺。

这张九年方二十六、七岁，身高七尺开外，浓眉环眼，满脸的络腮胡子，膀大腰圆，胳膊头有饭碗口那么粗，有五百斤的本力，说话嗡声嗡气的。自幼学了些拳脚，练双石头，石墩子等。脾气粗暴，生性狂傲。凭他这身本事，官任“南苑守备（清朝时北京的南苑乃是皇帝、王爷的围猎场

所。“守备”是驻守的武官官衔）。十天八天才回家一次。虽然他回家时间不多，家里人可都怵他，不敢得罪，只有老掌柜的话他能听进几句。

时年正值金风季节，张九进城例行公事以后，回家看望父亲。刚到门口，家人笑迎出来对他说：“守备爷，客厅里正在传授内功，您脚步轻点。”张九听了心里很不痛快，寻思到，居然有这等斗胆之人敢到我府上传授什么“内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领。张九大步踉跄地来到客厅门外，停住了脚步，伸头静听，厅里鸦雀无声，一会有个人轻声缓慢地在说什么。张九借着半开半掩的门缝往里望去，只见众人围坐，正中间一人有五十多岁，脸色红润，精神饱满，三绺胡须到胸前，头上一条大辫子从左肩前垂下，体瘦骨轻。张九寻思道：这个人如此平俗，还会有多好的功夫？待我与他比试把他撵走。想到这里，他猛地把门推开，三步两步就走进了客厅。众家人惊呆了。一看是守备九爷回来了，忙起身让开一条通路。张九走到他父亲面前请了安，还没等老掌柜给他和宋帮真引见，张九就对他父亲说：“听说家里请来个练拳脚的内功大师，我愿与大师交手比武！”说完就转身向宋帮真走去。老掌柜忙上前拦住说：“我儿休得无礼，快来见过宋大师。然后你练一练石头请宋大师指教指教就行了。”张九两脚开列，双手掐腰，挺直地站着，鼻孔里哼哼地发出轻蔑的声音，说道：“既是大师，就有上乘的功夫，还怕交手比武吗！”老掌柜见儿子的浑劲上来了，自己又劝不住，又想两人真动起手弄出事来不好办。就对张九缓和地说：“请宋大师练一套功夫给你开开眼界就行啦！不准和大师动

手。”越劝张九的狂傲劲越大，他对宋帮真说：“我要领教一下你的内功，若输了，情愿跪地叩头，你若输了，就给我卷铺盖。”宋帮真坐在太师椅上稳若泰山，形若无事。可内心寻思道：“这张九骄横狂傲，目空一切，官居守备，仗势欺人，应该让他懂得天外有天，否则他欺我武林无人。”想到这里他对老掌柜说：“老先生请放宽心，守备一定要交手，我相陪就是啦！”转过脸又对张九说：“听你父讲你有五百斤的本力，你若把我从椅子上拉下去就算我输了。请吧！”张九心想一个瘦弱的老头还用得着五百斤本力？只需我双手稍稍一抓，就可以把他抓起来掷到门外去。宋帮真的话音刚落，他早已睁大环眼，两脚猛地一蹬地霍地扑过去，张开两只簸箕般的大手，十指粗得象铁条，朝宋帮真两肋狠狠地插去。宋帮真见他出手狠毒，倘若被插到肋上，将有生命危险。就在这手沾肋稍的千钧一发之际，他突然长腰提气，张九两手插空，急收住劲，猛地想收手。说时迟，那时快，宋帮真将内气疾沉下，两肋向外涨力，搭在太师椅扶手上的两臂随势向肋下一挟，竟把张九的双手留在肋下。张九又急抽了两下，没有抽出来，心就慌了，欲插不成，欲抽不得，急得他，把两眼瞪得象包子大，用尽全身气力双手又猛地向后一抽。宋大师两手早就扶在张九的两肘上，内里听准了对方的劲力。正待此时，他两肩一松，将内气调到两手上顺势向前抖腕一送，只见张九两脚离地，身子向后摔出两丈开外，象大石人一般咚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家人都看愣了，宋帮真却安稳地坐在太师椅上。老掌柜看得真切，上前刚要与宋帮真说话，宋帮真已站起身来对老掌柜拱手道：

“多有得罪！”又走到张九跟前拱手道：“守备用力过猛，我有些失手，冒犯了守备，万望海涵！”老掌柜为这一瞬间的变化捏了一把汗，忙上前斥令儿子说：“还不快起来给宋老师赔罪！”张九被摔倒在地，原来的骄横狂傲劲全部被摔没了，正不知所措，听到父亲的斥令如梦惊醒。忙爬起身脆下给宋帮真叩头，口中愧言道：“我生性狂傲，不知天外有天，今蒙大师教诲，终生难忘！”宋大师将张九搀起说：“你年华美好，前途无量，知过必改，即为圣贤。”老掌柜见宋大师武德高尚，胸怀若谷，更是崇敬万分，又见儿子能诚恳知过，满心欣慰。

王占春白云观求艺

张宝瑞

清末，这一年正是“燕九”正月十九日，北京城里城外许多老百姓纷纷涌进西南的白云观“摸猴”。原来观前石柱上雕有一只石猴，传说摸了这猴便有吉利之事，岁月沧桑，这石猴被摸得又亮又滑。这一日，正当游客乘兴摸猴时，有一个人却溜进了观内的邱祖大殿，那人尖嘴猴腮，生得矮小，青衣蓝裤，动作灵巧。他进入殿堂后，来到邱处机像前，这里摸摸，那里瞅瞅，似乎在寻找什么。

白云观创建于唐代开元年间，金明昌三年重建，改名太极宫。元世祖时，因为长春真人邱处机在此居住，又改名长春宫，经过重修与扩建，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邱处机死后，他的弟子们又在宫东建立道院，取名白云观。白云观内有灵宫殿、玉皇殿、老律堂、邱祖殿、四御殿、八仙殿、吕祖殿等，邱祖殿是白云观的主殿。邱处机是道教全真派的始祖，他本是山东登州栖霞人，一生致力于养生之学，后来在莱州居住，自号长春子。元世祖成吉思汗听说后便派特使刘仲

禄等邀请邱处机面谈。那时元世祖正在西征途中，邱处机率领他的十八弟子万里跋涉，到达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元世祖在行军帐中接见了他，二人相谈投机，一见如故，元世祖对他的博学多才甚是钦佩，给予他“神仙”的封号，赐他大宗师的爵位，并为他在北京建造了长春宫，要他执掌天下道教。邱处机死后，他的尸骨就埋在邱祖殿地下，因此邱祖殿又称邱祖墓。

那青衣人蹑手蹑脚正在邱处机塑像周围转来转去。忽听“吱扭”一声，塑像后一道暗门忽地打开，“噗噗噗”，从里面飞出三支暗镖。那青衣人好眼力，一招“嫦娥奔月”将身紧贴在殿壁，竟躲过那些飞镖。

青衣人悄然钻了进去。这时，只见一阵疾风吹过，一个瘦老道人双目如电，一招“白猿探头”，手指一屈，竟把那青衣人从暗门里揪了出来。那青衣人也不示弱，一招飞虬腿，直朝老道胸部踢来。老道一招“霸王推山”，又一招“黄莺探爪”，将青衣人紧紧抓住。

“你是何人？竟敢来此盗墓？！”老道大喝一声。

“韩道长，饶命！小人是河南人王德华，以后再也不敢来了。”

老道怒目圆睁，“原来是河南盗墓贼王德华，来人呀！”两个小道应声而进。“把他押到地牢去。”那两个小道把王德华绑了个结实，拖出殿去。老道正是白云观住持韩屏山，人称韩老道。

这一切都被一个年轻人看在眼里，那人叫王占春，是北京城西良乡人。王占春自小喜爱弄枪舞棒，玩拳习武，为人豪爽憨直，学过少林拳。后来他听人说北京白云观道长韩屏山是著名通臂拳大师，便想拜他为师，学些真本事，方才他见韩老道擒拿盗墓贼的情景，惊叹不已。

韩老道刚走出邱祖殿，王占春便拜伏在他的面前，连声道：“弟子王占春拜老道长为师，愿道长赐教。”

韩老道连瞧都没瞧他一眼，晃晃悠悠地到后面云集山房去了。

王占春当然不甘心，他索性住在西便门外的一家客店里。每天一清早，他就去白云观叩门，要求拜见韩老道，可是韩老道吩咐道士紧锁观门，就是不见他。后来，王占春就扛了一口袋干粮，每天跪在白云观门口，从早晨一直跪到天黑。这样跪了有半个多月，白云观内还是没有动静。他非常奇怪，心想，秦朝末年，张良拜黄石老为师，不过就是给黄石老穿穿鞋子。宋朝，有人拜理学家程颢为师，不过也就是在雪地里站了一夜。我这样不顾脸面长时间向韩老道求师，他连这点面子都不给，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天夜里，王占春悄悄攀上白云观后墙，来到后花园里。只见戒台上一位老者正在练功。他拳沉势猛，变化轻灵，两臂见长，手法严密，一招“狸猫扑鼠”，“美女抱瓶”，又一招“孤雁出群”，“白猿献果”……王占春看得呆了，凄清月下，他认出那人正是韩老道。

原来通臂拳自古即以河北，北京为中心流传开来，属猴拳类。据唐代《剑侠传》记载，相传古时有一白猿教给越女剑法。通臂拳以“白猿通臂拳”为正宗本流，其支派有“劈挂通臂拳”、“少林通臂拳”、“五行通臂拳”。“五行通

臂拳”就是由白云观道长韩屏山创造的一种通臂拳法。五行指金、木、水、火、土的“天地五行”。授拳时按照金门、木门、水门、火门、土门的几个阶段依次进行。土门是最高的秘传，据说包括有“奇门遁甲”这种隐身法。通臂拳的“通臂”是根据攻打对方时伸肘的一种特殊动作而起的名称。这个动作是劲由背发，经肩和肘而圆滑地达到手指的一种方法，它在北方拳术中进攻姿势较高，手法迅速而巧妙。

却说韩老道练完功便走进云集山房，在正房的一个木椅上坐了，王占春也悄悄来到窗外观看动静。韩老道站起身来，凝视着墙壁上挂着的一张画像，喟然长叹。王占春顺着窗棂孔定睛一看，画像上那人正是在菜市口被斩首的维新党人谭嗣同。这时只见韩老道拿起桌上的毛笔，饱蘸浓墨，在那书案纸上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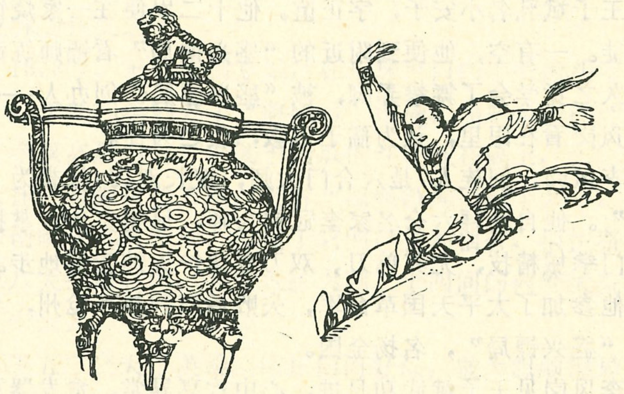
张楚深宫断客樵，长门无力锁阿娇。
满堂文武谁堪此，遍地明君岂一曹？
暂把樊头存易水，权将肝胆入黄巢。
放翁金错刀何在？不斩奸邪恨不消！

韩老道写罢，将笔一搁，痛哭不已。王占春暗想：原来韩老道也是一位爱国君子，他一定是有何隐痛，才出家为道，这样肝胆、武功的双全之人，真是难得，这真是一位好老师啊！

想到这，他几步来到后墙，一跃身，在苍茫夜色中朝家乡大踏步走去。原来王占春的家里有一件宝物，是当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将军留下的一柄青龙宝剑，以后辗转传到他家。王占春到良乡家中取了宝剑，藏在囊中，又去见

白云观韩老道。

韩屏山道长见到林凤祥遗物，不禁老泪纵横。原来他当年就是太平天国北伐军统帅林凤祥将军的麾下。太平天国北伐失败后，韩屏山浪迹江湖，后来到白云观出家为道。由于他武功高强，道德服众，遂被推为道长，以后一直隐居至今。当下，韩老道收王占春做了徒弟，并告诫他不可把五行通臂拳传给别人。就这样，王占春跟韩老道学了十八年武艺，直到大功告成。



大刀王五与源顺镖局

窦凤山　白永钧

名扬武林的燕京大侠大刀王五——王子斌，曾参与戊戌变法；率领源顺镖局众英雄攻打北京西什库洋教堂……

王子斌乳名小安子，字正谊。他十二岁便在一家烧饼铺当学徒。一有空，他便到附近的“盛兴镖局”看镖师练武，久而久之竟学会了舞拳弄脚，被“盛兴镖局”创办人——双刀李凤岗看在眼里，认为孺子可教，收之为徒。

李凤岗，回族人，是六合门大师，擅长双刀，被誉为“双刀李”。他自幼拜六合名家李冠铭为师，尽得真传，掌握了六合门拳械精技，尤其单刀、双刀更达炉火纯青的地步。后来，他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军，失败后回到故乡沧州，与人合办“盛兴镖局”，名扬全国。

李凤岗见王子斌武功日进，心中欢喜异常，愈发器重，遂将六合拳术、六合刀、枪、剑法尽数传授，並把自己所会的沧州名拳通臂及八极传给了他。

王子斌拜“双刀李”为师，师兄弟中排行第五，均习惯

称他为王五。在严师熏陶下，王五武功已属上乘。一天，王五刚落下饭铺的幌子，师兄平三找来说：“师傅在镖局内柜等你！”王五来到镖局，见师傅正在饮茶，见他到来，略为沉思一下，说：“如今你艺已学成，该到外面见见市面了。为师让你辅佐你师兄刘化龙押镖赴济南，以开阔眼界。遇事要仁义为先，武功上博采众长，广交豪杰义士，为你今后闯业辟一坦途。”王五连忙说：“恩师所言徒弟铭记在心。”说罢嗑头便欲离去。李凤岗说：“等等，我要为你正名，你就叫正谊吧。”

从此，王五开始了镖业生涯，与师兄刘化龙、马福利等押镖，在江湖上闯荡多年。在行镖过程中，他机智过人，武艺高强，往往都是将冲突“善了”。既使遇上强横之徒，王五也只是以惊人武功制服对手，力求血不染刃。因此，江湖朋友称为侠义之士。

1878年，王五来到京城，在东珠市口西半壁街买下几间房子，于1879年创办了“源顺号”镖局。黑底金字的“源顺号”字匾高悬门首，红绸子结成的红花披在匾上，大门右上角高挂一面杏黄色方旗，上绣“源顺镖局”四个大字。虽然它开创晚于其他镖局，但由于它的声誉和信誉，很快跻身于北京八大镖局之中，房屋也扩大到三十四间的内外大院，镖师五十余人。

王五广交天下英雄，结识四海好汉，並为源顺镖局立下几条规矩。一是押送银两多的重要镖车，由王五亲自走镖；二是江湖朋友来访，只要提“大刀王五”，就要盛情款待，赠送盘缠，周济困难；三是年年冬施寒衣夏施单衣，过春节

时套上马车周济有困难的穷人。王五还主张民族和睦，多次排除回汉两族殴斗纠纷。众人敬佩他的为人，赠送“德容感化”大匾额挂在大门道东侧上方。江湖豪侠马三保、胡致适等人送的“义重解骖”大匾额则挂东门道西侧。门首里边悬挂着贫苦百姓送的“尚武”、“济贫”两匾。

源顺镖局走镖旱路由北京到济南、开封、太原、榆次、张家口等，水路由北京齐化门(今朝阳门)经通县到运河驶至天津。1891年夏，镖局接了一宗大买卖，由北京押送十几万两白银去天津。王五召集众镖师商议，大家认为这趟镖非同一般，应由王五亲自押镖，並选水性好的镖师同往。一经决定，王五即挑选爱徒二喜、山子等十二人成行。当镖车一车接一车出发时，按镖局规矩由王五的妻子王章氏喊镖，“镖师出城”的高亢洪亮喊镖声在半壁街回响。

镖车将白银运至齐化门，装了满满三船，徐徐驶出。王五站在第一条船首远望，寻视可疑迹象，以防强人从水中、船后偷袭。当船队行至下西河时，只见迎面驶来一条大船，船头站了三四十人。王五心知此船来者不善，于是他急令停船，应付势态发展。

原来，来船正是在下西河一带横行的“赛蛟龙”等人，他派往北京的“耳目”得知官家有大批白银到天津，早就带领手下等候银船到来，只是对哪家镖局押镖还不清楚。

来船行至相距不远停住，“赛蛟龙”两眼盯住了镖船船首站立的王五。只见他身材魁梧，二目炯炯，短须领神，四十出头，好一位威风凛凛的镖师！王五抱拳道：“当家的辛苦了！”“赛蛟龙”也抱拳回礼道：“掌柜的辛苦了！请问哪

家的？”王五答道：“小字号源顺。”自此，两人一问一答。“你贵姓？”“在下王五，草字子斌。”“吃的谁家的饭？”“吃的朋友的饭。”……双方各自用行话印证了对方之后，王五满面含笑地说：“请当家的高高手，放我们过去。”“赛蛟龙”知道对方是名震江湖的大刀王五，心中有些犹豫，但当着众兄弟的面要手，唯恐被他们讥笑，心想凭我手中这杆大枪，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劫镖不成，会会王五，叫他知道我“赛蛟龙”的利害，亦是两全齐美。当即说道，“掌柜的，你看我手中的枪如何？如若你能胜我一招，那就各不相扰。”王五心知今日只能以武论英雄了，但考虑赛蛟龙也不是等闲之辈，心里也不忍伤了他。于是说道：“那就请当家的手下多留情了。”

王五从身后镖师手中接过大刀，说声“请进招”，只见“赛蛟龙”拧枪向王五刺来。俗话说：“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王五见对方出枪不凡，也就不敢大意，在枪尖离胸很近时，王五用大刀猛力撩枪，把“赛蛟龙”震得虎口发麻。“赛蛟龙”正想抽枪变招，王五却先他急换招势，一刀劈在“赛蛟龙”左臂上。“赛蛟龙”左臂疼痛难忍，枪也脱出。众强人吓得面如土色。“赛蛟龙”见王五並未乘胜直进，且看到左臂並未被砍伤，心想：“王五真乃侠义之士，左臂是被对方磕了一下，如用刀刃直劈，恐怕我要终生残废了。”于是，他把大枪一扔，拱手施礼道：“久闻掌柜的大名，今日方得一见，弟感三生有幸。兄之义举，令弟敬佩！”王五忙道：“在下一时失手，望当家的多加原谅。”“赛蛟龙”说：“王五兄，今后有我‘赛蛟龙’闵清在这一带，有插贵镖局镖旗的船

只通过，我当尽力保护。”王五见他果是“赛蛟龙”，连名字也说了出来，足见他是诚心实意。原来，江湖的规矩，只准劫镖人问镖师姓名，镖师绝不能问对方姓名。”从此，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以武结友之事，在武林界被传为佳话。

镖局结交广泛，从达官贵人，商贾巨富，到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均有往来。在业务联系中，王五结识了礼部二品官谭继洵。当时，王家在香厂胡同，谭家在烂漫胡同。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曾染瘟疫（白喉）大病一场，好不容易治好，但体质虚弱，便将他送交王五练武强身，师徒之间关系甚密。后谭继洵离京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告别师傅，随父南行。

1896年，年近三十一岁的谭嗣同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次年，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並办《湘报》任主笔，宣传变法。后奉诏入京，授四品銜军机章京。

谭嗣同进京后，立即到源顺镖局拜望师傅大刀王五。后来，康有为、梁启超、林旭等人也常来此密商变法之策。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预感形势不好，于1898年9月24日来到源顺镖局看望王五，这也是师徒最后一次见面。王五劝谭嗣同等人离京，谭嗣同执意不肯，还将随身佩带的“凤矩”宝剑留给师傅，並叮嘱王五说：“保重身体，见机行事，保存力量。”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谭嗣同下榻的浏阳会馆，将他逮捕。

王五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捕的消息之后，召集各方豪杰，研究出两套方案营救谭嗣同。一是先由王五探监，外边埋伏，里应外合动手。二是如若不成，就劫法场。但两方案

都未能实现，谭嗣同等人英勇就义。当王五赶到法场时，众志士已遇难。王五悲痛至极，失声痛哭，晕厥过去。苏醒过来之后，王五捶胸道：“壮飞，今日不能救你回去，我一定让你全尸返故里。”王五亲送灵车，悲悲切切地把谭嗣同的尸体运回湖南浏阳安葬。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借义和团的力量驱逐外国侵华势力。大刀王五率领源顺镖局的众镖师和北京的义和团，攻打北京西什库法国教堂。由于围墙高而厚，久攻不下，反被从教堂内射出来的子弹杀伤一批义和团义士和镖师。后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惶出逃，清军反手助洋人围剿义和团，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王五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源顺镖局，他痛恨清廷卖国苟生，容忍外国列强瓜分中国。

有友人告诉他说：“有人告了密，当局要捉拿于你，你还是出去躲躲为好。”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也再三劝王五外出躲避，以后再图大业。但王五摇头说：“大丈夫宁可立着死，绝不苟且偷生。”1900年的阴历九月初三，清政府御林军在镖局内柜房中抓捕了王五。当时，王五端坐在太师椅上，从容不迫，视死如归。当王五被押解行走在大街上时，他对旁的百姓高呼：“大丈夫生不能报效正义，以死殉大业无憾！”

王五和他的得意门生二喜、山子及四位义和团首领被捕后，被送到设在前门打磨厂的德军司令部里，受到严刑拷打，无一屈服，后来被德军枪杀于前门东河沿。王五的妻子王章氏和其儿子王少斌闻讯后，悲恸痛哭，按着回民的习俗把王五隆重安葬在北京西三里河回民公墓。

王五创办源顺镖局二十一年，广交武林志士，仗义济贫，勇于投身为国为民的正义大业，是武林中一位可歌可泣的英杰。

王五的殉难，也导致源顺镖局的关闭，幸存的镖师和徒弟各奔他乡。王五在世时仗义疏财，积蓄无几，其子王少斌以驯马为业，维持家人生计……

松筠庵康有为脱险

张宝瑞

北京的夏夜，天宇缀满繁星，如细碎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氛围中。月亮从城墙边袅娜升腾，露出幽冷的月光，映照着松疏的树枝和冷漠的街市，忽而，似在天末那边，传出残庙微弱的木鱼声……

189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令人难忘的一年。在北京城西南北半截胡同四十一号四合院里，一间厢房浅映出乳白色的光晕，——那光晕冰莹清幽，仿佛从窗棂偷窥世间风云，一个高大消瘦的人影正在窗前晃动。屋内这人头戴金线顶子青卫绒帽，正中镶嵌偌大一块蓝宝石，身穿青色搴木衫，神情严峻，气宇轩昂。他就是著名维新党人谭嗣同。此刻，他正在焦灼地等一个人，那人是他的好友、闻名京都的武术家大刀王五，名叫王正谊。

院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位浓眉大眼，满脸胡须的壮汉闯了进来。他穿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一根很宽的黄色腰带胡乱系在腰间。

"啊，王五兄，你终于来了！"谭嗣同高兴地迎上前。

"出了什么事？"王五抹了一把汗。

"今天在宫里得到消息，荣禄派了清宫大内高手今晚要刺杀康有为先生，你快去松筠庵救康先生。"

王五咬了咬嘴唇，骂道："这帮王八羔子，又要干这昧良心的事，先生，那我去了。"

谭嗣同关切地道："你要小心提防。"

王五点点头，出去了。

位于宣武门外达智桥校场口三条二号的松筠庵是当时维新党人云集之地，也是"公车上书"的发源地，当时康有为曾寓居此处。松筠庵又叫杨椒山祠，明代嘉靖年间冒死弹劾奸相严嵩的杨椒山先生曾居此处。清代乾隆五十二年改为杨椒山祠，祠内有谏草亭，杨椒山两次批评时政的草稿刻石均嵌于亭内。此时康有为正在寓房内挥毫作诗，他才思敏捷，挥洒自如，那诗是：

此地空余谏草亭，深宫变法岂无声。
松筠夜雨题新笔，南海暮云唤旧雄。
满腹肝肠在海宇，一生辛苦求大同。
劝君莫道悬梁苦，自古功成凭借风。

康有为题罢诗，喟叹一声，扔下笔，踱步来到窗前。近日京城谣言四起，光绪皇帝手无重兵，如同浮云。慈禧太后死党荣禄等人又在调兵遣将，形势紧迫，令人不快。

忽然，门"咣啷"一声被人推开，大刀王五疾步走了进来。"先生，您没有什么事吧？"康有为惊讶地望了他一眼，"外面有什么风声吗？"王五把方才谭嗣同对他讲的话对

康有为叙了一遍。康有为听了，额头冒出一层虚汗，急忙掏出手帕去抹，可是手却抖个不住。王五道："我带了几位弟兄来，马车就停在后门前，你先到严复先生那里暂避几日，看我收拾这些乌龟。"

王五把康有为扶到后门口，那里果然停着一辆马车，王五的几个弟子迎了上来。王五道："快把先生扶到里面。"说着，几个人把康有为搀扶到马车内坐了，马车夫也是王五的朋友，一忽儿，马车便消失在月夜里。

王五的一个弟子问："我们几人守在何处？"王五呵呵笑道："你们尽管躲在暗处看热闹罢，我王五一人足可以对付他们。"说罢，他又来到康有为的寓房内，吹熄蜡烛，一人躺在床上，翘着腿，听着动静。

天过三更，京城的夜显得有些凉了，树叶被风弄得飒飒响，有几片叶子在窗外飘荡，松筠庵显得更加古朴肃穆，那亭阁、花木、爬春藤、院墙、井台、短廊都溶在皎洁的月光里。这时，房上有瓦响，只听有人嗍嗍耳语。在这沉静的夜里听得真切。

"那姓康的乱党头子是住在这间房吗？"

"没错儿，这几天我探查了个一清二楚，就是这间房。"

"那他必死无疑了。可惜梁启超到天津去了，要不然连他一块收拾了。"

"只可惜那个叫严复的书生来无影，去无踪。"

"别急，树倒猢狲散，他们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

"这回荣大人给多少银子？……"

"回头再说……"

听动静是两个人。一忽儿，窗纸被舔了一个孔，一只手伸进一个熏香盒子，一股烟在房里飘散开来。

此时。王五已躲在书案下，他见来人使出熏香，快伸手从兜里摸出一颗却香丸，含在嘴里。

又过了一会儿，门被轻轻撬开，一个人手握鹿角刺走进屋内，来到床前。他上前就刺。王五一招“野马奔槽”，一拳朝那人打去。那人功力甚厚，听到外面风响，一招“白鹤穿林”，躲过王五的拳头。王五喝道：“你是何人派遣？”来人正是清宫大内高手崔保善。外面放哨那人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身边的保镖，叫戴小侠。当时，光绪皇帝正任用维新党人做幕僚，试图重振朝纲，向日本国学习，走西方诸国振兴经济之路，崔保善和戴小侠当然不敢说出来处。

屋内，王五和崔保善正激烈交手，相持不下，戴小侠闯了进来。他一见此时情景，骂道：“妈妈的，这康有为什么时候学的武艺，功夫还不浅呢！”说着，也动手动脚上前来助崔保善。崔保善使的是劈挂拳，与王五打了二十多回合，没承想右脚穿的鞋掉了，他叫了一声：“戴老弟打一会儿，我歇息一下。”说罢退下阵来，去找那鞋。

崔保善在地上左瞧右瞧，也没找着那鞋子，又来到假山前来找。没想到假山后正藏着王五的一个弟子，唤作“摸不着”铁三和。这铁三和武艺不济，可是轻功极好，窜房越脊，攀树爬高是个好手。他见崔善保突然闯到此处，冷不丁伸出一刀，正中崔保善左腿，鲜血淌了出来。崔保善又气又恼，伸手去抓铁三和，可是却抓了个空，再转身寻找，哪里有铁三和的影子。

戴小侠在荣禄手下实是混饭之徒，在山东老家时曾经跟人学过几手六合螳螂拳，可是功夫不到家，只学了一点皮毛。他哪里是王五的对手，只与王五打了七、八个回合，身上就吃了四拳。戴小侠也顾不上崔保善了，拔腿就逃，王五也不追赶，径直来寻崔保善。

崔保善迎头见王五急匆匆寻他而来，赶快拉开架式，一招“青龙入海，”朝王五扑来。王五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虚晃一下，一招“燕子钻林”，绕到崔保善身后，又一招“双雷贯顶”，朝崔保善击来。崔保善来不及躲闪，右肩着了一拳，疼痛难忍。他知道不是王五对手，又加上有腿伤，不敢恋战，朝外就跑。王五见他腿上有伤，猜想他可能被弟子所伤，他不愿打受他人所伤之人，恐怕辱没名声，也不追赶，放崔保善逃去了。这时，草丛里跳出王五的弟子们，他们抖动绳标就要去追，被王五唤住了。

王五道：“康先生已安全转移，荣禄派来的人也力怯而逃，不必追赶了，免得狗急跳墙反而不好，大家都回去歇息罢。”

一行人走出松筠庵，分头消失在胡同尽头。北京，这古老的城市，似乎睡得更熟了。她安祥地躺在长城的怀抱里，象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那带有点腥味的夜风，却象是在启示北京的居民，黑暗将会更深……

宋德泉砖塔留英名

张宝瑞

位于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的砖塔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它创建于元代，在元、明、清三朝，是“勾栏”、“瓦舍”地带，梨园脂粉书香不绝。胡同东口有一座八角形、七级密檐式青灰色砖塔，名为“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是金元两朝极负盛名的佛学大师，元代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就是他的弟子。万松老人圆寂后，人们为他建造了这座朴素别致的砖塔。清代砖塔胡同曾经做为神机营所辖右翼汉军排枪队的营地，但是不久，这条胡同又恢复“闾阎扑地，歌吹沸天。金张少年，联骑结驷”的兴盛景象。1900年，以“反洋”、“灭教”为口号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席卷了北京城，当时的砖塔胡同曾是义和团首领们的指挥部。义和团在这里发布告示，指挥勇士攻打西什库教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砖塔胡同成为血腥屠杀的目标，这里发生了一个悲壮的故事。

当时义和团一位叫史英才的大师兄在作战中牺牲，他有

一个五岁的女儿寄养在砖塔胡同一位孙氏老大娘家里。当时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八国联军的洋鬼子们逐门逐户搜查，想找到这个叫红灯的小姑娘。洋鬼子把砖塔胡同里十三个三岁至八岁的小姑娘都赶到一个大院里。因为孙氏当时把红灯藏在菜窖里，所以红灯没有被鬼子发现。洋鬼子扬言：如果三日之内不把红灯交出来，就要把抓到的十三个小姑娘都杀死。这件事可急坏了孙氏，她为那些被抓的小姑娘担忧，因为那里面也有她的孙女高媛。高媛的父母是义和团和红灯照的战士，他们在攻打西什库教堂的战斗中牺牲了。孙氏想来想去，忽然想到一个人，那人名叫宋德泉，家住东城，人称“铁罗汉”，此人技艺惊人，好打抱不平，是花拳大师宋国荣的儿子。可是如今八国联军在北京城里大肆搜捕义和团战士，连会武艺的人也不放过，那位叫宋德泉的武术家到哪里去找呢？孙氏把这个想法跟邻居俊凤嫂讲了，俊凤嫂决心冒险到东城寻找宋德泉。晚上，俊凤嫂领着宋德泉来了。孙氏把情况对他讲后，宋德泉沉吟片刻，一声不吭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有人传出消息，驻扎当地一个八国联军头目格里多失踪了。下午有人在砖塔胡同的墙上发现一张传单，传单上写着：如果八国联军的鬼子不把被抓的十三个小姑娘释放，格里多的尸首就会出现在砖塔胡同。这一下鬼子们可慌了，他们只得释放了关押的十三个小姑娘，于是格里多活着回来了。据格里多说，他是在自己的营房里被一个大汉绑架的，因为双眼被蒙上黑布，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只知道被那人架上一辆马车，绕来绕去，后来到了一个院里，藏在一个地窖里。孙氏心里明白，这件事肯定是被称为“铁

罗汉”的宋德泉干的。

这一天夜里，繁星竞相眨眼，月皎如银。一个黑影跃进孙氏的院墙，那人悄悄来到孙氏的窗前，轻轻唤道：“孙大娘，我是‘铁罗汉’。”房里的烛亮了，门开了一条缝，宋德泉钻了进去。孙氏问：“深更半夜，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宋德泉低声道：“红灯在这里久待非常危险，我想法把她带出城，送到河北乡下去。”孙氏担心地说“外面洋人戒备很严，兵荒马乱的，你怎么混得出去？”宋德泉说：“我自有办法”。孙氏沉吟片刻，说：“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办了，红灯姑娘在这里凶多吉少。”说罢，她悄悄打开门，来到院后的一堆向日葵杆前，拨开向日葵杆儿，露出一个窖口，她轻声唤道：“姑娘，你出来吧。”小红灯从菜窖里钻了出来，这时，宋德泉也来到了院里。

就在这时，只见院墙后伸出十几个脑袋和明晃晃的洋枪。原来洋鬼子发现了宋德泉，尾随来此。孙氏大叫一声：“鬼子来了！”顺手抱过红灯，朝宋德泉扔去。宋德泉是花拳名家，出手之速如百花顿开，眼花撩乱。他接过红灯，用左手一挟，迈开双脚，朝后墙奔去。孙氏也随他跑去，并用身体掩护宋德泉。一排洋枪响了，孙氏倒在血泊之中，身上中了六颗子弹，她连哼也没哼一声。宋德泉身手疾快，再加上后院墙矮，他身似杨柳，飘然跃过墙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夜，死一般的沉寂……

雍和宫喇嘛血染八里桥

张宝瑞

1899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朝阳门外义和团大首领张鸿义正率领弟兄们操练武艺。忽然，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喇嘛闯进来，他身穿烟色僧袍，额门沁满汗珠，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

张鸿义问：“你是哪个寺庙的和尚，怎么闯到我们这里来了？”那喇嘛双手合拳，颤声道：“我也想跟你们操练武艺……”张鸿义上下把他打量一番，问：“你都会什么功夫呀？”喇嘛道：“我会喇嘛拳。”张鸿义一听，顿时从座椅上站起来。“那你一定是雍和宫的喇嘛喽！”喇嘛点点头，红着脸说：“我叫松吉布喇嘛，是前年从蒙古草原来的。”张鸿义道：“那我考考你，喇嘛派有哪些拳路、拳法？”松吉布喇嘛振振有词答道：“喇嘛派的拳术开始只是八拳、八步、八指、八拿、八踢。有八字真言。”“哪八字？”“‘非脉不打，手去身离’。喇嘛拳采取阴阳之道，开合之理，成为天地双分之势，后来发展为六路宗手。”张鸿义又问：“哪

六路？”松吉布眨眨眼睛。“飞鹤手，弥勒手，兜罗手，运星手，拿脉手和他脉手。进而又演变为领宗六法，更创出了三十二手飞云抓、六十四点刚槌头及二十四种腿击法。另外还编了十套手法：金刚、罗汉、出洞、步战、功守、六通、金钟、八法、靠打、重围，均是该派独有的手法。”张鸿义赞许地点点头。“喇嘛拳有哪些奇门兵器？”松吉布环视了一下义和团众弟兄，答道：“有菠萝密、燕子牌、万人敌、子母铗。”张鸿义又问：“那内功和对搏呢？”松吉布道：“内功有养性静坐功、喇嘛百法、柔子神功、一指禅功和贯顶功。对搏有牵衣十八法、大擒拿和打穴法等。”

张鸿义摆了摆手，道：“好，收了！”松吉布揖谢道：“谢大师兄。”

从此，雍和宫的喇嘛松吉布参加了义和团。松吉布每天除了向义和团的弟兄们学习三皇炮捶拳，还把自己掌握的喇嘛拳传授给义和团的兄弟。那喇嘛拳由来已久，在西藏一带流行至少有三百多年了。满清有专制，皇室子弟必须到北京雍和宫学习喇嘛拳，所有御前带刀侍卫，不论是哪一派武艺，都要经过雍和宫的主持大喇嘛考试合格，才授予侍卫一职。在当时喇嘛拳又是清代皇家武术，外人实难得见。据清史记载，喇嘛武术，传自天竺雷音寺的伽蓝活佛，后经格拉寺的喇嘛僧侣传播发扬，遂成为西藏地区之武术。至伽蓝三命名，世为喇嘛派。

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中国人民奋起还抵抗，震惊中外的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了。松吉布也和成千上万名义和团战士参加了北京保卫战。由于满清政府采取勾结外虏的政策，义和团运动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后

来松吉布跟随义和团的一支部队向北京的城东撤去。

夜，漆黑一团，偶尔还从城中传来零星的枪声。松吉布和义和团战士沿着通惠河畔疾步向东走着。这时，突然从身后传来疾驰的马蹄声，原来是英军的马队追上来了。大师兄张鸿义果断地下命令，由松吉布率领一百多名义和团战士留守八里桥，掩护义和团大部队撤退。

松吉布喇嘛命令战士们埋伏在八里桥东北侧，然后命令道：“准备用刀砍马腿。”他又带领几个战士找来一些铁锹，准备用锹铲土迷惑马队。

尘土飞扬，英军马队冲上了桥头。松吉布大喝一声：“弟兄们，冲啊！”战士们一跃而起，持刀冲向马队，有的用刀砍马腿，有的扬土，也有的把鬼子砍下马。松吉布连连大吼，练开了喇嘛拳。他左右开弓，接连把七、八个洋鬼子打下马来，五人倒地身亡。英军的马队越来越多，义和团战士伤亡严重，鲜血染红了桥头。英军马队一个军官见松吉布武功高强，“呼啦啦”，指挥十几个骑兵朝他冲来，将他围在核心。松吉布毫不畏惧，使出喇嘛拳中飞鹤手和运星手，连连毙敌。一个英军军官想出一个主意，他召集四个洋枪手，一齐向松吉布射击。子弹穿透了松吉布的胸膛，松吉布圆睁怒眼，口喷鲜血，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激战结束了，留守的一百多名义和团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桥头丢下了一百多具侵略者的尸体，义和团大部队安全转移了。第二天凌晨，当地的老百姓把松吉布等抗敌英雄的尸体埋到附近的庄稼地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义和团反帝运动中，还有一位壮烈牺牲为国捐躯的喇嘛。

吴鉴泉长沙圣手显威

张宝瑞

三十年代的一个初秋，湖南长沙正是霜袭丛木，层林尽染的时节。长沙的一家川菜馆里，从北京来的吴氏太极拳宗师吴鉴泉正与长子吴公仪、次子吴公藻用餐。这时，有个身材魁梧的壮汉闯进雅座。他身穿一件灰色哔叽长袍，戴一副近视眼镜，一见吴鉴泉便打个揖道："太老师！久仰您的威名，今天我想向您学几手，不知您肯不肯赏脸！"吴鉴泉是北京人，对湖南话有些听不懂，只是微笑着请来人坐。但来人双手叉腰，一动不动。吴公仪望望吴公藻，吴公藻正在湖南当太极拳教官，会些湖南话，于是趴在父亲耳边道："来人是湖南省第一届国术考试冠军、邬家拳高手唐徽典。他的意思是想跟您试试手咧。"唐徽典自恃全省夺冠，而且力气过人，听到吴公藻的话，点点头道："正是"。吴公藻笑着对父亲说："您就和他推推手吧！"身穿藏青色哔叽长袍的吴鉴泉摸摸胡须站起来，和唐徽典搭起手来便推起来。大约只推了三分钟，唐徽典突然栽倒在地，他想爬起来觉得两掌

无力，于是转身跪倒在地，口中连连喊道："太老师，您真是名不虚传的圣手，连我也不知道是怎样跌倒的，如果您老就传我这一招，我死也瞑目了！"吴鉴泉连忙将他扶起来说："我也没什么诀窍，所谓熟能生巧，勤学苦练出真功的道理，你记住就是了。"

事后，唐徽典逢人便说，吴鉴泉全身松软如棉，转动如旋；吐气如泉，触人如电。

此番吴鉴泉来长沙，一来看儿子吴公藻，二来打听拳王王润生的消息。王润生曾跟吴鉴泉学过吴氏太极拳，拳术高超，后来被湖南大学聘为体育教授。他少年时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的得意学生，曾两次留日学习。这天下午，吴鉴泉应邀到青石井精武会讲学去了，只有王润生一人在吴鉴泉的屋里看书，忽见一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一迭声要见吴鉴泉。王润生问："你是哪里人？找吴先生有什么事？"大汉操着山东土腔说："找他领教呗！俺叫黄大标，什么拳俺都学过，什么庙俺都逛过，什么林子俺都见过，什么鸟俺都打过，你是谁？"王润生望着这个憨直的汉子，笑道："我是吴先生的学生，你不妨先同我试试。""试试就试试！"黄大标说着，对准王润生的胸口就是一拳。王润生将身一侧，用左手一揽，推开黄大标的拳头，然后用右手在他的臂部一拍，说声："去吧！"黄大标身不由己，象被抛柴一般，抛到一边。然后，王润生一招"燕子穿云"，飞快地将他抱住，把他扶到沙发上。

黄大标是长期练武之人，他这一试，试出功夫来了，他心里对吴鉴泉师徒由此敬佩万分。此时，黄大标从沙发上一

跃而起，双手一拱道：“俺从心里佩服你们的功夫，吴先生的功夫更不用说了，俺告辞了！请转告吴先生，俺不见他了！”说完，一推门，大步流星般走了。吴鉴泉讲学回来后听说此事大笑不止。

为了将吴氏太极拳流传推广，吴鉴泉的儿子吴公藻编写了《吴氏太极拳》一书。但是由于事态炎凉，直到1980年5月才出版，畅销港澳及东南亚各国。

杨班侯箭掷八国联军

张宝瑞

万籁俱寂，寒风呼啸，北京东郊原野死一般寂静，这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后第一次出现的沉寂。由于清政府实行卖国求荣政策，义和团反帝运动终于失败了。

这时，一匹快马从西急驰而来，蹄声划破了寂静。骑者是一位血迹淋漓的壮汉，他瞪着一双愤怒的大眼睛，左手紧执缰绳，脸带疲惫之色，汗水混合血水流淌在发际和颈项。马过之处，尘土冲天而起，他的身后出现八国联军的马队，马队紧追不舍。被追之人见马队逼近，忙用嘴衔刀，拽过身后的弓箭，拉弓射箭。他一连射死三名追兵，由于用力过猛，弓弦拉断。壮汉大惊，索性用手掷箭，敌骑亦纷纷中箭落马。敌人在后面向他开枪射击，子弹“嗖嗖”擦着壮汉的耳朵而过。壮汉见前面有一片密林，紧催坐骑，旋风一般卷进密林。八国联军马队向他发出一阵又一阵排枪……

这位壮汉就是太极拳大师杨露蝉之子杨班侯。杨班侯惯使的太极提放术是武林一绝，所谓提放，就是内气的提放。“提”能身轻如燕，健步若飞，甚至能满足腾空跃起；“放”

则安步固若山岳，巨力不摧。杨班侯的桩步，气沉丹田，八个力壮士拉拽，也岿然不动。

杨班侯早年丧妻，只有一个十余岁的独生女儿，爱若掌上明珠。一日，杨班侯外出归来，突然得知爱女落水溺死的噩耗，悲痛欲绝，气往上涌，两足自发地跳起四、五尺高，在场观者无不惊嗟，成为武坛逸闻。

又有一次，杨班侯出外访友，正值夏季倾盆大雨过后，路上洼水纵横，泥泞不堪。杨班侯到了朋友家，朋友发现他脚上穿的布鞋干燥，仅在鞋底略有湿迹，因此武林人士说他有"踏雪无痕"之功。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杨班侯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毅然投身于义和团行伍中，奋勇杀敌，连立战功。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政策出卖了义和团，又因为八国联军依仗洋炮洋枪，义和团失败突围出京。此次，杨班侯在最后突围战中，手持大刀冲进敌阵，一连砍杀数十个洋兵。后来终因寡不敌众，在危急之际，他运用太极提放功夫，气一提，身子腾空而起，两足轻巧地踏到一个洋军官的马屁股上，手起刀落，把洋军官砍下马，自己驱马朝通县退去，没想半路里又杀出洋兵马队，把他盯住，紧追不舍，他被迫退入林中。

却说洋兵马队连放几排枪后，看见毫无动静，几个洋兵于是下马朝林中搜去，可是过了有一袋烟的功夫，这几个洋兵都没有回来。洋军官立即命令放火烧林，火势倚仗风势，烈焰腾空，映红了半边天，映照西天如血的红霞，十分壮观。

杨班侯从此就没有在武林露面，通县的一些老百姓说，这位武林豪杰在此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了。

李鹤鸣柏林寺惩淫僧

张宝瑞

二十年代的北京城悲凉苦痛，陷于军阀混乱的困惑中。这年春天一天深夜，从东城成贤街跑来一辆人力车，车夫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奋力前奔。车上坐着一个纤纤细腰的贵妇人，她一脸脂粉，娇腮嫩唇，上身穿一件水绿夹衣，下身穿一条粉红绉肥腿裤，因为来得仓促，腰间还露出一点白裤腰来。这个贵妇人不时摇着一条藕荷色底面镶有鸳鸯戏水图案的手帕，好象是在驱散车夫身上散出的汗味。

车夫在柏林寺后门停下了，贵妇人付了车钱，人力车渐渐远去。贵妇人机警地四外瞅瞅，然后用纤纤玉手在门上有节奏地敲了五下。那门"吱扭"一声开了，露出一个大胖和尚的脑袋，紧接着伸过一只手，把贵妇人搂进寺门。那寺门"吱扭"一声又关上了。

柏林寺创建于元代至正七年，是旧日北京八大庙之一。康熙皇帝为了替其父顺治皇帝祝贺寿辰，曾大兴土木，大规模修缮了这座庙宇。此寺是五层院落，依次排列为山门、

天王殿、圆俱行觉殿、大雄宝殿和维摩阁。大雄宝殿横匾上有康熙皇帝手书“万古柏林”四个大字，殿内有三世佛塑像。后面的维摩阁内有七尊木制漆金佛像，寺内的龙藏经版雕于十八世纪初叶，是希世之宝，共七千一百六十七卷、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块经版，从雍正十一年到乾隆三年才刊刻成。这么一座宝藏胜地如今却成了藏娇的“花穴”。现今的柏林寺静寂法师不甘佛林寂寞，喜欢拈花惹草，平时拐骗民女勾引贵妇享乐。一个月前，他又勾搭上大军阀吴佩孚的姨太太陈媛媛。陈媛媛原是段祺瑞府上的优伶，后被吴佩孚收为新房，因吴佩孚忙于军务，陈媛媛有时感到寂寞，一个月前因到柏林寺游玩，结识了静寂和尚，有时趁吴佩孚不在北京之机，便偷偷溜到这里鬼混。

静寂和尚已为陈媛媛准备了素席，陈媛媛在软椅上坐定后，静寂和尚将一个削好的苹果递给她，说道：“陈小姐，先吃个苹果，这是柏林寺苹果树上的苹果，可清香咧。”陈媛媛笑道：“我那里什么水果没有，偏吃你这里的苹果，时间可不早了……”话音未落，只见静寂和尚几步跨到窗前，侧耳听听，“噗”地一声，吹灭案上蜡烛，小声叫道：“不好，来了生人。”说着，又来到床前，从枕下摸出一只左轮手枪。陈媛媛脸吓得惨白，一把抱住静寂和尚，簌簌抖个不停。

静寂和尚一把推开陈媛媛，大喝一声踢门而出。来到院里，明月溶溶，桃李芬芳，并无一人。静寂和尚熟谙武功，他绕着古松寻觅着。他刚来到第三棵古松前，只觉手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手枪落地。紧接着从树上跃下一人，那人青

衣青裤，动作利索。静寂和尚喝道：“你是何人？怎敢夜闯柏林寺，莫非是盗宝之贼？！”那人呵呵笑道：“我是捉你这踩花和尚来了！”说着，一招“卷地旋风脚”。这脚法煞是厉害，脚未到风先到，静寂和尚“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来者紧接着又一招“马跳三涧”，朝他扑来。静寂和尚也不示弱，一招“下式栽拳”，将身子挺起，又一招“罗汉低头”，朝来者撞来。这一撞气力甚大，来者一偏身，竟将一株幼松撞折。交了十几个回合，静寂和尚叫道：“你是清拳手，莫非是潭柘寺来的？！”来者默然不答，从兜里摸出绳标，一招“苏秦背剑”，绳标正中静寂和尚左臂。静寂和尚负痛倒地。来者骑在他身上饱揍一顿，一边打，一边叫：“看你今后还敢不敢欺负良家妇女！还敢不敢与坏女人鬼混！”静寂和尚是软硬不吃的人，无论来者如何用力，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边，陈媛媛见静寂挨打，杀猪般大叫，夺门而逃。她的哭叫声惊动了柏林寺其它和尚，这些和尚平时也不满法师所为，但敢怒不敢言，本来不愿管事，起初都躲在僧房里窗户处瞧热闹，后来听陈媛媛叫得凄厉，也恐闹出人命，于是穿衣提棍涌出僧房。来者见状，一招“白鹤穿林”，几步窜到院墙前，翻墙而出。

来者是北京清拳高手李鹤鸣。清拳流传较少，是由京西潭柘寺万光、万春和尚所创，是一种以短打为主，突出技击的拳术，颇为厉害。李鹤鸣为何半夜深更来这柏林寺呢？原来昨日他在东单遇见一个卖烤白薯的老头哭得伤心，一问才知道这老头的独生女儿前不久被静寂和尚拐骗失身，回家后

精神失常。李鹤鸣是专爱打抱不平的好汉，故才来此教训静寂和尚。

不久，大军阀吴佩孚回到北京，闻说这件丑闻，把陈媛媛痛揍一顿，卖给北京前门外八大胡同天香楼妓院为娼。静寂和尚也在柏林寺失踪了。

黄宝亭"完璧归赵"

张宝瑞

自清朝以来，北京最大的庙会是东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护国寺，俗称"东庙"、"西庙"。《京都竹枝词》中说，"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乾隆年间的戴璐写的《藤阴杂记》中也说，"百货俱陈，目迷五色。王公亦复步行评说。"东城隆福寺建于明代景泰三年，原是京师巨刹，是朝廷的香火院，每月农历九、十、十一、十二日开市四天。庙会分为三路，中间一路是珠宝古玩，冷食茶水和杂要练艺等；东西两路多为瓷器衣物、水果衣物等，有"诸市之冠"誉称。

隆福寺庙会中有位练艺的壮士叫黄宝亭，他家住海淀，是顺手拳的创始人。此人专爱打抱不平，仗义疏财，威信颇高。虽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可是庙会香火不衰。当时，黄宝亭暂住东四二条一个弟子家中，每逢隆福寺庙会，他都要带徒传艺。

这天中午，黄宝亭练艺后由东路回去，在东四一条西口

看见一个老妇人嘤嘤哭泣，甚为伤心。他上前问道：“老姐姐为何伤心？”老妇人抬头看他象是慈悲之人，便道：“我今日一早拿着传家宝物到庙会来卖，没想到被一歹徒抢去。”黄宝亭问：“是何宝物？”老妇道：“是明代嘉靖年间制作的一只宝碗，翡翠颜色，朱红镶边，碗底趴着两只玻璃蛐蛐儿。因为碗边有个裂口，一直当猫食碗。前年家里来了个算命先生，他说那碗是价值千金的宝碗，举世无双。以后家里一直把那碗奉为至宝。我那老伴是个老中医，去年害病卧床不起，家财荡尽。近日眼看揭不开锅，所以才想卖碗，谁承想……”老妇说到这里，泪如泉涌。

黄宝亭问道：“抢碗那贼长相如何？”老妇道：“黄狐狸脸儿，背有些驼，个子矮小，动作似乎挺灵巧。”黄宝亭道：“老姐姐不要悲伤，我一定替你找到抢碗之人。”说罢，摸了些钱两递给老妇人，老妇人连声感谢。

一连三日，老妇人也没听到黄宝亭那边的消息。她想探个究竟，悄悄来到东四二条黄宝亭弟子家。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门上写着：“忠厚传家久，书香绕梁长”。穿过影壁，隔着一株枣树，只见西厢窗内，黄宝亭正全神贯注看书。老妇暗想：黄先生为我办事，我不应该催促。于是退了回去。

又过了五日，黄宝亭那里仍然没有动静，老妇有些沉不住气了，索性每天上午和下午都去探看动静，可是她每次都看见黄宝亭在那里看书或练艺。老妇心想：黄先生莫非把我的事情给忘了。想到这，她有些伤心。

事过半月，这天上午，黄宝亭拎着一个包袱来到老妇的家里。他兴冲冲从包袱里掏出一只碗，翡翠色，朱红镶边，

碗底趴着两只玻璃蛐蛐儿。老妇眼睛一亮，亲热地捧起那只碗，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黄宝亭每天在家读书练功，如何找到那只宝碗的呢？原来当时北京的集市除庙会、厂甸外，还有一种旧货市场。这种集市一般在后半夜至天明交易，又叫晓市或鬼市。北京做为京都，官僚世家、王公贵族，商豪巨富、书香门第颇多，由于宦海风云多变，市场险波突起，失势败落和破产的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有人在。这些落魄人只得靠变卖家中旧物糊口，但是又放不下平时的架子，只好在天亮前打着灯笼去兜售旧物，因此沿袭成市。同时很多盗贼也把脏物在这里上市脱手。这种集市主要有以买卖古董为主的宣武门小市；以买卖旧家具为主的德胜门小市；以估衣为主的崇文门小市和以市场、游艺为主的天桥小市。《都门杂咏》里有诗写道：“夜方五鼓未啼鸦，小市人多乱似麻。贱价买来偷盗物，牵连难免到官衙。”黄宝亭寻思：夺宝之人欺老妇贫寒力弱，很可能会在北京变卖，但未必敢公开拍卖，有可能到买卖古董的宣武门小市变卖。为了谨慎起见，他派弟子们盯住北京的庙会和古玩店，自己每天深夜到宣武门小市转悠。昨天夜里，他正在宣武门小市徘徊，正好看见一个黄狐狸脸的家伙鬼鬼祟祟转悠，怀里好象揣着什么东西。他立刻凑上去，把口袋里的钱币晃得“哗啦，哗啦”响。那家伙认为他是一个大买主，带他拐进附近一个小胡同，溶溶月下，那家伙上下打量了黄宝亭一番，才小心地从怀里掏出那只宝碗。“五块金条。”那家伙用吵哑的声调说着，眼睛里露出金子般的光采。

黄宝亭机智地叫了一声："警察来了！"然后一把夺过那宝碗，顺手揣到怀里，这动作比狸猫还快。那家伙尖叫一声，呼地抽出一柄尖刀，朝黄宝亭的心窝刺来。黄宝亭的顺手拳非常厉害，那拳顺其劲而发，随其势而变，有刚柔转化，曲伸吸避之妙，其性较硬功而能绵，类内家而有力，一着二式，堪称精巧。黄宝亭见手掳腕，"啪"的一声，把那尖刀磕飞了。那家伙吃了一惊，一招"鸳鸯戏水"，双拳朝他击来，带着双股风。黄宝亭知道他使的是绵拳，一招"白鹤亮翅"，一脚将那家伙踢翻，然后将左拳抵住那人胸口。那人动弹不得，只得告饶："大爷，我是有家有口的人，家有老母重病在家，想用这碗换口饭吃。"黄宝亭知他扯谎，怒道："事到如今你还狗熊吃玉米——瞎掰！你是什么人，竟敢抢老妇的宝物？！"那家伙见被他说穿，脚蹬得象被宰的鸡，大声道："我实在是饥寒起盗心呀！我叫滕越，是通州城里人，只因为开古玩摊破产，没有了饭辙儿，才干了这没脸见人的差使，你要不信，你问我们隔壁的莫大婶子去！"

黄宝亭是个软心肠人，听了他这番言语，便把他放了。那家伙是否叫滕越，是否通州人便不知了，但是东四一条那位老妇人却乐呵呵、喜滋滋地"完璧归赵"了。

"醉鬼"张三奇闻

石同富

蔑视权贵

1922年春末，北京东单大街上商店林立，行人如潮。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洋溢胡同口上的一座酒铺前，车中钻出一名军官，两名警卫，三人向酒铺走去。

这座酒铺只有两间门脸儿，门前高挑着一面镶着白狗牙的青布酒帘，门口一副对联："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店里沿柜台一大溜酒缸，几张刷洗得发白的杨木桌，桌旁几条长凳。来这种小酒铺喝酒的多是些穷人、苦力，北京人称它"大酒缸"。

酒铺一角，一位长者正与几位衣衫破旧的朋友痛喝豪饮。长者身材瘦小，穿着粗布灰大褂，光着和尚头，面色苍

黄，留一嘴很短的白胡须。那位军官走到长者身边，毕恭毕敬道："您就是寿亭先生吧？"

长者乜斜着一双醉眼，上下打量着来者道："我可是不认识你！"

军官道："在下姓王，是吴佩孚大帅的副官。吴大帅听说您武功超群，特派我邀请您担任武术教官。我已经去您府上三次了，您都不在，今天好不容易找到这里……这是吴大帅的名片。"说着，将一张一尺长的大名片递了上去。

长者连看也不看一眼，道："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儿。你们今儿个辫大帅，明儿个张大帅，现在又出来个吴大帅，走马灯儿似的，我也弄不清你们谁是谁。您请收回吧！"一仰脖儿，一杯酒入了肚。"来，来！喝，喝！"只管招呼朋友去了。

王副官神情尴尬，却又不好发作，一挥手，一名卫兵走上前来，手中托着一只沉甸甸的黑漆方盘。王副官掀起盘上的黄绸，露出满盘白花花的洋钱，满脸堆笑道："这四百块大洋是吴大帅的一点小意思，敬请三爷笑纳。"

长者一边给朋友斟酒一边说："嗬，还真不少给，比张辫子还阔气。可我没这个福份，谁给的钱儿多，我就越瞧不起。天底下象我这样的把式不新鲜，但象我这样穷却难找。我就喜欢这个穷，穷得自在。你那些洋钱儿，请端回吧！"

王副官耐住性子道："吴大帅为了以武力统一中国，使民国法统重光，广招天下英雄豪杰，正是先生大有作为之时……"

"嘘……"长者凑到王副官耳边，指着墙上贴的纸条，

压低声音念道："莫谈国事！"

王副官气得脸上呼呼地冒火，但仍强装出笑容，还要罗嗦。长者撂下酒杯，从腰上取下旱烟袋，点上，拂袖而起，提起座旁的鸟笼，口中念叨着："可真是的，喝口素净酒都不让！……"摇摇晃晃向门外走去。

诸君，你道这位长者是谁？原来就是北京城妇孺皆知的技击名家张长祯先生。张先生字寿亭，河北省束鹿县人，生于清同治初年（1862年），十几岁时全家由原籍迁到京郊马家堡定居，晚年住东单洋溢胡同。他武功非凡，早年靠保镖护院谋生，名噪大江南北各省。后来他看透了官府的腐败，为富者不仁，不愿再去侍候他们，于是息影家园，每天提着两只鸟笼子，出入于酒肆，徜徉于市井。因他嗜酒成性，整天迷蒙着一双醉眼，又排行第三，世人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醉鬼张三"。他也便倚醉卖醉，不管哪位权贵相请，都休想请得动，大有"天子呼来不下船，自云臣是酒中仙"之概。举其大端者即有拥戴溥仪复辟的顽固军阀辫帅张勋，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国民党骑兵第一师师长张德诚等，都是几次三番请他去教武术，却都碰了钉子。你如何搬来，还如何搬回去，可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所以，他虽身为贫民，却为一般社会人士所景仰。人们把他看成"隐侠"、"奇人"，对他产生种种猜测，茶余饭后，津津谈论他的武功，他的事迹，添枝加叶，越传越奇，令人真假难辨，故笔者所述也只好称为"奇闻"了。

提起醉鬼张三的武功，京华武界没有不翘大拇指的。张先生之世交鄂棣华先生曾在写给当时报界的一封信中介绍他

说："翁自幼时即酷喜技击术，后经名师指示，又复苦心研习，历数十寒暑，未尝一日间也。其功夫之精纯，虽不敢云登峰造极，亦可谓登堂入室。"然而，张先生宗的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武功，师父是谁，张先生生前从不提起。有一次一位记者访问他，问起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宗派问题，不必说出来。天下武术是一家，任何门户，只要肯下功夫，皆可练得到。门派之事，甚是无谓。""师父是谁我也不愿意说，因为我本领不高，说出来倒是给师父丢了脸。"由此可见其为人之一斑。可是在民间，关于"醉鬼"张三非凡武功的故事，却流传很广，现择其要者介绍几则奇闻。

水上步行不沾泥污

民国初年的北京，刮风是香炉，下雨是墨盒子。这天一清早就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东单西观音寺胡同的彭先生和钱先生冒着细雨，跑到口内路南的一家澡堂去洗澡。来到澡堂，那两双脚上早沾满了泥巴。外面雨越下越大，路上积水过膝，车马被阻于途，两个人被困在了澡堂里。

下午三时许，忽有一中年人推门而入。二人看时，认得是"醉鬼"张三，三人即同池而浴。

浴罢更衣，彭、钱见雨已小，欲返家用饭。张三道："你我都是熟人，今天我请客，到口外'大酒缸'喝酒去！"二人见情不可却，只得同意。

三人整袜穿衣，彭先生忽然发现张三在这大雨天穿的竟是一双千層底的新鞋，而且雪白的鞋底没有沾上半点泥水，

不由得心中大疑。但他知道张三最不愿别人问他武技，只好闷在葫芦罐中，于是暗暗观其究竟。

穿好之后，三人并肩出了澡堂。暴雨乍收，街面水深盈尺，彭先生忙叫洋车，叫了半天，却只来了一辆。好在"大酒缸"离澡堂只有半里路，彭先生与车夫商议好，分三次将三人拉到"大酒缸"去。三人相互谦让，最后钱先生只得先坐车去了。不一时，车夫返回，张三仍不肯先坐，彭先生只好登上车去。车夫行不数步，彭先生回首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张三向水面飘飘而去。彭先生几疑自己眼睛花了，揉揉眼睛再看时，张三已经去得远了。待彭先生到"大酒缸"时，张三与钱先生已饮数盏了。彭先生留心地看他那双新鞋，仍然是泥水未沾。

关于这一传闻，张三生前曾解释说："大雨之后，到处是泥是水。我留神找比较干燥的地方，跳来跳去，跳到酒缸里去了。他们看我的鞋，白色的千层底，一点也没湿，便大惊小怪，说我会在水上走，会飞。一个人又没翅膀，哪能会飞？"然而，大雨之后，地下决无干地，张先生所说找干燥地方跳来跳去的话，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自然不近情理，传说纷纭，也自然有几分理由了。

马坠涧中　人立山顶

1909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归天。宣统登基后，用诏书颁知天下。派了一位钦差大臣去西藏班禅活佛处送诏书，张三奉命护送。

从北京到西藏，水旱路程万里之遥，翻山越岭，备尝艰辛。这支队伍走了几个月，才到了四川、西藏交界之处。只见千山万岭，绵延起伏，山峰巍峨，怪石嶙峋。人马在崎岖的山路艰难地行进。向上看，绝壁乱石崩云，令人目眩；向下看，山涧深不可测，令人心惊。山路无人修整，踩上去，石头骨碌碌往下直滚。钦差问道："这是什么地方？"带路者答道："回大人，这个地方叫鸡鸣关。"大家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紧张得不得了；唯有张三酒喝得多了，正坐在马上打盹儿。

人马行到一处曲尺般的拐弯处，突然，张三的坐骑后蹄一下子踏空了。众人一片惊呼，只见张三连人带马向后一仰，一齐往山涧里滚落下去。

"不好了，张三爷坠涧了！"人们都停下来，战兢兢往山涧里瞧，却黑洞洞的，望不见底。

"唉，张三爷一生豪杰，死得可惜！"

"这涧直上直下，深不见底，救都没法救他！"

"这会儿，张三爷的尸身，怕早到了深渊了。"

"哈哈……"大家正在议论，忽听背后有人大笑道："你们才到深渊了哩，我可没下去！"

钦差回头一看，却见张三正站在身后笑着，个个吓得头发根都奓了起来，大嚷道："坏了，白天见鬼了！张三，你别吓唬我们！"

张三笑个不停：道"什么鬼啦神啦的，我是人！我从涧里爬上来，手指头都蹭破了。不信你们看看。"说着举起双手。众人见那双手满是泥土，血流涔涔，才相信他真的不是鬼。

原来张三连人带马落下山涧时，他的盹早已醒了，只听耳边呼呼风响，下面一片漆黑，立刻意识到，倾刻之间自己不跌成肉饼也会被马压死。他急得将双脚从马蹬里脱出，用尽平生之力，一蹬坐骑，向右上方涧壁蹿纵过去，幸好抓住了一块凸出来的岩石。他稍定一定神，便攀着岩石、草根、藤等往上爬去。几十丈高的崖壁嵯峨嶙峋，把他的手指都蹭破了。不大工夫他就爬了上来。

当晚住店时，钦差怕他吓掉了魂，就让一些人去陪他玩一玩，起起哄。大家进门一看，见张三正拿着一瓶酒，一只猪蹄，吃口肉，喝口酒，十分自在悠闲，知道他一点事儿也没有了，无不佩服他的胆量。

飞檐走壁　如履平地

"俺跟您打听一下，醉鬼张三住在哪儿？"东单的一个酒铺里，一位操着一口东北腔的彪形大汉向一位酒客打听。

"小爷们儿，你打听张三爷干什么？"

"听说他武艺高强，俺要跟他比试比试！"

酒客大笑道："张三爷的功夫，不要说你一个，就是十个八个怕也近他不得哩！"

"你可认识他？"

"他常来这儿喝酒，这儿的人谁不认识他！"

大汉道："那就请你转告他，俺叫张小乙，在关外难遇对手，特意来找他比武，不把他打败，俺就不回去了。"

当天深夜，张小乙正在客店熟睡，猛觉得鼻孔一阵奇

痒，不由得打了一个喷嚏，又觉得有人推了他一把；睁开眼睛，朦胧中见窗外似有一团火光。他急坐起身，想要穿衣，但在床边一抓，衣服、裤子都不见了；四下里摸了，还是没有。他只好光着膀子，抄起一把钢刀，跑到院中察看，只见火光熄了，一条黑影嗖地上了墙。张小乙看看那墙有一两丈高，上不去，时近中秋，月色正明，看那黑影，小个儿，虾蟆腰，走在墙头上，如走平地一般，一转眼，跑到西边房上去了。张小乙用口叼住刀，顺着一棵树爬上了西房，一看，那黑影却到了东房上。张小乙跳下西房，向东奔去，那黑影已经跑到前院房上去了。张小乙追到前院，那黑影却又翻回到了后院。张小乙手提钢刀从前院追到后院，又从后院追到院前，只见那黑影蹿房越脊如鸟一般快，如猿猴一般灵，累得张小乙满头大汗，就是追不上。

张小乙索性不追了，站在院里乱喊起来："闹贼了，捉贼呀！"正喊着，却见一团黑物，忽地朝他打来，正落在他怀里。他吓了一跳，抖开一看，竟是他的衣服和裤子。这时，客店的人纷纷惊起，提着棍棒跑了出来，只看到一条黑影在墙头一晃，就不见了。众人各自检点行装，却一件也不少。

张小乙回到房里仔细思量，这是什么人在跟我开玩笑，轻身术又如此高明呢？想着想着，猛然醒悟：这飞檐走壁的人准是"醉鬼"张三。从此心服。

健步如飞　行踪飘忽

1900年，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文华殿大学士王文韶跟着

慈禧、光绪亡命西安，他北京的府上留了个"寿少爷"看家，这寿少爷本是纨绔子弟，只会吃喝玩乐，哪会管家？府上的一些远近亲朋，见有机可乘，都想趁机捞上一把，明夺暗盗，愈演愈烈。

一天，寿少爷刚刚起床，忽然听到院里一片混乱，几个家人跌跌撞撞跑进来道："不好了，白大管家被人杀了！……"

寿少爷一听，脸吓得煞白，忙问："……谁……谁……谁杀的？"

"是王文义、王老爷，非要分几件珠宝给他。大管家不给，他就动了刀……"

寿少爷听说是他的远房叔叔，又想到几天来家里人一双双贪婪凶恶的眼神，更不由得心惊肉跳，泪流满面道："他们也不知哪一天会害我的命！"

一位家人见他哭得可怜，劝道："少爷不用害怕，我去找张三爷给您护几天院，他们谁也不敢滋毛儿。"

"请得动么？我爹花大钱都没请来。"

"张三爷最讲义气，同情弱小，又和我最好，我去试一试。"

当天下午，张三果然来了。寿少爷似来了救星一般，一个劲地作揖，要张三保护他的性命。张三问起凶手，家人道："用一块黄缎子包了许多财宝，雇了辆大车，出了彰仪门……"张三又问这人的相貌，家人道："身量很小，老鼠脸，两只眼睛只有黄豆般大，说话尖声尖气的……"张三道："待我去追。"转身要走。

寿少爷拉住他的衣襟，似哀求般说道："晚上早点回

来，不然，怕府里又要出事。”

张三心里烦他罗嗦，口中也只好答应。待他离开王府，天已微黑。张三出了彰仪门，健步如飞，直奔卢沟桥。到卢沟桥找了个小铺，喝了两斤酒，吃了些东西，又拽开大步往前追去。追到长辛店，见前面一辆马车正摸着黑赶路。张三脚下生风，不一会儿就绕到了大车前面，往路边一站喊道："车把式，捎个脚儿吧！"

只听车上人尖声尖气地说："甭理他，快点赶路！"

张三心想，定是这辆车了，嗖地窜到了车上，将那车上的人当胸一把抓住，凑近一看，果然个子矮小，老鼠脸，黄豆眼。他大喝一声："王文义，可认得你张三爷？"那凶犯听说是"醉鬼"张三，身上如筛糠般哆嗦起来，口中道："三爷饶命，三爷饶命……情愿将财宝全数奉送……"

张三喝道："你贪财害命，天理难容，岂能留你。"一掌正打在他心窝上，再一脚踢到车下去了。

车夫吓得跳到车下，跪在地上磕头。张三道："你起来吧，不干你事！"从车上找到那黄缎子包袱，系到身上，又往回赶路。

从北京到长辛店是四十里路，来回少数也有八十里路，又干了这许多事情，等他赶到彰仪门时，城门还没有关，前后总共只用了三个小时左右。

于是，北京人纷纷传说，"醉鬼"张三行走如飞，瞬息百十里。

拯救乡亲　独战群匪

清朝末年，社会黑暗，匪盗横行。张三所住的马家堡附近，这年也闹起土匪来。

这天，张三劳累了一天，晚上回到自家的土屋里，对着一盏孤灯，一边剥花生米，一边端着酒壶自斟自饮。忽然，村中狗吠，隐约还听到人喊马嘶，夹杂着妇女的哭喊声。张三急忙放下酒杯，呛啷抽出宝刀，蹿出屋外观看。只见远处走来一伙强人，手中拿着武器，牲口上驮着大包小裹，几个妇女被捆在马背上，他心中已经明白，这是土匪又来洗劫村庄了，于是伏在路边等候。

不多时，强人走近。张三猛然蹿到路中，横刀大喝道："呔！把人和东西留下！"

匪徒们见有人拦路，哗地围了上来，张三飞刀迎战，双方好一场厮杀。张三那一口刀，带着呼呼的风响，上下翻飞，抹、砍、撩、卷，左突右纵，虚虚实实，变幻莫测，所到之处，鲜血飞溅。嗡的一声，一口刀朝他头顶劈来，张三举刀往里一卷，顺势一招"小鬼推磨"，对方的手被抹掉了。又一口刀拦腰砍来，张三扪腰跨步上前，刀往里一转，磕住来刀，刀尖一挑，正划在对方的小肚子上……转眼之间，几名匪徒倒在了地上。匪徒们见不是对手，唿哨一声四下奔逃。张三护送着妇女和东西回到村里，乡亲们都对他称颂不已。

夜入荣府　吓死豪强

“西单、东四、鼓楼前，”是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光绪年间的一天，张三经过东四牌楼。只见这里商店鳞次栉比，四座牌楼下，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落，行人熙熙攘攘。张三正随人流走着，忽见人们惊慌起来，纷纷躲避。张三抬眼一望，原来前面过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前边还有兵勇吆五喝六地推搡着行人，鸣锣开道。一位老人躲得慢了点儿，被他们推倒在地上。张三立足观看，心中愤懑不平。这时听到几个人在低声议论：

“这位荣老爷，好不威风。”

“唉，官大压死人，仗着他是皇室宗亲什么坏事不干？前几天他从这儿过，看见一个姑娘长得俊，硬是拉去做使唤丫头，把姑娘的爷爷都打坏了。”

“咱们往后闪闪吧。上次我躲慢了一点儿，就让开路的奴才打了一顿。”

张三默默地听着，把话都记在了心里。

这天夜里，繁星满天，万籁俱寂。一个黑影出现在荣府的高墙外。他拾起一块砖头，向院里扔去，听听没有声响，便将后背贴住墙壁，噌噌噌，壁虎游墙，到了墙头。他四下一望，见右首一座佛楼可居高临下，观察全宅，于是顺墙摸上了佛楼，隐在脊后探看。这宅院果然气派，前后三进院落，每层都有正房九间，东西厢房各五间，最后面是一座花园。根据经验，他轻似狸猫般地蹿到了中院正房上，将两脚

在房檐上一挂，来个珍珠倒卷帘，细心察看，只听西间里鼾声如雷。他一个鹞子翻身，轻轻落在窗根前，舔破窗纸，向里一看，正是荣爷的书房兼卧室。他轻轻启开窗户，钻进房内，摸至床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荣爷的枕头旁……

第二天荣爷一觉醒来，发现枕畔有一张纸条，打开来看，上面写道：“你倚财仗势，欺压百姓，罪行累累。如不改恶从善，小心你的狗命！”荣爷看着纸条，手也哆嗦起来。他马上将几个护院的找来问话，却都说夜间没有任何动静。荣爷将他们大骂一通，吩咐道：“你们每天夜里要加强守夜，谁也不许睡觉，只要出了事，我找你们算帐！”

半个多月过去了，那荣府上并没有出事，荣爷也便把那纸条的也忘在了脑后，依旧在外横行霸道。

这天晚上，荣爷逛完窑子回到家中，打开房门走进屋去，见灯光昏暗，就去拨灯。灯一亮，猛然瞧见一个人，穿一身黑衣，直直地站在他的面前。荣爷吓得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原来这黑衣人就是张三，他见荣爷不听警告，想再吓他一吓。今天他早就跟上了荣爷。荣爷一开门，他已神不知鬼不觉地跟了进去。

没想到这荣爷不经吓，从此得了怔忡症，整天两眼发直，一闭眼就看见一个黑影直直地站在面前，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解救少女　掌劈洋人

圆明园冲天的火光还没有熄灭，滚滚的浓烟遮昏了北京

古城。

清晨，一队德国兵正耀武扬威地行进在北京的一条街道上。张三带着几名兵勇，跟在德国兵后面。他为生活所迫，在马家堡参将赵春霖部下做了一名把总。洋人进城后，他奉命协助洋人“维持治安”。

街上满目疮痍，不时见到死尸横卧在路上。张三满腔悲愤，心里想：“这些狗日的八国联军，早晚我要收拾它几个！”

正想着，只见带路的汉奸白某指着一座四合院，向一名德军少尉连比划带说地报告：“这家姓王，是义和团的余匪。”德军少尉掏出手枪，闯进院里。张三情知不妙，便悄悄在后边跟了进去。

这王家有个闺女，正当豆蔻之年，这时还在睡梦之中。德军少尉一脚踢开房门，姑娘顿时惊醒，见洋人立在床前，吓得混身乱战，忙用被窝蒙了脑袋，把被角压得紧紧的。德军少尉见姑娘眉眼俏丽，云鬓蓬松，香腮似雪，不由魂摇神荡，满脸淫笑，伸手把被窝角扯开，往下只一拉，闺女已现出一丝不挂的赤身。那少尉把手枪往腰里一别，张开毛茸茸的大手，在姑娘身上乱摸。姑娘蜷曲起身子，两手护在胸前，惊恐地喊叫着，向床角躲着。德军少尉兽性大发，将姑娘拦腰搂了起来，抱到床边，就要撒野。

张三在房门外看见，不由得怒火中烧。他跑进屋里，向德军少尉一脚踢去。德军少尉吃了一惊，撒开少女，回头一看，见是一名中国把总，不禁勃然大怒，掏出手枪，“呯”地向张三打来。张三一闪身，子弹从耳畔呼啸而过，接着往

前一纵，蹿到德军少尉跟前，一把抓住他右腕，只一攥，德军少尉“啊”地一声，翻身跪在了地上。张三眼中闪烁着不可遏止的怒火，举起右掌，就要向德军少尉砸下去。但他转念一想：“现在八国联军掌事，我若在这里结果了他，自己难脱干系事小，德国人恼怒起来，不仅会给姑娘家带来麻烦，而且不知多少百姓要遭殃，我不能莽撞，……”他手举到半空便又停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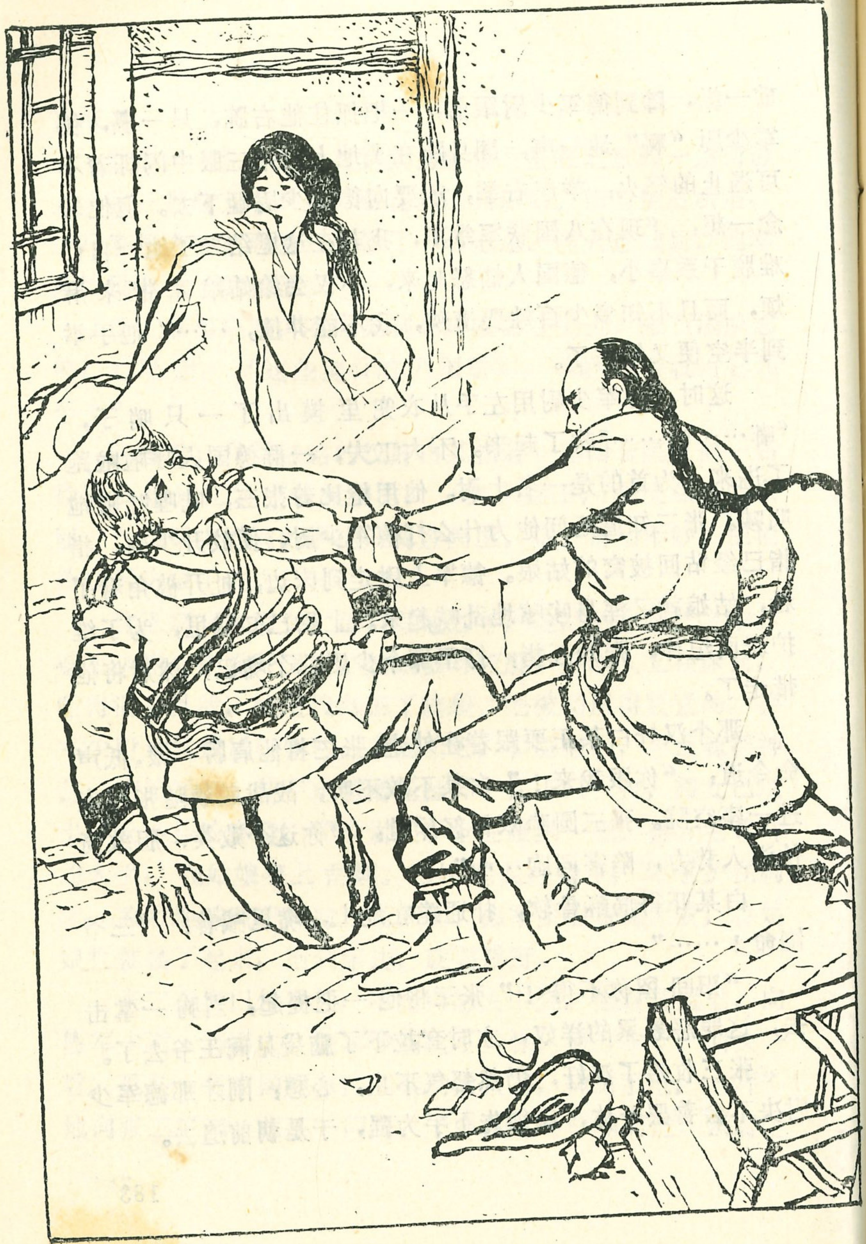
这时，德军少尉用左手从衣兜里摸出了一只哨子，“嘟……嘟……”吹了起来。不大工夫，一群德国人呼啦啦跑了进来。为首的是一名上尉。他用枪比着张三，哇哩哇啦地叫喊。张三知道是问他为什么打德军少尉，便放开少尉，指指已经钻回被窝的姑娘。德军上尉走到床边，扯开被角看了看，姑娘就又浑身哆嗦地乱喊起来。上尉已知就里，为了维护表面纪律，张开五指，打了那个少尉几个嘴巴，然后将他带走了。

那个汉奸白某正要跟着往外走，张三将他肩膀一搬，低声命令道：“你跟我来！”白某不敢不听，战战兢兢随张三走进一座空院。张三圆睁双目怒斥道：“你这个败类，胆敢倚仗洋人势力，陷害同胞……”

白某吓得筋酥骨软，扑通跪在地上，嘴里喊着：“三爷饶命！……”

“阳间留你不得！”张三将他一把提起，当胸一掌击去，这罪恶累累的洋奴，立时耷拉下了脑袋见阎王爷去了。

张三收拾了汉奸，仍然怒气不止，心想：刚才那德军少尉决不会善罢干休，我须先下手为强，于是朝前追去。



走过几条胡同，终于又看到了那伙德国人，他便远远地瞄着。时近正午，终于机会来了。他见那德军少尉又单独闯进了一家院落，便很快地跟了进去。正好，这是一座空空的院落，人早就躲光了。张三神不知鬼不觉到了德军少尉的身后，猛地飞起一掌，闪电般正击在他的后心上。德国鬼子喊都没有喊一声，咕咚倒在地上，口中涌出鲜血来。他把尸体拖到后院，扔进一口井里，见旁边有堵矮墙，走过去，用肩一靠，矮墙轰地倒了，掩住了井口。张三这才出了这口恶气，掸掸身上的土，没事人一样走了出来，乘街上一片混乱逃之夭夭了。

八旬老翁上房捉猫

1945年春天的一个黄昏，一抹斜阳照在洋溢胡同一座灰色的院落里。张三正坐在自家的凉棚下，一边饮酒一边哄着小孙儿玩。他一场病初愈，面色腊黄，精神已大不如前了。

忽然，一只黑白花的大猫，叼着一条鱼跑进院来，顺着凉棚的立竿上了房顶。张三对孙儿说了声：“看爷爷给你捉猫儿玩！”站起身，将腰带紧一紧，也顺着竿子，三把两把便上了房顶。

大花猫见有人来追，丢下鱼，顺着房脊就跑，张三也踩着房脊追了下去。这一下把左邻右舍都惊动了。小孩子们在房下追着嚷：“看，张爷爷蹿房越脊喽！”“张爷爷显功夫了！”……大人们也纷纷跑到院里来看。他们和张三爷一起住了几十年，只听说他功夫好，可从没见他露过，今天才第

一次开了眼。一座座院落里，人们都在惊叹着，议论着：“嘿，张三爷真是名不虚传，这么大年纪，还是这么好功夫！”“嗬，张三爷真是好身子骨，比猫还灵哩！”……

大花猫噌噌噌飞快地跑着，一会跑在房上，一会跑在墙头上，一会儿从一座房蹿到另一座房上。张三猫着蝼蝈腰、嗖嗖嗖，紧追不舍，身体迅速得也如同狸猫一般，脚踏在房瓦上一点也听不见响，一会儿追到房上，一会儿追到墙头上，一会儿从一座房蹿到另一座房上……一直追了七个院落。看看近了，张三猛地扑上去，如同老鹰抓兔子一般迅疾，大花猫喵喵地叫着，成了老人的俘虏。房下顿时响起了一片喝彩声。

老人抱着大花猫，笑眯眯的，仍踏着房脊回到自家房上，纵身跳下，如一片树叶轻轻落在地上，脸不红，气不喘。把那小孙儿喜得直拍巴掌。

张三的儿子赶紧搬来个凳子，请老人坐下，埋怨说：“您一生不在人前显露功夫，今儿是怎么啦，这么大年纪，和一只猫执气……”

张三笑了笑说：“捉猫、抓雀、逮兔子是我少年时的游戏。好长时间没活动腰腿了，我看看我到底还行不行……。真是岁数不饶人哟，追了七层院才追上……”

正说着，一只蝇虎落在桌上，张三一把捉住，一边观看一边说：“我一生喜欢琢磨动物，看一些动物为什么动作轻灵？为什么跑得快，跳得高？……只有这蝇虎，我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它后腿不比前腿长，可跳得挺高……”

几天以后，张三爷酒后由家里人搀着躺到炕上睡着了，但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一世英雄，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三皇炮捶“小辫于”轶事

张　凯

清末民初，北京前门外粮食店有一座会友镖局。镖局有一位老镖师，姓于名鉴，字镜堂，是三皇炮捶于派创始人于连登的六子。

在同一时期有一山西人李德茂，曾当过大军阀阎锡山的副官长，有三十多岁，身材高大，自幼习武，功力深厚，性情狂傲。民国八年前后，奉阎锡山之命，来到北京会友镖局，聘请武术教官。李德茂到北京时曾口出狂言：“若有人胜了我李德茂，我即下帖请人，若被我打败，说明会友镖局没有高人。”李德茂的狂言激怒了会友镖局的全体同仁，老镖师于鉴要亲自会会李德茂。

当时于鉴已年过五旬，身材瘦小，精神矍铄，脑后留有一条小辫，故此，江湖人称“小辫于。”于鉴喜欢吸旱烟，左手托一根长杆烟袋，有时和人比手，也不放下烟袋。很多人讲过，在二十年代，社会上曾出现过一种国术牌的香烟，画面就是于鉴练二趟炮捶“指金点石”的姿式。

李德茂与会友镖局约定日期比武较技。这天李德茂大摇大摆来到会友镖局，双方见面略事寒暄即过手较量。老镖师于鉴抱拳拱手道了声“请”，李德茂倒不客气，左手一恍右手就是一拳，朝于鉴胸前打来。于鉴不慌不忙微一侧身，左臂掩肘封住中心，紧接着李德茂第二拳又到，左手拳再打中心，他使的是连珠炮。此时于鉴上右步用右拳往外一磕，将李德茂的左拳磕开，没等李德茂将拳抽回，于鉴往下一坐身，右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泻肚捶，右拳直奔李德茂的小腹打来。李德茂见势不妙，慌忙用右掌往下一按，想趁势拿于鉴的腕子。没想到于鉴打泻肚捶是假，说时迟，那时快，于鉴往起一长腰，往左一侧身，右臂就长出来了，没容李德茂看清拳路，于鉴右手腕子猛地往上一翻，使了个崩拳，腰再往下一坐劲，只听嘭的一声，一拳已经打在李德茂的前胸。李德茂啊了一声，身子一晃，感到心里一阵不好受，叫了声："于老师"。此时于鉴往后撤身抱拳拱手，连说："失手，失手"，李德茂面红耳赤。于鉴虽说是于连登之子，可他这身功夫却得自师伯宋迈伦，故世有"于拳宋手"之说。

山西国术馆已有三位著名的武术教官，他们都是练少林花拳的武术老师，各有一身好功夫。大军阀阎锡山想请一位练功夫拳的武术老师，主持山西国术馆工作。阎久闻北京会友镖局的威名，所以才派了他的副官长李德茂来北京请人。又因李德茂也是个好练家子，仗着艺高想试试会友镖局，故此才有这一场比武的事儿。

老拳师于鉴比武以后，在李德茂的陪同下，只带了徒弟李靖清择日登程至山西太原府报到任职。

话说于鉴师徒二人来到山西太原府，于鉴即被任命为山西国术馆总教官。山西国术馆共有著名武术教官 7 人，包括炮捶、太极、少林等。于鉴当总教官，当地有些人很不服气，他们见于鉴身材瘦小，年岁也大，总想找个机会试一试身手。于鉴主持国术馆不久，就有太原的官方和太原的武术界，在大钟寺后面的泰山庙宴请于鉴老师。名义上是为于鉴接风洗尘，实际上是比武较量。他们推举出商界的一位武术好手来与于鉴比武，想制服于鉴。

盛宴之日泰山庙内高朋满座，武术界人士济济一堂，推杯换盏热闹非凡。酒过三巡席间站起一位大汉，个头高、神气足、膀大腰圆，口口声声："请于老师赐教。"开始于鉴的徒弟李靖清下场奉陪，过手三招五式，即被大汉所败，大汉更狂，傲气凌人。大汉的神态激怒了于鉴。于鉴起身离席亲自下场会大汉。只见于鉴身着长袍，顺手将大襟提起，略往腰间一掖，左手托着长杆旱烟袋，下场抱拳拱手说："壮士请。"大汉早不耐烦并未答话即猛地往前一扑，进步连环三拳，一拳打脸，一拳击胸，一拳打肋。哪知于鉴身手敏捷，动似狸猫，快如猿猴，晃身闪过三拳。大汉见三拳都没有打中，有些着慌，接着用了一个恶虎扑食。左掌在后，右掌在前使全力向于鉴的面门击来。此时，于鉴让过三招不再客气只见他用了一个含胸掩肘，上身一缩，略一侧身，左手在前，托着长杆旱烟袋，往下一压那大汉的右掌，那大汉就觉着有千斤的压力压在了右臂上，不由自主的身子往前一倾，正好于鉴的右掌往前一伸一抬，用了一招苍鹰卡脖，二踹炮捶的环形掌正卡住大汉的咽喉。大汉来不及变化，想赶忙抽身撤步，

说时迟，那时快，于鉴借着大汉往后撤身的力量，腰上猛地一坐力，右手环形掌兜着大汉的下巴就搡出去了。那大汉再想抽身已经晚了，偌大一个身躯迅速向后倒去，后背撞在了殿房的侧门上，咔嚓一声巨响，侧门撞碎，人被整个地扔了出去。全场哗然，在座的人无不折服。

从此“小辫于”于鉴在太原城名声大振，也算在太原站住了脚根。尔后即与几位武术界的朋友一同在山西国术馆任教。于鉴在山西任教期间，太原城里国术馆和定襄县河边村两地，向于鉴学习三皇炮捶和其它武艺的学生不计其数。

民国十八年华北运动会上，于鉴被聘请为武术总评判长。他为人和善可亲并好交往，在太原友人甚多，并与泰山庙的老和尚成为莫逆之交。1938年于鉴病故于泰山庙，庙内僧人为其料理了后事。

通臂名家张策轶事

张铁成

通臂拳是一个历史较长，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武术流派。

通臂拳为武当派，初属家传，知者甚鲜。极少有专著遗文传世。

通臂拳以粗犷豪放，节奏鲜明，步法成规，手法敏捷，雄浑有力，刚柔相济等特点闻名于世，活跃于武坛。

我的家祖张策老先生就是一位闻名于世的通臂专家。

据1934年10月11日北平报刊特讯中曾这样写道：通臂拳专家张策字秀林，香河县人（今为武清县）精于技击，初有声于燕赵之间……张常北走关外，南至齐鲁等处，踪迹所至，声誉大振……

张策生前曾遇奇人，称为韩老道。从此拜其仙侠门下学艺，苦练磋磨，历时数载。

他壮年时，已是武艺超人、颇有声望的通臂拳名家，闻名于大江南北。

听我父亲回忆：家祖张策生前习武非常刻苦，对武艺精益求精。他每夜三更起来操练，直至破晓，持之以恒，常年不懈。

他双手击人，一击就击出十数丈之外，而他自身屹立不摇。

他还常在夜间燃香，然后用枪刺去，火灭而香不倒。

据说有一年，庄里宰牛，一张六、七十斤重的湿牛皮要晒在房顶上。几个人提皮架梯，手忙脚乱。张策见状，推开众人，拉架运气，只见他手提湿牛皮，腾空飞脚，双手一扬，刹时间，一张六、七十斤重的湿牛皮赫然摊晒于房顶之上。

张策传授武艺更是言传身教，指导有方。

他常常为一招一功，一拳一脚磋磨几十遍、几百遍，以至上千遍，直至娴熟为止。对门下弟子要求亦如此。他常对门下弟子讲道：练通臂拳一要有恒心，二要贯通于身，三要有通臂之神意。

他对于基本功的教授，更是严格要求，他常说，没有基本功，就好似破网捕鱼（意思是漏洞百出，学不成真功夫）。

他还告诫弟子：练通臂拳要豁然贯通，身体处处练到，眼中可容手，脉络能通能闲，胸腹能合能开，肩臂能伸能缩，伸者长一半，缩者使之无，动力处千钧臂力者，不能移其身。

他与北平国技馆长许禹生先生为师兄弟，也曾受首都国术界之聘赴京教授通臂拳术。

他曾与拳术名家张鹰、王占春等人相处甚好，共磋武

艺。

他晚年，在沈阳、北京等处设馆授徒，桃李满天下。

如：张策之长子殿英，曾在武术界教习，武艺非凡。

其徒张翰臣，在天津曾设立国术馆、通臂研究社。

其弟子马煦春，通臂拳术也被后人所敬慕、赞赏。

近年曾在西安举行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引起观众极大兴趣的河北省代表队八十三岁老拳师付懋堃老人，就是张策的门徒弟子（现任河北廊坊地区武协副主席）。

于今，家祖张策之族侄张永清仍健在，继承其武艺，切磋拳术，挖掘整理拳谱，收徒授艺，为发展和继承通臂拳术尽心尽力。

燕子李三智救蒋有良

逸　人

蒋有良，浙江诸暨紫东七里村人，家境清贫，其父蒋佛臣是农村塾师，母为女裁缝。他是黄埔军校早期学生，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并任团长。他的父亲得知儿子当了官，曾到武汉寻他，希望从儿子那里拿回大笔钱财。不料到了武汉，见儿子过的生活仍很清苦，结果只获得了一趟回程的旅费，两手空空回到诸暨老家。做官而不发财一事被当时农村中的人们视为怪事。其后，有消息传来，村中人才知道蒋有良是共产党员，已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他的妻子姚氏因受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只得携带幼小的孤儿蒋宇健去绍兴依靠娘家过生活。诸暨七里村的家属对蒋有良已被杀害一事也讳莫如深，因此村中人也就很少再提到他了。

最近，笔者少时一位姓蒋的老师，曾任一个书报出版社的编辑，从外地退休来杭州定居。蒋老师也是诸暨七里村人，与蒋有良为同宗的熟人。而与笔者既为同乡又有师生之

谊。闲谈中笔者询及少时同学蒋宇健近况。承蒋老师告知，五十年代他在上海人民银行工作，但三十年来未曾通信和往来。继而语及他的父亲蒋有良和燕子李三有关的轶事。

燕子李三这个人物，在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笔者少时在瓜田豆棚之下也常听父兄辈谈到过他的事迹。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行踪神出鬼没，是当代的侠士，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性人物。他是哪里人？真姓实名以及生卒年月都难以查考。据说，所以有燕子这个称号，是由于他不仅精通武术，而且纵跳如飞，身轻如燕。名谓李三大约是因为他姓李排行第三。当时即使是传扬燕子李三的善行最热烈的人，也说不出其传扬的对象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因为李三很少甚至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是以武艺或行医为生，而是善于乔装打扮，暗中劫富济贫为业的。因此，自清末以来，公开露面的武术家如霍元甲、大刀王五等的形象和事迹，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不衰，而隐身埋名的李三这个人物，虽在当时其名声流传之广不亚于霍、王等人，然而目前武林中，知其人其事者并不太多了。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接着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与蒋介石合流了。北伐战争后，蒋有良脱离了军队，在武汉一带坚持地下斗争中被捕，戴着镣铐送入牢房。在这牢房中，还有另一个已过中年，身材不高，貌不惊人的囚犯。铁窗寂寥，免不得相互交谈。蒋有良逐渐了解这个同牢犯大概是个淳厚的老百姓，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识字不多。但发现他对地主豪绅、富商巨贾怀有敌意，而对贫苦的劳动人民深表同情，恨不得把受欺压的人们统统从苦

难中解救出来。蒋有良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当时是颇有名声的，被捕前或后其政治身分是无法也无需隐瞒的。当知道这个同牢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后，就逐步地向他开展政治宣传，通俗地向他讲解革命道理。有一次，他猛省地向蒋有良说：“我们是自己人。”蒋有良听了觉得很奇怪。一个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无所知，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也不很了解的人，怎能把共产党员说成是“自己人”呢？不禁问道：“你是谁？干什么行业的？”他回答道：“我看你是个好人，是个有血气的人，就对你说真话吧。我就是燕子李三。想来你也知道，我是一贯痛恨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和愿意帮助受欺压的穷人，所以我是以劫富济贫为业的。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和你们的主义、行动是一样的，所以我把你作为自己人看待。但是，我这次虽然被逮捕，他们（指狱吏和官府等）还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也许只视为一般小盗窃犯。这一点，你千万不能泄漏。”蒋有良听了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名闻全国而又难得一见的传奇性人物就在眼前。但又觉得好笑，他居然错误地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以及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和他自己所谓的“劫富济贫”等同起来了。因此就耐心地向他解释，两者是不同的。并且指出：你李三“劫富”只劫了富人中的极少一部分，“济贫”也只济了穷人中的极少一部分。偌大中国以至全世界这么多的富人如地主、资产阶级，凭你李三一个人劫也劫不完，劫了也动摇不了他们剥削、压迫穷苦劳动人民的基础。这么多的穷人，凭你李三一个人济也济不完，你接济他们一些钱财用光后还是象原来一样是个穷人。所以，你的单干独行是起不了多少作用的。我们共产党

员是要发动、组织所有劳动人民，联合起来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全体劳动人民所有，使中国及全世界不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使老百姓大家过好日子。李三听了蒋有良的反复讲解，不仅在思想认识上有所进步，而且十分敬佩蒋有良的为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把蒋有良视为当世的圣贤，是英雄豪杰，使他原来所保持的那种略带高傲而寡言的态度，一变而为谦虚恭顺的态度了。并且卑怯地说想和蒋有良结拜金兰，又说自己实在不敢高攀。这样，他们两人就在牢房中结成了异姓兄弟。

有一个晚上，蒋有良问李三：“你有这样大的本领，（指武术）怎么能被逮捕呢？”李三回答说：“我住在旅店里，大约是由于我衣着平常而酒食丰美，白天睡觉而晚上迟归，这样引起了人们的怀疑。那天在熟睡中因被他们的洋枪迫住而被擒，搜查我的行囊，又发现一些黄白物（指金银），因而是作为盗窃的嫌疑犯而收监的。”蒋有良问道：“你既然本领高强，为什么不越狱逃走呢？”李三说：“我还没有过堂（指受审讯），等过了堂再说。假使他们把我当作一般小盗窃犯，又是初犯，那么关几个月就能释放，我就用不着越狱而走了。因为能从这样警卫森严的狱中逃走的决不是普通人，那么必将引起他们的重视。因为我到武汉一带后已作了几次案，并在作案所留了名，他们已知道我已到此地。若越狱而走，他们很可能猜测到我就是李三，我是不想使他们认识我的。假使在过堂时我已被认出或被怀疑是燕子李三，那么，我就非越狱而走不可了。”蒋有良说：“你的说法很有道理，不过我的被捕，他们已知道我是谁。”李三说：

“正因为如此，所以你必须越狱逃走。你和我不同，你不走将被杀害。你是一个有用的人，生来就是为了救世救民的。我可以死，但你不能死，我来帮你逃走吧。”蒋有良问道：“哪一天逃走？”李三说：“今晚走，立刻就走。”这时已近午夜，李三很快地从镣铐中脱身而出，纵身跃到屋面下，拆除了椽木和屋面厚板，翻开了瓦片，在屋面上开了一个大洞。随着替蒋有良开脱了镣铐，撕碎了他的长衫，搓成一条布绳，携绳纵身一跃，窜上了屋面，放下布绳，把蒋有良拉上了屋面。再以同样方法，越过围墙，直奔到城外一株大树下。这次越狱，干净利落，夜静更阑，竟无任何人发觉。

李三和蒋有良在大树下稍事休息后，李三说他还要办点事，叫蒋有良稍等片刻，千万不可远离这株大树。蒋有良问他欲往何处？他说：“你身无分文，衣衫破烂，怎能远走高飞？我去给你找套衣服，弄点盘缠。”蒋有良坚持不要，他还是千叮万嘱不得远离后转瞬而逝了。不久，李三回来，交出全套衣着鞋帽和四百块银元。蒋有良换了衣服，嫌钱太多，只收了一百元，还有三百元请李三收回。李三大笑着说：“我去拿来倒很容易，叫我送回去反而难了。确实多带不便，这三百块钱就埋在这树旁地下，以后你有用时自己来取好了。”接着，他把三百块银元埋入土中，又从蒋有良的破长衫撕下一块布塞在自己腰旁，把其他破旧衣服等物卷成一团，塞进一个离地几丈高的树洞中。就对蒋有良说：“没有事了，该分手了，我们后会有期。”蒋有良问道：“你到哪里去？你准备怎么样？我们两人一起走吧。”李三说：“我仍旧回去坐牢。”蒋有良说：“我这次越狱而走不连累你

吗？你不能回去。”李三笑着说：“他们已经知道了，这次拿了你穿的这身衣着和四百块银元的是燕子李三。因为我已留了名，那么，规规矩矩坐在牢里的就不是李三。这是老手法。所以我不久就会释放。至于你越狱而走，我带着镣铐是无法制止的。”说完抽出原来那块塞在腰旁的布向自己嘴里一塞。这一举动，蒋有良当然领会，两人都笑了起来。最后，他们两人说明了互相寻找的地址和线索，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蒋有良越狱后，并没有远走高飞，仍在武汉一带坚持地下斗争。其后，他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乃是第二次被逮捕的结果。

蒋有良少时有同村同窗蒋国荣，他曾在杭州学习纺织（早期的技工学校，后改称甲种工业学校），与著名的丝织工艺家都锦生为同学好友。其后，他在武汉某纺织厂为工程技术人员，同在武汉与蒋有良有较多往来。蒋有良在燕子李三的帮助下越狱后曾将此经过详告蒋国荣，蒋国荣在若干年后向蒋老师转述。笔者与蒋有良之子蒋宇健是高小同班同学，抚养蒋有良遗孤的外祖母是笔者的同宗姨娘，因而称其夫为姑夫。这位健谈而爱好武术的姚姓姑夫与笔者已亡故的长兄有深交。在抗日战争期间及抗日胜利后笔者曾多次前往姚家作客，话题始终不逾武林逸闻及练功方法。对蒋有良曾由燕子李三帮助越狱一事亦约略道及。近与蒋老师闲话而偶涉此事，以故濡笔成文。

蒋有良之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杀害，约在1927年以后，具体年月已记忆不清，故上文所述之事发生于何年何月亦难以肯定，还望知者给予指正。

孙禄堂与孙氏太极拳

王禧奎 口述　　李忠明 整理

我国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武坛后继有人，名家辈出。清末民初，有一代形意拳宗师——孙禄堂先生，早为武林人士所敬仰。

孙老先生，名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河北省定县人，出生于1861年，卒于1932年，享年七十三岁。孙老先生自幼酷爱武术，年幼时拜形意拳名家李魁垣（字殿英）先生为师，学习形意拳。后从魁垣之师郭云深（字峪生）进修形意拳，继跟程廷华（眼镜程）学习八卦拳。深得三家真传，加上数十年研磨，功夫深厚，南北闻名，有“赛活猴子”之称。

孙老先生生前历任中央国术馆武当门门长，江苏省国术馆教务长，河北省国术馆顾问。以教授国术为业，弟子甚多，桃李满天下。最得意的门生有孙存周（次子）、孙曾川（干儿子）、孙曾岱（干儿子）、齐公博、龚仲衡、萧玉昆、郑怀贤（原任全国武术协会主席，1981年已故）、孙剑

云（女儿，现任北京武术协会副主席）、王禧奎（上海武术协会委员）。

民国初期，孙老先生已五十余岁。当时有直隶广平永年县人郝师到北平探亲访友。由于初到北平，朋友少，不久生了痢疾病，无人照料。正当郝师卧病在床之际，孙老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郝师，以礼迎至家中，日夜护理，为郝师请医服药，朝夕服侍，悉心照料。一月之后，郝师的病痊愈。郝师非常感激孙老先生，敬重其为人，固对孙老先生说：“吾二人本非至交，萍水相逢，如此相待，实无可报。”孙老先生回答：“此事先生不必在心。俗话说，四海之内，皆朋友也。何况是同道乎！”郝师说：“吾实心领。欲将吾平生所学得拳术传之于君（拳术是指武氏太极拳），不知意下如何？”孙老先生说：“实在求之不得。”后来教者尽其心血，学者苦心钻研，深得其真谛。专心致志数十年，反复探讨，体验，将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三家的精髓，融会贯通，独创了自成一家的孙氏太极拳。

孙氏太极拳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它不但运用了八卦拳中的闪、展、腾、挪，手动必先身动，身动必先腰动，使腰带动一切。而且利用形意中起、钻、落、翻，起横不见横，起落不见落，出手不露形，一触即发之本能和太极拳中沾、连、粘、随，以轻制重，以实破虚，把形意、八卦、太极拳揉合为一体并用，这便是孙氏太极拳的特点所在。

孙氏太极拳之拳架，系由陈家沟陈氏小架太极拳演变而来，陈氏小架是陈有本所创。而郝为真学于李亦畬，李学于武禹襄，武初学于杨露禅（杨无敌）。杨跟陈长兴学拳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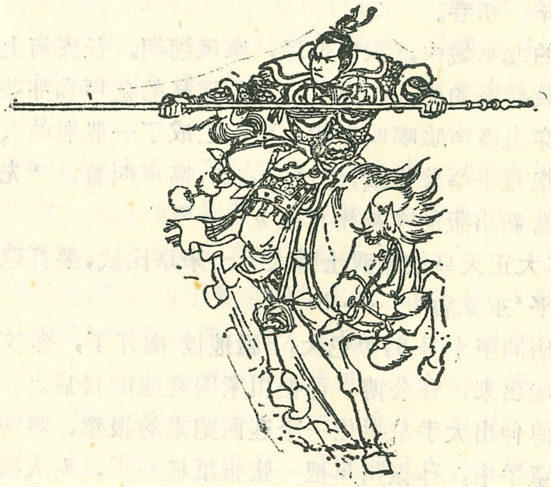
年。杨露禅回乡授于武禹襄，后武氏从陈家沟的陈青萍学得陈氏小架，融化两者，自成武氏太极拳。吴全佑先跟杨露禅学杨氏太极拳，时杨氏是大小之分。因之，又跟杨露禅之子杨班侯学杨氏小架，之后又加以逐步修改，经其子吴鉴泉修改定型吴氏太极拳。而孙氏太极拳与陈、杨、武、吴太极拳相比较大不相同，孙禄堂对于太极拳曾有修改，并掺形意、八卦拳之新意，因而有其独到之处，自成一家。

孙老先生自幼天资聪颖，文学又超群，武艺又精湛，出类拔萃。经五十多年修研，探索，把形意、八卦拳汇集一身，并消除门户之见，看书留影，把孙家拳举手投足的一招一式，务求其详细地一一笔录于书，写出了具有独到之处的《孙氏太极拳》一书，并于1915年出版。书中把用意用力详尽叙述无遗，既可以执书按图索骥，取法自修，又可以保全国粹，不致湮没不彰；既节省了后人的精力和时间，又能可观地把前辈拳师的创造发明，供诸同好。孙老先生另有《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八卦剑学》、《拳意述真》等著作。这些光辉的历史文献为当今挖掘、整理祖国传统武术和武当派拳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给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孙老先生不仅名扬九洲，而且誉满海外。1930年日本天皇托人请孙先生赴日担任日本讲道馆武士道教授，月薪一万元，孙老先生婉言坚决推辞了。

1982年7月，特邀全国太极拳名家推手表演会在上海举行，大会特邀了著名孙氏太极拳后裔传人孙剑云专程来沪表演孙氏太极拳，在上海的王禧奎也表演了孙氏太极拳拳架

（陈氏、杨氏、吴氏都有后裔参加）。他们表演的孙氏太极拳既保持了原来特有风格，又在劲力上劲味独特，进退相随，步活身灵，既有形意拳的跟步，又有八卦拳的身法，动作紧凑，犹如行云流水，绵绵不断，每转身则为开合相兼，以抱球为主，快慢间一，因此，给广大爱好者以美和力的享受，博得一致好评。孙禄堂老先生可以宽慰了！



孙禄堂打擂

慕　涵

1921年，初春。

古老的北京城内，积雪殆尽，寒风朔朔。长安街上，各色各样奇装异服的男人、女人，衣衫褴褛的乞丐和那些在人群中转来穿去高声吆喝叫卖的小贩，汇成了一股股的人流。只见两个报童手举着报纸，跑过府右街，高声叫着："先生、女士们请看新出版的《神州日报》……"

"日本大正天皇钦命武士道大力士来京比武，要打遍中华武林，扫平'东亚病夫'……"

罗圈胡同甲十号的黑色大门猛地被推开了，李文标大步流星地走出来，齐公博、孙振川紧跟在他的身后。

齐公博伸出大手掌拦住一个迎面跑来的报童，将两个铜板塞在报童手中，孙振川早把一张报纸抓在手，两人凝神一看，只见报上通栏标题："日本大正天皇钦命武士道大力士板垣来华与国术大师孙禄堂比武。"两人不及细看，转身手举报纸对李文标说："文标师叔，您看……"

李文标哼了一声说："果然是这样……"

齐公博紧握双拳，瓮声瓮气地对李文标说："师叔，俺师父年已花甲，务滋师兄又刚刚去世不久，您千万劝说师父，同板垣比武的事让我去！"

孙振川恳求的目光望着李文标，"师叔，公博师兄说得对，这回该让我们替师父迎战板垣，师父他老年丧子，正在悲哀之中，万一有个差错……"

李文标面色涨红，他心中更清楚，半年以来师兄因为失去爱子，感情上受了很大的打击，自那次病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眼下，确实不该去同那板垣比武。

四合院内，孙禄堂身着月白色长衫在打着太极拳，他动作潇洒，功架圆活紧凑，步法灵活多变，袅娜忽闪，似行云流水……虽然他已年逾六旬，却充满活力，目光中透着含蓄、安详的神态。

李文标三人看到孙禄堂那一副专注、威严的样子，都停住了脚步，远远地凝视着。只见他：白鹤亮翅、搂膝拗步、进步搬拦锤、退步懒扎衣、转身开合……

"爸爸，东洋鬼子要来和您比武，您看……"孙书庭（剑云）一阵风似地跑进院。她，刚满八岁，一张稚气的脸被春风吹得红扑扑的。她把手中的报纸一直举到了爸爸的眼前。

孙禄堂从书庭手中接过报纸，瞧了一眼说："前不久，在东京武道馆搞了一次全日古武道演武大会，这板垣连夺三块金牌，可是这次来到中国只能给他发个泥牌了。"说着他哈哈大笑。

李文标早已沉不住气了，他抢上一步说："师兄，我们

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同那板垣比武可要慎重，您不同意我去，那么公博、振川他们……”

李文标、齐公博、孙振川都把恳求的目光投向孙禄堂，李文标的眼里闪动着泪花儿，喉咙哽咽地说：“师兄，这半年来，务滋贤侄的故世使你……你还是要三思啊。”

孙禄堂长髯拂动，目光闪闪。“老来丧子，实在是家门中的大不幸，务滋这孩子从小我就最疼爱他，他的死使我简直痛不欲生，……但是，这到底只是咱家门的不幸……那板垣来华挑战，却是我们国家的事……”

孙禄堂眼中迸出了泪花儿，他大声说：“我一生苦心研习武术只有一个心愿：发扬我民族的宝贵遗产，把它传授给亿万同胞，让我们的同胞人人强健，使我们的民族得到振兴。多年来，国运不昌，民气不振，屡受外夷侵辱。我孙禄堂素怀报国之志，终未有机会，我要挫败那来为日本天皇扬威的板垣，捍我国威，振奋民族精神，若有不测，我横尸擂台，也会九泉含笑。”

万国旅社的健身房内，板垣大力士在用他的表演接待中外报社的记者。今天是板垣来到中国的第三天，也是这位被称做“日本天皇的骄傲”的大力士第一次公开露面。

板垣身材高大魁伟，站在地毯中间如同半截铁塔。他身穿白色柔道服，肥大的上衣敞开着，浓密的胸毛扎扎匝匝地裸露出来。

只见板垣双手在胸前合十，双目微闭，一个翻译在旁边说：“板垣大力士说，请您们替他向中国武士们讲：我这次来中国就是要和中国各门派的武士们比武，首先要战胜孙禄

堂，因为这是大日本天皇的钦命。我还要到南京、上海，去战胜所有的中国武士。当然，我并不希望我所遇到的对手都象我在大日本国内听到的‘东亚病夫’一样，因为战胜这样的对手我是不光彩的……”

夜已深，朦胧的月光下孙禄堂独自在院中练着八卦剑。龙泉古剑在他手中寒光闪烁……他一气练完八大剑，又将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卦变剑、龙泉古剑在他手中快似飞雪奔电，使人眼花缭乱，莫测端倪。突然，他猛地收住式子，放下了龙泉古剑，举头凝望着那昏暗的月亮，若有所思。

屋内，孙禄堂的夫人张昭贤正坐在窗前忧心忡忡地望着丈夫。她听到丈夫的叹息，垂下头，低低地啜泣着。

孙禄堂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知道，这种情绪对于明天的比武是非常不利的。他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窗子对妻子说：“哭什么，别看那板垣样子汹汹，其实只是个有拙力的一介武夫……”说着话，孙禄堂把手边的一枝青竹“咔嚓”折断，笑着说：“你放心吧，打败板垣我心中有底儿。”张昭贤没有开口，只是抬起头默默地看着丈夫。孙禄堂语重心长地说：“明日比武一事惊动了全国，在此国运不昌，民心不振的关头，这场比武绝非一胜一败的小事，我一旦败了，丢了我孙禄堂的脸事小，怕的是丢了国家的脸，想到这些我才感到有些不安……”

孙书庭从屋里走出来，她站到爸爸的面前，紧握着小拳头说：“爸爸，拳经上不是讲打人如走路，看人如蒿草吗，我看那板垣个头虽大在您的面前不过是根大蒿草，您会把他

连根拔起的。”

孙禄堂哈哈大笑，一把抱起书庭：“对，对，明天你就会看到爸爸是怎样把板垣这根大蒿草连根拔起！”

府右街，新搭起的擂台下，聚满了人群。

李文标、孙振川、齐公博、小书庭都挤在擂台下第一排，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在休息室里，孙禄堂被一群记者紧紧包围了。

一个日本记者口气生硬地说：“您难道不知道板垣大力士是天下无敌的吗？”

孙禄堂的目光中闪出冷电似的光芒：“不，我只知道中国人的骨头最硬！”

一个中国记者把那日本记者挤到一旁，他高声问：“孙先生，我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您这样有勇气？”

孙禄堂目光炯炯：“要捍卫国家尊严，要振奋同胞们的精神，要洗掉‘东亚病夫’的国耻！”

一个《神州日报》的中国记者问：“先生的爱国之心可敬，不知您想到没有，万一您失败了，可就要身败名裂……”

孙禄堂哈哈大笑，他打断记者的话，声音宏亮地说：“身败名裂？可惜我大好神州今日尚且千疮百孔，我孙禄堂又何惧身败名裂。请记者先生们放心，我会让你们的笔在报纸上扬眉吐气地写出：日本大正天皇钦命来华比武的武士在神州大败而归！”

“当——”一声锣响，擂台下喧闹声戛然而止，人们都把目光投到擂台上。

板垣大力士怪叫一声扑向孙禄堂……孙禄堂站了一个“三体式”静若处子，看看板垣扑到面前，他却一个“青龙转身”以闪电般的速度稳当当站到了一边。板垣扑空，急收步子，他稍稍一侧身双拳朝孙禄堂两肋间打来，果然威势赫赫，名不虚传。一瞬间，孙禄堂早用游身八卦连环掌特有的速度绕到板垣身后。板垣大叫一声，倏地反身一脚狠狠踢出……孙禄堂看得真切，不慌不忙略一侧身想躲开这一脚。那板垣却已觉察，这一脚踢出猛地在空中改变了方向，朝孙禄堂腰间横扫过去，台下的观众发出一片惊呼。孙禄堂运用轻功，丹田提气，一个“燕子钻云”腾空跃起，出人意料地轻轻把板垣这一脚化解了。

板垣却大吃一惊，这一脚又用力过猛，失去重心，他跌跌撞撞，险些扑下擂台，台下观众发出一阵喝采之声。

板垣连连打空，暴跳如雷，使出全身绝技，挥拳击来，孙禄堂成竹在胸，并不急于取胜，他在擂台上环绕着野熊般的板垣闪展腾挪，避实就虚，躲其锋芒，挫其锐气。只见他身捷步灵似白云渺渺，如秋水盈盈；他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千变万化，旋转翻腾……板垣此时只觉得孙禄堂神出鬼没地在他的左右前后若隐若现，使他扑不到，打不着，渐渐感到眼花缭乱，气喘吁吁，方寸已乱。

孙禄堂看时机已到，振奋神威，施展形意拳迅速、猛烈、刚劲的功力，向板垣发起攻击。那板垣早已防不胜防，前胸、后背被连连击中，他大叫一声，连退数步，改变战术以守为攻，不敢再轻意出击。

孙禄堂加紧攻势，形如搏兔之鹘，神似捕鼠之猫……他一招快似一招，板垣被逼得手慌脚乱，狼狈不堪。

擂台下沸腾了，观众们为孙禄堂拼命喝采。

突然，孙禄堂的一只胳膊被板垣紧紧抓住……板垣心中大喜，他用全身之力狠狠一扳，恨不得一下撅断。他那知道，孙禄堂这支胳膊竟变得柔若无骨，如泥鳅一般从板垣的手中滑出，板垣暗吃一惊，就在他惊疑错愕的一瞬间，只觉自己的胳膊象被一条钢丝紧紧绞住，使他拉不开，甩不掉。板垣用尽全身之力直向孙禄堂猛撞过来……这一下，板垣正中孙禄堂“引进落空，四两拨千斤”的手法，看看板垣已扑到身上，孙禄堂用“三体式”之力猛地蹬在板垣突起的小腹上，顿时，板垣如同大厦骤倾，轰然扑倒在擂台上，挣扎良久，他哪里站得起身。

一声锣响，擂台下骤然暴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旭日初升，长安街洒满金色阳光，一群报童在街头飞跑着……

“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武术大师孙禄堂大败日本大力士……”

报童的叫喊声传进孙禄堂的院子里，李文标、齐公博、孙振川喜上眉梢。孙禄堂在打着太极拳，小书庭跟在爸爸的身后，认真地练着：白鹤亮翅、进步搬拦锤、倒撵猴、退步懒扎衣、转身开合……

神跤宝三学艺记

张宝瑞

提起天桥摔跤的宝三（宝善林），老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宝三办的跤场前总是人山人海，险些挤破了场子。可是殊不知宝三学艺那阵子，还真有一番辛苦哩！

满清末年，宝三跟摔跤名家宛八爷学跤，宛八爷的跤场就在北京红庙附近，白粉墙上写着“尚武”两个大字。宝三自从拜宛八爷为师后，每天跟着师父和师兄弟们在一起练跤。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进入跤场如同下到热窑里，十几个小跤手，浑身冒着热气，成双捉对地在斗手。宛八爷把徒弟宝三和立海叫到一起，让他俩比试一下。立海比宝三高出半头，他一上手就使出了螳螂手。宝三也不含糊，眼睛盯着对方的手，也使起了螳螂手，他用个掩手进招，一下子把立海扔个大跟斗。

宛八爷的另一个徒弟德子不服气地走上前说道：“宝三，咱俩练练。”一边说着，一边也使出了螳螂手。宛八爷在一旁提醒宝三说：“三儿，你可要提防点，德四儿手底下

可麻利着呐。”宝三目不转睛地盯住德子的双手。德子趁势进招，两人见招拆招，走了几个回合，宝三又把德子扔出去了。

宛八爷哈哈大笑，称赞宝三说：“三儿，秤砣个小千斤坠儿，还真不赖！”同时，叫大伙都回去歇着。

德子和立海看师父这样看重宝三，心里很不服气，他俩想治治宝三。俩人走进房里，只见宝三拿着个小铅笔头，正在一张小白纸上写着什么。德子和立海趁宝三不注意，把那张纸抢了过来，宝三绷着脸对他俩说：“把纸给我。”德子说：“你刚十六岁就学会了给小姐传书递帖，我要把它交给师父。”说完，就和立海向宛八爷屋里跑去。

宛八爷正在屋里看书，见到他俩，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德子把那纸交给宛八爷，说：“宝三跟女孩子家传书递帖，让我们给抓住了。”宛八爷读着那纸上的字：“我要学好武艺，不欺人也不被人欺。”他找到宝三问：“这上面条条杠杠画的都是什么？”宝三说：“这是师父在上次搭救别人，摔跤时使用的那些招数。我把它画成了图案。”说完，按着那些纸条比划起来。

宛八爷仔细端祥着那些线条，笑着拍着书案说：“是份好跤图。”德子和立海见势不妙，灰溜溜的走了。宛八爷满意地望着宝三，说：“武艺是门极高极深的功夫，没有二、三十年的功夫是不行的啊！”宝三诚恳地说道：“我愿跟您学一辈子跤。”

宛八爷把宝三领到一个庭院里，指着一个大土堆说：“从明天起，你早起五更练搬土，把土山搬到西墙根去，再搬回来，要记住搬了多少趟。”说着，宛八爷拿来一个大号铁簸箕，

撮了满满一簸箕土，说道：“看着，底桩腰挺，上腿蹬直，双手举平，慢慢蹲身，蹲到底再拔起来，要不摇不摆。”

宝三自小好练，平时走道腿上也绑上两斤铁砂子，脚下是有根基的，但走了六、七趟后，后脊梁沟上已往下淌汗了。宝三说：“师父，这真带劲儿，别等到明天了，今晚我就开练。”

宝三端着一簸箕一簸箕土，走到西墙根，然后再返回。当他把最后一簸箕土搬完，天已经泛白。宝三纵身打了个“旋风腿”，来了个“朝天凳”。他拍拍自己的小腿，显得十分快意。

宛八爷练完早功回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高兴地说：“三儿，小土山让你挪了窝，一共走了多少趟？”宝三说：“走了一千零一十八趟。”宛八爷面露喜色，称赞地点点头，原来这土山不知被宛八爷搬过多少回，一千零一十八趟，一千零一十八簸箕土，一点不差。宛八爷吩咐宝三每天如此搬山，宝三二话没说，憨笑着直点头。

过了三月之余，宛八爷又来找宝三。宝三正待说话，宛八爷冷不防给宝三使了个拨脚，宝三脚跟微动，但没有离开原地。接着，宛八爷又上手一压宝三肩膀，下面又是个重脚拨脚，宝三晃动了一下，但没有被绊倒。宛八爷欣喜地说：“好小子，脚下有根啦！”宝三听了，低着头，象个大姑娘似的脸红了。

宝善林愧改"开场白"

刘 凯

解放前，北京天桥的把式场，最出名的恐怕就算是宝三的摔跤场了。

宝三，姓宝名善林。年轻时自恃功夫好，目空一切。每天开跤前总要自我夸耀一番："俺宝三摔跤以武会友，欢迎诸位下场较量，不是吹的，谁胜了我，拜他为师！"一天下午，跤场围满了观众，宝三刚刚说完这么几句，忽听人群中一声冷笑。宝三一惊，问道："哪位发笑，请下场指教！"连问两遍，无人做答。刚回身，又是一声冷笑。宝三急了，厉声喝道："背地笑人，藏头藏尾，算什么好汉？有能耐的站出来！"话音未落，人群中挤出一位须眉皆白的老者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后生。老人满脸笑容地说："久闻宝三爷摔跤功夫好，今日一见果然不差，只是遇事压不住火儿，如若不改，日后定然吃亏。"宝三哪肯服气："俺宝三就烦说空话的，您老儿要真有本事，那咱俩就练练。"老人不紧不慢地说："甭说我，就我这小孙子，你也未必赢得了。"宝三打量了一下

这少年，只见皮肤白皙，身材文弱，心想："摔他还不跟闹着玩似的，今天我让您老儿露露脸。"想罢，把一副搭裢（跤衣）扔了过去。

一搭手，宝三便心知不好，果不其然，宝三三跤三负，羞得面红耳赤，只管低头掸身上的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一直乐呵呵地看着这场比赛的老者此时说道："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小伙子，人太傲气了，功夫也就没长进了。"说完，与那少年扬长而去。

宝三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忽然若有所悟，向围观的观众一抱拳："诸位，今儿散场了，咱们明儿见。"他稍加收拾，便急忙去追赶那老少二人。一直追出永定门外，在一片柳树林中见到了那位老人。宝三真诚地向老人作揖，表示了悔改之意。老人为宝三的一片赤诚所感动，便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原来他是一位隐居民间的摔跤高手。

第二天，老人又来到宝三跤场，看客比昨日更多。老人特向观众说明，宝三是他师侄，昨日之事是他们安排好的一出小戏，不过是为聊博诸位一笑而已。此后，宝三与老者成为至交，并从老人身上学到不少真功夫。

打这以后，再看宝三，每当开场前，总是朝大伙儿一个罗圈揖，然后说道："……您往这儿一站，就是看得起我们，我打心眼儿里感激您。"每说到此处，看客们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沈友三痛摔俄国大力士

乔 墂

1934年10月，在北京第一舞台（当时北京最大的戏院）巨幅表演广告耀眼夺目——俄国大力士麦加洛夫近日在此表演最精彩的功夫：力士斗牛、力分双牛、木板拍钉……

第一天的表演，吸引来了不少好奇的观众。表演开始，一头健壮的公牛被牵到戏台上后，麦加洛夫首场登台了，他健壮的身体配上健美的肌肉块，确有大力士的气派和风度。只见他上前用力抓住牛角，向右用力一搬，接着右脚飞起，猛踢牛的左脚，立刻将一头雄壮的斗牛摔得仰面朝天，顿时获得一片喝采声……

俄国大力士麦加洛夫的表演轰动了北京城，经过几天的表演，麦加洛夫突然口出狂言，声称功夫无双，并发表了一个愿与中国国术家比试的消息。此消息一传出，马上就象一阵风似的传进了武林行道中，燃起武林志士的怒气，其中单说一人。

此人姓沈名友三，艺名沈三，北京人，家住北京广安门

内牛街老君地。友三自幼随父练摔跤，后又多得名人指教，技艺日长，在天桥靠摔跤卖艺为生。他于1933年首先在北京举行的全运会选拔赛上得了摔跤第一名，而后又在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上，在不分体重不分等级的情况下力战群雄，获得了摔跤第一名，名气颇胜。

当他从好友《北京时报》的记者王柱宇口中听到俄国大力士向中国人提出比武挑战时，忿忿地说：“视我中华无人，我第一个教训他。”为了摸清敌手，第二天他特去看了一场麦加洛夫的表演。“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他对麦加洛夫心里有数了。于是第三天他就和王柱宇一道去找麦加洛夫。

到了北京西河沿金台旅馆麦加洛夫的住处，和麦加洛夫见了面。友三摔跤的名气也使麦加洛夫知道来者不是寻常人，就想拿签生死文书来恫吓，友三马上就让文书写，并让王柱宇和翻译作双方的保人。麦加洛夫一看此招不行，更感到来人厉害，为了保全面子，他想用金钱来收买。“这样吧，我们友情第一，我们打三天，场场都打平手，将三天的门票我们俩平分，你看如何？”友三大笑道：“谁是为几个臭钱而来！你打了我，我白挨死而无怨，可我要打了你，对不起，三天之内请你滚出北京城！”麦加洛夫也恼羞成怒，双方签定合同，讲定两天后就在金台旅馆里比武。

麦加洛夫自持力强，巍然一站，犹如一座铁塔，让友三先来推他。友三一看他两脚并立成一字，心中暗自叫好，因摔跤最忌的就是这种步。友三上前左手拉起麦加洛夫左臂，右手握住麦加洛夫脖子，假意向前一带，待麦加洛夫向后一

仰时，手猛然推麦胸，只见登登登三步，咣当一声，麦加洛夫摔了个仰面朝天，此招用的是大得合的手法，惹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也为友三叫起好来。

轮到麦加洛夫推沈三了，只见沈三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虚实分明，两手向上，两眼紧盯着麦加洛夫的肩头。大凡摔跤手动肩先动，以此来判断对方如何用力。麦加洛夫运足力，猛地向友三推来。当他肩头一预告，友三马上向前一顶，使他的力还没全发出来就顶了回去，友三左来左顶，右来右化，连此几次，友三非但不倒，也不失去重心，至此交手友三大获全胜。

第二天，《北京时报》登载了友三痛摔俄国大力士的新闻。此事马上轰动了北京城，武林志士奔走相告，分享痛摔俄国大力士的喜悦。为了表示对友三的祝贺，民众特赠友三一面锦旗，上写："赠友三勇士和外籍力士来华角逐获胜纪念"，中写"民族英雄"四个大字，下写"北京民众"。

大成拳宗师王芗斋轶事

王选杰

芗斋先生号宇僧，河北省深县魏家村人，生于1890年10月29日，1963年7月12日病故于天津。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精力和心血，全部献给了我国的武术事业，推动了武术的发展。在他的一生中，从练拳习武到对弟子们的言传身教，从创立大成拳到击败国外的拳术家，即可看出他的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以及他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传统美德。

先生集数十年拳学之经验，指出了养生与技击并重的道理，认为养生是技击的基础，技击是养生的究竟，养和炼有机的结合，才是中国真正的拳法、这使传统的中国武术发挥了全面的作用。

近年来，武术在我国空前发展，使中国武术中的这一瑰宝——大成拳，也欣逢盛世，使之倍放光芒。我今撰写此文，一则为追忆先师，二则为告慰武林，三则为激励后学，效法先辈，以期共同携手，刻苦努力，振兴中华。

少 怀 壮 志

芗斋先生的世代故居，是举世闻名出产大蜜桃的故乡。世人多知先生是位艺高德劭的武术大师，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医学、文学、心理学、力学和植物学的知识也相当渊博。他在少年时，就经常在自家的桃园里帮助大人们干活，浇水、捉虫．除草都是他经常做的事，有时他还爬上桃树，细心观察和思考，为什么有的树，桃子长的大？结得多？后来他偷偷地反复试验，竟然打破了一些传统的嫁接技术，他用自己的新方法给桃树剪枝、嫁接……。被父母发现后，当然要挨一顿训斥。但后来发现，凡是经过他整修过的桃树，一年比一年丰收，事实说服了大人，也培养了他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精神。

河北省是燕赵故国，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尚武之风悠久，深县更是藏龙卧虎、群英荟萃之地。神拳李洛能的故里，豆王庄就离魏家村很近。先生幼年时就喜欢听大人们讲历史上的岳飞抗金、戚继光平倭寇等民族英雄杀敌报国的故事，七八岁时就经常去看武术家们练武和比武。南小营的形意拳名家李存义，程家村的八卦拳名家程廷华等人，都很喜欢他并经常教他练武。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世界列强加紧了瓜分中国的阴谋，中华大地，横遭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赤县神州，一片水深火热，中国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奋勇杀敌，严惩敌寇，具有光荣传统的大批武林志

士，更是冲杀在最前线，先生熟识的李存义，就曾在天津一带挥单刀、闯敌阵，血染征衣，使俄国侵略者闻风丧胆。程廷华在北京崇文门地区重创敌寇后英勇牺牲。英雄们的壮举大大地启发和教育了他，在他的心灵深处，深深地埋下了对帝国主义强盗刻骨仇恨的种子，坚定了他刻苦学艺，尚武救国的大志。故在他十四岁时，正式拜在郭云深老先生的门下学练形意拳，开始了他的武学生涯。

敬 师 诚 友

郭云深老先生是中华武林中威名显赫的国术大师，他的“半步崩拳打遍天下”的威名四方传闻，有口皆碑。郭老对弟子们要求很严，而且是因人施教。头几年先生和众师兄弟们一起用功学艺，后来他的远大志向和天赋使郭老对他极为满意。先生对前辈们都很尊敬，对武友们至诚相待，尤其对郭老更是敬重，衣食住行，照顾得极为周到。一次郭老得了重病，先生是衣不解带，日夜侍奉，煎汤熬药，不离左右，使郭老很快地恢复了健康。

郭老平时总是独自一人睡眠，有时深夜外出，也是只有独往，弟子们问及他时，他或说是去访友，或说去桃园散步。在他这次病好之后，正赶上中秋佳节，众多弟子共同赏月，郭老又独自走出村去，先生很不放心，担心他大病初愈，不禁风寒，便进屋取了一件衣服，追出去要给郭老披上，当他追到村边，只见郭老远远地直奔坟地而去。先生很奇怪，追到坟地一看，竟见郭老正在练与“三体式”不同的

桩法，其他的练法也与他平时所教不大相同，先生暗喜，很想长时间偷着看看，但又怕师父受了风寒，这才轻声地叫了一声师父；郭老大惊飞奔而来，怒冲冲地问道：“何人大胆，竟敢到此偷艺！”当他发现是爱徒芗斋之后，又见他手里的衣服，很受感动，才严肃地对先生说道：“今夜之事，不可说出，以后你也深夜至此，待我传你绝技。”从此，先生得郭老拳学秘传，勤学苦练，朝夕揣摩，功夫大进，弱冠之年就成为一代名师。所以著名武术史学家金警钟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国术名人录》中这样写道：“得郭云深三层功夫者，只有芗斋先生一人。”

郭老谢世后，先生又游历全国各地，广交良师益友，他谦虚诚恳，即使在比武时胜了对方也要学习对方的长处。在这期间，先生和少林寺的行林禅师，“江南第一妙手”谢铁夫先生，五技擦手名家方士桩等各派大师在实作中互相研究拳学。在北京定居后，又和八卦拳名家刘凤春，太极拳名家杨少侯等结为莫逆，他们在一起精良互见，取长补短，由于先师敢于创新，敢于打破门派观念，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创立了大成拳。这里必须提到先生创拳之始，就坚决反对很多人以他个人姓氏为拳名的建议，一再声明：“大成是综合和总结之意，并非我个人的发明，而是千百年来前辈们经验和智慧的总结，我不过是吸取了前辈们和兄弟门派的精华而已。”

热爱祖国

先生早年时，耳闻目睹了祖国横遭侵略者的欺侮，中华

民族灾难深重的悲惨现状，满腔激忿。先生在深县第十中学教授形意拳时，就曾对学生们说：“外国强盗，在我中华大地横行霸道，杀我父老兄弟，烧我房屋田园，毁我艺术文化，意在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堂堂大国，岂能忍受他人之辱！同学们，你们应该用心读书，刻苦学武，立志报国，方不愧为炎黄子孙……。”他的话使学生们声泪俱下，得到深刻的教育。

先生在创立大成拳之后，声望与日俱增，但在生活上依然和昔时一样清苦，当时日伪的一些达官贵人，多次以金钱和美女为诱饵，请先生为他们充当保镖，都遭到了先生的蔑视。国外也有一些人，曾多次以重金聘请他出国授拳，也都遭到了拒绝。先生宁愿老死中华大地，绝不肯迈出国门一步，他这种热爱祖国的高风亮节深得人民的仰慕和爱戴。

新中国成立之后，先生曾先后被聘任为北京中医研究院、保定中医研究院顾问。先生不顾自己年事高迈，每日奔波于各个站桩辅导站，以治疗患者为己任。有的人劝他注意身体，不要过于劳累，他总是说：“我自己不要紧，要紧的是那些患者！”并在报端上曾经写道：“我身外无他物，唯对健康一法稍有心得，深愿贡献给人民，作为祛病健身的一种方法，我要把全部心血和精力贡献给人民，我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尽微薄之力。”

以武会友

为了祖国武术事业得以继承和提高，先生曾在报端发表

声明，以武会友。全国各地的名人高手积极响应，纷纷而至，使先生得以在实战中学习武友们的长处，使他的拳技和经验不断提高和丰富。对前来比武的朋友，先生总是热情接待，以礼为先。在历次和人比武时，虽始终未遇敌手，但他从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他的精湛武技和高尚的武德，使得各门各派的武林中人极为赞扬。这里只简述二例以见一斑。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当时先生正患脚气病，右足以感染发炎而不能着地，正靠在躺椅之上静养。弟子们在院内练习推手，这时门外走进了一个人，此人是太极拳名家邵哲斌，此人不但精于推手而且精于实作。他进门之后，声言要和先生比试推手，正遇见在院中的那些人，其中有一人是先生的亲传弟子，陶某人便迎了过去说道："老师有病，我陪你推推。"没想到陶某虽然身高力大，也只能和邵推个平手。这时陶某怒气顿发，撤出手来要以实作取胜。这情形先生隔着门帘早已看清，大声喝道："住手！"随后把邵让到了屋里，先生左脚着地，右足抬起，要和邵当场比试一下推手，当邵双手伸出时，先生的双小臂已把对方给控制住了，这时邵哲斌的双手，欲前出而无力，欲后撤而不能，他的两臂两手如同被乱绳子套住一样，而先生的两条臂膀，运用自如，前放后拉，左偏右挂，只弄得这位邵哲斌的两腿如同醉汉一般……。最后先生往回一挂，双手往外一抖，将邵扔出了屋门外。事后，先生对陶某严肃地说："咱们和人家研究推手，怎么能够撤手打人，这关系到武德问题！"当时使陶某无言以对。

另一次比武正赶上先生在家吃饭，来了位武林高手，先

生一见此人，就知道他的功夫非同一般。只见来人目光如电，身轻似猿，举步如猫，行动潇洒。自报姓名叫做张志彪，原来此人早就扬言于武林，定要打败先生，他是位鹰爪猴拳并通的武林怪人，每日将羊头用狗皮包好，双手轮番抓打狗皮，日久功深，竟能将狗皮抓透，而且此人心黑手狠，很多武林高手都曾败在他的"爪"下，人称"鹰爪小白猿"。当小白猿被请去用饭之时，几个徒弟立刻走近先生提醒他必须把"小白猿"打伤，不然，如被他抓拿一下，不但有性命危险，而且会坏了一世英名，当时，先生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说什么。

小白猿饭后休息了片刻，和先生一起同到院中，拉开了一段距离，一场惊心动魄的比武场面开始了。只见小白猿身形一纵，伸左手直抓先生面门，先生头刚躲过，他的右手又到，先生急忙又一侧身，伸右小臂往上一迎，随后猛一发力，"小白猿"便被弹出摔倒。先生刚要上前扶他，谁知他一个后滚翻立定，躬腰一纵，提起双腿，照定先生面部踢来，先生身形一矮，双手已将"小白猿"双脚腕扭住。"小白猿"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时只听旁边有人喊道："摔死他！"谁想先生将"小白猿"轻轻地放在地上。这使"小白猿"极为感动和敬佩，连忙说道："王先生的武功在下难比，佩服！佩服！"先生急忙拦住他的话说："张先生的功夫也很好，有的地方我还得向你学习！"后来他俩人结为好友。

平易近人

在先生的弟子中有很多是穷苦人，跟先生学拳多年也没

有送过什么礼物，因为先生一再告诫他们不许送礼。我的启蒙老师杨德茂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地毯厂工人，生活很苦，跟先生学拳十几年后，他见先生对他格外精心，言传身教，很受感动。可是自己从来没给师父送过半点礼物，心里很感不安，以后除了上班外还抽空去卖报、拉洋车，把挣的钱一点一点地攒起来。春节时，他把三块大洋用红纸包好，恭恭敬敬地捧给师父，先生见状很难过，便假装生气，把大洋扔到了地上，问道："德茂！你一家子还过年不过了？"后来德茂先生从地上捡起三块大洋，扛着师父送给他的一袋面粉，流着热泪返回了自己的家门。

有一次先生正在教拳，几个贫苦农民近来观看，并也模仿练拳的动作，先生的一个徒弟说："满脑袋高粱花子，还想练拳！"先生听了十分生气，教训那个徒弟说："民以食为天。没有他们这些种庄稼的人，你喝西北风，啃土坷拉吧？"然后对那几个庄稼人耐心指点。

博学多才

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他一生中除了酷爱拳学之外，对古典文学以及诗词歌赋也很喜爱，而且造诣很深。尤其对于书画，他更有特殊的癖好，能够辨别古画的真伪。早在三十年代，全国著名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徐燕荪二先生，就经常与之往来，而且关系甚密。李先生是芗斋先生拳学上的弟子，但同时又是绘画和书法方面的朋友。一次，李苦禅见到先生练功，感到先生的功夫真是高深莫测，入化出神。当时

李先生激情难遏，便请先生当场和他联对，以尽雅兴，并提出他以画为题，先生以拳为题，这里只择其中三副：

李苦禅：章不章，法不法，挥笔之际是真法。
王芗斋：形无形，意无意，发拳之中是真意。
李苦禅：诗是无形画，画乃有形诗，
王芗斋：意即无形拳，拳为有形意。
李苦禅：画成书为极则
王芗斋：武至文得上乘

维护中国武术的纯洁性

先生早在家乡授拳时，就处处维护武林的声誉和武术的纯洁性。一次，先生和几个徒弟去深县中学办事，见一人正在和几个徒弟卖艺，先生看了他们打了几趟拳之后，便掏出一些钱给了那个武师。先生对那些被生活所迫而卖艺的人，一向是同情的，每次碰到他们都为之捧场。谁想到这位武师把钱收完之后，便满口胡云："我所学的武术，是张三丰祖师亲传，是梦中神传仙授，练好了我这功夫之后，可以刀枪不入，隔山打牛，这叫做百步神拳，学这种武术第一必须心诚，半夜子时练功，烧香三柱，先给祖师叩头，然后向北而立，对准井口，运气宁神打三百六十五拳，三月之后，井水翻花起浪，就可天下无敌！"并对着众人说："我可当场表演。"这时他的一个徒弟，退到五步之外站好之后，只见这个武师，运气发功，以掌心对着那个徒弟轻轻一动，嘿的一

声，他的徒弟应声倒下，口吐白沫，正当众人骇然之际，先生怒不可遏，走到武师近旁低声说道：“朋友，如衣食困难，我当全力相助，但不要以此故弄玄虚蒙骗大家。”武师见先生谦和文雅便问道：“你难道也练过拳吗？”接着说：“我见你身单体弱，惟恐失手伤了你的性命，这样吧，现在当着众位的面我先练一手叫你们开开眼。”说罢，从怀里掏出一张张三丰的像，跪拜起来，然后命一徒弟手捧一个葫芦站立，自己从身上掏出两把黄豆离五尺左右往葫芦里投掷，只见黄豆全部被他扔进了葫芦里，无一外落，观者齐声喝彩，武师见众人喝彩，更加得意忘形。当场问大家：“你们谁能练这手功夫？”

先生沉思片刻便把同来的徒弟任华良叫到一旁，低声吩咐了几句，任华良便急急跑了。正当武师当众辱骂先生时，任华良扛着锛子跑来了，只见他脱掉鞋，将一个桃核夹在两个脚趾中间，举起锛子一下就把桃核锛为两半，但脚趾一点也没受伤，围观者掌声大作，先生对大家说：“我这个徒弟并非有什么神技，他是个木匠，平时爱使锛子，熟而巧，巧而精，这和他往葫芦里扔黄豆一个道理，是熟能生巧的原因，这位武师如真在梦中学得张三丰的仙技，请把这个桃核劈开。”武师面红耳赤地问先生道：“你敢领教我的百步神拳吗？”他用这话想把先生吓住，哪里想到先生只是微微一笑，回答说：“不用离那么远，你就往我身上随便打吧！世间根本没有什么百步神拳！实际上你自己也很清楚！”这时武师气往上撞，恨不得一拳把先生打死，他运用全身的力气，照定先生的“鸠尾”穴猛击一拳，武师的这一拳使他自

己摔个仰面朝天……。先生用事实教育了周围的人们。

力胜泽井健一和杰姆士

王芗斋先生在创立大成拳期间，曾多次以精湛的武技，胜过许多国外的武术高手，其中一名是日本籍的拳术家泽井健一，另一名是意大利籍拳击手杰姆士，使得大成拳威名远震。

当时正值国家多难之秋，人民惨遭涂炭，祖国的半壁山河陷在日伪的铁蹄之下。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土地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还把他们的“武运长久”精神吹得神乎其神，不可一世。王先生耳闻目睹此状，十分悲愤，曾抚剑疾言：“我堂堂大国，炎黄子孙，何能忍受他人之辱！”于是决心汇集中国各家拳术之长，自创大成拳学，广收门徒，传授中国实战拳法，借以振奋我国固有的民族精神，与国外的拳术家相抗衡。并在当时的《实报》上，一再声明，研究拳学不分国际界限，然而“东洋之柔道，西欧之拳击，虽有独到之处，但均非整体之力。”

王先生的声明，恼怒了武士道名拳师泽井健一。泽井健一在日本拳道和剑道上素享盛名，且精通柔道，在他心目中，中国拳术似乎只是供人欣赏的舞蹈式的花架子，不能实战。于是，便到王先生家中登门“拜访”，名为以武会友，实则比试高低。他见王先生中等身材，身着长衫，文质彬彬，貌不压众，根本不似武人。他自报姓名和来意后，王先生毅然接受挑战，于是当场动起手来。泽井先凝神运气，然

后纵身往前一跃，用双手猛扑王先生面门，王先生左手背于身后，只用右手斜面往上一迎，泽井双手如碰弹簧，自身抖出一丈开外。

泽井久经沙场，从未见过如此高手。他一败在王先生手下，便锐意追随王先生改习大成拳，王先生只好应允。但泽井自负剑法超群，在言语表情上时有流露。王先生决心和他较技一番。于是，一场剑法的比试又开始了。泽井双手持剑，高举过头，只听他口中"哈伊"一声，剑随声到，往王先生头部猛劈下来。在堪堪击中之时，王先生用剑斜面往前一迎，两剑相接，略一发力，"咔"的一声，泽井连人带剑被崩出丈许，倒在地上，手心被震得发麻，虎口被震得发胀。可是他仍然不服，要求再次比试，结果以泽井彻底认识服输而告终。

拳、剑比试以后，泽井和王先生还有一次类似柔道的擒拿比试。泽井在日本是柔道名手，但不管他使用任何柔道手法，都抓不住王先生的袖子或衣襟，反被王先生死死抓住而且无反抗还手之力。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日本现已成为我国的友好邻邦。泽井健一先生也已成为我国武术界的挚友。他自从回国后，拳技突飞猛进，成为日本造诣极深的武术家。他在所学大成拳的基础上，结合本国拳术的特点，创立了著名的太气拳，不但教授本国人士，还教授了许多欧美国家的武术爱好者。在他1976年编的《太气拳》著作中，深深地怀念他在中国的拳学老师王芗斋先生。书中提到王先生昔日如何用手指轻轻触了他的胸部一下，而使他感到心脏全部震痛的情况。由此

可见泽井健一对王先生的敬佩。

四十年代初，墨索里尼垮台之前，有位名震西欧的中量级拳击冠军、意大利籍的杰姆士来北京观光。他风闻王先生是大成拳的宗师，主动登门"拜访"，比个胜负。王先生欣然答应，杰姆士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拳击技巧熟练，且实战经验相当丰富。他先抱好拳架，左手在前，右手护住自己下腭，左蹦右跳，准备待机发拳。只见先生稍抬右手，缓步上前，在和杰姆士将接未接之际，猛一抬头，目光如电，神态逼人。杰姆士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方知遇上劲敌，他欲罢不能，只好硬着头皮，鼓足勇气，突然抢步上前，先用左手直拳点击先生头部，准备再用右手下勾拳狠击王先生胸部。王先生略微往右一闪，用右手往他的左小臂上轻轻一挂，杰姆士立即半身麻木，立脚不稳，犹如半壁土墙，倒在王先生面前。但他仍不服输，认为自己失败只是技巧不如，力量则要大于王先生。王先生为使他彻底明白中国拳学的奥妙，就叫他在自己胸脯和两肋处任意击打，王先生巍然不动，杰姆士如击木石。最后杰姆士运足全身之力，用右手摆拳，突然猛击王先生小腹，只见王先生小腹微微一动，杰姆士立即被弹倒在地，右手腕部扭伤红肿，深深领会到中国的拳术的厉害和神妙莫测。

四胜柔道八段高手八田

继日籍名武术家泽井健一先生和意大利拳击冠军杰姆士认败服输之后，还有一位日本的大力士，八段柔道名家八

田，又败在了芗斋先生手下。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武林中的历史故事，至今仍是人们喜闻乐道的佳话。

八田当时正值年富力强，且天生神力，四、五百斤的巨石，双手一端，即可离地三尺，并可在庭院之中绕上几圈，然后再将巨石轻轻放下，而且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常人视为神人。此人生来得天独厚，长得是肩宽背厚，膀大腰圆，眼含威光，猛眼看去犹如寺庙中的凶神一般。据说八田是泽井健一先生的武学朋友。是当时日本柔道界的大师，他在东南亚各国都享有盛名。

一次，他偶然见到芗斋先生在《实报》上，对于大成拳的论述，其中谈到“西欧之拳击，东洋之柔道，虽有独到之处，但均非整体之力”的说法。同时又风闻王芗斋先生屡胜国内外的武林高手。当时心中甚是恼怒，又感到半信半疑，最后决心和芗斋先生比武较量，以见真伪，以决雌雄。

八田来到北京之后，决计先礼后兵，于是一封书信和请帖便寄到了芗斋先生的家中，信中订于在东安市场的“吉士林”西餐馆会面。先生接到请帖之后，本想拒绝赴约，又见信中有比武之意，便毅然决定按时前往。当芗斋先生刚刚步入“吉士林”的大门时，即见迎面走来一人，衣着是东洋人的打扮，身体魁伟，异于常人，从精神气度来看，有武人风貌。不问可知，来者定是八田。当先生出示请帖之后，八田的面部表情，即显露出了卑视神色。虽然先生立即感到对方无礼，但在表情上未露出一点声色，态度上依然是落落大方。彼此各道姓名，然后互相寒暄几句，打破了当时不协调的气氛。随后八田将芗斋先生让进了事先备好的单间，屋内

陈设简单又讲究，地上铺着俄国的地毯，墙上挂着几张西欧的名画，小几上的古瓷瓶里，插着一束含苞待放的月季，两边安放着一对西洋沙发……。

二人落座之后，有人递上香烟茶点。八田首先开言：“久闻王先生的大名，幸会！幸会！”接着说：“这次把先生请来，一则是共喝几盅和您交个朋友，二则是请先生赐教一下拳法。”先生道：“我生平不胜酒力，难以奉陪，至于说赐教拳法，我们倒可以互相研究一下。”八田道：“我们在哪里最好？”先生说：“此时此地即可当面研究。”于是一场武术与柔道的比试马上开始了。

八田立即脱掉上衣，显出突露的发达肌肉，藏神的双眼，露出了凶光。两臂左右分开，蹲裆骑马式的架子一站，其势如熊虎之威猛。芗斋先生依然衣着长衫，神情自若，左手抬至胸前，右手背于身后，缓步向前。在他二人欲接未触之际，只见八田双手高举过头，张开十指，直奔先生上领和衣袖抓来。八田想用“一力降十会”的方法战胜先生。先生早已看透对方的企图，于是以“一巧破千斤”的方法，制胜于对方。当八田堪堪要抓住先生之时，先生往左前方横跨一步，身随步转，已转到八田身后。用双手劈拳，照八田背后轻轻一按，八田即感到痛彻心肝，双脚离地，向前摔出六、七尺远，扑倒在地。但他心中不服，爬起身来，二次扑向芗斋先生。这次先生往右前方横跨一步，八田双手落空，用左掌横扫八田肋下，八田自知躲闪不及，急用左小臂下砸先生左小臂。先生借力使力，左小臂略往上一抖，力由脊髓而发。八田左小臂如碰弹簧，自身被弹起四、五尺高，仰面摔

出，头部险些撞于屋顶，落下时臀部正砸在小几之上，只听哗啦一声，小几随声而碎。这次八田恼羞成怒，跳起身来，用双手去抓先生左腿，想把先生抱住。先生不但不躲，反而将左腿抬起向前伸出，对着八田的胸窝部位。当八田将先生左腿抱住之后，先生用左腿往回一挂，八田即感到有些吃力，他随之往回狠命一拉，想把先生拉倒。先生趁势用脚往前一送，这脚正蹬在八田的小腹之上，被蹬出七、八尺远，摔倒在地毯上。这次使八田大为敬服，暗想中国武术确有特殊的奥妙之处！

最后，八田站起身来，对芗斋先生深深鞠了一躬，很恭敬地说道："假如我把您的两手腕抓牢之后，您是否还有办法？"当时先生为使他彻底了解中国武术的奥妙，随即伸出两手，叫八田紧紧抓住腕部，八田两手十指如钢抓一般，确实有力。先生周身放松，将自己两腕微微向后一拉，两手翻转，手心向内，两肘下垂，运用丹田之力，摧动两肩，以两肩摧动两肘，以两肘摧动两腕，身形往前一撞，以两手腕部向前发力，只听"嘿"的一声，八田被扔起摔出，后背撞在墙上，震得墙壁作响，连墙上挂的两张西欧名画，也被震得飘飘落下。

八田与芗斋先生四次交锋，都是八田以惨败而告终。这对八田来说，还是他有生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用八田自己的话来说："中国的武术是神奇莫测的！"

与李瑞东比武始末

清末民初期间，在武术界中有位德高望重的老拳师。此

人就是河北省武清县的李瑞东先生。李先生自幼好武，弱冠之年在河北省一带即享有盛名。李先生不但精于拳法而且精于摔跤，刀枪棍剑，各种器械无所不精。后拜杨露禅之高足王兰亭先生学练太极拳（一说和杨露禅学练太极拳），数年后，又和龙禅和尚学练五星椎，俗称五星锤。龙禅和尚是当时少林派拳法的有名高手。李先生本来就生得身强力大，勇猛过人，又经王兰亭和龙禅和尚二位明师的亲传，加上勤学苦练，在武技上突飞猛进，数年后，功夫已臻于上乘。到将近晚年时，其武功更显得炉火纯青了。这时李先生随将平生所学的两种拳法中的精华，兼收并蓄，熔为一炉，自创一家新拳学，名叫"太极五星椎"。

李先生除了本身的拳法外，他还锻炼一种特殊的功法，这功法名叫"铁币挂身"。"铁币挂身"就是在自己练拳时，周身上下挂上一层层的铁片，铁片是圆形的，直径有十公分，厚约五毫米，中间有孔，如古币形状，故名铁币。李先生挂上这样的"铁币"，打起拳来，依然是潇洒自如，手眼身法步合体，而且练完后，气不涌出，面不改色，由此可见李先生的武功确有高深独到之处。

在袁世凯当政时，李先生曾是总统府的保镖兼任武术教习。李先生本来对袁氏并无好感，推辞再三，但迫于当时袁家的权势，不得不在总统府挂个空名。实际上自己却经常在家，或课徒授武，或接待来自各方的武术名人，经常高朋满座，胜友如云，故李瑞东先生有"小孟尝"之称。

当时，在袁世凯的心目中，除了李瑞东先生之外，还有一位形意拳名家王芗斋先生。王芗斋先生是当时少壮派武术

家。袁世凯对于歌舞戏剧早已看厌烦了，很想看看名武术家的比拳，来换换自己的“口味”，一次，借总统府大宴宾客之机，分别给李瑞东和王芗斋二先生下了“请帖”。

李瑞东和王芗斋俩先生早就是老相识，只是最近一段时期没有来往。这次偶然会面，彼此心中大喜。谁也没有想到，袁世凯和李王二人见面之后，先是寒暄一阵，然后当着众位宾客决意叫他们当场比武，以助酒兴。李王俩先生都感到很为难，谁也不愿做这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因为当时没有任何防护用具，况且俩人都是当代武术名人，不管谁有闪失，都会有性命危险。可是，由于袁世凯再三催促，使他俩又不好再推托下去。最后经过李先生和王先生商定，彼此作一下推手比赛。因为推手在武术中只是“听听劲”而已，不是真打硬拚，不致于有什么危险。只见他俩人双手相搭，你来我往，连绵不断，动作极为灵活又显得深沉有力，在座所有的人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二人方想就此罢休，只听得袁世凯喊了一句：“你俩必须见个高低上下。”李、王二人都是武林名手，在这样的场合，谁也不甘心示弱。于是各运内功，拿出平生的真本领。他俩人走行门，迈步眼，相搭接小臂，变化无穷，彼此都感到对方小臂的沉重，一时难分高下。这时李先生变换手法，也是王先生稍一疏忽，自己的右腕和右小臂，被李先生牢牢抓住。然后李先生往后撤一大步，双手往回一捋，这一手是太极拳中的“大搬”绝招。王先生感到这招确实厉害，赶忙一跟步，趁势往前一发力，李先生毕竟是年事已老，一时站立不稳，跌坐于地上。王先生抢步上前，连忙把李先生扶起。这时只见袁世凯哈哈大笑，

接着说：“还是王先生武技超群。”当时王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当着众人的面说：“李先生功夫比我强，这次是李先生让了我一招。推手也不是真正的比武，我打算和李先生下月在吉祥戏院，当众重新比武，诸位如有兴趣，请按时光临！”当时袁世凯和众宾客齐声说好，表示赞同。

第二天，王先生亲到李先生家中看望，一来是表示歉意，二来和李先生商定，下次在“吉祥戏院”比武时，要求李先生当众把自己打倒，以挽回上次李先生的脸面。李先生为人正直，执意不肯这样做，可是拗不过王先生的再三请求，只好应允。但事隔不久，李先生因患伤寒症而离开人世。吉祥戏院比武也就随之作罢。王先生对于李先生的死非常悲痛，对于上次在总统府的推手比赛，感到对不起李老拳师。

巧胜金刚“大力洪”

洪连顺，原籍京西蓝靛厂人氏，自幼好武，曾学大洪拳，小洪拳，形意拳等各家拳法，尤其善长弹腿。而且此人得天独厚，身形高大魁梧，仿佛金刚罗汉一般。并且他练有一身硬功，可使半尺见方的城砖，应手而断。洪先生以卖艺为生，远近闻名，人送外号叫做“大力洪”。

洪先生久闻芗斋先生的大名，总欲体会一下大成拳到底如何？他抱着对大成拳的怀疑态度和好奇心理，来到芗斋先生家中拜访。当洪先生见到先生之后，看到芗斋先生比他自己矮有半头之多，而且身体显得瘦弱，貌似文人。他当时感到，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他惟恐芗斋先生不堪自己一击，于

是转身欲要告辞。

他的这种想法，已被芗斋先生识破。于是开口说道：“你既然来了，何必匆匆而去！可否让我当面领教！领教！”洪先生欲作比试，又恐失手伤着芗斋先生。犹豫片刻，便开口说道：“我练几趟，你先看看再说。”说完之后，便在屋中练了一套形意拳中的五形连环，手、眼、身、步真是处处有法，动作灵活笃实。最后以双手劈拳，轻轻地向壁上一按，只震得窗棱嗡嗡作响，四周棚顶上的尘土，纷纷下落。随即又以双脚尖，连环踢向墙壁，只踢得墙上的灰皮下落，墙上立刻现出酒盅大的几个小坑，脚上的布鞋已经开绽。而且是气不涌出，面不改色。然后洪先生闪在一旁，问道：“您看我这功夫还行吗？”不料芗斋先生微笑着说：“不行！练得只是玩意儿，根本不能实用。”这句话可气恼了洪先生，他闯了半辈子江湖，还没有听见过别人这样奚落。他不由得面有怒色，双手作拳，迎面伸出，准备与芗斋先生以决雌雄。只见芗斋先生谈笑自若，稍抬左手，缓步上前。右手依然背于身后。说时迟，那时快，洪先生双手封闭住自己的面门，两脚步法如飞，两拳一上一下，循环交替的向芗斋先生的面门砸来。这种打法是弹腿门中的绝招，正名叫做“归车旋”，俗名叫做“鬼扯钻”。过去武术界常说：“学会鬼扯钻，天下把式打一半儿。”这说明这招相当厉害。因为这招法是有守有攻，有退有进，攻守结合，连绵不断，两条臂膀犹如车轮。可是当洪先生的左小臂刚一接触到芗斋先生左小臂时，如碰到弹簧一般，自身不由自主地被弹出有一丈开外，摔倒于沙发之上。这是洪先生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当

然不服，二次上前手脚并用，上手仍然“鬼扯钻”，随后抬起右腿，照芗斋先生小腹便踢。“明拳暗腿”，这一脚正踢在芗斋先生的小腹，只见芗斋先生往前一踩步，洪先生这次又被弹出一丈多远，摔倒在沙发之上。洪先生这次才算彻底认输了。赶上前去，给芗斋先生行了一个大礼，甘愿拜在门下改学大成拳。芗斋先生赶忙将他扶起，安慰一番，说道：“你的功底很厚，只是在火候上未得真传，如果你真心要学，我一定是倾心相授。”后来洪先生以及自己的得意弟子姚宗勋、李永宗等人，都拜在王芗斋先生的门下，并且都成了芗斋先生的高足。

剑败枪手尚云祥

近代武术名人中，善枪法者甚多，尚云祥就是其中之一。尚先生是近代形意拳名家李存义的高足。他的枪法并没有什么花架子，极为实用，而且以枪尖发力著称于武术界，曾受郭云深老先生的称赞。尚先生为人极为朴实，性情豪爽，总欲和芗斋先生比试一下器械，因芗斋先生是尚云祥的长辈，同时又恐失手伤于对方，所以再三谦让。而尚先生在学术上极端认真，执意和芗斋先生比试不可，每次都遭婉言谢绝。

一个夏天的傍晚，郭老、芗斋先生和尚云祥三人在郭老的后院纳凉谈拳。当郭老给他俩人讲论形意拳器械时，一时高兴，命他俩人在院中互相研究一下器械，再三说明不可真作。这正中尚先生的心意，尚马上拿起一条大枪，双手握

定，枪杆略呈斜面，丁八步站于院中。芗斋先生随手拿起一把宝剑，双手握住剑柄，右脚横跨一步，身形略呈斜面，剑尖高举护住自己面部。尚见芗斋先生以静待动，于是抢步上前，劈杆就是一枪，直照王先生胸窝便点，先生身形往右一晃，枪尖落空，随手用剑顺着枪杆往前连切带刺，身剑齐到。尚先生说声不好，急忙抽身后撤，跃出两米开外，总算将剑躲过。这时尚才知道王先生的剑法非同一般。待到芗斋先生收式之时，尚趁机身形往前一跃，同时连人带枪往前一撞。芗斋先生用剑轻轻往右下方一拨，身形往左一闪，同时把剑高扬过头，惟恐伤着云祥先生，这时尚先生大枪刺空，由于用力过猛，枪戳在芗斋先生背后土墙之上，墙土纷纷下落，枪杆险些折断。

从此，尚先生对芗斋先生在剑法上的奥妙尤加敬佩。而郭老在那次俩人比试之后，深感后悔，曾告诫门人，今后在研究器械时再不许用真正的器械。所以，从此以后，在郭老的门人中间，也就很少有这类的比试了。

绝技震惊“弹腿金”

在三十年代，北京的近郊有位出色的名拳师，名叫金启亮。他自幼练武，学过通臂、戳脚，擒拿等各家拳术，以及长拳短打和十八搬兵器，他都是样样精通。他练的春秋大刀，别人扛着都很吃力，但在他的手里就如同玩物一般，练起来呼呼地带风。尤其他弹腿拳的功夫，更有精深独到之处，不但能够用双脚踢人的面部，而且用脚尖能够踢漏一寸

多厚的松木板，所以在他三十岁那年，就曾以“弹腿金”闻名于京城内外。

那时金启亮和王芗斋先生都是昆曲爱好者，因为爱好相同，他俩就慢慢地交上了很好的朋友，但金启亮从来就不知道王芗斋就是当今的拳法大师。

有一天，金启亮到王芗斋先生家做客，从书法谈到诗词，从诗词谈到昆曲，又从昆曲谈到了武术，彼此谈得很融洽。忽然金启亮对芗斋先生说道：“咱俩结交的时间也有二三年了，我看你的身体文弱，不如练练武术，强壮强壮身体。”芗斋先生想和他开个玩笑，同时也想看看他的武功到底如何？于是便说：“我到是想学学武术，可惜没有人教我！”金启亮很高兴地说：“我可以教教你。”芗斋先生笑道：“我可不想学套路，我打算学拳术中的技击，不知你会不会？”金启亮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出屋门走到当院，拾回来一块整砖。只见他把那块整砖用左手一托，右手高高抬起，然后往下一拍，只听嘿的一声，那块砖是应声而碎。然后他向芗斋先生问道：“你看怎么样？”芗斋先生回答说：“这是笨功夫，没有什么用，打在人的身上不见得有用。我以前练过几天挨打的功夫，你在我后背打一拳，我试试你的拳有劲没劲。”说着依然坐在原处。金启亮说：“我怕给你打坏了。”芗斋先生说：“没事，我就是坐着，你都打不动。”金启亮说：“好！你接拳吧。”他只用了七八分的劲向芗斋先生背后打了一拳。谁想到芗斋先生是巍然不动，金启亮是如击木石。这时，金启亮也察觉到王芗斋先生，在武术上确实是有些功夫。要求再试一拳，芗斋先生欣然允许。

金启亮后退几步，然后抢步上前，说声接拳，他是步随声到，拳随步到，用了通臂拳中的中拳打法，这一拳正打在芗斋先生的后背，只见芗斋先生的上身微微一动，金启亮的拳就如同打在了弹簧上一样，自身被弹出有六七尺远，摔倒于地。这使金启亮当时为之大惊，感到坐在眼前的这位王先生，在武功上比自己高超得多得多，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这时，芗斋先生赶忙离开座位，把金启亮扶起来。忽然，屋门外有敲门声，随后走进了一个人，这人原来就是我国的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李先生和王芗斋先生本是多年的好友，深知芗斋先生的武功绝技。同时李先生和金启亮也见过几次，金启亮就把方才自己怎么打王先生，以及自己怎么被弹出的情形，叙说了一番。李苦禅先生凑趣地说："听说你腿的功夫最好，你再用用腿试一试！"金启亮是个爽快的人，马上对芗斋先生说："你这回试试我腿的功夫。"这时芗斋先生一边喝茶，一边看着李苦禅先生发笑。这回金启亮往回又后退了几步，然后迈左腿，飞起右腿，用脚尖向芗斋先生的小腹踢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嘭的一声，这脚正踢在芗斋先生的小腹之上。当时只听金启亮呀的一声，感到自己的脚尖如同电打了一般，还没有来得及把脚收回来，自己已经被摔出有七八尺远，来个仰面朝天。同时看见芗斋先生手中的茶碗，中间涌起了一股水柱，茶水是丝毫没洒。这是金启亮生平所没有见到过的绝技，这时他早已站了起来，兴奋地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生平欲访武林高士，谁想高士就在眼前。"说着就要给芗斋先生行拜师大礼。芗斋先生赶忙将他扶住，说道："咱们都

是朋友，不要拘于形式。我一向反对旧的师承关系，今后你好好地学，我好好地教你就是了。"李苦禅先生插言道："今天我证明，你们俩来个半师半友吧！即是师生又是朋友，岂不更好。"他的话使金启亮和芗斋先生都很满意。

三人落坐之后，金启亮向芗斋先生问道："你刚才使得是什么招法，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芗斋先生回答道："中国拳术有五步功夫：有定招定法而取胜，谓之小乘；无定招死法，随机应变而取胜，谓之中乘；虽有众多之法而能够万法归一，使对手防不胜防，谓之大乘；举手抬足，动静处中，以自身触觉之本能发力而取胜，谓之上乘；万法具备，万法尽通，随心所欲而不落形迹，使之对手如临天网，无从逃避，谓之最上乘。"

芗斋先生的这席话，不仅使金启亮在拳学上有所收益，同时对李苦禅先生，在作画时的意境方面，也有很好的借鉴

"铁爪王"败北

芗斋先生在创立大成拳期间，因多次战胜了国外许多有名的拳术家，使当时大成拳的威名不胫而走。同时国内也有很多的武林高手，通过和王先生较技之后，对先生的武技无不惊服。这些来访比武之人，虽然功力都很笃实雄厚，但因锻炼时多不得法，致使事倍功半，很难达到上乘在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的专重单操手的练习，有的只精于一招一手，有的只注重外形而忽略了精神内练之功，有的只锻炼踢、打、摔、拿或毫无实战意义的硬功，而很少懂得精神、气质、本

能、火候和对拳术整体性的锻炼。

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先生除在家中课徒之外，就在太庙公园传艺，接待来自各方的武术界人士，共同研究中国的实战拳法。

有一天，一个白发髯髯的老者来到太庙拜访先生。老者见到先生之后，就提出愿和先生研究一下技击，胜负不论，只想领教一下真实功夫。先生听这个老者出语不俗，细一打量，只见这个老者目光炯炯，含蓄有神，身形矫健，举止有方。当时天气尚暖，这个老者却戴着一副白色羊皮手套。先生请问老者姓氏，然而老者一捋长髯，微微一笑，含蓄中似有轻蔑之意，其表情是只愿和先生一试，不愿说出自己姓名。芗斋先生虽久经大敌，所遇拳家万千，从没有见过如此之人，于是欣然应诺，决定当场与这位老者比试一番。这时围观的人又增加了一层，都想观此一搏。

只见这位老者起初是缓步向前，当他与先生欲接未触之时，老者步法一变，疾速非常，飘忽而至，双手高高举起，好似鹰爪一样弯曲，直奔先生扑来，先生往左前方一迈步，身形随之向左一闪，已转到老者侧面，用右手横掌一削，正削在老者的右肩，老者当时立脚不稳，被削出六七尺远，跌撞在一棵树干上。这时老者居然方寸不乱，二次奔到先生面前，这次他变换手法，两手上下交替地向先生的面部抓来，手法极快。这次先生用左小臂往上一接老者的双小臂，立刻感到很是沉重，觉得这老者的功力非同一般，但是先生出于本能反映，上身稍一含蓄，全身微微一动，左小臂微微向上前方一抖，只见老者犹如触电一般，倏的一下被抖起一人多

高，摔在了六七尺外的地上，一时未能起来。先生急忙上前，双手将老者扶起，连忙道歉。这时，老者面色苍白，神色沮丧，两滴泪水挂在眼角，用凄惨的声调说："我所练皆非！所练皆非！"当他摘下那副白羊皮手套时，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老者是练鹰爪功夫的，他的双手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表皮粗糙，好象松树皮一样。他自言练此功已有三十余年，在江湖上没有遇上过敌手，外号人称他是"铁爪王"，自认为他所练的是上乘功夫，万没想到今天会败在王芗斋先生的手下。当他定静心神之后，先向先生深施一礼，然后对着周围的人一抱拳，说道："今天我虽输给了王先生，但我今天还想练一手请诸位看看。说着他先倒退几步，然后飞速奔向一棵古松，伸出双手左右交替地上下一抓，只见树皮纷纷下落，树干上留下了道道指痕。然后，老者一转身便挤出了人群。在场之人莫不惊讶，叹息这个老者一生所下的功夫是多么的艰深！然而，如以大成拳的功法而论，这种功法毕竟是局部的，是有害于身体的锻炼方法，并不是中国真正的好拳术。

花鞭吴斌楼传奇

张大为　钟海明

1915年，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小伙子只身离开河北蠡县齐庄老家去闯荡江湖。别看他小小年纪，倒练了十余年功夫。师父是曾得到清室“御翻子”封号的铁腿魏赞魁。在魏老师的栽培下，他未出师便已声噪乡里。这个小伙子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花鞭”吴斌楼。那时练武术的出路不外四条：保镖、护院、教场、卖艺。他手持师父一纸荐书，寻师访友，遨游了晋冀豫，接着逗留津门，最后落脚北京。

北京城乃武林高手荟萃之地，辛亥革命后，一些宫廷侍卫、王府教头、皇纲镖师闲居民间，一个乡下小子想在此地吃武术饭，谈何容易？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吴斌楼得以一显身手。那是在1920年，直皖战争期间，社会动乱，镖局生意没落。北京某镖局好不容易承揽到一笔生意，不料接镖的镖师突然患病，正在着急之际，先农坛附近一个道士以同乡身份向镖局保荐了吴斌楼。吴斌楼初生之犊，无所畏惧，竟一口将镖应承下来。外人不以为然，吴斌楼却胸有成竹。果然，

这趟镖不仅走得顺利，而且凭着抡动如飞的九节鞭和招法娴熟的鞭里加刀在“以武会友”中赢得个“花鞭吴斌楼”的绰号。名声鹊起，终于引起了北京武术界的注意。

吴斌楼精通戳脚翻子拳技。二十年代，北京还没有人练这种拳。为获得武术同仁的了解，武术前辈的支持，吴斌楼四处拜访北京的知名武术家。当时最难见的是“醉鬼”张三。吴斌楼托人花了三十块大洋才获准谒见。“醉鬼”张三以为“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一见面就要吴斌楼练练。拳起脚落，张三不绝口地赞道：“凭这功夫，京城有你的饭吃。”

吴斌楼创办了艺林国术研究社，单人匹马树了杆大旗。他授徒之余，便去天桥为耍中幡的宝三帮场，凭着当时在北京独一份的“醉八仙”活跃于天桥。那时达官贵人办堂会常要找几个练武术的助兴。一次在军阀吴佩孚家串堂会，吴斌楼一趟文剑下来，竟引得自命儒将的吴佩孚连声夸好之后，不顾身份也下场练了趟剑。

十几年过去，吴斌楼在北京已是赫赫有名了。1935年，北京武术界在中山公园五色土举行了一次演武会，与会者评选出十位佼佼者授予“十老武术家”的荣誉称号，其中有恒寿山、赵鑫洲、刘德胜、刘月亭、王荣标、尚云祥等数位老武术家，有吴斌楼等数位比较年轻的武师。王荣标说：“瞧人家吴斌楼，练出拳来如同一朵花。”刘月亭说：“不知道吴斌楼，就等于不懂长拳。”

吴斌楼的武功得到了当时负责武术的官员马良的赏识，他指定吴斌楼参加1939年赴日武术代表团，并点名要吴斌楼迎击日本武术名将嘉廷真雄的挑战。吴斌楼不负众望，三招两

式大败嘉廷，振奋了国威，在武术史上留下一段佳话。

吴斌楼的武功还曾受到鲁迅先生的欣赏。那是鲁迅住在阜内西三条的年代，吴斌楼住在附近的白塔寺宫门口。吴斌楼练武之余兼做小生意，与鲁迅相识。鲁迅先生送给吴斌楼两柄亲笔题字的折扇作为纪念。爱国名将冯玉祥和吴斌楼是在民国六届运动会后认识的。冯玉祥亲笔手书条幅赠送吴斌楼。解放后，邓拓亲自接见过吴斌楼，并表示要随吴斌楼学拳。事后他对陪同吴斌楼前去的西城体委老李说："吴老师的武功的确很了不起。"新中国给吴斌楼带来许多荣誉，1962年9月23日北京市武术协会成立，吴斌楼当选为委员。吴斌楼凭武艺在北京一扎就是五十年。

1941年前后，西四牌楼附近发生了一起三轮车夫与两个持枪日本兵搏斗事件。受凌辱的三轮车夫抡动臂膀左劈右挂，三下五除二夺下步枪，打倒日本兵，飞快蹬车逃走。这个三轮车夫就是吴斌楼的当时入门不久的弟子。

火器的发明似乎决定了技击没落的命运。吴斌楼则认为技击术只要在传统技法上加以改革，就能适应与持火器对手搏斗的需要。抗战期间，吴斌楼对徒弟曾进行过夺手枪、步枪、洋刀的训练。这些训练都是在传统技击术的基础上创造的。象夺洋刀，洋刀比单刀长，且是双手使用，类似小双手带。他就对空手夺刀和空手夺小带加以改革，创造出空手夺洋刀的技术。那位三轮车夫就是在这种训练中获益的。这一时期，吴斌楼编写了《进手进技法》歌诀，总结了技击方面的经验。

技击术在战场上的运用终究已降为从属地位。一些拳家

便提出"详推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的练武宗旨。吴斌楼极其赞成这种主张，并且更明确地提出套路练习是武术健身的重要手段，是发挥武术"医术"特长的因素，指出"打拳壮筋骨，踢腿活四肢"的作用。吴斌楼的突出贡献是挖掘整理了十八趟燕青翻子拳。吴斌楼手中原有一套魏赞魁老师传留下的燕青翻子老拳谱。这套拳在河北已失传多年。民国六届运动会上，他遇见了湖北选手姚志广。二人攀谈之后，得知是同门宗派。姚志广乃是戳脚翻子前辈宗师姚振芳的后人。姚志广会几趟燕青翻子，不全，而且无谱。吴斌楼不耻下问，拿出老拳谱与他切磋。在姚志广帮助下，终于整理出十八趟燕青翻子，拯救出这一套技法很高的拳路。

吴斌楼重视传统武术，但不墨守成规。对某些落后的内容，他敢于发表否定意见。象对古拳谱，他就一直不以为然。他曾说："古拳谱名称玄奥，缺少解释。戚继光的32式长拳谱也是这样，谁能照谱练下来？至今没人知道这趟拳什么样。"他有志改革拳谱。在他练武生涯中，他用白话翻译了数十种古拳谱，使之通俗易懂，易于学习、记忆和流传。对传统套路他也并不完全拘拟于原型，他善于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对某些编排不甚合理和没有特点的套路，他都敢于抛弃或修改。经他修改的翻子拆拳、小拳影、对练中的鹰熊斗智、一龙斗二虎等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创编的短器械双梭更是别具一格，既美观又实用。中华武术并不是千百年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的武术家都在发展它。吴斌楼可算得其中一个。

吴斌楼在武术为艺术服务方面的贡献更为卓越。早在30

年代，他便标新立异提出过武术应“技术、医术、艺术三术并重”的见解。他自己的拳术也由于身法俏、美、帅而吸引了不少有名的艺术家前来学习。

解放后，民族艺术蓬勃发展，京剧、话剧、舞蹈界的演员如饥似渴地到武术中吸取营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胆剑篇》、中国歌剧舞剧院排《红色娘子军》、《宝莲灯》，铁道文工团排《红缨枪》，都来请吴斌楼担任武术指导。解放军艺术学院、总政文工团舞蹈进修班（30个文艺团体的教师及编导）、舞蹈学校古典舞组、火线文工团等单位聘请吴斌楼担任武术教师。吴斌楼把握住武术与文艺的区别，把握住艺术家舞台直接运用和提高形体可塑性的不同需要，大胆改革了教授内容和教授方法，使他们各得所需。而他所传授的武术则成为艺术家们再创作的源泉。

五十年代末期，吴斌楼陆续收了十来名初中生为徒弟。旧武林学武投师要叩头递帖，大摆筵席，举行拜师礼。可是这十来名弟子却只一鞠躬了事。徒弟们不解地问他：“是不是我们不算您的徒弟？”吴斌楼严肃地说：“自打一解放，我收徒就不搞叩头请客那一套。你尊我为师，我认你作徒，只要你用功练，什么我都教。”

徒弟却总想多孝敬老师一点，以表寸心。吴斌楼执意不允。他长期孤身生活，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但每月只收徒弟2元学费。对出成绩可造就的徒弟，他还免费教授，以资鼓励。1961年，学艺的9名弟子中，他就对5名实行了免费。

看吴斌楼教拳是一种享受。跑步、抻筋、踢腿、打拳，他的运动量和徒弟们一样大。教新内容时，他一遍一遍地示

范，一个一个地辅导。旧时，徒弟想看师父演武极不容易，吴斌楼则每次训练都要亲自练上几套拳或器械供徒弟观摩，徒弟看完他的演练，无不想一学为快。吴斌楼常说“学拳容易改拳难”，为此他从不让别人代教，怕走了样。直到去世，他都坚持亲自指导。

解放后，吴斌楼教拳吸收了不少学校教育的先进方法，摆脱了传统教法的窠臼。他教拳事先总拟个计划，进度多少，目的如何都形诸文字，照“计”而行。教完一趟功课他总有个小结，每个徒弟的优缺点都一一记录在案。他还印发讲义，诸如“戳脚”、“翻子”各类拳谱；“十全”、“八法”种种理论；“棍术问答”、“劈刀精要”等技击要领。

吴斌楼还总结出一套武术教学理论。他的遗著《艺术明言》中，单有一章节对青少年、中年、老年、女子、少妇、老妇习武的要领、方法、步骤进行详细论述，并且鲜明地提出“慢即是快，图快必慢”加强基本功训练的辩证观点。这套理论用今天的水准来衡量，仍有借鉴和应用的价值。《初学蠡言》一文是他关于武德的论述，文章反对“狂妄自大，恃强凌弱，妄分门派，大吹大擂”的恶习。他对徒弟不讲武德，绝不宽恕。曾有一位很可造就的徒弟，多次在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可是他常常背着老师在外打架斗殴，吴斌楼知道后，气愤之极，毅然将其除名，永不教授。类似的事情，不止一起。

吴斌楼思想非常开通，他既要求徒弟认真掌握戳脚翻子的技术特点，又鼓励徒弟一专多能去了解别门别派的长处短处。有的徒弟要改弦更张，他都欣然同意。五十年代的弟子孙

长利投常振芳学查拳，韦启亮投张文平学短拳，都得到吴斌楼应允。一位姓张的弟子要学陈氏太极，吴斌楼还亲自送他到雷慕尼老师那里去。那些带艺投师到他这儿来的弟子，他也从无门户之嫌，而是悉心教导，并叮嘱他们不要忘记过去所学。他说的好：“井淘三遍吃好水，人从三师武艺高。”

向吴斌楼学艺的人很多，不止是青少年，还有相当多的中、老年人。军队干部赵建忠、王家义等人前来投师时都已年过四十，全国政协常委赵君迈、退休工人乔志深是年逾花甲才来学艺的，一位姓邵的老太太来学拳时已是古稀之人了。他们都学的长拳套路及器械，不仅未出偏差，而且颇见成绩。赵君迈的横棍、乔志深的九节鞭、邵老太太的青刚剑当时都能和青年学者相比。赵建忠就更胜一筹，劈叉、旋子、侧翻都练得得心应手。吴斌楼任教的机织印染厂、清河毛纺厂武术队，航空学院、石油学院体育教师队，业余武术学校高级班，武术集训队的成绩更加显著，一批武术人才脱颖而出。这足见吴斌楼教学法的成效。

1977年的冬天来得早，11月16日就下了一场大雪，积雪有半尺厚。吴斌楼照例凌晨两点起了床。几十年来他都是这样：凌晨两点起床自己练功，五六点钟去教徒弟。

大雪盈门足难出户，吴斌楼就在屋里练。他已年近八旬，干嘛这么用功呢？原来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他。一个月前，一位负责武术工作的同志来看他，告诉他要举办全国武术观摩大会的消息。此前不久，八极拳师王金生赴广交会表演时曾对他说：“我们这帮老家伙还有用，国家没忘了我们。”他琢磨这回全国武术观摩该轮着自己了。然而他不

能忽视一个现实——胳膊腿不似当年了。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那一阵，一个武术小人诬告他曾替地主老财看家护院，他被街道“学习班”收容进去。凭白之冤如何受得，一气之下，血脉阻滞中风偏瘫了。但他不愿不清不白地了结。他运用气功与疾病搏斗，竟然出现了奇迹，几个月后他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健步如飞，并重新骑上了自行车。只是练起功来不那么顺心随意了。他想：这回既然要卖卖老精神，就绝不能含糊。

第二天凌晨，雪已停了。吴斌楼来到寂静无人的街上，扫出一块场地就练起来。雪后晨风使他神清气爽。他越练越带劲，竟不顾年事已高，骨质疏松，练起了空中踅身。柏油路披上了一层冰甲，一般人走路也打滑，耄耋老者翻斤头岂不是太冒失了。头一个踅身稳稳地落了地。可是第二个踅身落地时，他脚下一滑，重重摔倒在地，胯部一阵巨痛，豆粒大的汗珠滚了下来……经医生诊断，他的髋骨粉碎性骨折。

吴斌楼怀着遗憾的心情卧床不起了。十余位徒弟赶来昼夜侍候。吴斌楼看着徒弟们百感交集。他不能忘记自己在1970年曾违心地破坏了自己坚持二十年的原则——不举行收徒仪式的事情：那年他大病初愈，几位带艺投师的弟子提出按照其他拳师的收徒办法，举行叩头递帖仪式，以求正名。吴斌楼曾再三阻止。但当时那种人人自危的形势使吴斌楼感到需要寻找一种方式来巩固师徒关系。他思来想去，不得其法，便选择了回头路，为十几位新老弟子履行了入室手续。但他考虑到前二十年教的百十名弟子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自己的拳技，于是不断声明：“叩了头的不用功，玩艺学不

去，不叩头的用功学，照样得真传。”而如今当自己缠绵病榻，环侍于床前的有叩过头的弟子，也有没叩过头的学生，人伦之亲并未因动荡而消磨。每念及此，吴斌楼都不禁老泪潸然。

吴斌楼所学甚多，他不愿留一手。七十初度，他就开始一样一样地掏“箱底”。解放以后，他一直没有系统传授过的戳脚翻子技击术十八腿，十八手，一百〇八法这时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跟随自己十余年的弟子。尽管如此，还有一些绝技尚未传出。吴斌楼很是焦急。他把徒弟们叫到病床前，说：“我会的东西不能带走，否则我对不起老师，也对不起徒弟。”他支撑着尚能活动的躯干，传授了用戳脚对付戳脚的技击精华“对九下”，传授了“用意行拳”的养身功。他身在病床，壮心不已，还计划着病愈后传授“双撑子”，还想去观摩大会上一显身手。

不料病情突变，并发他症，连日高烧。吴斌楼预感到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他赶忙留下遗嘱，安排了后事，传下《温家教育术》、《技术理论》及各种拳谱等一批珍贵资料。12月24日下午5时，他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吴斌楼生于1898年，享年79岁。

吴斌楼去世了。他留下了几十趟拳术器械对练套路，数十种技击训练方法，数百名弟子，十余万字的著述，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一个巨大的贡献。

李尧臣走镖遇险记

彤　工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一些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豪门富商，为保其生命财产，便雇用习武练功之人护宅守院，运款送货，甚至朝廷官府的大宗饷银，也雇他们沿途保镖，于是，形形色色的镖局应运而生，日趋兴旺。当时，北京城有会友、永兴、志成、义友、正兴、同兴等八大镖局，均设在繁华的前门一带，而八大镖局中又以会友镖局规模最大，名声最响。

会友镖局在前门粮食店南头路西，总镖头是蜚声武林的“神拳”宋迈伦，外号叫宋老迈。镖局内有镖师一千余人，各地设有分局，镖师均以师徒相称，个个武艺高强，水陆功夫兼有。在众多镖师中，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镖师，长得魁梧英俊，相貌堂堂，由于使得一手百发百中的飞镖，人称“神镖手”。此人姓李名尧臣，原籍河北冀县李家庄，自幼随庄里拳师学太祖拳，终日苦练不懈，打下了深厚的功底。十四岁那年，他经人介绍来北京加入会友镖局，拜神拳宋迈

伦之侄宋彩臣为师，十载修练，尽得名师真传，练就三皇炮锤拳、六合刀、追魂枪、青龙剑，以及飞镖暗器等十八般兵刃，还学得一身上乘轻功，能“飞檐走壁”，“蹿房越脊”。由于李尧臣武功出众，胆识过人，为人耿直，不仅受到镖师们的喜爱和崇敬，在武林中也享有名气，各路绿林好汉或土匪强盗，只要听说走镖的是李尧臣掌班，都不敢不“借路”。

在李尧臣几十年镖师生涯中，闯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经历了许多惊险曲折的传奇故事，这里仅叙述其中一段：李尧臣力擒劫镖盗。

有一次，清廷盐法道让会友镖局从保定运往天津十万两饷银。镖局接了这桩大买卖后，怕途中出现意外，欲派几个武艺高强的镖师护送，可当时李尧臣走镖在外，只得让李尧臣的师叔焦朋林、师兄张武山、武宪章等八名镖师押镖，并由水路分乘四条大船直驶天津。

这日清晨，晨曦微露，天刚破晓，高悬会友镖局旗号的大船，离开保定码头。镖船刚到下西河口，就被两条税务司的官船拦住。焦朋林忙走上船头，拱手道：“各位老总，在下是小字号会友的镖船，船上装的是饷银，请高抬贵手。”对面船头上的一个黑大汉喝道：“我们是奉了上谕，饷银也得检查。”焦朋林见对方有意刁难，心中十分恼怒，但又怕惹翻了税务司，误了行船期限，只得忍气让其上船检查。谁知，待对方一拥上镖船，镖师们方知中计，原来这些税务司官兵是由盗贼装扮。于是，双方亮出兵刃，在船上交起手来。由于盗贼人多，那黑大汉又有土枪，镖师们抵挡不住，张华山、武宪章和另外两个镖师当场被黑大汉用土枪打死，焦朋林和余下三个镖师见势不好，一连砍倒几个盗贼，奋力冲出重围，丢下镖船夺路逃生。

饷银被劫后，惊动了朝廷，盐法道大为震怒，勒令镖局赔偿全部现银，限期抓到盗贼。正在镖局危难之时，李尧臣从外地走镖归来，他一听说丢镖之事，忙向师叔焦朋林报告了一个重要线索。

李尧臣这趟走镖回来，路经固安县浑河渡口，遇到一伙化装成船夫的草寇，企图抢劫船客财物，李尧臣见义勇为，只用了几个回合，便一个个把他们打翻在河里。那个化装成船老板的盗贼首领，也被李尧臣一记“腾空飞脚”踢翻在船板上。当他知道眼前的义士是会友镖局的李尧臣时，吓得连连叩头求饶，并招出了前些日抢劫会友镖局饷银之事。

原来，前些天作案的那个黑大汉匪首叫宋云鹏，江湖上人称“黑老宋”，也是河北冀县李家庄人。此人武功不凡，使得一手凶猛的“鹰爪拳”，心毒手狠，无恶不作，曾打遍冀东南一带未遇敌手，加上他能双手使土枪，枪法极好，连官府对他也束手无策。黑老宋前些天劫得饷银后，为躲避官府追捕，连夜埋藏了饷银，跑到东北吉林老爷岭，投靠了马鞑子（胡匪）去了……

焦朋林等听了李尧臣提供的线索，不禁心中大喜，当即就要率众去老爷岭捉拿黑老宋。李尧臣忙劝阻道：“老爷岭地势险要，马鞑子人数又多，强打硬攻不易凑效，再说此情况还不知是真是假，不如先派人去探听虚实，然后再动手不迟。”于是他们便派人前往老爷岭打探黑老宋的踪迹。

过了半个多月，被派出打探的人回来报告，说黑老宋已

离开了老爷岭，偷偷潜回冀州李家庄躲风。镖局便派李尧臣和他的师叔焦朋林、卢玉璞带领四十几名镖师前往捉拿黑老宋，追回被劫的饷银。

李尧臣等一行策马扬鞭，日夜兼程，急速赶到冀州，乘夜半时分，出其不意地将黑老宋的宅院团团围住。焦朋林刚要上前，被李尧臣一把拦住，说："师叔可领众师兄埋伏起来，待徒侄去将贼人引出来。"说完，飞步蹿至院门前，连连叩击门环。不一会功夫，屋里亮起灯火，有人问道："来者是哪家朋友？"李尧臣听是男人声音，料到此人就是黑老宋，便答道："小字号，会友。"话声刚落，屋里灯火熄灭，再也没有动静。李尧臣知道黑老宋心虚不敢出来，转身见院门外有一巨石，便上前猛一提气，双手将巨石举过头顶，然后对准院门砸去，只听"轰"地一声，院门应声而开。有个镖师见院门砸开，刚冲到门口，就听"呼"地一声枪响，一道红光从暗处喷射出来，那镖师被子弹击中肩头应声倒地。李尧臣乘红光闪现扬手发出一支飞镖，谁知，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当啷"一声，飞镖竟被击落。李尧臣不禁一怔，心想，黑老宋果然枪法出众，决不可轻举妄动。于是，忙伏身上前背起负伤的镖师撤离院门。

李尧臣向焦朋林献计，说黑老宋枪法厉害，不能强打硬冲，可从四面佯攻，耗光他的弹药，然后再入院擒拿。焦朋林觉得很对，即令镖师们用暗器从四面呐喊佯攻，黑老宋不知是计，一枪接一枪地向四处乱打，不到一个时辰，火药已被他全部打光，再也听不到枪声了。

此时，天欲破晓，黑老宋不敢久留，只好打点细软，乘

夜色未尽，窜到后院墙下，纵身一跃，双手抓住墙头，接着一个"鹞子翻身"跳到墙外。墙外把守的镖师见黑老宋立足未稳，举刀向他身后砍去。黑老宋觉得脑后生风，就地一个"懒驴打滚"避过刀锋，跟着又飞起一脚，将镖师踢翻在地，转身狂奔而去。

黑老宋没跑出几步，猛觉脑后有金刃破空之声，可他头也不回，只用手中单刀裹脑一圈，就听"当"地一声，将一支飞镖挡落，还没容他将刀收回，一条人影已闪电般蹿到身前。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黑老宋一听是李尧臣，脊背上"刷"地冒出一股凉气，他知道此人是会友镖局数一数二的高手，武功超群，今日相遇必定凶多吉少，但他见四周早有埋伏，进退无路，即挥刀拦腰砍去。李尧臣挺剑当胸格开单刀，接着剑锋一转，反刺对方下盘，黑老宋急忙将刀往下一立，想挡住刺来的长剑，可李尧臣却是一招虚晃，顺势挽了一个剑花，直刺对方颈项。这一招出手快，劲力猛，虚实兼有，变幻莫测，眼看对方难以招架。但黑老宋毕竟功力非浅，应变迅捷，突然一闪身，单刀向上一翻，来了个"怀中抱月"，顿时刀剑相击，火星四溅。两人一来一往，一进一退，激战二十余回合仍不分高低。

这时，焦朋林、卢玉璞和众镖师已从四面赶来，见两人如此狠斗都在一旁看呆了。

黑老宋自知已成瓮中之鳖，无法脱身保命，便使出浑身解数拼死顽抗。他一变刀法，一招"风卷残云"，仆步挎刀直取下盘，李尧臣纵身避开刀刃，未等身子着地，接着一记"腾空飞脚"，踢中对方执刀手腕，黑老宋单刀脱手而飞。

李尧臣趁对方瞬间慌乱，将剑一抖，一连三剑向黑老宋上中下三路刺去。黑老宋左闪右躲，连滚带翻，好不容易躲过两剑，刚要躲第三剑，只觉左肩一麻，剑锋“嗖”地从左肩皮肉穿过，划开了一道血口子，刺入身后的树干。黑老宋被这一剑吓得魂飞胆散，他趁李尧臣拔剑之时，一个“打挺”从地上跳起，猝然使出“鹰爪门”中的杀人毒招“凶鹰扑蛇”，五指如钩抓向对方胸前。李尧臣见对方来势迅猛，顾不得拔出长剑，急忙肩一沉，一记“引进落空”，化解了爪势，刚要起身，黑老宋又一招“山鹰出窝”，左手虚晃，右手似锐利的鹰爪径直抓来。李尧臣心想，此人鹰爪功果然不俗，不用绝招难以擒拿，我要让他知道会友镖局三皇炮锤的厉害！于是，他虚晃一招，便乘机使出炮锤秘传绝技“夫子三躬手”，一连三记重锤，猛似霹雳，迅捷无伦，尽管黑老宋拼命闪躲仍未逃脱，被打得眼冒金星，鼻嘴出血，再也动弹不得。一旁的焦朋林等镖师将黑老宋捆绑活捉，押回镖局。

会友镖局活捉黑老宋，追回被劫饷银，李尧臣的名声大振。第二年，清廷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举办盛大皇会，指名要会友镖局李尧臣为其表演武艺，并当场赐给李尧臣一把长穗镶金宝剑表示奖赏。

到了民国初年，由于火车、轮船兴起，送款运货不再走旱路和雇船，保镖生意也随衰之退，会友镖局不得不关门散伙。后来，李尧臣先后在北京天桥开过“武术茶馆”，在抗日二十九军张自忠麾下教过大刀。解放后，他收徒传艺，曾多次获得全国武术表演的冠军，并担任全国武协委员，北京市武协理事。于1973年病逝，享年九十七岁。

神跤快脚满宝珍

张宝瑞

老北京人谁不知道天桥摔跤的“快脚满”。甭看满宝珍个子矬点，可一交手，“唰”地一个“插闪”，准叫对方趴下，那叫利落脆！

到天桥往西蹓跶进一个大杂院，靠北屋檐底下就是他家。“来，记者同志，屋里坐！”老满一盘腿，就和我唠叨开了。

张宝瑞摄

“你问我啥时缠上的跤瘾？打七、八岁时，每天天一抹亮，卖豆腐脑的哥哥就用担子挑着我，从天桥赶到红庙，把我往庙里的石碑座上一搁，看摔跤师傅宛八爷教跤。那宛八爷曾是清末善扑营的一个头头，那善扑营甭看只有几百号人，可都是全国摔跤名手，传说光绪皇帝闹变法

那阵子，保守派有两名死士到颐和园刺杀皇上，正赶上宛八爷值星，那两名死士身藏毒匕，可是撞上赤手空拳的宛八爷，呼呼呼！几个'插闪'，全叫宛八爷给撂趴下了……以后跤场移到天坛的小松树林子里，那时我给爷们儿哥们儿们看衣服堆，看宛八爷和宝三他们撂跤，宛八爷喜欢小孩，有时也跟我比划几下子。以后我就开始练摔跤的基本功——压杆子，举铃子，倒立，翻跟头……我十七岁开始在天桥宝三跤场卖艺。"老满说得兴起，咕嘟嘟喝了一大缸子水。然后，接着说："当时天桥有沈三（沈友三）、宝三（宝善林）和张狗子（张文山）三大跤场。谁说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撂跤时，把布篷子一支，木凳码利落了，穿上褡裢，一抱拳，叫声'各位乡亲！有钱出钱，没钱您一边瞧着，站个脚，助助威；玩得不好，您眯缝着眼凑合着瞧！'接着开练，几趟下来，汗哗哗地往裤裆里流。有一回，正赶上柏林寺的和尚陪着大军阀吴佩孚的姨太太陈媛媛到天桥看跤。我撂完跤正要脱褡裢，只见吴佩孚的马弁来到后场。他用马鞭子在我脑袋上转了几圈，说：'我家太太要看你玩倒立。'我一听，心里没好气，一边用手拧着褡裢上的汗，一边说：'爷们今儿个没这个雅兴！'他一听，骂骂咧咧道：'好小子，你脑袋长到裤腰上了。'啪啪啪，照着我劈头盖脸就是几鞭子，打得我鲜血直流，后来还是师兄宝三往他兜里塞了两个小红包，他才肯罢休。以后时不时的，警察总来找我们跤场的茬儿，宝三又破费不少，这跤场才勉强维持下来。"这时，只听里屋"噗通"一声，老满叫声不好，慌忙进里屋，我也随他来到里间，只见一位白发老妇跌倒在地。

老满扶起老妇，叹口气说："那时候，我们这些穷艺人生活没有保证，吃了上顿没下顿，住的房子除了底儿不漏，哪儿都漏，我这老伴就是在那阵子得的半身不遂。原来那阵儿，艺人最怕阴天下雨，跤场不能开跤，只得散场回家，要是赶上连雨天，可就糟心了，回家一抖落米袋子，连根毛也没有，老婆哭，孩子嚎，屋子漏雨，那个烦心劲儿，就甭提了。"老满安顿好老伴，又来到外屋。"卢沟桥打炮，日本人进城那年，有一次我正在东安市场里摔跤，哐哐哐，大皮靴响，进来两个日本宪兵，其中一个生得五大黑粗，他一指我的鼻梁骨，'你的，跟我摔！'摔就摔，我这一百多斤也豁出去了，他一个穿裆靠，上前就背我。咱们中国式摔跤讲究以柔克刚，借力顺力，我使一个'插闪'，紧接着又是一个'搓窝'，他'噗通'一声就趴下了。当时看跤的人多，小日本鬼儿也没把咱怎么着！"老满自豪地发出一串爆竹般的笑声。

说到解放后，老满的眼睛熠熠发光，脸上红扑扑的。他是北京摔跤队第一任教练，不少徒弟在全国摔跤比赛中抱了"金娃娃"。他自创的裹手坡脚、裂手坡脚、重腿坡脚、捶手、摔鞭等跤法也广为流传。老满又告诉我，中国在原始时代已有摔跤，传说中黄帝战蚩尤的角抵，就是一种摔跤。周代的角力，秦汉的角抵戏，唐宋的角抵、相扑、争交，均是当时对摔跤的称谓。宋代民间有专门表演摔跤的民间社团"角抵社"，清代始称"摔跤"。农闲时，民间摔跤练习或比赛称为"私跤"。由官府设立、专门由八旗子弟组成的"善扑营"的摔跤称为"官跤"。善扑营是当时清政府的一支特殊的侍卫军，又称徒手营，摔跤手和教练都是终身职业。清代

的皇帝也都喜爱摔跤，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清宫秘史”。康熙皇帝继位后，权臣鳌拜欺他年少，在朝中肆行无惮，胡作非为。康熙想将鳌拜擒捕正法，但是鳌拜在朝中耳目众多，康熙深恐派兵捉拿走漏消息，激起事端，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于是康熙皇帝想出一策，他精心挑选十几个身体强健的小太监，整日在宫中作“撩脚”之戏，还把自己装成一个不理朝政，耽于酒乐的皇帝，借以松懈鳌拜的警惕性。果然，鳌拜以为皇帝贪玩好耍而放松戒备，随便出入皇宫。有一天鳌拜不带心腹侍卫又来到皇宫，正值康熙皇帝看小太监作“撩脚”之戏，康熙一声令下，十几个小太监一拥而上，将鳌拜摔倒，捆绑好交给康熙皇帝，康熙龙颜大悦，将鳌拜正法。从这以后，宫中每逢喜庆之日，必演习这种“撩脚”之戏，以示纪念。

说到这儿，老满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上面印着烫金大字“中国跤术”，原来这是他和别人合写的。老满高兴地说：“我肚子里装的这点东西全在这本书里了，您有功夫瞧瞧吧，我现在还担任业余体校的摔跤课老师，您瞧，这讲课的时间快到了，对不住，少陪了！”

形意拳名家李星阶

杨　真

解放前，在北京东花市火神庙内，有一所"大兴县第一国术社"，由著名形意拳师唐凤亭任教务长，其弟唐凤台执教，专授内家形意拳，在当时武坛上颇具影响，名噪一时，前来习武者络绎不绝。火神庙内，终日刀光剑影，喊杀连天，一派兴旺景象。

一日，唐凤台正在庙内教拳，忽有一个黑脸大汉闯了进来，看门人刚要阻拦，竟被他扬手撩出丈远。唐凤台见来者不善，忙上前拱手问："在下唐凤台，壮士来此何事？"大汉浓眉一挑，不屑地说："你就是唐凤台，听说你在南京国术比赛中得了个第三，想必功力不浅，今日特来领教。"说罢，大汉一捋衣袖，便出手进招。唐凤台见对方如此无礼，不禁怒火顿生，忙让众徒闪开，挺身上前接招。二人一来一往，转了几个回合，不分高低。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声："住手！"唐凤台立即跳出圈外。大汉扭脸一看，见一个身材不高、年约六旬的老头出现在面前，便喝道："老家伙快走开，

你不想活了。"老头冷冷笑道："我不走你又能怎样。"大汉一挥拳头说："那就莫怪我拳下无情。"说完，大汉伸手去抓老头胸襟，可未等大汉手到，老头突然一捆对方手背，跟着一个击掌发力，只听大汉"啊"地一声，沉重的身子便被弹了出去，连跌带滚地栽倒在庙墙边的兵器架下，引起围观者的一片笑声。黑脸大汉从地上爬起，见老头纹丝不动立在原地，自知遇到高人，岂敢再战，只得羞愧地溜出庙门。

这老头何许人也？此人乃唐凤台之师，蜚声武林的"李氏三杰"之一李文亭。

李文亭，字星阶，河北定兴县人，1877年出生在一个镖师世家。其祖父李鉴是清咸丰年间的著名镖师，精通六合、少林拳法及各种兵器，被武林誉为"花刀李"。因他曾击败过当时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旗人李恭，民间流传着这样一段歌谣："南京到北京，把式数李恭，一遇花刀李，狡兔如见鹰。"李星阶的父亲李钧，也是个身怀绝技的镖师，他秉承家学，功力过人，在河北一带颇有影响。李钧生有三子，长子李彩亭，二子李文亭，三子李耀亭。李钧将家传绝技秘授三子，兄弟三人各有所长，被武林称为"李氏三杰"。

李星阶自小天资聪慧。刻苦好学，倍受父亲喜爱。李星阶十二、三岁便随父走镖，闯南走北。后在东北奉天（沈阳）开设"常胜镖局"，开始了保镖生涯。二十岁那年，他走镖路过津门，遇上形意拳名师单刀李存义，对李的形意拳内功羡慕不已，即拜李为师，改练内家拳法。在李存义的精心传授下，李星阶诚心钻研，苦练不辍，终于修得形意内功

精髓，成为形意门的一代拳师。

李星阶的形意内功，尤以“五花炮”、“劈拳”、“扑掌”见长，他善用“虎扑子”击人前胸，其出掌之神速，力量之凶猛，堪称一绝。正由于他内功深厚，所以在他几十年保镖生涯中，出入虎穴，均能化险为夷。一次，他保镖乘船沿水路去山东，途经一个岸口，当镖船靠岸约八尺多远，就听哨音一响，岸边树丛中蹿出一群土匪，妄图扣船劫镖。有个匪徒见李星阶站立船头，举枪就射。就听“叭”地一声，李星阶身子一闪，跟着一个趔趄，好似被枪弹击中，可当他快要栽倒在船板上的瞬间，突然足尖一点，纵身跃起，一下子从船头跃到岸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抓住那个匪徒的枪管，用力一拧，挥臂一抡，枪托正中对方脑袋，匪徒应声倒地。这一连串闪电般的动作，把周围十几个匪徒都惊呆了，一个个木鸡般地站在原地，谁也不敢妄动。这时，外号叫“小阎王”的匪首认出了李星阶，赶忙上前作揖道：“哎呀，原来是李镖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您多多包涵。”“小阎王”一边陪礼一边将李星阶请上山寨，并设酒宴款待。席间，“小阎王”说：“久闻李镖爷身手非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李星阶笑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要不是我闪得快，这条命就送给你们了。”说罢，伸手撩起衣褂，只见衣褂上被枪弹射穿了一个洞，而皮肉分毫无损，匪徒们个个惊叹不止。

还有一回，李星阶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那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东北三省均被日寇侵占，在关外走镖是非常危险的。李星阶护着镖车一连数日兼程，生怕遇上日军。这天刚走出山林，他发现路上有车辙马迹，便令镖车停下，转身对同行的徒弟说：“你们暂且在这儿隐蔽一下，待我前去探探路，如果我一个时辰之后还不回来，你们速绕道而行。”说完，他独自向前走去。李星阶刚走去四、五百米远，就被两个埋伏在山石后的日本兵捉住。原来，他误入日军阵地，日本兵以为他是俄国奸细，便押送他去司令部受审。李星阶自知落入虎口，凶多吉少。可身后有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用刺刀顶着他的脊背，一时又难以脱身。当他被日本兵押到一座小山上，他突然身子往下一蹲，跟着转身就是一记崩拳，将一个日本兵击下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哇”地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向他扎来，李星阶身子一闪，伸手一拨枪筒，飞起一脚将这个日本兵也踢下山坡。接着，他举起一块约有二百多斤重的巨石，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眼看那两个日本兵脑袋开了花，他才回身去追赶镖车。

袁世凯称帝后，李星阶终日忧国忧民，毅然结束保镖生涯来到北京。一天，他路过已被外国侵略军霸占为练兵地的东单体育场，见四周围着一大群人，他凑过一看，只见几个日本兵在练剑，他看着看着不禁哈哈大笑。谁知这一笑触怒了日本兵。一个日本兵骄横地问他为何发笑，李星阶闭口不答，这个日本兵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剑术，便递给李一把剑，硬要与他比个高低。李星阶为给中国人出口气，便欣然应允。两人站定后，日本兵挥剑向李星阶脑门劈来，李从容地横剑一挡，跟着一抖手腕，一个“海底捞月”，剑锋正点中对方手腕，吓得这个日本兵惊叫一声，手中的剑“当啷”落地。当

另外几个日本兵赶过来时，李星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件事不仅很快传遍了北京的街头巷尾，也传到了当时正被袁世凯软禁在京的蔡锷将军耳朵里，蔡对李星阶十分赞赏，便与李结成好友。后来，李随蔡锷潜回云南起兵讨袁，在讨袁战斗中，由于李武功出众，作战勇敢，官职晋升至营长。

民国初年，李星阶解甲回到天津，辅佐师父李存义兴办“天津中华武士会”，致力于传授形意门拳术。到了民国七年，七十高龄的李存义返回河北深州故里，“天津中华武士会”便由李星阶执掌。

当时，天津正是武术鼎盛时期，武术会社众多，名家高手云集。李星阶执掌“天津中华武士会”后，有的人因门户之见，对李表示不服。天津老站武术社有个拳师叫王凤麟，此人身高体壮，有一身拳脚功夫，曾一人打败过七、八个脚行。一日，他来到李星阶住处，问道：“听说你的五行拳造诣很深，劈、崩、钻、炮、横样样精湛，但不知这横拳能否打人？”李星阶笑道：“不能打人还叫什么功夫。”王凤麟不服，非要与李当场比试。那时，李住的屋子中间的墙壁是用芦苇杆打的隔断。此时，李星阶正面对隔断盘腿而坐，他见王凤麟非要动武，便一动不动的坐在原处让对方进招。王凤麟毫不谦让，使出崩拳击李的腹部，李不躲不闪，当对方拳头快到腹部时，却猛地用左手一拨，跟着用右手打出一记横拳，只听“哎唷”一声，王凤麟便摇晃着身子，一头向隔断栽去，竟把隔断撞穿了一个大窟窿。李星阶对爬起来的王凤麟说：“这一拳不算，我还要用横拳打你两拳，为了不撞坏隔断，我让你都栽进一个窟窿里。”王凤麟不信，非要一

试。结果，尽管王凤麟使尽浑身解数，仍然又一连两次被李星阶用横拳打倒，而且都不偏不歪地栽进同一个窟窿里，使王凤麟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星阶虽然身手不凡，却不固步自封。他在执掌“天津中华武士会”期间，广交武林高手，博采各派之长，为丰富本门拳法做出了贡献。民国十七年，天津有位武术名家叫李景林，号芳宸，曾在军阀张作霖麾下做过直隶督办。此人精于兵法，武功出众，尤以武当剑术见长。他家中无论男女老少，乃至管家、厨师、保姆，个个练拳习武，凡想跟他做事当差者，均要比武录用。有一次，李星阶的一个徒弟前去应试，李景林亲自考核，只走了两、三个回合，那个徒弟就被李景林打倒在地。那个徒弟将此事告诉了李星阶，李星阶对李景林的武艺十分赞佩，很想与他结为好友，便亲自前去拜访。

李景林对李星阶的大名早有耳闻，听到家人通报后，立刻起身出门相迎。他一见李星阶相貌堂堂，气度不凡，便欣喜地拱手道：“久仰李拳师大名，今日相见，三生有幸”。李星阶忙回礼道：“岂敢，李兄以武会友，小弟是慕名而来。”双方相会，一见如故，寒暄之后，便比试起来。开始，李景林想用太极柔手取胜，但一交手，就觉得对方功力深厚，自愧不如。接着，两个人又比剑术，李星阶自知自己剑术略逊一筹，只十几个来回，他便跳出圈外，双手一抱拳说：“李兄剑术高超，小弟领教了。”这真是“不打不成交”，经过这次交手，二人成为知己，李景林向李星阶学形意拳，李星阶请李景林教武当剑，各自取长补短，共同提

高。1928年，第一届全国国术比赛在南京举行，李景林被推选为裁判长，李星阶被聘为裁判委员会委员。正是这次国考，李星阶之徒唐风台获得了第三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星阶毅然离开天津回到故乡，参加了抗日救国的斗争，并担任了定兴抗日自卫队副队长。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带领抗日自卫队出生入死，转战定兴一带，给日冠以沉重的打击。抗日战争结束后，年逾六旬的李星阶重操旧业，奔走于北京和保定两地教徒传艺，为传播形意门拳术做出了贡献，被后人誉为形意门的一代宗师。

太极名家杨禹廷

马有清

1982年11月16日，首都北京拍来了一封加急电报，说：中国著名太极拳家杨禹廷老师不幸于1982年10月15日逝世。噩耗传来，使我十分震惊和悲恸。杨老师终年九十四岁，他是中国享有盛誉的太极拳一代宗师。他的逝世是中国武术界尤其是太极拳界的重大损失。

杨老师出生于1888年11月2日，北京市人。九岁学习武术，拜北京武术前辈赵月山老师和田丰云老师练回教（十路）弹腿和大教（十二路）弹腿。二十岁时又拜高子铭老师练习八卦掌和太极拳。1916年到1941年，拜北京著名吴氏太极拳家王茂斋（王有林）为师学太极拳，是王茂斋老师的得意弟子和接班人。杨老师从二十岁起就在北京建国门外智化寺和太庙（现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等地设场教拳。在旧社会，他饱受煎熬，历尽辛酸。解放后生活安定了，他的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北京市体委和东城区体委领导下，他在北京中山公园十字亭设场教拳。1962年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

聘请他为第三届委员会委员。1962年后被选为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1979年后担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1980年被选为中国武术协会委员。

杨禹廷教拳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他功底深厚，融汇各家，精于太极拳术。数十年来他在认真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杨老师拳艺轻灵松静，变转圆活。循规蹈矩，意境深邃。表里精粗，无微不至。他在长期教学中发现，如果按照老的教拳方法，老师在前边比划，学生在后边模仿，结果是无一定的规矩遵循，练的人是"百人百样"。所以他早在1924年开始，在征得他的老师王茂斋先生同意下，编订太极拳教材。杨老师仅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低，他克服种种困难在学生帮助下写成了一份初稿。其后在1942年又做第二次修改。直到1961年我在给杨老师做艺徒和助教时，又和他做第三次的充实和修改。这本讲义是按照太极拳十三势（八门五步）的原理，把传统套路按势分动，然后定出方位与度数，订出起止点和行动路线；并把各个动作尽量按照太极拳的虚实、开合的原理分成奇偶（单动和双动），便利学生练习的。举凡太极拳的意念、眼神等等，皆有详尽的规定。1962年到1964年间，我代表杨禹廷老师应中央建筑工程部的邀请，在该部干训班和其下属单位教授太极拳时，由该部委托中国工业出版社把讲义铅印出版，书名为《太极拳动作解说》。可惜当时只在内部发行四千册，经过"十年浩劫"，目前这本书已不多见。这是我代写的杨老师的唯一的著作，也是吴氏太极拳的重要教材之一。

杨禹廷积数十年的实践和教学经验，在太极拳理论上也有独特的见解。他主张练太极拳要"意形并重"、"内外兼修"。因此，他教练太极拳时既循规蹈矩，一丝不苟；又纯任自然，丝丝入扣。他对中国古典太极拳著作，持古为今用的态度，兼收并蓄，加以补充和创新。比如：他看到有的学生对《太极拳行动心解》中所讲的"以心行气……以气运身"两句话容易产生误解，他便提出"以心行意、以意导体、以体导气、以气运身"的精辟说明，解决了太极拳中的心、意、体、气的主次关系，并把它具体化，从而发展了太极拳行动的重要方法。另外，在太极拳推手方面，他主张"重技巧，以理以法取胜"。他反对"恃功恃力，以好勇斗狠赢人"。所以广大太极拳爱好者都盛赞杨老师的高尚风格和他在推手时，轻灵奇巧，折叠补泻，往往在手指弹动之间，就能使对方失重倾跌。

杨禹廷对学生循循善诱。在他七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里，跟他学拳的人至少有十数万人次，诚可谓桃李满天下。杨老师教病弱者练拳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法，耐心辅导。他曾创编过一套"简易八大势"练习法，就是单练一些太极拳的姿势动作。象走步云手；活步云手；左右进退揽雀尾；搂膝拗步（去）、倒撵猴（回）；野马分鬃(去)、斜飞式（回）；左右进退搬拦捶；左右进退金鸡独立；左右进退玉女穿梭等专为老弱病残者学练。简单易学，受益学生很多。杨老师课徒很严。要求徒弟勤学苦练，还要心领神悟。他有入室弟子数十人，很多人是我国著名的优秀运动员、裁判员和教师。对武术运动，尤其是对太极拳运动做出了很大

贡献。

1962年，杨老师经周总理批准，由中央外事单位介绍，到阿富汗驻华大使馆教大使学太极拳，深受外国使节好评。不少干部、科学工作者、教师、工人、学生等都跟杨老师学拳。已故中央建筑工程部刘秀峰部长和夫人，已故中央建筑工程部副部长陈云涛同志也都和他学过太极拳。著名京剧演员李万春、张云溪、曹连孝等也曾和他学练过太极拳及刀剑等功夫。

杨禹廷性情温和，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品德高尚。1982年7月我回北京探望他时，他仍不断询问太极拳运动在海外发展的情况。更不断地讲述太极拳中一些高深的技巧，以及武术应该怎样为“四化”服务。那天他很高兴，也很激动。叫他的夫人给他换上件新衫。尽管身体衰弱动作迟缓，仍坚持倚着手杖走到屋外练练太极拳。他说：“你看我不是还能活动吗？我要活到老练到老。”他要我为他录像和拍照。谁想到这是我们师徒的最后的诀别。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最珍贵的是他为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榜样。

太极泰斗吴图南

朱钦堂　郭粤生

张九卿　摄

提起吴图南先生，武术界无人不识，有称他为当代的太极泰斗的。吴老年逾一百岁，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背不驼、腿不颤，身体健康，神采奕奕。有谁会想到，这位银髯飘拂的百岁老人，童年时代竟是个多病多灾的苦孩子！

吴老是蒙古族人，原姓乌拉汗，名乌拉布，生于北京。幼年因先天不足而体弱多病，患过先天性黄疸肝炎、脾肿大、肺结核等大病，常常咳嗽吐血，还因癫痫抽风，致使右腿比左腿短约二公分，皮黄骨瘦，行动不便，被称为“槐子水洗的孩子”。后来家人托人请了当时太医院的院正李子峪给他诊治，总算在一两年后把各种病大体治好。为了健体强身，李子峪建议让他练功习武。于是，他在九岁那年，拜了著名的太极拳家吴鉴泉为师，开始学拳练功。前四年练基本功、学拳、剑、刀和大杆子，后四年专学推手。经过八年的坚持不懈的锻炼，身体日渐好起来了。

吴老回忆起跟鉴泉先生学艺时，感慨地说，那时学拳真

是不容易啊。

原来，身材魁梧的鉴泉先生生性内向，沉默寡言。对徒弟当面摆式子看时，不论对与不对，鉴泉先生总是"啊"地一声，然后就坐在一边喝他的香茶。待徒弟练定这式，以为得到认可休息时，他才指点一下便嘱咐换练另一式子。如此往复，一次要练好几个式子。后来才弄明白，鉴泉先生这样做，为的是让他练一套基本功：太极桩功。吴老说，学艺虽然艰苦，但坚持锻炼四年以后，身体不但转弱为强，而且两条腿也被练得一般长了。又过了四年，转到杨少侯先生的门下。少侯先生比鉴泉先生要求更严格，规定徒弟必须弯腰在几张高桌子底下练拳，不把整个套路练完不许休息，若是偷懒还得挨打。三九寒天锻炼时，鞋子里居然能够倒出汗水来。吴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笑着说，那时累得实在是不能再支持了，曾动了想跳井自杀的念头。家人知道后告诉了少侯先生，把他训了一顿："你是因身体弱才练功的，练好了却要跳井。好吧，那就当着我的面跳吧！我倒要瞧瞧没出息的人是怎样死的！"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反复地想，究竟自己想死对呢，还是先生说的对。自己原来那么坏的身体，习拳以来，不但除了病，而且日益强壮起来，这不是很好吗？！怎么能这样没出息地想去死呢！从此，他更听少侯先生的话，奋发图强，咬紧牙关刻苦练功，从少侯先生学了四年之久的武功。

十二个不平凡的春夏秋冬，他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风雨晦晴，从不缺席，因而尽得鉴泉、少侯两位先生的衣钵真传。杨、吴两家太极拳，既有不同的特点，又是同出一源，殊途同归，很好地体现了我国太极拳的优良传统。他并未因此而满足，认为这么好的拳种应当认真研究，并使之发扬光大，广为传播。为此，吴老花费了几十年的心血。

首先，吴老研究了喀布渣尔、张凤歧、载四安、宋远桥、俞莲洲、杨露蝉以及吴鉴泉、杨少侯等各家太极拳的套路，用了几百张X光片拍摄每一式子，分析、探讨人体骨骼、关节、肌肉的运动角度是否符合人体生理解剖原理，最后，将合理的动作式子整理出一个套路，编书出版，名为《科学化的国术太极拳》。这是我国出版发行的第一部太极拳书籍。以后又陆续写了此书的《姿势说明》、《应用说明》、《打手论》等文章，供诸同好。

抗日战争时期，吴老目睹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一怒之下，奋笔疾书，又写出了《内家拳太极玄玄刀》、《太极剑》、《弓矢概论》等书，呼吁大众习武救国，激发了人民大众的尚武抗敌精神。

为了研究太极拳的源流和发展，吴老曾搜集、查阅了大量史料，足涉武当山、少林寺和河南温县陈家沟等许多地方，考证了有关杨露蝉、陈长兴、宋远桥、俞莲洲、王崇和张三丰等人的各种资料。以后，他又写出了《太极拳之研究》等书的手稿。然而，吴老这些多年的研究心血、文献资料和那几百张X光片在"十年动乱"期间均被付之一炬，实在非常可惜！

吴老虽得太极拳之精髓，但并非就此止步。他生性聪颖，往年曾在"京师学堂"研习西医。他博学多才，爱好极广，精通文史、考古、经络、心理、法律、中医学以及英

文、法文。解放前，他辗转在几所国家大学里任教，过着颠沛流离、极不安定的生活。

解放后，吴老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器重，担任了全国武术协会委员和北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并多次参加了国家体委主持的武术研究整理和武术教材的审定工作。在全运会上担任过太极拳比赛的裁判长。他也经常亲自参加表演，传带学生。现在，他与其结发六十余载的老伴刘桂珍一起在北京市文史馆工作，住在北京宣武门一处宽敞、明亮的房子里，过着幸福的晚年。

每逢星期二、五、日，人们便可以在天文馆看到吴老的身影。他时而指导学生练功，比划招式；时而搭臂推手，与人对练；时而谈笑风生，论文释武；时而抚髯静坐，回首往事……。慕名前来请教、拜访的不仅有记者和全国各地的武术界人士，还有海外侨胞以及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友好人士。吴老俱以礼相待，笑脸迎人。

1982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恰好是同一天，又适逢党的“十二大”刚刚开过，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吴老夫妇兴致勃勃地回单位参加庆祝活动。在晚会上，吴老按着时令，即兴编词唱了几个牌子曲。悠扬的古曲谱之以庆贺的新词，抒发了这位老人家感谢党和国家的一片深情。

杨式太极名家崔毅士

张勇涛

杨式太极拳是河北省永年县杨露蝉（1799～1872）所创。露蝉之孙澄甫（1883～1936）把杨式老架进一步创新改革，就成为现在所常见的杨式太极拳。

杨澄甫所传杨式太极拳，名徒众多，在众多名徒中，北京崔毅士、四川李雅轩、上海褚桂廷等，生前在武术界均负盛名。现任上海武术协会副主席、武艺高超、蜚声中外的傅钟文老拳师，也出自杨澄甫门下。可见杨式太极拳传播之广。下面仅介绍一下北京太极拳名家崔毅士老拳师，以飨太极拳爱好者。

崔毅士，原名崔立志，1890年生于河北邢台任县，卒于1970年，享年八十岁。他自幼爱好武术，十八岁进京即拜杨澄甫为师。平时精心悉拳，加之多年追随杨澄甫既习拳又教拳，深得先师器重。凡杨式太极拳、刀、剑、太极杆、推手等等，无不尽得其中奥秘，功夫颇深，尤为擅长推手之技。传说崔毅士运用太极推手沾、连、粘、随，以柔克刚，刚柔

相济，发力时可将对手抛出二、三丈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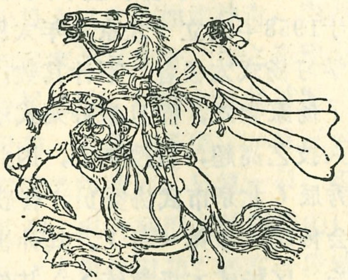
杨式本门真功“太极丹田功”，乃是独创的“气沉丹田”运动法，非本族人不轻易外传。据说，一次崔毅士到杨家习拳，见老师坐于椅上，袒胸露臂，修练太极内功，只见一气团在腹中运动，时左时右，时上时下，内功贯至双臂，则重如泰山，内功运于双足，则坐椅嘎嘎作响，崔毅士见状十分惊异。杨老师让他双手按在自己腹上，竭尽全力去推，竟使崔毅士欲进不得，欲拔不出，丝毫用不上劲，双手竟被牢牢吸住了。一刹间，只觉杨老师微微一动，崔毅士则跌出数丈远矣。崔毅士见此功如此神奇，当即求师传此功法。杨澄甫考虑杨崔两家关系亲密，加之崔毅士聪明好学、勤修苦练，便答应传授此功。崔毅士练此功时，杨老师总是告诫他：“太极丹田功，不练一场空，一日三运气，丹田聚真功。”崔毅士牢记老师教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苦练不辍，终于修得此功，成为杨澄甫最得意的门徒之一。

崔毅士运用“太极丹田功”还有一段轶闻。1958年，“北京永年太极拳社”刚成立不久，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来访。此人膀大腰圆，自称为“醉鬼张三”的徒孙，单掌运力可将桌角剁掉。崔老将此人让进屋，对方提出互打腹部三拳，以试功力。对手说：“我若经不起你三拳，甘拜下风，拜你为师大爷；你若经不起我三拳，摘下拳社牌子。”崔老对这种不讲武德的人，好言相劝：“咱们都是习武之人，还是以和为贵吧。”对手执意不允，崔老只好坐在椅子上说：“那好，你先打吧。”说时迟，那时快，对手拳已击到崔老的腹上。崔老运用“太极丹田功”牢牢吸住对手，使其欲拔不出，欲进不得。对手正着急之时，崔老瞬间发功。此人连同背后的椅子一齐跌出，将椅子都砸坏了。对方爬起跪倒就叫师大爷，崔老将他扶起，严肃地说：“叫我师大爷实不敢当，你功夫不错，千万别糊涂啊！”

崔毅士自1928年到1965年前后，致力于传播杨式太极拳达三十五年之久。1928年杨澄甫巡回授拳于北京、南京、广州、汉口等地，崔毅士跟随各地。1936年，杨澄甫不幸于广州逝世。为继承和传播杨式太极，崔毅士循先师之路，先后在武汉、南京、北京、四川万县、兰州、西安等地授拳。定居北京以后，于1958年成立“北京永年太极拳”社。在这里跟随崔老拳师学习杨式太极者，不计其数。崔毅士老拳师，一方面继承了杨家架式，而且拳势架式动作基本保持原型。另一方面本人技艺高超，教授有方，因此满门桃李，门徒众多。其女崔秀辰（北京市武协委员，曾获1979年、1981年北京老年运动会传统太极第一名）。其孙崔仲三（北京东城区武协副秘书长，区杨式太极教练）。其外孙张勇涛（曾获1979年、1981年北京职工武术邀请赛传统太极，太极器械第一名）。都继承家传，可称太极世家，名不虚传。崔毅士老拳师同时也出了不少高徒，曾获1979年南宁武术观摩大会银牌的吉良晨（现任区武协副主席，中医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曾获第一届全运会传统太极器械第三名的刘高明（市武协委员，现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武术教练），他们都出于崔毅士老拳师的门下。

崔毅士生前在中山公园传播杨式太极多年。1956年，为响应国家体委号召，创编以杨式传统一百二十四式为基础的

四十二式杨式太极。这套拳路将过多的重复动作去掉，保留了杨式大架精华，打一趟拳仅用七、八分钟因而深受广大太极拳爱好者欢迎，至今广为流传。为了继承和传播杨式太极拳，崔毅士的女儿崔秀辰，重操父业，如今继续在北京中山公园教授杨式太极拳，深受太极拳爱好者的欢迎。



八卦掌名家李子鸣轶闻

小　山

我的童年有过许多很美很美的梦，可是，现实生活有时也许要比梦更美！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1946年寒秋，父亲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一个秋风瑟瑟的傍晚，父亲去海淀接应一位“老家”来的同志。刚到太平街就被便衣盯上了。父亲七拐八拐一下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便衣

逼近了。父亲急中生智，进入一所小巧的四合院。院内七八个青年人正在练武，领头的是个近四十岁的中年人。父亲的到来使他十分惊讶。他正要开口询问，尾随而来的六、七个特务也涌进了院门。一切都很明白，准是“山那边的人”（北京老百姓当时称共产党就是“山那边的”）。奇怪的是几个特务到这里，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冲着拳师点头哈腰地说：“先生正忙呢！”那拳师冷冷地说：“有什么公干，到我这茅屋草棚来。”“那里，打搅您老了。刚才碰见个人，和局子里要捞的一条‘鱼’长得很象着呢，这小子溜进您府上了……”拳师不慌不忙走到我父亲身边，拍着父亲肩膀说：“你说的是他吗？”“没错，就是这小子。”“哈哈，哈……。”拳师突然仰面大笑。嘴里说：“误会，误会，这是我远门来的师侄，上街走走，大概是外地人认生，进北平呆头呆脑，引起了各位的怀疑。真是误会了。”特务们一听这话，连连陪礼走了。

父亲告别他的时候，感激地说：“先生救命之恩，铭记不忘！”他忙起身抱揖，豪爽地说：“不要这样说，我虽是行武之人，但心里有一本清帐，共产党心怀赤诚，真心为民，我李子鸣佩服，以后有用得着我的时候，肝胆涂地，在所不辞！”

原来，这就是李子鸣先生，是八卦掌名家，艺高胆大，为人正直，连地段上的特务都惧他三分。

多少年过去了，李子鸣这响亮的名字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我又听到他的第二个故事的时候，已经是相隔三十年的今天了。

夏暮，我去雁荡山采访，在敖江的小客船上，碰到了一位风尘仆仆的青年人，晒得黝黑，有点疲惫，朴实得象个庄稼汉，一个小挎包便是他的全部行装。唯独让人惊奇的是，他手中提着一个录音机。

“放段音乐听听吧，坐着挺闷的。”我友好地对他说。他歉意地笑了笑：“没有音乐磁带。”

“那……？您这是……？”

“工作要用，我是北京体院的，来搞民间武术调研。”

“噢——”

我们越谈越投机。泊岸前他给我讲了这么一件故事：

“我国武术，历史悠久。但总结的东西却很少。作为一个武术工作者，去年，我着手搞八卦掌源流的考证课题，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资料缺，凭证少，无从着手。”

“‘你去找八卦掌名家李子鸣吧，也许……。’有人提醒我。试试看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拜访了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老人一听我是为考证和研究八卦掌而来，高兴地将我拥入怀中，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要是不能把源头弄清，把精华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一对不起先师，二对不起历史。’他拉着我走进了书房，打开一个大木箱，里面盛满了他六十年来积累的资料，太宝贵了。老人爽快地说：‘你全拿走吧！它早晚要献给国家。武术本来就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不属于某个人。’老人的话象一股暖流，使我全身透热。我们非亲非故，也不是他的弟子，按武林的旧俗，即便他对我保守三分，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而他却肝胆相见，赤诚待人，不为名利，为的是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发展和继

承。这崇高的武德，宽阔的胸襟，不正是今天的新武林应该宣扬和提倡的吗？！……”

“从老人那里回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奋。虽然我没有接受老人慷慨的惠赠，但却得到了期望与鼓舞。我踏上了走访民间的辛勤道路。象李子鸣先生这样的人是会越见越多的。……”

上岸后，正欲转身向那个青年人询问李老地址，他已随船顺江而下……

八卦掌高手解佩启

张宝瑞

张宝瑞摄

1967年早春，寒凝大地，几个造反派头头来到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三村一座普通的楼舍，必恭必敬请一位著名武术家“出山”，以壮“军威”，遭到严辞拒绝。派头头们见状恼羞成怒，恶语威胁，武术家正义凛然，一掌将为首的一个派头头劈出家门。这位刚直不阿的武术家就是北京八卦掌研究会顾问解佩启先生。

五十多岁的解佩启出生在“多悲歌壮士”的侠骨之乡——山东省肥城县。他的父亲解庆山掌握少林真传，常慷慨解囊救济贫弱乡民，对于鸡鸣狗盗之徒严惩不贷，连地方豪强富户也畏他几分，江湖人称他为“神腿解”。解佩启从小耳濡目染，他不仅立志要做一位专为穷人打抱不平的武林高手，而且要学习父亲的高尚情操，“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七岁时，他随父亲来到北京东四五条二十八号居住。刚搬来的第一天夜里，小佩启就被隔壁二十七号院

里一阵“噗噗”的响声惊醒，一种好奇心驱使他穿衣起床，蹬在一个木桶上扒着墙头朝隔壁院里望去，只见月明星稀，一位雪髯老者，精神矍铄，目如巨电，正在练艺。只见他腾挪舒展，疾行如飞。一忽儿如蛟龙翻身，大蟒回首；一忽儿又如恶虎扑食，大鹏旋飞……这可把小佩启看呆了。只见老者忽地一个“白蛇吐信”，朝旁边一棵枣树劈去，顿时树木晃动，红枣落了一地。忽然，一棵圆溜溜的红枣呼地飞来，不偏不倚正好落进小佩启的嘴里。“何人在那里偷看？”老者大喝一声。小佩启忙滚下墙来，“噗通”跪于地下，喃喃道：“师父，是我，我是新搬来的……。”老者朝他一甩手，冷笑一声说：“甭看，回家睡觉去！”小佩启嗫嚅着说：“我想学您的拳……”老者一瞪眼，转身回屋去了。小佩启是个有心人，他知老者功夫非凡，就跪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两个时辰，天已破晓，他听听屋里没什么动静，于是抄起旁边的一把大扫帚扫起院子来，扫完院子又抄起墙根下的水桶去挑水。从这天起，他每天一大早就来帮老者扫院子，挑水。日复一日，转眼到了旧历十五“鬼节”，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提着莲花灯，到北海等处点河灯去了。小佩启却跟往常一样又来到老者院里扫地、挑水。这时，老者走出屋来，问道：“你怎么没玩去？”小佩启双手垂立，低声说：“徒弟求师心切。”老者沉吟半晌，眉宇间露出一丝笑纹，说：“你明天来吧。”当天夜里下起倾盆大雨、院里积水有一尺多深，第二天清晨两点多钟，小佩启蹚着水，淋着雨走进老者的屋门。只见老者怒气冲天，端坐在藤椅上握着书卷。他冷笑道：“你是找我来聊天的？”佩启摇摇头道：

“来学艺的。”老者一拍桌子：“学艺，院里练！”佩启惊得后退了几步，来到院里，瓢泼大雨淋得他象落汤鸡一般，他一动不动……过了有一个时辰，老者唤他进屋，严肃地说：“记住，要想学真功夫，就要将生死置之度外，天就是下小刀子也得练！”说着，老者帮佩启将衣服上的水拧干，开始教他武艺。原来这位老者就是八卦掌名家、河北国术馆总顾问门宝珍先生。八卦掌是利用乾、坎、离、艮、坤、巽、震、兑八卦方位旋转进击的武技，千变万化，声东击西，避重就虚，出其不意。某些武术学者认为八卦掌在中国拳法中属于最高级的技术。传说八卦掌祖师董海川曾在九华山遇道士指点，创立八卦掌；后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命潜入北京刺杀咸丰帝，终因未遇时机，抱恨而逝。董公大弟子尹福继承其师拳宗，武艺精纯，在北方甚为知名，曾亲授光绪帝拳术。门宝珍则是尹福的得意门生，在武林中亦颇有声望。门先生共有六十个磕头弟子，解佩启是他的关门弟子。从那时起，解佩启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学艺，夜晚方归，很快掌握了八卦掌的各种功法和鹿角棒、鸡爪鸳鸯钺等器械。

解佩启十五、六岁时已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当时北京还没有解放，他家境清寒，以卖水为生。这天下午，他和哥哥推车来到东直门外卖水，只见从南面摇摇晃晃地走来一个彪形大汉，他满脸络腮胡子，眼露凶光，坦露一蓬黑乎乎的胸毛，手里摇着一把纸扇。行人看见他纷纷避开。原来他就是东直门一带有名的地痞，外号“葫芦全子”。他会几下拳脚，附强凌弱，经常调戏民女，无恶不作，是东直门一霸。这时，只见“葫芦全子”眼珠一亮，眼睛直勾勾地盯在一个

卖风车的姑娘身上，那姑娘身着藕合色衬衫，水绿裤，轻盈俊俏。“葫芦全子”猛虎扑食一般旋到姑娘身后，抱住姑娘的纤纤细腰，……姑娘苦苦挣扎，大声呼救。正在树下歇凉的解佩启见状气愤地大叫：“小子，有本事找爷们耍耍！”“葫芦全子”一听，撇下姑娘，骂骂咧咧地朝他们哥俩走来。“怎么？活得腻味了。”他说着一脚踢翻了一只水桶，又把头伸进另一只水桶里，“呼噜呼噜”喝了几大口。解佩启的哥哥上前拦阻，被他一拳打中面门，鲜血顺着脸颊淌了下来。解佩启怒不可遏，还没等“葫芦全子”找着目标，就已旋到他背后，未等“葫芦全子”转身，就在他左肩上重重地击了一掌。然后用八卦掌中的擒拿技将对方掀翻在地，用一只脚踩住“葫芦全子”的脑袋。痛得“葫芦全子”大叫：“爷爷饶命！我再不敢胡闹了！”行人见了扬眉吐气，拍手叫好。解佩启提着他就象拎一只小鸡，把他摔到卖风车的姑娘面前，喝道：“赔个不是！”“葫芦全子”跪在地上，连着向姑娘磕了几个响头，连声叫道：“大姐，我再也不敢胡闹了！”等姑娘用感激的目光寻找救命恩人时，解家哥俩已经推着车走远了。1947年一个秋风萧瑟的黄昏，残阳如血，解佩启办事路经东直门外，只见一辆受惊的骡车由东面飞驰而来，马路上几个受惊吓的孩子瘫坐在地上，情势非常危急。解佩启大喝一声，来了个“大蟒急行穿林”，疾跑到奔驰而来的骡车前面，用双手死死抱住骡颈，没想用力过猛，连人带车一下子翻到旁边的河沿里，孩子得救了！可是骡车的轱辘却从他的身上压过，压断了两根肋骨。后来在门先生的护疗和指导锻炼下，他很快痊愈，没有留下后遗症。

解放初期，他担任东四东水车派出所治安委员，参加了打击刑事罪犯的斗争。当时有个姓陶的飞贼，这飞贼神出鬼没，经常在东四闹市和民宅盗取财物，几次逃脱法网，闹得人心惶惶。解佩启认真研究了这个飞贼的活动规律和作案特点后，在东四一带加紧巡视。腊月十八，正值大雪纷飞，这天夜里，解佩启正在东四附近的一个胡同里巡视，忽见一座深宅大院的院门半掩，低头一看，并无脚印。他寻思：深更半夜，这街门为何没关，户主家境富裕……想到这儿，他潜身进院，只见院内又无脚印。他穿过一片竹林，进了月亮门，只见西厢房内有光亮，他来到西厢窗前，探头一瞧，见户主和家人合衣而睡，鼾声如雷，旁边的两个楠木箱盖被人打开，衣物狼藉。就在这时，只听后院有响动，解佩启一个鱼跃来到后院。这小院十分狭小，除了堆着一些废旧澡盆和桌椅外，只有一个茅厕。他推开茅厕门，杳无人迹。就在这时，听到有微微喘息之声，这种声音非常细微，如果不侧耳细听难以听见。解佩启心里有数，装做无事人似的模样在那里蹲坑。这茅厕已用多年，年久失修，墙皮脱落，而且有一些洞孔。他瞥眼一瞧，只见在北壁的洞孔处看到有黑衣簌簌抖动。他想，这飞贼轻功不赖，居然还会“踏雪无痕”功和“壁上挂画”功。他系好裤带，轻步出门，猛地来一个“怪狮摆头”，然后一个“白蛇吐信”，用双掌紧紧劈住贴墙躲藏的飞贼，那飞贼虽然有飞檐走壁之功，但是武艺不强，只得束手被擒。从此，解佩启雪夜擒飞贼为民除害传为佳说。

后来解佩启跟名医张秉崇等学医，自办诊所，1958年又到北京五金机电厂医务室当大夫。这一年，一代拳师门宝

珍去世，遵照门先生遗嘱，解佩启开始收徒授艺。收徒授艺决非易事，师父只有比徒弟武艺高超，徒弟方肯"程门立雪"。解佩启从1958年起常与武林人士切磋技艺，河北省香河县通臂拳周家七兄弟、北京昌平县形意拳王金生、卢沟桥花拳柳世昌、少林拳房瑞亭等人，对他心悦诚服，许多先习其它拳种的人也纷纷拜他为师，学习八卦掌。他的弟子刘方、史俊杰、柳世昌、王金生等人后来都练得武艺不凡。在他招收的一百多个弟子中，有的人比他年龄大，如他的大弟子史俊杰比他大七岁。

解佩启在思想作风和练功上对弟子要求极严，特别是对他的次子解玺玉要求更严，要求他在工作和武功上双丰收，决不能恃武欺人。解佩启总是以"文以凭心，武以观德"的道理，教育弟子小心持重，戒骄戒躁，不要夸夸其谈，捕风捉影，要为百姓造福，不要为社会造孽。"文革"中，他不仅拒不参加造反派组织和武斗，还谆谆嘱咐弟子们闭门练功。他的弟子有的是工厂的保卫干部，有的是生产突击手，还有的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81年他调到北京洗衣电机厂保卫科工作，每天晚上精心看护厂房，从没出过事故。他被聘任北京八卦掌研究会顾问后，更是壮怀激烈，除积极授徒外，还奋笔写了《谈尹氏八卦掌风格特点的理论基础》、《谈尹氏先后天游身八卦连环掌》等十几篇论文。为了把八卦掌这一中华民族瑰宝流传下去，他壮心不已，勤奋地工作着。

陈式太极冯志强

乃华、大彪

早就听说陈式太极拳拳师冯志强武功颇深，我们慕名前往他的寓所进行了采访。

冯志强五十多岁，身高约一点七米。他膀阔腰圆，两眼炯炯有神，黑红的脸膛上透着一股英武之气，一看就知是位训练有素的武术高手。当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却谦虚地说："我个人没啥好谈的，如果一定要谈谈看法，我认为练武术最重要的是讲武德。这是我练拳四十多年最深刻的体会。"接着，他应我们的要求，谈起了他练拳的经历，并"现身说法"讲了老武术家们重视武德修养的事例。

张九卿摄

冯志强是河北束鹿县人，幼年时家庭人口众多，生活贫

困，在他还只有十二岁那年不得不离开父母，跟一个远房亲戚到北京当学徒。他先后进过眼镜店、玉器厂，最后又辗转到电机修理厂。但无论干什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练拳。因他老家有练武术的传统，他八岁那年就跟一位乡亲学过桩拳。十七岁拜沧州人韩晓峰为师练通臂拳。说到这里，他讲了一个韩老师重视武德教育的故事。

有一次，他外出送货，同三个卖柿子的发生了纠纷。卖柿子的恃人多势众先动起手来，他年纪轻，火气盛，就把从韩老师那里学来的招数用上了。结果，三人都被他打倒在地。他得意洋洋地回来对韩老师一讲，韩老师登时变了脸色，认为他有失武德，不愿再教他，说他“毕业了”。冯志强十分懊悔，从此他牢记韩老师练功不是为了以勇武逞强称霸的教导，非常注意武德方面的修养。

后来，他又跟山西人胡耀贞练心意六合拳。1951年，他正式拜河南陈家沟名拳师陈发科练陈式太极拳。他一方面虚心学，一方面刻苦练。五十年代，他每天早晨四点钟便去龙潭湖或陶然亭公园等处练拳，先站桩两小时，然后再打十五趟拳，琢磨陈式太极的特点、手法和步法，故深得陈式太极擒拿跌打，松活弹抖的真髓。同时他还能融会各家之长，在技击术上有新的发展。最后，他练得拳路一开，身掌所过之处，势比雷霆，疾如闪电，往往使对手防不胜防。他曾多次与练通臂拳、炮锤、形意、八卦、摔跤者较量，因武艺高强，对方无不佩服。到现在还流传着不少他力气过人的故事。

1981年秋，刚从电机厂退休的八级技工冯志强又被

北京体育学院医务室请去当了按摩大夫。9月12日，他穿上白大褂上班时，该院武术系门惠丰教练陪着一位身材魁伟的美国大力士来到了医务室。这位美国大力士每天照例来按摩，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病，而是偷偷学习中国的按摩手法。当给他按摩完毕，他还趴在床上。医务室的李大夫悄悄走到他的前头说：“你不是要见见冯志强老师吗？”他一听“冯志强”三字，就“腾”地跳了起来，衣服鞋子都顾不得穿。当李大夫介绍给他时，他乐得象遇见了知己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位大力士名叫库玛，现年三十三岁，身高一点八米以上，体重一百八十多斤，是美国太极拳研究社教练。他六岁开始学猴拳、少林拳，后又学合气道、形意、八卦、太极。为学瑜珈气功曾专门到过印度两年，并向日本的名门高手学过柔道，在美国曾获柔道冠军，以至走遍了五十多个国家。为了到“武术之乡”中国来，还特意学了两年中文。此次取道东南亚、香港到中国，一路走过的地方没有遇到过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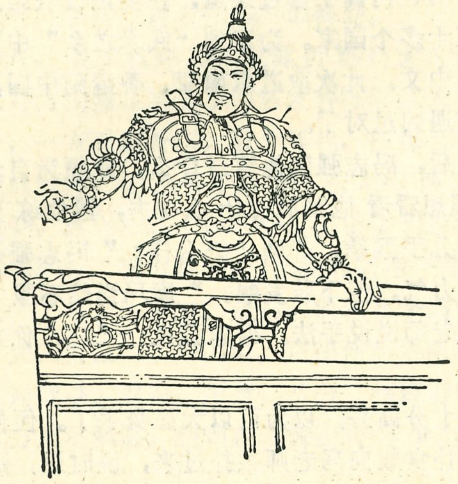
二人寒暄后，冯志强问他练过什么，他颇为自负地说了一通。冯志强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功夫，请他练了几个式子，他比划了几手猴拳，并问“怎么样？”冯志强说：“你上身虽然有些力气，但下肢发飘。”库玛当然不服气，便佯作谦虚地请冯老师说说手法。冯志强说：“好，你来劲，我接劲吧！”

库玛一听十分高兴，以为可以大显身手了。便使尽浑身解数，似饿虎扑食般向冯老师猛扑过来，说时迟，那时快，冯志强双臂自下而上一迎，迅即沉肩坠肘，右膝已进入对方

裆间。此着在太极上称“引进落空”。当库玛感到有前倾扑空之感时，便本能地赶紧后撤找重心。冯志强的右膝早已绊住对方右膝，他又哪里站得稳？刹那间，冯用手一点他的胸部，他一楞，冯马上双手一发劲，对方便仰面腾空而起，落地时被冯志强扶住。

库玛面有惭色地站起身，双手伸出大拇指，操着并不十分熟练的华语连说：“冯老师的劲不得了，冯老师的劲不得了！”并坦诚地说：“论功夫，冯老师完全可以伤我，但没有伤我，武德实在高尚啊！”

“我的功夫是小小的。”冯志强伸出一个小指风趣地说：“在我们国内，许多人都比我功夫好！”



梅花桩名家韩其昌

韩其昌是第一个把梅花桩这技奇葩移栽到北京的著名拳师。

韩其昌是河北省滹沱河南深县北院头村人。

还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拜本村两位保镖多年回乡的戳脚拳师为师。当时由于家里贫穷，父亲不同意他练武，他就把枪棍藏在房顶上，等深夜全家都睡熟了，悄悄起来再练。几年之后，他打听到有个师爷叫“李老遂”，曾传有一套“奇枪”，又叫“五虎神钩”，可是两位老师又不会，便推荐他到十五里外的桑园去打听打听。

到了桑园，果然打听到一个叫李题名的老人。此人本领非凡，曾做过镖头，统领二百余人，后来因年纪大了，耳朵出了毛病，便被辞退回乡。从此，韩又拜李题名为师。经过精心指点，逐渐掌握了五虎神钩奇枪。

这年冬天，一次和弟弟对练，他运用老师教的招法，宛如龙蛇飞舞，雨点般向弟弟身上扎去。过去他常常败在弟弟手

下，这次弟弟不但没有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竟把弟弟的棉衣扎得如筛眼全是窟窿；可是，没有一枪伤到皮肉。

三年之后，一天老师把他叫到跟前，挺神秘地对他说："其昌，我还有一样东西，叫八卦连环刀，过去有个戏班想出二百两银子，要我传给他们，我都没教。我见你为人忠厚，勤勉好学，就教给你吧！"于是又传给他这套唯独老师仅有的绝技。

1911年，韩其昌十六岁的时候，听人说深县城里有一位形意拳名师，叫李存义，曾参加义和团，单刀上阵，所向披靡，人称"单刀李"。但韩离他住的村有几十里远。他想：山大石多金玉缺，世上师众名师少；不得真正的名师指点，就是练到顶棺材盖武艺也上不了身，于是决定去。不料，刚刚拜过师，又被父亲知道了，结果被申斥一顿，不许他再去练武。

夜深了，他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几次想拉开大门栓溜出去，又怕惊动父亲。他忽然瞥见屋角放着的一根大杆子，不由眼睛一亮，立即起身下炕轻手轻脚拿过来，来到院子里，轻跑几步，用大杆子一拄地，嗖地便翻出墙外，用前脚掌落地，一点声响也没有。

踏着月光，用鸡形步，赶到师父家里，已经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师兄弟们已经练了好半天了。他只好以实相告，师父感叹地说："实在难得啊！"

练完拳，韩其昌再往回赶路，等回到家时，已经鸡叫头遍了。接着，就抄起扁担去挑水，父亲听到往缸里倒水的声

音，他还以为儿子睡了一宿觉，第一个起床呢！

韩其昌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因此，他练功的事，父亲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有一次他父亲进县城，在一家饭铺吃饭时与别人闲谈，对方偶然问起他的"贵府"，他一说是本县北院头村，对方大喜，便向他问起该村绰号"沱南侠"的拳脚好手。他父亲一听愣了："沱南侠？什么沱南侠？"

"他的原名叫韩其昌，功夫数这个！"对方翘起大拇指说。

一声"韩其昌"三个字，他父亲哈哈大笑起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韩其昌根本不会练拳！"

对方又把韩其昌的功夫如何如何好，名声如何如何大述说了一遍，接着又谈到深县城隍庙新塑了佛像，要举行开光大典，想邀请各地武林高手进行绝术表演，韩其昌不能不参加的。

"原来是这样，"韩其昌的父亲恍然大悟，"那好办，我写上一张条子，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这，这……"那人十分犹疑，还信不准。

"没问题，你尽管放心好了！"韩其昌的父亲满有把握地说，就是没告诉他和韩其昌的关系。

从此韩其昌父亲再也不反对儿子练武了。

1913年，深县大尹村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照例有武术大会演。韩其昌表演的虎头双钩，深受观众的欢迎。

他刚表演完毕，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上了场，表演对打。只见他们围身靠打，跌扑滚翻，挨膀挤靠，忽闪忽战，忽张

忽合，寓桩、行、技击于一炉，腿法尤其厉害。韩其昌不禁暗暗惊羡拳路的新颖；一打听，原来是北溪村的，练的是梅花桩。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北溪村，找到拳师尹墨池，尹墨池一见面就称赞他的虎头双钩练得不错。但是韩其昌更加向往的却是他们练的梅花桩，特别想看看应用手。尹墨池叫来对练中的一个孩子，说："四多，其昌想看看咱们的应用手，你就和他动一动吧！"

韩其昌和四多一比，自己比他高一头。再一比岁数，比他大两岁，可是俩人动起手来，再变招法，结果进，进不去；封，封不住，没下两个回合，又被打倒在地上。

尹墨池让他们试试器械，俩人各执单刀，你来我往，韩其昌用的是老师传的绝技——八卦连环套刀，因此占了上风。

尹墨池夸奖说："你的器械很不错嘛！"

韩其昌上前双膝跪下说："今天我才知道，我的功夫差得很远。您收我做个徒弟吧！"

尹墨池不答应，他就不起来，最后只好说："你有决心就跟着练吧！"

从此，韩其昌每天跑十二里路来学梅花桩，因为他不算正式门徒，所以只能教基本功，不教应用手，就这样他也毫无怨言。

学习中，韩其昌逐渐了解了这梅花桩的来龙去脉。

梅花桩大约起源于明代。早先时是在桩子上练，要栽一百根桩子，拳按天干地支分作五式，五式宛如梅花开放，行步三法又宛如梅花枝干，所以又有干支五式梅花桩之称。后

来，因栽桩花费太大，又很麻烦，练功时便不再栽桩，但仍保持了它的动作和上、中、下三盘练法，在名称上加"落地"二字，叫"落地干支五式梅花桩"。

这梅花桩在河北民间虽有流传，但规矩极严，一般都是只传子侄，不传外姓，人称父子拳，因此外面很少见。

关于它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河北武强县王家庄有个大拳场，设在村头大庙里。有一天来了个自称是过路的老先生，在庙中求宿，因其姓李，人们就称他李老头。后来他就在这里卖油条和火烧度日，晚上也看看练拳。

有一天，大家正在练拳，忽然两个卖布小贩慌慌张张跑进庙来，说他们的布被强盗在村外桥头给抢劫了，苦求他们去夺回来。

拳师听毕就对徒弟说："我们练武就是为了护村。你们带上家伙，赶紧去追！"

李老头正在旁边，见大家都走了，便对拳师说："我也去看看热闹。"说罢，遍找兵器，已被拿光，只好去牲口棚随手取了副牲口套枷，也去了。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徒弟们气喘吁吁刚跑到半道，却见李老头挑着布匹手提一副牲口套枷正往回走呢！大家惊问怎么回事，李老头说："三个贼人都在道边上躺着呢！"众人跑去一看，果然不假，有一个抱头斜仰，有两个横躺地上哼咳直叫。

回到庙里，徒弟们向师父交差，师父问谁先交的手，个个瞠瞠目不知所答。师父好生奇怪，经再三追问，一个徒弟才如实说了情况。师父听罢，拍着脑门说："啊呀，我简直是有眼无珠了！这人肯定有奇功，隐姓埋名于此。"

可是问及李老头时，李老头却说什么功夫也没有，只是说：“我常常看你们练武，只不过暗地里学了几招罢了。”

拳师见他不肯露真相，便心生一计。第二天徒弟练武时间不长，个个佯说有事要提前走，最后剩下李老头。面对空荡荡的场子，他不由手痒，见四下无人，便先走了几趟拳，接着便向关公神像行礼，从周仓神像手中抽出青龙偃月刀，练起春秋刀来。……忽然房上响起一片喝彩声，才知大家并没有走，心知中计，忙将大家请下来。

双方施礼，拳师摆席，再三恳请，李老头才答应在此教拳。原来这人叫李庭吉，山东威县翟家庄人。深得梅花桩精传，曾因打抱不平，打死了地主护院，才逃亡在外。

光阴如梭，转眼又是几年。

一天，李庭吉的徒弟任俊杰在家中练拳，矮墙外走来一位颠脚老人，看了一会儿说：“你练得还可以，只是有些招数是用不上的。”

任俊杰一听，不禁暗暗大惊，随即扔给他一根杆子，立个门户，可是刚一交手，就被打翻在地。这时，任俊杰才知道，老人确非凡人。于是纳头便拜。老人见他心诚，就说：“好吧，我就收你为徒，但只教你一人，你谁也不许告诉。否则，我就不再教你了。”从此，任俊杰除继续向李庭吉学拳外，每天还向颠脚老人练功。

不觉一个多月过去了。这天，李庭吉正指导徒弟练功，发现任俊杰所练的招式与众不同，便再三追问、最后任俊杰才说出了实话。李庭吉听完，顿着脚说：“你怎么不早说，那是我兄弟呀，快快带我见他！”

兄弟见面，抱头痛哭，大家才知道，他叫李庭桂，正是出来找哥哥的。因当时李庭吉用的是化名，李庭桂一时没敢前去相认。

李庭桂告诉哥哥，地主已经死了，官司事官府也不再追究了，请哥哥回家去看看，家里人都在想他。哥哥说：“是啊，我也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家里，可是我正在教他们拳，已经教了套路，眼下应教应用手法了，怎么离得开呢？”

商量结果，弟弟留下代教，哥哥先回去。就这样，李庭桂又做了这里的拳师。在诸徒中，以任俊杰功夫为最好。后来任俊杰又把功夫传给了尹墨池和赵英廉。

韩其昌从尹墨池学梅花桩。仅练架子就练了三年。

一天，尹墨池对徒弟们说：“明天要到武强县王家庄任师爷那里去‘打公拳’，大家回去做好准备。”

什么叫“打公拳”呢，原来这梅花桩练好架子以后，就可以按照基本套路进行对打练习，叫做打成拳；套路熟悉以后，可以随意变化进行对打，叫打赢拳；最后大家都上场，进行群战，谁获得最后胜利谁就算练成了，这叫做打公拳。

第二天任俊杰来到王家庄拳场，徒弟赵英廉蒸了两锅馒头，并杀了一口猪，摆下宴席，请师父上首坐了，观看徒弟们打公拳。

席间，尹墨池把韩其昌叫到跟前说：“这几年你肯下功夫，尊敬师长，不惹是非，我看你是个好苗子，准备请我的师兄赵英廉教你应用手了。”

接着，赵英廉向师父行礼；韩其昌向师爷、师父磕头，

向师兄们行礼，才算正式做了门生。

过去学拳，师父不愿意把东西一下子全教给你，往往每个人教几样，不能学全。每学一手，都要跪地求师，等师父高兴了才教你。韩其昌虚心好学，把膝盖当脚走；每学新招都要日夜习练，直到精熟，因此竟能后来居上。在师兄弟中他的招术掌握最全，练就了一身梅花桩的好功夫。

过去沱南有句民谚："滹沱河年年发大水，碌碡九年不翻身。"1917年滹沱河发大水。沱南各县颗粒无收。韩其昌在家乡实在无法谋生，就去找到师父李存义，想请他介绍到天津去混碗饭吃。

单刀李存义是个豪爽的人，说："好吧，我陪你一同到天津，去找你师叔张兆东去！"

张兆东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占魁。他与李存义同师形意大家刘奇兰。这时候，李存义的高足尚云祥，张兆东的高足韩慕侠早已名噪武林，韩其昌也早想与这些师兄弟见见面。

来到天津，张兆东见他的功夫不错，先是推荐他护院并教家馆。到了1920年，又推荐他到保定在曹琨的武术营做教官。

1929年，全国十四省的两千多名武林高手齐聚杭州比武打擂，当时称为"国考"，韩其昌做为河北省代表应邀参加，被大会聘为评判委员。这次国考由李景林主持，张兆东担任总裁判长。随后他参加了上海国术比赛成绩优秀荣获银盾一具，上刻"赛孟贲"三字（孟贲是战国时齐国的英雄，力大无穷，能生拔牛角）。从此，韩其昌的威名，传遍武林；而梅花桩也开始为世人所识。

1932年，韩其昌到了北京。先在志诚中学、师大女附中、贝满中学等校教武术。这时北京还没有梅花桩。他想：这是民族武术中的一枝奇葩。我有责任使它发扬光大，于是决定成立"北京健族国术研究社"，他亲自担任社长。

韩其昌深知自己的武艺学来的不容易，所以他在授艺时，恨不得把自己的本事都教给徒弟，因此徒弟不但多，而且长进快。有的送匾"弟子遍天下"，有的送匾"诲人不倦"。

在他的徒弟中，有些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也常在暗中保护和支持他们。有一次国民党蒋孝先的宪兵队包围了健族武术社，气势汹汹地搜查韩俊义和李平原二人，当时正值韩、李外出，韩其昌镇定地说："这两个人都是我的学生，我知根知底，我可以确保，没问题！"

当宪兵留下暗探盯梢的时候，他冒着生命危险溜出去，悄悄告诉二人，奔向了解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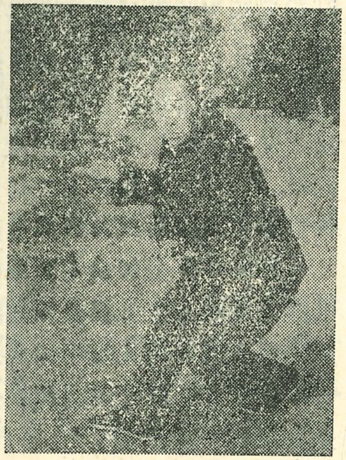
解放后，韩其昌虽然年纪大了，但人老志不衰。抗美援朝时期，他亲自带领徒弟参加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活动。之后，又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武术教师，还在北京公安学校教课。同时，为毛主席的警卫二师讲授拼刺要领。……直到现在，许多体育院校的教师和武术研究者还经常向他请教。

1980年，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在太原举行。他的儿子韩建忠的两个徒弟魏微和安家臣代表北京队参加，都夺得金牌归来。随后两人随中国武术代表团赴日表演几十场，受到日本武术界和观众的热烈欢迎。日本空手道道长称赞说："这是真正的中国武术！"

马礼堂与武术

马礼堂，原名马步周，1905年生于河北省河间县马户生村。河间地处沧州地区，自古以来习武成风，直到清末，各村尚都设拳场，名师高手辈出。著名的绿林英豪窦尔墩所在的窦庄，距马户生村只有二十里。此外，还有许多江湖好汉，如草上飞李宠，小霸王苑华周等，也都是河间人。

在家乡习武风气的影响下，马礼堂自幼喜欢舞枪弄棒。他七岁时父亲去世，为了不受欺负，不到十岁，就开始向单刀李占魁学少林潭腿，向名拳师周凤岐学习华拳。到十三岁时，又随表叔、威名响震海内的拳师张兆东（字占魁）学习形意、八卦。



张九卿摄

马礼堂学艺十分刻苦，晚上练功每天到半夜，所以终于练出了一身好功夫。大约在1923年左右，有一天马礼堂

去舒城赶集，遇见一个拳师领着一伙徒弟在集上闲荡。他们见一女子在卖草帽辫，便走过去调笑。女子见他们不怀好意，便说：“我不卖了。”那拳师动手动脚，嘻皮笑脸地说：“不卖可不行，我要买你的脸蛋儿，你的脸蛋儿值钱！”马礼堂正在一旁。见他青天白日调戏妇女，十分气愤，上去就打了他一个耳光。拳师挨了打，立时火冒三丈，挥拳就朝马礼堂打过来，十几个徒弟也一拥而上，马礼堂见他们人多势众，几步就跃到了一条水沟边上，这样便没有后顾之忧。等拳师追了过来，马礼堂接住他的拳头，打了没有两个回合，突然用腿一扫，“扑通”一声，将拳师扫到水沟里去了。那十几个徒弟纷纷拥上，马礼堂施展出全身解数，上边拳如流星闪电，下边腿似铁帚扫地，一场恶战，十来个人又被他踢到了沟里。由于平时这伙人仗着有些功夫，又有势力，常在集市上胡作非为，所以围观者见他们挨打，无不拍手称快，纷纷称赞马礼堂是“铁腿”。

从此“马铁腿”的名声不胫而走，许多人找上门来拜师学武，于是马礼堂开始收徒教习武艺。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

1931年，经张兆东介绍，他拜著名拳师郭云深的得意弟子、河北省武术馆长刘卫祥为师，学习形意拳。经过刘卫祥的指点，他的拳路更紧凑，刚劲、富于实战性了。此外，他还向太极名家刘彩臣学习太极拳，向南北大侠杜心五学习推手。

翌年，他考入华北大学教育系。不久，他组织了“华北武术研究会”，会址设在北京西隍城根礼王府东院，聘请孙禄堂、尚云祥、刘彩臣、恒寿山、许禹生、张策、郭树棠等名家担任导师，研究和倡导武术。此期间，马礼堂尚喜作诗

文，在学校组织过“棣玉诗社”，出版过《棣玉诗集》。目睹“九一八”之后东北沦陷，他感慨赋诗：“泪洒山河半壁残，雄心未死发冲冠。公家黍熟私家食，商女袍温织女寒。傀儡登场凭线索，娇花弄媚依栏杆。误民误国曾知否，多少英雄血变酸。”后来，他因组织“出关杀敌救国团”和散发抗日传单，受到国民党当局搜捕，被迫逃往济南。

马礼堂到济南投奔山东国术馆教务长、我党地下党员田振锋。当时田正主办武术刊物《求是月刊》。他一方面在省立高中教书，在青年会教剑术，在国术馆教形意拳和国术教育课；另一方面帮助田振锋办《求是月刊》。他以志然为笔名，大力提倡国术革命。提出打倒是己非人的师承门派观念，揭穿武术神秘化，反对武术舞台化。为了使武术能够强民强族，在抗日救亡中发挥作用，他主张，武术一要强健身体，二要技击胜敌。他深入钻研拳术理论，在《求是月刊》上发表了许多国术论文。

马礼堂的主张，得到了广大进步武术家的赞同。为了推动国术革命向纵深发展，1935年马礼堂又发起组织了“健康实验学社”和“技击实验学社”。海内知名武术家，如上海的徐政一、郝颖元，武汉的徐震，南京的姜容樵，山西的贾蕴高，北京的孙伯英、果鸿儒，东北的李天骥等，纷纷响应，不远千里，奔赴济南，共商国术革命大计。参加学社者达数百人众，可谓盛极一时。

为了研究技击，马礼堂组织武术家和技击实验学社的成员，一天三遍，练习推手和散打。他以身作则，不管和谁对垒，总是首先叫对方进攻，因他兼通华拳、形意、八卦、太

极，武艺精熟，功力超群，所以攻防能力强，也不怕挨打，故大家都称誉他是“坦克车”。

可是，他们的研究，也遭到了一些保守拳师和唯美论武术家的反对，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引起了一场“国术大论战”。马礼堂采取因势利导的办法，通过争鸣，提高大家对国术革命的认识。并出版了《国术论战》、《国术革命札记》。通过论战和交手比试，许多老拳师由反对转为佩服，由佩服进而交往，逐渐和马礼堂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马礼堂倡导的这场国术革命，震动了全国武坛，他在武术界的威望越来越高。革命老人徐特立曾填词赞扬他这一段武术生涯，上阕写道：“昔年文武，曾小齐鲁。踏遍关山难伏虎，哀怨于今莫吐。”但是他的爱国立场和进步主张却触怒了山东军阀韩复榘。韩派人到处抓他，他只好离开济南，逃亡到南方。

“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到南京找到了我党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党把他派到豫北，担任战地服务团第一中队长。1938年，他又转战太行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戎马倥偬中，他仍不忘健身习武，曾两次到陈家沟，与当时名家陈宝聚、陈敬中等研究陈氏太极拳，还深入程廷华和李存义的故里研究形意拳。

1940年，他转战到苏皖边区，不幸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被捕入狱。凡入狱者九死一生，他写诗明志：“民生国计终谁属，不到成功誓不回。”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当局根据毛泽东同志在旧政协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才将他释放。

出狱后，马礼堂来到郑州。正值国民党中统头子陈泮岭任河南省国术馆馆长，网罗所谓“五虎”徐文炳、郭详明等作爪牙，霸占武坛，盛气凌人。见此状，马礼堂针锋相对，组织爱好武术的同志刘舜臣、张海峰、陆文源等成立“中州国术研究社。”立即得到名家赵振尧、温敬铭、陈昭丕等的大力支持。继续倡导国术革命，进行健康实验、技击实验，每星期日推手、散打，揭穿了徐文炳、郭详明鼓吹他们艺高技绝的骗人把戏。

解放前夕，马礼堂到南京参加我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威震一时的八卦掌名家、一贯道道长孙锡堃，住在邓府巷的一座小洋楼里，依仗权势，骄横跋扈。这天，河南大学教授汤化府、郝为祯之徒雷仲山，路经南京，便相约去会会。马礼堂早闻孙十分高傲，欣然答应，于是三人一齐来到孙府。孙锡堃目中无人，三人请他走几个式子看看，他不肯走，坐在沙发里一味吹牛。汤化府提出跟他推一推手。孙身材高大，体重足有二百多斤，而汤又矮又小，当然不是对手。接着雷仲山站起来跟他推，也没能取胜。孙不由狂妄地哈哈大笑。马礼堂看在眼里，十分气愤，压着火气说：“咱俩推推吧！”孙锡堃也不屑地嘿嘿一笑。两人搭上手，马礼堂感到对方双臂很沉。他心想：看来孙还确有点功夫，万不可小觑。这时，孙突然一个转身掌，到了马礼堂身后，接着又一招掖掌。直朝马胸侧击来。这一掌十分狠毒，如被击中，功夫稍差就会伤及内脏。说时迟，那时快，马礼堂左手顺势一领，右手一招虎托掌，正打在孙的小腹上，只见孙踉跄几步，砸在一个圆桌上，人桌俱倒，立时脸色煞白。

汤化府讥讽道：“你不认识吗？这位就是有名的‘坦克

车’！”说完，三人扬长而去。

马礼堂认为，气功和武术是一家，武术家之上乘者，都以练气为真。不论内家、外家，气不得真传，则难以登峰曾造极。正如武谚所云：“内功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他写诗阐述自己对这一真谛的看法：“气功武术本一家，可惜后学习练差。内外合一含奥义，艺高体健气伸发。”

所以马礼堂从少年时代起，习武之外，还兼练气功和学医术。1930年，他到清末老状元刘春霖家去，遇见清末进士、时已年过百岁精通气功的普照老人，向他学习了儒家气功“六字诀”、“洗髓经”以及坐、卧、立、行诸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潜心研习，又结合我国传统武术健身方法，和中医理论，终于创编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养气健身功法。同时又根据太极拳理对生理病理的作用，结合气功精华，又创编了二十三式太极气功。实践证明，马礼堂的这两套健身法，确是祛病延年的健身良方。

解放初期，他担任全国工商联中医顾问、万寿山中央干部疗养院特邀医师。他以高明的医术，结合养气功，为徐特立，南汉宸、黄炎培、陈叔通、许涤新、李烛尘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治愈了缠身多年的痼疾。陈叔通生前曾填词赞誉他：“燕市有奇人，儒侠在一身，岐黄钻习更无伦……”

后来，由于马礼堂给彭德怀看病而遭受牵连。在“十年动乱”中，他被轰回老家河间，直到1979年落实政策才返回北京，这时他已是年近八十的人了。

坎坷的遭遇并没有使马礼堂消沉，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发展气功事业上。他每天三点起床写书，五点到公园教

功，白天奔波于文化部、外交部，以及大专院校和机关工厂等单位辅导。晚上七点以后，还要帮助所住大楼的邻居们练功，不到十二点不能就寝。他常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而且还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不要任何报酬。他说：“子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我愿在自己的晚年，将自己所学，尽量贡献出来，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1982年10月，马礼堂同倪异畔、白云等养气功爱好者组织了“中山健身会”，在中山公园、北海、紫竹院等公园建立辅导站，将收入捐赠给中国儿童少年福利基金会。康克清同志曾为马礼堂题诗道：“你给小苗浇上泉水，为了鲜花早日盛开，待到满园飘起芳香，花儿会记住你的关怀。”马礼堂自己也写诗言志：“日夜奔忙为病人，敢将衰老告艰辛，忘餐废寝妻儿谪，驱逐瘟神乐满心！”

教练养气功的同时，马礼堂对武术事业仍如五十年前一样热心。电影《武林志》开拍后，剧组聘请他担任技术顾问，他欣然同意。他不顾北京盛夏的炎热酷暑，亲临拍摄现场，忙起来中午都顾不上休息。马礼堂在指导何大海的扮演者李德玉时，指出他打的五行拳崩拳劲不整，原因是发劲时气没往下沉。他边说边亲自做示范，一连打十几下崩拳，虽是八十高龄，打起来仍是动作刚劲有力，迈步铿锵有声。练完，还让他们往自己身上试试功力。李德玉经过他的热心指点，进步很快，他演用崩拳将俄国大力士助手毕契卡打下擂台的那场戏时，崩拳打得干净利索，迅猛精彩。

马礼堂是北京形意拳研究会的第一顾问，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武协的名誉会长。

戳脚翻子名师刘学勃

张宝瑞

《水浒传》第二十九回《武松醉打蒋门神》中曾描写道：“武松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忽然转身便走。蒋门神大怒，抢将来，被武松一飞脚踢起，踢中蒋门神小腹上，双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将过来，那只右脚早踢起，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个正中，往后便倒。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玉环步”、“鸳鸯脚”是戳脚拳中的一个招式名称。“戳脚”一词，是九番御步鸳鸯勾挂连环悬空戳脚的简称。其乃《温家》流派的一大支派。此拳种发源于宋代，盛于清末。这门拳以腿法多而著称，所以有人又称之为“鸳鸯脚”或“九翻

张九卿摄

鸳鸯脚”。拳谚云：“南拳，北腿；山东查，直隶戳。”查即查拳，是清末穆斯林查密尔所创，戳即戳脚。河北省蠡县被称为“戳脚翻子之乡”。如今六十多岁的北京戳脚翻子研究会会长刘学勃就是河北省蠡县南玉田村人，在家乡尚武之风的影响下，他十二岁就开始跟著名戳脚翻子拳师、绰号“钻天鼠”的王老仓的高门弟子张永和学艺。张永和同花鞭吴斌楼是师兄弟，他武艺名闻冀中，曾在北京卖过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分区武术连教练。在村里习武者中，刘学勃最肯吃苦，真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炎炎之夏，他练得大汗淋漓，滚成泥猴样，索性跳到河里，洗一个凉水澡。冬天穿不起衬衫，他穿棉衣裤练艺，常常练到棉衣裤湿透。有一次，他觉得在水里练“后空翻”比较熟练了，就想在地上练练，不料头未翻过来，便扎在地里。幸好地刚刚犁过，泥土松软，才没有受伤。还有一次，他练“空手破群枪”，一个人徒手对四只枪，突然一只枪由于套路乱了，碰在另一支枪上，磕回来碰巧又扎在他的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刘学勃裹好伤，咬紧牙关又接着练。

刘学勃说：“翻子拳的特点是动作紧凑、迅捷，多变，发力充实，干净利索，刚柔相济。因其翻手动作多，故名翻子，这是上肢。而戳脚多是用腿，如摆莲腿、蹬子腿、后蹬腿、后踢腿、寸腿、点腿等。人常说：‘手是两扇门，全凭脚赢人，’二者合起来，就叫戳脚翻子。在村里时，我还学习了地趟拳，练这种拳法，高难动作比较多，还真有一番风险哩！”

那时，刘学勃为了练习地趟拳中的腾空飞剪、仙人床

(身体腾空，体平如床落地)、摔碑(体直如碑，向后摔倒)、栽碑(体直如碑，向前栽倒)、就地拔碑(体直如碑，就地拔起)等高难动作，他的身上常常被摔得伤痕累累。日积月累，他终于掌握了地趟拳、醉八仙、戳脚翻子、大小翻子等几十种拳套路。逢年过节或庙会，尤其是1945年庆祝抗日胜利，他为乡亲们表演醉八仙和地趟拳，在乡里很有点名气。

1950年，刘学勃来到北京工作，闲暇时坚持练功。1960年，他去东长安街体育场观看体育表演，在裁判中找到了师叔吴斌楼。吴斌楼和刘学勃是同乡，是著名戳脚翻子武术家。刘学勃紧紧握着吴斌楼的手，高兴得跳起来，真是它乡遇故知，他从此又向吴斌楼学艺。当时刘学勃在北京市建材局干部处工作，工作繁忙，但他每周总抽出一些时间到吴斌楼家里请教，直到戳脚翻子大师吴斌楼于1977年逝世。至今在刘学勃家里，还有吴斌楼写的亲笔信和文章。言语之间，热情洋溢，可见师徒二人之间的感情。在这十几年中，刘学勃还学会了燕青翻子、地功翻子、寸翻子等三十余趟套路，以及阴阳锁手棍、五虎群羊棍、金背连环刀、大昆仑刀、六合刀、五虎断门枪、十三剑、七星剑、双剑、走线锤、鞭、梭、双头蛇、拦面叟等武术器械。1981年，日本高龄健友会访华团与北京武术家在东长安街体育场一起表演，刘学勃出场表演戳脚翻子，动作利落，风度潇洒，受到日本朋友的高度赞扬，并赠旗留念。近年来，他多次同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武术代表团座谈，进行过多次表演，均受到好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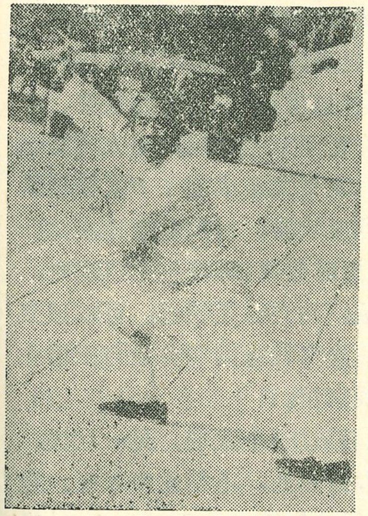
他曾任北京水泥砖瓦厂厂长，但每天上下班或出门，书包里总要带着流星锤、十一节鞭等器械以及运动衫、裤、鞋，不论工作多么忙，即使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他也要在附近公园里练艺。北京的陶然亭、日坛、月坛、天坛、地坛、积水潭、东单等大小公园都有他的艺踪。1982年四月，他去南京出差，也在玄武湖畔练拳，当地群众纷纷向他请教。如今他虽已退居二线，但仍关心着工厂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

刘学勃现任北京市朝阳区武术协会副主席、北京武协委员。1983年在北京市武术比赛老年组传统拳赛中获亚军，1984年在同类比赛中获冠军，还被评为1984年北京市优秀武术裁判员，1983年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武术辅导员。我们衷心祝愿这株武坛青松更加蓊郁苍翠！

吴式太极名家王培生

高志其

1981年在沈阳体育馆内，中国武术界人士与日本少林拳访华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技术交流会。会上，王培生以其精湛的太极拳艺博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日本少林拳手们钦佩之余，邀请王老师前往日本讲学。



张九卿 摄

王培生是河北省武清县人（现属天津市），生于1919年。在军阀割据，战火不息的时代，王培生三岁就随父母来到北京，定居东四演乐胡同。

王培生自幼喜爱运动，尤其嗜好武术，且爱看武戏。对戏中武打动作模仿得维妙维肖，并常因此摔得鼻青脸肿。在王培生的邻人中，有一位沧州吴桥马戏团的把式。此人身怀绝

技，善翻跟头。他见王培生喜好此道，就指点其翻跟头之要领，初时只在他腰上一挑，后又嘱他直腰抬眼。由此王培生领悟到凡事皆有要领，而要领即事之诀窍，循此以往，无有不利。这个简单的概念，竟为其以后鉴别和选择拳种，领悟拳理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以后王培生又随父母搬到东四甘雨胡同，又学练摔跤。一日，王培生正在门口耍红缨枪，一枪向外捌去，恰好这时门口走进一位老者，见枪尖径奔面门，略一挥手，使其脱手而飞……。

这位老人即八卦掌名师马贵，字世清，人称"螃蟹马"。马老当时已七十多岁，兀自精神矍烁，步履矫健，这天正好外出探亲而遇此事。后经马贵亲戚引荐，王培生遂拜马贵为师，从学八卦掌。十三岁时，王培生又向张玉连老师习教门弹腿，年底又拜杨禹廷为师学太极拳。他三门一起学，天未亮即起，练过硬功夫。在中华路（现天安门广场）先练十路查拳、十路弹腿，后练八卦掌、太极拳，直至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开门又转入里面再练。那时北平太庙成立了"太极拳研究会"，并设有刀枪剑戟等十八般兵器。杨禹廷老师在此任教。王培生随杨老师边学边教，历时数载。王培生十八岁时，杨老师看他勤学苦练，日夜不辍，功夫已是精进，可以独立施教，遂将北平第三民众教育馆武术教练的职务让与王培生担任。不久，王培生又开始教授家馆。

一天，王培生去天津探亲，路过一个武场，见一壮汉，臂刺青龙，演练形意。王培生看到妙处，不禁脱声喊好。岂料那壮汉已大步追出，一定要与王培生比试一下。王无奈只得

答允。说时迟那时快，壮汉一个"虎扑"扑来，王随用一个太极"下势"，使其重心前倾，随后又用"上步七星"将其打倒。当时，王培生才年满十七岁。年龄虽小，太极拳却已运用到纯熟自如的地步。

王培生虽然技艺大成，但仍好学不倦，为钻研多家之所长，悟拳术之至理，十九岁时又带艺拜师，从形意拳师赵润庭习拳。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街头到处见持枪佩刀的日本兵。1939年的一天，王培生前往"太庙后河拳社"拜访王芗斋先生。恰遇五、六个日本兵，尾随其后，来至拳社。王芗斋不在，其徒洪连顺正在演练虎头双钩，见王身后日军簇拥，以为是王带他们前来寻衅，不禁面色铁青，虎目圆睁。日本兵受此敌视，心怀忿怨，又以为王是这里的头头，迁怒于他，当王培生告辞时就与其并步而出，寻机报复。走出不远，突然一个日本兵抽出刺刀朝王腹部扎来，王不慌不忙，看准时机，用太极的"抱虎归山"，一手抓住对方握刀的手，另一手向其腰部捋去。这个日本兵当即仰面跌出。紧接着又扑上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径直向王的前胸扎来，王即用"进步栽锤"使其前栽倒地。第三个日本兵持刀从背后袭来，刀尖直奔王的后心。王异常敏捷，一个转身，旋用八卦掌中的"周仓扛刀"，将其仰面摔出。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连续打倒三个日本兵，动作干净利索，旁观者莫不高声喝彩。剩下的几个日本兵见王功夫了得，不敢再动，悻悻而去。王培生此举在日人占领区内，陡然增长了中国人的威风，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王培生时年二

十，武艺胆量俱各惊人！与“太庙后河拳社”的误会，事后亦得到澄清。

1646年，韩慕侠先生由津来京。王培生又从学于彼处，蒙先生指点形意、八卦，武艺更臻妙处，此外，王又从梁俊波先生学通臂，从吴秀逢先生学八极，广采博纳，孜孜以求，从此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器皆演纯熟，而其中尤以刀枪剑棍最为精通。

王老师常说：“多知多懂，一通百通，技艺虽不同，而其理则一。”王老师苦心孤诣，穷尽毕生精力，正是要从诸兵百艺中悟出一条武学的至理。

1947年，王老师应邀与几位武术家：“神枪”李书文之弟子张立堂，“鼻子李”李瑞东之弟子高瑞周，韩慕侠之女婿马逸林等在北京西城积水潭汇通祠成立了“汇通武术社”，为研究武学，发扬武术作出了贡献。

建国以后，王培生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矿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央卫生进修学院等处，为师生员工教授太极拳。1953年，他参加了华北地区民族体育大会，担任评判工作。1954年又参加了在北京崇文门外板厂火神庙成立的“群众武术社”（该社现已改名为“振兴吴式太极拳社”）。

现在，王培生除在西单体育场教拳外，还在院校、医院、疗养院教拳。几十年来，正式拜王为师的达一百多人，从学者数以万计。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党政干部、老红军战士以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此外，他还应各省市体委的邀请，前往讲学，并经常会见世

界各国来华访问的武术代表团。

王培生晚年，武功已臻上乘，拳理亦至彻悟。他把太极、八卦、五行用科学的思维熔于一炉，用科学的方法付诸实践，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揭示了它们的内在联系，生化之道和运行规律，由小见大，一通百融。无愧杨禹廷老师的接班人。

王培生虽然居室简陋，但却门庭若市，或谈论武学，切磋技艺；或拜于门下，精诚学艺；甚至有朋客远自千里而来，为求一晤，得其片言只语，奉若珍宝。真可谓身居斗室而心驰禹甸！

太极拳学之理不仅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大成，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它包括了医学、力学、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其内容之丰富，道理之深奥，非潜心钻研、实际操作难以谙其妙旨。王培生教人从不误人子弟，总是精诚相授，不厌其烦，不计其功；且又语言生动，道理明白，从上述的各个方面详尽讲解每一拳式的内在涵义和技击作用。

目前，王培生在教学之余，还正积极从事《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刀》、《太极粘杆》及《吴式太极拳新编体用功法》等书的著述。其中《吴式太极拳三十七势》，即具阳春白雪之高深，又具情理至人之通俗。它把极其深奥的太极拳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既可将初学者引入其门，使之兴味盎然；又向他们指出一条深造的道路，于深入浅出的叙述中蕴含着无穷的深奥之理，可使具有一定功底之人，达到更高一级的阶段。此书国内发行同时，也以英文

版本向国外发行。

王培生武学如此渊博，不能不令人敬佩。

赋曰：

行生于理，理随于行，其理愈明，其行愈高。名师好求，明师难致。难能可贵，理行皆明。化玄妙为实作，以平凡出神奇！至理至善，维敬维恭。

巾帼英雄王侠林

刘 湖

张九卿 摄

提起全国武协委员，北京市武协副主席王侠林，武林中人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笔者对这位被称为“女侠”的武林老前辈仰慕已久，于是专程拜访了她。

王老独身一人住在北京东单米市大街临街的一间普通的民房里。室内陈设十分简朴，唯有墙壁上悬挂的一面面金字锦旗格外鲜艳夺目，似乎在告诉来访者，这里的女主人有非同一般的身份和经历。

王老是有“北方大侠”之称的王荣标的女儿，六岁开始随父习武，初学少林拳、弹腿等，后来又四出拜师求艺。先后拜刘月亭、田祥、贺福源、修剑池和“快手刘”刘志等通背拳名家为师，深得通背拳秘诀。二十五岁那年被当时的辅仁中学、冀教中学和东方中学聘为国术教师。抗战期间她又到济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任国术教师。有一次，王侠林从济南乘火车北上，路过德州车站时，有一伙侵略者和汉奸走狗，恃强凌弱，不但不按秩序上车，还任

意欺侮老百姓，王侠林愤怒至极，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于是被人们誉为“女侠”。

说完这一段经历，王老笑着对笔者说：“通背加劈挂，神鬼也不怕。通背主要是直（抢）劲，中拳即讲究‘出如杆’，而劈挂则主要是鞭劲，实用而强悍。在教训那帮坏蛋时，我是深有体会的。”接着，王老又以十分严肃的口吻说：“对自己人可要下手小心，即使是互相交流、练习，也要注意别伤着人。平时练习觉得没有多大劲儿，可是出手不慎，就易伤人。在这方面我是有着沉痛的教训的。”说着，王老随手拿起一口换过底的旧铝锅让我看，并讲述了一段往事：

那是在解放初期，一天，一位三十来岁的壮汉，慕名从武汉来与王侠林比武较技。此人身材高大，宽大的脸庞上泛着红光。那时，王侠林在隆福寺东廊下３号（今东四人民市场北）租了一间只有九平方米的小东厢房，独自住着。室内放了一张铁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就没有多少空地儿了。但为了不惊动邻人，王侠林决定还是在这间小房内与来访者切磋交流。王老靠房门站着，来访者站在靠近铁床的地方。两人才一搭手，王侠林即用左手搪开袭来的右拳，上前用右手来了一招“挑踢掌”，便把那人腾空撩起，按在铁床上。只听“咔嚓”一声，铁床的铁箄子塌下去了，那人两条腿卡在了铁床框上，半天没有爬起来。放在床底下的这口铝锅就是这样被砸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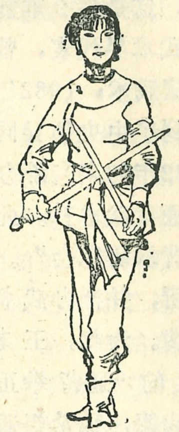
笔者是个武术爱好者，平时也练过几下拳脚，趁王老谈兴正浓，就站起身来练了一趟通背单操手，请王老指点。王

老说：“学时有定势，用时无定法。要作到头顶项领，形神兼备，这是练拳的基本要领。”说完站起身来亲自为我作了示范动作。只见她声力并发，双目圆睁，挥拳生风，劈掌作响，似猿之形，如虎之威，似乎仍然还是当年惩恶之勇武神态。王老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当笔者冒昧地问起她为什么不结婚时，王老感慨万分地说：“我以前是不许任何人在我面前提起结婚的事的。我热爱武术，继承、发展中国武术，把老前辈的精华传下来，是我唯一的心愿……”望着这位可敬可佩的老人，我不禁思绪万千，深受感动。是呵，为了武术事业她倾注了全部心血，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呀！

解放初期王老作为武术界代表，曾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表演武术；1982年12月，王老参加全国武术工作会议期间又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为了实现多年的宿愿，王老于1982年初亲自筹办了北京近年来第一个民间武术团体——北京通背武术社。此后，她又于1984年6月亲自筹办了“北京市通背拳研究会”。她主动腾出自己的住房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并把办武术社所收的一千多元学费全部用作研究会的经费。为此，王老可真耗费了不心少血。她指着墙壁上悬挂的“通背拳正气永存”的横幅对我说：“人有人格，武有武德，我希望通背拳研究会全体同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同搞好通背拳的研究工作，为武术运动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我只好依依告别王老。临别，我又被贴在墙壁上的一纸墨迹吸引住了。这是山西形意拳名家董子英的高足李国有书写的一首题为《敬

赠侠林师姐》的诗。诗云："王师教徒益求精，通背拳术造诣深。七十年间不辞苦，武苑典范育新人。"我想，这诗确是王老武术生涯的生动写照，她向人们展示出王老为发展武术事业的一颗赤诚之心。



女中豪杰孙剑云

张永安

北京孙氏太极拳研究会成立的大会上，只见一位老者手持龙泉古剑，步履矫健，神采飞扬地走上台。她，年逾七旬，红光满面，满头乌发，气质、风度不减当年。她双手持剑向着台下彬彬有礼地拱手一躬，精神抖擞地练起了武术宗师孙禄堂亲传的八卦剑。只见她身捷步灵，疾走如飞，旋转如疾风飞雪，行步似龙蟠凤舞；一支寒光闪烁的龙泉古剑在她手中快似飞雷奔电。她一气练完八大剑，又练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卦变剑，这出神入化的变剑更使人眼花缭乱，莫测端倪。台下观众凝神屏息，欣赏着这难得一睹的精湛剑技……

张九卿 摄

她突然停步，收剑，恰似一曲美妙的音乐正在高潮之中嘎然而止。她，脸不红，气不喘，仍是双手持剑向着台下彬彬有礼地拱手一躬，这时台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她是谁？她就是受到国内外武术界人士深深爱戴的武术名家孙剑云。

孙剑云现已年过古稀，仍为祖国的武术事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她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的武术同其它的宝贵文化遗产一样，受到党中央极大重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爱，我做为一个普通的拳师，心里真比吃了蜜还甜。武术是人民的，我们现在搞挖掘、整理、普及、提高的工作，都是为了把这一民族瑰宝献给人民。"

1982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国武术工作会议，孙剑云做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做了讲话。会议期间她受到了赵紫阳、万里、谭震林、廖承志、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且一起合影留念。会议结束后，孙剑云更是废寝忘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编写了《孙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简化套路》、《形意剑》等武术专著（均已出版）；参加拍摄了大型彩色纪录片《中华武术》，拍摄电影资料片和录相。她自知年事已高，时间对于她就更加宝贵，她幽默地说："我不能把我会的东西带到八宝山去，现在要争取时间，抓紧每寸光阴，用拳经上的话说就是要'追星赶月不落空'啊。"她计划要把八卦剑、太极剑、形意拳八式再编写成书，还动手撰写回忆孙禄堂先生的书。

孙剑云是一代武术宗师孙禄堂的女儿，她幼承庭训，聪颖好学，不到九岁就随父亲练拳习武，在父亲的精心培养、

严格训练下尽得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及器械的真传，早在三十年代她就以深得孙禄堂的神髓之传而驰名国内外，享有极高的盛誉。1931年春，她又随父亲赴南京拜武当派前辈名家李景林为师，得其真传。孙剑云几十年如一日，刻苦研练，不辍一日之功，练就一身超人绝技，是我国太极拳五大流派之一孙氏太极拳的第一代继承人。

"十年浩劫"中，孙剑云孑然一身居住在一间七平方米的斗室里，她准备随时被做为武术界的"反动权威"去挨批斗。在令人窒息的逆境中她默默地忍受着，可在她心中却保留着美好的回忆……那是在第一届全运会上，当时她是全国唯一的一位武术女裁判长，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亲切地接见了她。当贺龙同志听说她是孙禄堂老先生的女儿时高兴极了。他握着孙剑云的手说："你应该努力把你父亲精湛的武术继承下来，传下去，要把武术献给中国人民……"一想到这些，孙剑云就信心倍增。在回忆那段生活时，孙剑云说："我那时并不怕吃点苦，最可惜的是先父留下的很有研究价值的资料、照片遗失很多，我要尽最大努力把先父的成果收集整理，献给中国的武术事业，也了却我的一份心愿。"

刘晚苍丰泽园显推手

石溪水　王磐林

太极推手融会太极拳的精华，推起来连绵不断，刚柔相济，变化无穷，练到出神入化的高级境界，可练出一羽不能加，四两拨千斤的绝巧技艺。它具有很高的实战价值，历来为武林高手所珍视。北京吴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刘晚苍老先生，就曾用太极推手为中国人民增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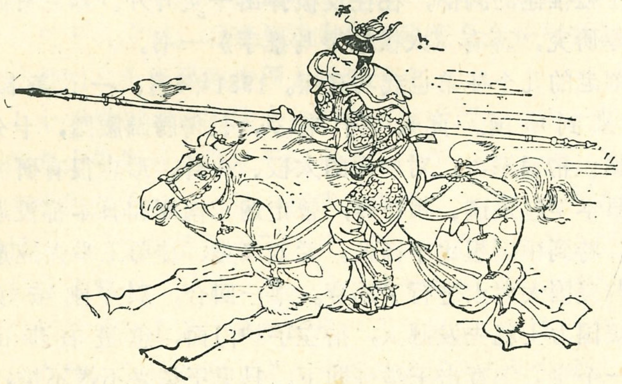
七十年代初，日本武术代表团访问中国，观看一些民间拳师演练太极拳后，请他们到丰泽园吃饭。宴会中，日本一武术高手傲然说道："日本的武术来源于中国，但现在精华全在日本，日本的擒拿天下无敌。"言外之意就是中国武术现在都是花架子，不堪一击。为了维护中华武术的尊严，刘老不顾年龄早过花甲，挺身而出，从容答道："就我所知，有拿就有解。"日本武士说："可以试试吗？"刘老坦然答道："可以。"双方离席刚刚站好，日本武士双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锁刘老咽喉。刘老从容用双手一掤，对方双脚早已离地，刘晚苍老先生点到即止，双手突然在空中停住

了。日本武术代表团团长见了还不服气，说："你这招式可以化解。"刘老点头说道："是可以化，但你不一定化的了。"日团长双手疾如闪电锁向刘老咽喉。这次刘老用一只手将对方连根掤起，另一只手在对方胸口轻轻一放，就含笑收式。要是按刘老当时的功力，一掌起码能将对手发出一两丈外。但刘老有很高的武德，从不轻意出手伤人。日本客人被刘老的精妙技艺和高尚武德深深折服，叹道："还是中国推手厉害。"回国后在报刊上敬称刘晚苍老先生为"中国刘"。刘老含而不发，不但使外国武术高手了解到中国武术的精妙，又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刘晚苍老先生现年已八十多岁，仍英雄不减当年。和他推过手的人讲，当被刘老发出时，身上象触了电似的。健壮的小伙子猛推他的胸部，往往反被弹出一丈开外。刘老对武学有深厚研究，著有《太极拳架与推手》一书。

刘老的几个徒弟也武功高深。1981年8月，一位美国大力士来到中国。此人三十来岁，长得膀阔腰圆，十分魁伟。据说精通拳击，对中国的太极、八卦、形意很有研究，还在日本学过柔道、相扑等，曾走遍东南亚和日本都没遇到对手，特到中国想比个高低。老刘未见，徒弟王举兴应邀在体院与美国大力士进行了比赛。第一回合，双方刚站好位置，美国力士就先发制人，抬左手护门面，急进右步出右拳，一个定心拳直击王举兴肋下，只见王举兴不慌不忙，在对方拳头似挨非挨的一刹那，转身让过拳头，伸左手接住对方的右手，右手按住对方的胸部，一个搂膝拗步，就将其发了出去。美国力士不由得连声说好。第二回合，美国力士来

势更猛，一个“海底针”直取王举兴的小腹，王举兴收腹坐腰，那知此招是假，就在王收腹的瞬间，美国力士双手一并，以“如封似闭”突然向王举兴胸前打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王轻舒猿臂接住来者双肘往上一提，又略向后轻轻一带，美国力士脚跟不稳，紧接着王回敬了个“如封似闭”，美国力士身不由己向后连连倒退。以后又比了两手，分别让王举兴用太极拳招数破了。其中一招美国力士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被发了出去。赛后美国力士还奇怪的问：“那一下你是怎么把我发出去的？我的腰就象要折了一样。”通过比赛美国力士对中国武术有了一定了解，心中十分佩服。



张九卿 摄

武坛耕耘五十秋

——记武术家李天骥

赵新华

一幢普通的老式灰色楼房，一个普通的里外套间，住着一位普通的年过古稀的老人。

他，中等身材，花白头发，削瘦面容，秀琅眼镜后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他就是从事武术工作五十年的老武术家——李天骥。

初 出 茅 庐

1927年的一天清晨。

13岁的李天骥，在晨雾未散的天津大经路上连跑带颠。右手挎着的篮子里，刚出笼的蜂糕散发着诱人的甜香，这是给师爷孙禄堂买的早点。

这时天津卫不仅是水陆码头，而且成了华北政治、经济的中心。辛亥革命后。国会议员叶云表在这里成立了“中华

武士会”，团结武林人士，交流武术技艺，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民间武术组织。当时会址就设在大经路上的河北公园。李天骥是跟父亲李玉琳来这里练拳习武的。

离家虽半月，小天骥忽然象长大了许多。从家乡白洋淀的圈头村来到这儿，真是“一步登天”。誉满武林的孙禄堂、张兆东，还有李耀亭、王俊臣、阎子阳……，真是群英荟萃，各有所长。他们演练的各门各派的拳术、器械，让小天骥眼界大开。

小天骥明白了：中国武术的内容，就象家乡的白洋淀那么广阔，那么深邃。自己虽然七岁就跟爹习武，但学到的那点东西，只不过是淀内的一滴水。每当夜阑人静，他就把前辈们白天演练的套路试着走上几趟。小天骥天资聪颖，又肯用心，模仿的虽不能说神形兼备，可也八九不离十。

一天，孙禄堂会客回来已半夜，看见天骥还在月下习武，就在暗中窥看。招招势势虽还稚嫩，但也有些功底，不由心里一阵欢喜。早晨，他吃过早点，对提起篮子要走的李天骥说：“天骥，打套拳我看看。”小天骥二话没说，立好势子，一抱拳就练起来。孙禄堂一边给他纠正动作，一边讲解拳理。小天骥眨巴着大眼睛，把他的话深深刻进脑海里。

这几天，小天骥心里甭提多美，他就象一只小蜜蜂，在百花园中辛勤采蜜，酿造着自己甜美的梦。他多么想把天下各门各派的武术精华汇于一身呵！

小天骥起早贪黑，“拳不离手”。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的技艺与日俱增。

水 深 火 热

济南商埠小纬五路有一处不起眼的门脸，里面有一个操场和一座石条砌底的灰砖房，大门旁边的牌子上是醒目的六个大字：“山东省国术馆”。1930年，李天骥来这里当练习员，从而又接触了其它门派的拳艺。

此时，齐鲁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阎锡山的军队打到了济南东，韩复榘兵败，济南大街上充斥着无家可归的难民。对山东垂涎三尺的日寇企图从德寇嘴边分一杯羹，不断制造事端。内忧外患，使李天骥陷入沉思。

他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欺侮我们，是因为当时国内政治黑暗，人民饥寒交迫，无力反抗。治本之法是提倡尚武精神，强身、强民、强种、强国。这种体育救国的思想虽很幼稚，但给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注入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两年后，李天骥当上陵县国术馆副馆长。他把这个地位低、薪水少的苦差事，当成施展抱负、实现理想的机会。他要求县政府工作人员都要练太极拳，每周一、三、五的早操，李天骥总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站在高台上带领大家操练。有人找上门请求指导，他总是有求必应。一次，他应邀到几十里外的一个分社教拳，路滑难走，骑车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回到县城已半夜，他也成了个泥人。

陵县农村贫穷落后，人民食不充腹，衣不蔽体，生了病无异于活活等死。残酷的现实深深刺痛了李天骥，他想以武术强国强民。

拳理上说："人身常动摇，则谷气消；血脉通，病不得出。"根据这个道理和自己的切身体验，李天骥把一些患慢性病和体弱者召到国术馆，教他们学太极拳，身体太差的学站桩。几个月工夫，奇迹出现了，体弱者变强健了；一些病人痊愈了，人们奔走相告："国术馆治病真灵，不用药，不花钱。"原来门可罗雀的国术馆，变得人来熙往：有病愈来道谢的，有专程来学拳的，还有家长带着小孩来拜师的，夜深人静，送走最后一位客人时，李天骥的腰都直不起来了，但他却乐此不疲。

后来，由于生活所迫，李天骥随父亲来到哈尔滨设馆授拳。在日寇严密监视下，他们只能授以健身为主的太极拳。遇到年轻又有民族自尊心的学员，他就偷偷地授以技击性强的形意拳或武当剑。每个不甘当亡国奴的炎黄子孙，心里都蕴藏着满腔怒火。

十几年间，向李天骥父子学拳的逾千人，使很多患者恢复了健康。慕名而来的人接踵而至，李天骥有求必应，悉心传授，为武术爱好者所敬佩。

枯木逢春

天亮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李天骥比别人更喜欢，他被哈尔滨工业大学聘为讲师。二十年武坛执教的李天骥看到操场上龙腾虎跃的学生，高兴得合不拢嘴。可看到墙跟伫立着的几个免修生，却怅惘了。

不用问，这是几个病号！大概是出于一种职业性的条件反射，李天骥脑子里立即闪出一个方案：把所有免修体育课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特殊体育班，教他们练太极拳，让他们恢复体力。

事不宜迟，说干就干。李老师把他们"搜罗"到操场上来"摸鱼"。引来一群师生围观，七嘴八舌的，引起"摸鱼"的一阵"骚动"。李老师旁若无人，神态自若，用眼神示意那些慌乱的学生镇静下来。一天、两天……，"摸鱼"的队伍越来越长。

李天骥领着这些病号摸来摸去，在哈工大摸出一股"武术热"。在学生们的要求下，学校成立了武术班，由李天骥执教。40个名额半晌就满员了，可报名的人还要踏破门坎。

历经沧桑的李天骥感慨万千。解放前，一个"耍把式"的，今天在一流大学执教，还当上哈尔滨国术联合会的主任委员；从前武术是给少数人保镖押运、看家护院的工具，今天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喜爱。这预示着中国武术前程似锦，后继有人。还有什么能比这使人感到更欣慰呢？犹如枯木逢春，李天骥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多次参加哈尔滨的庆祝表演活动，把自己擅长的形意、八卦、太极拳献给群众。他得知，天津市将举办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义演时，他热血沸腾，连忙向市体委请缨，并愿自费乘车南下。

汽笛长鸣，车轮飞转。心急火燎的李天骥来到了天津。

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义演的会场上，激昂的锣鼓声嘎然而止，五千多观众屏住呼吸，入迷地观赏他的武当剑

表演。

他的剑真舞到了家。一招一势，沉稳矫健。静若泰山压顶，动似风卷残云。当时天津日报称他的“武当剑最出色”。这套剑是当年中央国术馆副馆长李景林亲授，李天骥非常喜爱，经常习练。今天的表演，他倾注了全部心力，也倾注了对祖国母亲的爱戴和忠诚。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李天骥接过大会授予的锦旗，凝视着上面绣的“发扬民族体育，保卫祖国国防”。习武三十载的李天骥悟出了一个道理：将练武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用武之地”。

春蚕吐丝

李天骥精湛的武功得到社会公认，他的爱国热忱更为人们所赞扬。1953年，他被全国民族体育大会聘为裁判员；第二年国家武术队创立，李天骥出任了第一任教练，随后就留在国家体委武术处工作。

倏忽三十年。在党的教育和鼓励下，李天骥一心扑在工作上，只要事业需要，就起早贪黑，不计休息，不管节假地工作着。他和唐豪以及其他同志一道，创编了我国第一部简化太极拳（24式）初稿，连图带文，仅用三个月的时间，效率惊人。他们又要坚持日常工作，只得利用晚上的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赶写。他们摆一个姿势，写一段文字，画一幅图片。常常熬到子夜。李天骥还写了另一些文稿，大都也是这样“熬”出来的。

1956年，国家体委为了提倡武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了一个太极拳辅导站。从此，李天骥被聘为教练。他几乎没在家度过一个星期天。不管寒风刺骨还是烈日炎炎，他的自行车象火车到站一样正点，学员们都很敬重他。

一个静谧的夜晚，一辆黑色的小轿车载着李天骥驶进一幢静雅的处所。服务员陪他来到会客室，推开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满头银发的肖劲光同志，身经百战的粟裕将军，德高望重的邓颖超大姐……，全都起身含笑和他打招呼。李天骥授艺半生，从来未经历过这种场合，他的心情特别激动！

间歇时，邓大姐的秘书来请李天骥，说邓大姐请他去一下。秘书曾向李天骥学过太极拳，回去又教邓大姐。邓大姐学得认真、仔细，有几个地方秘书也说不清楚，特请李天骥去讲解。

房间中央有一张台球桌，地上铺着红色地毯，给人以温煦和谐之感。李天骥边讲解，边示范，不时回答问题。邓大姐对每一个姿势都一丝不苟，就象她一向办事那样细致、认真。邓大姐还亲自拎来一把椅子，走到李天骥跟前，谦和地说：“李老师，请坐下看我们练吧。”李天骥双手接过椅子，心绪激荡……

那是1932年3月的一天，山东军阀韩复榘带着一群护卫、保镖，气势汹汹地来到山东省国术馆。问当教务长的父亲：“你们这有飞檐走壁的人吗？”父亲据实回复：“没有。这里只有擅长各种拳术的人才。”韩恶狠狠地瞪了父亲一眼。不几天，父亲的“饭碗”就被砸了。

“还是共产党好啊！”抚今思昔，李天骥从心底里发出

了慨叹。

在“四害”横行的年月，李天骥身心受到摧残，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一天，校方突然宣布：李天骥可回北京工作了。他心里好生奇怪！后来一个朋友告诉他，日本友人古井喜实先生来中国访问，向周总理提出要向李天骥学习中国太极拳。总理问：“李天骥到哪儿去了？”听到别人说还在干校时，总理说：“能不能照顾一下？”

李天骥回到了北京。他悉心地向日本友人传授中华武术，同时也深感作为一个武术工作者的光荣，他决心要让中华武术为世界人民造福而奋力拼搏。

艺传海外

1959年的一天傍晚。民族饭店宴会厅，灯火通明。

周总理在这里举行宴会，欢送松村谦三先生率领的日本第一个经济贸易访华团。李天骥应邀作陪。

松村谦三先生在经济贸易会谈后，向周总理提出希望学习中国太极拳，总理满足了日本友人的要求，并请李天骥担任他们的教练。

1961年，日本太极拳协会理事长古井喜实先生一行再次来中国学习，并且把李天骥的武术示范动作拍成电影，带回日本。

李天骥的太极拳以它独特的魅力，在日中两国民间武术交往中，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十几年来，太极拳运动风靡日本，经常学练太极拳的有几十万人。

八十年代初，李天骥两次东渡日本，传授武术技艺。日本朋友称他为“日本太极拳运动的开拓者”。但李天骥每听到这些，总是摇头，他诚挚地告诉日本朋友：“日本太极拳运动之花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是周总理和松村谦三先生等亲手培育的。我不过是做了一点点具体工作。”

1983年，在武汉举行的国际太极拳、剑邀请赛上，美国的麦宝婵等表演的“综合太极拳”荣获金奖。麦宝婵非常兴奋，跑到主席台，恭敬地对李天骥说：“李老师，感谢你的热心指导。”

麦宝婵女士是华裔，在美国波士顿办了一所中国武术研究所，在当地很有影响。1981年，她万里跋涉来中国寻“根”，要拜李天骥为师。李天骥当时因工作忙，一直抽不出时间接待。她在宾馆一等就是半月，大有“不得真经不西归”的决心。后得李天骥的指点，使她获益匪浅。这次比赛结束，李天骥把自己一口常用的宝剑赠给她，勉励她在大洋彼岸更勤奋地传播中国武术。

回首以往无憾事，丹心一片向未来。五十年来，李天骥直接教授的学员达五千余人。他写了几十万字的武术教学及训练方法和经验的文章。接待各地的来信、来访求教者更是数不胜数。最近，这位老武术家应人民体育出版社之邀，正在赶写一部将译成外文出版的武术书籍——《中华瑰宝》。当有人提醒李老要注意身体时，他总是微微一笑：“‘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不抓紧时间做点工作，把我这一辈子积累的一点东西留给后人，怎么对得起祖国和人民呢？”可尊敬的老人，祝你如愿以偿。

查拳名家张文广

张武斌

习武六十年的张文广教授，名字里反倒有个“文”字。也许是弥补这一“缺憾”，两个儿子一个叫张武化，一个叫张武元。可见其匠心所在。

张文广出生河南省通许县城镇上一个回族平民家庭。他上小学时，镇上清真寺从山东请来了一位教查拳的老师。张文广的叔叔和其他一些青少年都前去学习。当时张文广因为年龄小，又要上学，没能参加。可他看别人练拳，心里直痒痒。后来，因为家境贫穷，他不得不中途辍学，这反而使他有了学习武术的机会。于是他就成了清真寺里查拳师的弟子。

为了打下扎实的基础，张文广下了很大的功夫。学查拳之前要先练弹腿基本功，掌握了它才能学套路。弹腿共十路，每路五套。张文广三个月之后竟可以一口气把十路弹腿走十趟五百步。同时还要练桩功。张文广站桩时，一动不动，直到汗水在沙土地上滴出一个个的小坑才罢休。他的这

股韧劲，使老师大为喜欢，成为得意门生。老师便将十路查拳和查刀、查棍等都教给了他。他十几岁便成了镇上的佼佼者。

张文广对剑侠小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那里面写的飞檐走壁、蹿房越脊的侠客，使他羡慕不已。为了学到剑侠的功夫他还绑上铁瓦，穿上铁背心去往墙头上跳，虽然并没有练出飞走蹿越功夫，却使身体的灵活性、弹跳性提高不少。

张文广的转折点是考进了中央国术馆，当时十八岁。中央国术馆是解放前最具权威性的武术专科学校。从1933年、年到1935年，他在国术馆向吴俊山学了八卦掌，向黄柏姜容樵学习形意拳，向龚润田学习太极拳，还向马云然学了摔跤。摔跤老师曾经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位青年来学摔跤，老师看他体质羸弱，便想搪塞一下，教了他一手“下把背”。这“下把背”就是双手抓住对方，然后转身弯腰，把对方背过肩头，摔在地上。这一套动作既要力量，又要速度。那时候，男人们脑袋后面还拖着长辫子，老师要求那青年练到弯腰时辫子象鞭子一样抽到地上，再来见老师。以为他再也不会来了。谁知道，三年之后，这青年给老师练“下把背”的时候，辫子在地上抽得啪啪作响。老师叫过身材魁梧的学生与他对练，只要一让他抓住，就被背摔在地，动作快得迅雷不及掩耳，老师大为惊喜。张文广从这个故事里受到启发，练就了一手让人防不胜防的“下把背”的绝招，开始练二、三十个就头晕；后来，一鼓气做二百个也头不晕眼不花。1934年他代表中央国术馆参加了南京公开摔跤赛，战胜了来自浙江一带的摔跤强手，荣获轻量级冠军。1935

年，他在旧中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上夺得武术对练第二名。

张文广三十年代两度出国表演，使外国人一览中国武术的风采。第一次出国，是1935年，他参加由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带队的赴东南亚国家巡回表演团，在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受到热烈欢迎。回国后他又以精彩的查枪、梅花刀获得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武术表演选拔赛的男子组第一名，经过集训，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武术大受欧洲观众的赞赏，被评价为有体育价值、国防价值和艺术价值。

张文广从中央国术馆毕业后，就开始从事体育教育工作，至今已有四十八年。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来说，当教武术、摔跤的体育教师并不是很容易的。他在上海体育专科学校任教时，有个学投掷专业的学生，是二十多岁的山东大汉，还从沧州名师学过几天武术摔跤，他并不把张文广看在眼里，对张文广做他的老师不以为然。有一天，他上前问道："张老师，您教打拳，教不教摔跤？"张文广说："只要大家有兴趣，我就教。"在教摔跤的课上，山东大汉穿上了自己带来的褡裢，摆开架式。张文广想，他个子高，又是学投掷的，上身力量一定很大，但脚底下不一定有根。张文广以守待攻，大个子先抓住他的肩膀，满以为一晃就能把张文广晃倒，哪知道张文广纹丝未动，却被张文广趁机抓住腰带。张文广晃一晃，见对手脚下发飘，便乘其不备，一个"下把背"，山东大汉就倒在了脚下。

张文广在中央国术馆毕业后的十几年间，虽然到处奔波，却始终不离武术教学工作，名望也日益提高。1953年，

中央体育学院（即今北京体育学院）筹备成立，张文广从天津师范学院体育系被调来任武术教研室主任。由于国家对民族武术的重视，张文广更加热心于武术的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批学生。他还写出了《青年拳》、《扔沙袋》、《查拳》、《散手拳法》、《中国式摔跤》等十几种著作和讨论有关武术问题的许多文章，成了蜚声中外的武术名家。

1979年，他率领中国武术团访问了日本，一个月的时间，到十几个城市进行了访问表演。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的创始人宗道臣先生三次来华，前两次都与张文广会面交谈，第三次这两位中日武术家携手并肩，游历了江苏、广西、云南等地。两人一路探讨了许多有关武术渊源、发展、运用等多方面的问题，互相交流经验，在中日武术交流史上留下佳话。张文广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宗道臣先生又专程赶到东京，陪同十多天。

张文广现在有一个儿孙满堂的大家庭，逢年过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照个合影。全家十九口人中除了上学的孩子以外，有的是工人、科技工作者、体育教师、击剑教练和手球教练。难怪张文广的老伴一谈起这家人欣喜之情就溢于言表。

奇云和尚奇闻

马有清

奇云和尚道德高尚，武艺超群，名震北方武坛。凡是武术界人士都知道他身怀三样绝技：第一、高空摔叉——人站在一丈多高的房檐上，一腿独立，另一腿搬朝天蹬。然后身体倾身而下，由房檐摔一字叉于地面。第二是密宗大悲拳。第三是方便铲，又名九环禅杖。除此之外，武术界还传颂着他的一些动人事迹。他在青年时代，为了苦练基本功和增加胆略，经常到北京德胜门外箭楼，爬上楼脊去拿倒立，引得许多群众围观。他曾被人踢断过一条腿（胫骨折断）。正骨医生给他接好，上药打了夹板，嘱咐他暂时休息以利于愈合。他没过几天就技痒难耐，偷偷地又去练拳。结果骨碴错开腿病又犯。他实在没办法又去找医生。医生看过之后告诉他已经长就了没办法了，除非是将来再折断露出新碴再重新接上。他说这好办。于是他走到院子里，找了棵凉棚立柱，把小腿放进去盘好，一咬牙猛一坐腰，咔嗒一下又由原处折断。他拖着断腿回来说："见新碴啦，您受累再给弄弄吧！"医生吓得目瞪口呆，心里暗自敬佩这位年青而坚强的病人。

还有一件事人们赞不绝口。那还是日伪统治时期，北京的一些汉奸伪高官们办堂会，请武术界表演助兴。他被点名要练拿手绝技方便铲。在日伪淫威下，他被迫登场。国家仇、民族恨象烈火一样在他心中燃烧。但见他怒目横眉猛挥月牙大铲，突然纵身跳起，大铲落处，彩色大吊灯一一破碎坠地。霎时满堂暗黑，呼声顿起。等日伪爪牙再点灯捉人时，他早已逃离了会场。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当时少数依附日伪的武术界败类恰成鲜明的对比！

奇云和尚（1904—1966），河北省保定市人。俗名史正刚，乳名金龄。父亲是徐州铁路局的一个普通员工。史正刚曾毕业于徐州市铁路子弟中学，自幼喜爱武术，曾多次投师学习回教弹腿和汉教弹腿及查、花、炮、洪、少林等各家拳术，尤其喜爱各种长短软硬兵器。二十岁左右，他在北京德胜门外教书，结婚后，他的妻子生育一女，不久妻子因病身亡。史正刚悲恸欲绝，伤感之下，他忍痛将初生幼女抱回老家保定市，送给乏嗣的同乡领养。他又孤伶伶只身返回北京，投入著名的法源寺削发出家，当了和尚，法名奇云。其后他受命徒步化缘走到东北地区一座大庙内顶香受戒。回到北京后，曾在市内外各处大小庙宇做过住持。他曾经在北京西郊上房山当住持，管理该处大小数十座庙宇。解放后，北京的宗教神职人员大部分还俗参加劳动。奇云和尚到农业社安家落户。史正刚自出家为僧之后，更有条件和机会研习武术和广结善缘。他的绝技密宗大悲拳就是先后向两位密宗法师学来的。

1963年，奇云和尚参加了北京市武术协会长拳组，和各家各派的专家大师们共聚一堂。后来他在群众要求下，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前公开设场传授密宗大悲拳。自此，他每天由东郊徒步进城到公园教学，下午有时要参加体委的学习班或者到协会开会，很晚才又徒步回家。尽管一天很累，但仍然坚持参加生产队劳动，晚间在农田里担任看青和护秋等工作。奇云和尚生活简朴，不见酒肉荤腥。身上穿的仍是他早年当和尚穿的灰色布“大领”裤褂，只不过改装成为“小领”而已。

密宗大悲拳原来的练法要口诵“大悲心陀罗尼经”，持咒贯象而练。这个拳既不分势，又不分动作，也没有什么段落，是按照经的句读连续演练，要一气呵成。这套拳的另一个特点是要松柔而不准用拙力。《少林拳术秘诀》一书中谈到少林拳也分三步功夫，以柔化为上乘之功。大悲拳就是少见的柔练的长拳。有些人误认它是太极拳，其实它是少林拳，也可以说是外方而内圆的拳术。它以直为出入，以圆为变化，与太极拳不同。它的掌形分一、二、三、四、五指掌，变化很多，手势多姿多彩。手法多用：掐、拿、切、按、挽、镇、错、掖、搧、撕等；腿法也很多，如用：踢、踹、蹬、点、踏、撮、盖等。这些都和太极拳的掤、擴、挤、按、采、挒、肘、靠、进、退、顾、盼、定十三势截然不同。大悲拳全套贯以五百罗汉的形象。一抬手一提足，一动一静皆有法理。它的姿势动作大开大展，起伏屈伸虚实分明，神态端庄宁静，优美自然。更主要的是大悲拳手法严密，技击性强。这套拳要求的最高境界，奇云和尚讲，要练到“如如”

两字。简单的讲，就是要练到势势相继而生，做到心性湛然不动，如如然也。但是大悲拳在公开教授时用这种讲法是不成的，必须彻底改革，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奇云和尚在中山公园设教时，适逢我也在园内十字亭与著名太极拳家杨禹廷先生学艺并任助教，因此有机会在课余之时和奇云和尚相处，并由他精心传授我学练大悲拳。其后中央水利电力部一些干部员工邀请他去机关授课，想把这趟拳改革。奇云和尚找我商量，马上要着手改编一份简单的讲义，要我帮助他改编，一个多月之后竣事。大悲拳改名为少林柔拳，全套分成六十个姿势，二百一十个动作，把“合十”的手势改为“十字交叉手”。全部动作冠以简单的武术术语名称。经过他教学实验，效果很好。其后奇云和尚想正式铅印这套讲义，又利用业余时间补充内容，大约由1964年到1966年初，我们共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搞好《少林柔拳》一书的初稿。同时还改编了一本《少林柔剑》的初稿。每本约十万字。1966年，我把两书初稿上交给领导审阅，想找机会出版。

大悲拳改编之后，当时只有文字而没有照片，我商请奇云和尚拍些照片作为插图，但是他坚决不拍照片。提起照相，这里有段插曲。奇云和尚出来教拳，每天徒步往返数十里路，我看他十分辛苦，既费力又费时间，建议他买张公共汽车的月票不要再徒步了，他同意了。跟他要张相片贴在月票上，他没有，说：“我这个人是从来都不照相的。”但是没相片车票买不到。奇云和尚想了一想说：“明天我拿一张来吧。”第二天，他真拿来了一张半身照，也是光头留小胡

须。我仔细一看原来不是他，而是杨禹廷先生。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笑着说："我跟杨先生借了一张，你看差不多就行了。"所以奇云和尚买月票借用杨禹廷先生的照片，一时传为笑谈。由此可见，动员他拍摄拳照，是多么困难的事情了。经过我再三苦苦相劝，他才答应把六十个姿势每势照一张相片。他自己挑选的地点，在北京天坛公园祈年殿环形石台上。我亲自为他拍了六十张照片。尽管照的很不好，但时至今天，这些绝照又是多么珍贵啊！1966年5月，我把照片装帧成册，连同上述两本书的初稿，交给前任北京市武协主席、东城区体委主任李光同志，请他审阅，并希望能协助出版。不料"文化革命"兴起，这些东西已经全部荡然无存了！

"文化革命"中，奇云和尚和杨禹廷先生、崔毅士先生、李尧臣先生等十多位老武术家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被"红卫兵"揪斗。其后，他又被送回西坝河生产大队，据说又被农村造反派百般凌辱和揪斗。北京十一月，气温骤降到摄氏零度以下。我在饱受运动冲击之后，冒着危险到西坝河村看望奇云和尚。进屋之后，但见土炕之上，他一张破棉被半铺半盖，赤身露体，遍身血污，躺在那里。后来我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五元钱交给了他的邻居，求他买点水果食品等照顾一下病人。谁料到几天之后，噩耗传来，奇云和尚逝世了！

二十年的时光消逝了！奇云和尚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地怀念他。武术界朋友们和广大群众，凡是熟悉他、认识他、听说过他的人，都深深地怀念他！

我是研习内家拳的，又曾长期在农村劳动，在奇云和尚处学来的大悲拳，由于一直没能坚持教和练，有的转换的地方模糊忘记了。1982年，我趁回北京探亲之际，和我的几位学生共同串练这趟拳。他们大部分人是跟我学的，少数人还赶上奇云和尚在那时教这趟拳，还听他说过拳咧！经过大家按讲义对照后，发现仍有少数地方弄不妥实。商量之后，决定由学生们利用业余时间，四出查访一些跟奇云和尚练过拳的人。经过不少波折，跑了不少路，终于找到了一些奇云和尚的学生。大悲拳终于又复原。高兴之余，学生们感慨地说："老师，您嘱咐我们'抢救'，真得'抢'才能'救'啊！"原来，他们费了好大的事去拜访水利电力部一位退休的人。这个人姓李，早年跟奇云和尚学练大悲拳很用心，一直坚持锻炼，练的还很好。他们跟李先生校正了一些很重要的地方。就在拜访后的一个多月，那位李先生因病突然逝世了！学生们认为，要不"紧抢"就完了！

两年多来，学生们把二百一十个动作拍成照片，装帧成册。拍摄的地点仍然在天坛公园二十年前奇云和尚的拍照处。又由一位学生示范拍了一套八毫米彩色电影。现在国内外又有不少人练这趟密宗大悲拳。这个武术奇葩又将到处盛开！奇云和尚在天之灵，应该含笑于九泉了！

白猿通臂大力恒

张静和（口述）戴贻榆（整理）

我十六岁时，曾随恒师傅习武三载。恒师傅秉性孤僻，较少与人交往，六十多岁才收我和表兄为徒，（他一生中仅收过我们两个徒弟）。

师傅姓恒名泰字寿山，满族人，清朝末年曾任御林军教官。据说他曾拜夏桂勋等八位名师习武，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故京都百姓称他为“通家”。特别以他的本门白猿通臂、四十八手螳螂劈太极、三十六手拔挂滚躺刀、判官笔、日月风火轮、武当剑等，功力精湛。

恒老体格魁梧，虎背熊腰，力大惊人，眼似铜铃，头似巨斗，骨软如绵，动似猴猿，轻似灵猫。我拜师时，他已银须银发，仍不失上乘功夫，“南练铁眼，北练铁裆”。恒老有童体铁裆之功，可任踢下裆无妨。他有缩骨法，一抖皮肉，犹如狼犬抖毛，满屋生风，彪形大汉迅疾缩为小团。又有“水箭”之功，喝下一盆水，喷出水柱似箭，既远且疾。若说“蝇虫不能落，羽毛不能加”言过其实，恒老掌上之谷

雀欲飞不能，乃我亲眼所见。恒老道：谷雀欲飞必先蹬足，让其每使力皆落空，自然永远不能起飞。

恒老除了教我一般拳种外，主要教通臂和螳螂拳。一手接一手，顺口教口诀是他的主要传授方法。他老人家精通五路螳螂拳：一路螳螂劈太极，二路截拦破螳螂，三路崩补无人对，四路扒肘更难防，五路指手合演。记得徐世昌做大总统期间，曾有二个蒙古武术家赴京打擂。京、津武林高手皆负于二人，徐世昌闻讯，特用名片请恒老前赴比武。恒老用的就是螳螂拳，一个“淌连腿”，先将一人踢下台去，又使“节肘”，打断了另一人的胳膊。

恒老的本门白猿通臂计七十二手，战手为淌连步。一次，恒老到天桥为朋友帮场子。他上场把大褂一脱，用本门抱拳式让过诸位，摇身一晃，来了个大圣下山落地式，展现出那矫捷轻灵的雄姿，其后的金猴旋进盘丝洞，旋跳动作惊人，真正的斜飞式；白猿上树左右蹬枝，一无树二无枝，可谓平地腾空；长臂猿的抓、拉、撕、扯、刮、挑、打、盘、拨、压、甩、拍、劈、砸、联贯、搬叉，象连珠炮似的打将下来。收式后气不涌出，面不改色，表现了高超的速、小、绵、软、巧的身法，在场观者无不瞠目结舌。

恒老的轻功功夫也非浅。相传清代，有一唤袁老马之京都大盗，是个飞贼。一日由皇宫揭瓦盗宝，探子探得，都不敢轻举妄动，特请大力恒相助。是夜，恒老探得飞贼确已熟睡，化左肘护首，一个“燕子穿林”，冲破木格窗，直落贼身。袁旋起反抗，被他一个擒拿折断手臂而生擒。

在特种兵器方面，恒老传授的日月风火轮、判官笔、武

当剑、虎头双钩、燕翅镋、闭血镢、子午心闷针等均有其独特的练法和战法，这里不一一例举。只道那判官笔，据恒老说是由山东阮氏传到北京，而今少见，可能失传，其主要战法是烂熟十二大穴位的时辰，分点穴法及闭穴法，有三十六手。使用这种短兵器者一般为五短身材，扇面腰或马蜂腰。恒老虽虎背熊腰，但因骨软如绵，练将起来如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且有松鼠之灵，特别是与方位有关的玉童送书；金鸡乱点头，玉女穿梭，四封四闭等招式更达天盘之上乘功夫，笔墨难以形容。

1933年，我回京省亲，方知师傅已病故，时年约八旬。

“一指禅”恶斗“一指禅”

王选杰

月朗禅师是我国近代佛教界的名僧，同时也是我国武术界的高手。禅师幼年因家贫失学，不识文字，然悟性极好，出家后，他是晚习禅而朝练武，仅仅在三年之中，他就深得禅学气功的法要和少林拳法的真谛——嵩山少林寺所传的五形拳和佛门内功“一指禅”。

四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古都北京横行霸道之时。当时有些所谓佛教中人，投身于侵略者的怀抱，成为千古罪人；也有一些所谓武林名士，在敌寇的羽翼下，助纣为虐，成为可耻的民族败类。但是，在当时早已享有盛名的月朗禅师，却不受那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的威逼利诱，曾多次拒绝当时在日伪特务机关供职的渡边三郎的聘请，终日隐居在德胜门外华严寺的小庙中，整日除了“参禅”之外，就练习少林武功，从不肯迈出山门一步。

月朗禅师这种高风亮节的作法，使得渡边三郎一伙，极为恼怒。渡边一方面觉得自己是北海道的著名拳师，自己有

些看家的本事，一方面仗着他手下有一帮打手，所以他们多次向月朗禅师以比武为名，进行挑衅，但结果都落得大败而逃。渡边的右手，还被月朗禅师的“一指禅”点成了重伤。

自从月朗禅师大败渡边一伙之后，京城的武术界，无不欢欣鼓舞，大为振奋。同时，也有些人为月朗禅师担心，生怕他受到日伪特务暗害，劝禅师暂时到别的庙中躲避一下。禅师对此劝告很是领情，也觉得很有道理，但他又一想现在是国难当头，老百姓惨遭涂炭，自己是一个无牵无挂的穷和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于是他便毅然决定，不管是祸是福，听天由命！

谁知半年之后，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只听山门一响，渡边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山门，在他的身背后，紧跟着一个身躯胖大的和尚。此人身高约有五尺半，生得肩宽背厚，膀大腰圆，满脸横肉，眼露凶光，年龄也就在四十上下。这时月朗禅师正在禅椅上打坐参禅。他微睁双目，只见渡边和那个和尚已迈进了自己的禅堂。当渡边走到禅师面前，赶忙说道：“你的武功确实不错，我是甘败下风，今天我特意请来了一位高僧，他也是练少林武功的，他打算……。”还没等渡边的话说完，月朗禅师便冷冷地说道：“我是早已料到你们会来的，我这个穷和尚是来者不拒。”说完这话之后，禅师将身形一跃，轻轻地跳下禅椅。这时渡边退后，那和尚抢步上前，一场禅师对凶僧，内功“一指禅”和外功“一指禅”的决斗开始了。

这个和尚俗家姓许，出家后法名云山，原籍山东蓬莱县人。他自青年时就喜爱拳棒，曾拜过不少名师，又搭着自己

身强力壮，手狠心毒，所以他在本乡本土还算有些小的名气。后因他与当地的一些无赖之徒，在赌博中发生口角，误伤人命，远离家乡，逃到东北棒锤山落发为僧。他在庙里拜了一位游方和尚为师，这和尚原是福建少林寺的大师，他不但精于技击，尤善瑜伽禅法。云山的武技和“一指禅”的功法，都是来自于这位游方和尚。不过云山所学的拳法是少林派武术的一个别枝，他所学的“一指禅”是属于外功“一指禅”，与月朗禅师所学的内功“一指禅”，有着本质的区别。内功“一指禅”是以“明心见性”和练精气神的立禅功为主；外功“一指禅”以“金刚大力功”和练戳沙碾米功为主。“戳沙功”是将一大盆细沙放在与自身腰齐的位置，蹲裆骑马式站稳，然后用两手十指下戳细沙，由慢到快，由浅入深，直到最后单以两手食指能够完全戳入沙内，方为此功法的最高阶段，此功法又名“黑沙手”。“碾米功”是用两手的食指和拇指将稻米的外壳碾去，每日碾一柱香的时间为度。把以上两种功法合起来，才算是外功“一指禅”功法的全貌。

自从渡边一伙被月朗禅师打败之后，他们就派人到各地的名山大川，遍访武林高手，最后才在东北棒锤山访到了这个和尚，后以重金礼聘到京，做为渡边身旁的座上客。渡边以师礼待之，他身边的那些打手把云山和尚视若神明。

这次云山和尚和月朗禅师要当场决斗，渡边认为这次月朗必死在云山手下，他心中暗自高兴。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云山和尚把长僧衣一甩，扔给了身后的渡边。随后他抢步上前，用了一手“双峰插云”的招术，直奔月朗禅师的胸前便点。禅师见他双手到来，身形往后微微一撤，趁势用双手往

斜上方一撩，这样云山的两小臂便正好搭在了禅师的两小臂之上，禅师顿时感到非常沉重，心想此和尚的武功非同一般。这时，只见他俩的四条臂膀仿佛粘在了一起，彼此是你进我退，我退你进，相持了约有半柱香的功夫。真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突然见月朗禅师往后一撤步，然后空胸紧背，双手由下往上往回一卷，云山便有些立脚不稳，向前栽倾。月朗禅师这一招在内家拳叫做“引进落空”之法。随后只听禅师口中“嘿”的一声，将云山抖出足有四五步远，云山真是功底深厚，居然没有倒下。云山二次抢步上前，用左手食指和中指照定禅师双目点来，这一招叫“二龙戏珠”。禅师方用左小臂往上一接，云山急将左手抽回，忙用右手食指戳点禅师的中脘穴，这一招叫做“黑虎掏心”。禅师急忙身形往左一闪，急架相还。两人足足打了有十几个照面，依然是不分胜负。他俩打着打着，只见禅师把两臂左右分开，露出了自己的前胸和小腹。云山一见有机可乘，急忙用了一手“猛虎扑食”的招法，直奔禅师的前胸扑来。禅师往右一闪身，左脚往右前方一迈，随手用了一招叫“朝天一柱香”的招法，用左手食指直点云山的“印堂”穴。云山一看说声不好，赶忙撤步抽身，但他稍微迟了一些。月朗禅师的食指虽没点上他的“印堂”穴，却点在他左小臂的“曲池”穴。这一“点”不要紧，把云山的功夫点去了一大半，这时云山只觉得痛彻骨髓，目眩头晕，踉踉跄跄的险些栽倒在地。这时月朗禅师早已依然端坐于禅椅之上了。那云山和尚稍呆片刻，然后勉强打起精神，最后才对月朗禅师说道：“禅师的武功果然超众，咱们俩是后会有期。”说完便跌跌撞撞地步出了山门，渡边灰蹓蹓的也跟了出去。

禅家有长坐不卧之法，月朗禅师夜间总是以打坐代替睡眠。在第七天的晚上，已交三更时分，禅师正坐于禅椅之上，忽听禅堂的门吱吱作响。他借着透入室内的月光一看，见一把明晃晃的单刀，已把禅堂的屋门撬开。随后见云山和尚手持着那把刀，轻手轻脚地蹓了进来。这时禅师已明白云山这次来的用意，他看在眼里怒在心中，对云山大喝一声：“孽障！把刀放下，饶你不死。”这声音犹如冷水浇背，使云山当时打了一个寒噤。禅师接着说道：“你我都是佛门弟子，何必为虎作伥，你身怀少林绝技，本应报效国家，但你却加害自己同胞，你是佛门的败类，国家的罪人。今天我放你逃生，希望你能改恶从善，忏悔前非！”这席话只说得云山和尚目瞪口呆，面带悔色。最后只见云山和尚将那把利刃，用双手折为两半，往地上一扔，然后对月朗禅师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佛门大礼，转身出离了禅堂。

“大刀王五”名字的由来

安世华

关于“大刀王五”名字的由来，众说纷纭，小说《孽海花》中写王五是故城人，流浪江湖遇山东董某学单刀，或说王五兄弟五人，排行第五等等。

据我考察，以上说法均属误传。

大刀王五真名王正谊，是沧州西郊大官厅人。他自幼好武，父亲去世后与母亲务农度日，遇事常遭人欺，成年后慕沧州“成兴”镖局镖师李凤岗的双刀功夫，自己找上门去拜师。李凤岗是回民，不向外教人传艺，他只好回到大官厅。后受人指教，决意改汉民为回民，李凤岗同意了，而母亲不允。王正谊学武志坚，便给母亲下跪、磕头，几乎天天央求，无心干农活，终于使母亲应允。李凤岗领他到清真北大寺，请阿訇为他念经、净身等，改为回民，于是正式拜李凤岗为师学六合拳和双刀等器械。

李凤岗艺高名威，收徒甚严，见王正谊聪明伶俐，为人正直，是块可琢之玉，所以精心向他传授武艺。李凤岗大徒

弟是本族的李宽，二徒弟是王国恩，三徒弟是沧县南屯的孙玉方，四徒弟是通州的姜云方，王正谊是第五个徒弟。王正谊学得快，练得苦，很讨师父喜欢，特让他将老母亲搬来，住在镖局西院，亲如一家。李凤岗走镖让徒弟跟随锻炼，时间长了，常以大徒弟、二徒弟，老三、老四呼之，因王五年龄小，拜师又晚，便呼之小五，外人呼之老五，王正谊三字却渐渐无人呼唤。

光绪年间，王正谊应邀并遵师命进京，改“勇胜”镖局为“源顺”镖局，建在珠市口半壁街，初时人称“小王五”。王五胸怀大志，常结交豪侠志士，图谋报国大业。他不但功夫高超，而且韬略满腹，被武林豪杰奉为“祭酒”（祭酒：首领的意思），他的双刀功夫得李凤岗真传，使得出神入化，于是人们改称“大刀王五”。《沧县志》云：“大刀者，非以刀名，人以此尊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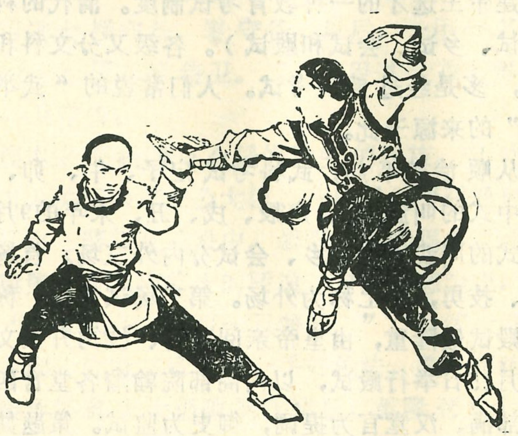
“眼镜程”的死因

何 蛟

八卦掌名师程廷华（眼镜程）遇害至今，对他的死因一直众说纷云。诸如：“八国联军欲污辱一中国妇女，适值眼镜程打此经过，目睹此景，挥刀冲入连杀数人，上墙欲走时被八国联军开枪打死。”“八国联军入城后，‘眼镜程’同部分义和团员继续打击八国联军，在一次战斗中，眼镜程力杀数人后，终因寡不敌众被八国联军打死”等等。现就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做一简单介绍。

自1901年8月18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便在城中大肆搜捕义和团员，遇有可疑之人即行捕杀。一天，程廷华肩扛一把朴刀穿行于崇文门外花市，遇到素有交往的武师“醉鬼”张三。“醉鬼”张三这时已被清廷革去五品官职，贬斥为崇文门外一代的治安巡察。互道寒暄后，“醉鬼”张三便说：“这一片归我巡视，你扛把刀还不会出事，出了这一片可就不好说了。不如先寄存在我这里，日后风声不太紧了再来取。”程廷华说道：“放心，不会出什么事。”“醉鬼”张三意欲再劝，又恐程廷华猜疑自己要赚他的朴刀（京师武林中人都知程廷华这杆宝刀），只好提醒他小心些。俩人分手后，程廷华便向磁器口西的河泊厂家中走去。一进胡同口，迎面走来一支八国联军的巡逻队，见程廷华肩扛朴刀，便叽哩哇啦的一阵喊叫。程廷华见几个洋鬼子持枪向自己走来，转身便跑，随后冲入一家庭院，翻上院墙。此时，一阵排枪，程廷华无辜殒命。

事后，“醉鬼”张三连连嗟叹，每每提及此事，惋惜中带有深深的懊悔之情。



清初习武与科举

群　人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隋炀帝起，到清末止，历时一千余年，是封建帝王选才的一种教育考试制度。清代的科举分为四级（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各级又分文科和武科。武人入仕，多是经过武科考试。人们常说的“武举人”、“武状元”的来源于此。

清代从顺治初年起，武科考试定子、午、卯、酉年乡试。乡试中式的叫武举人，定辰、戌、丑、未年的9月在北京会试，中式的叫武进士。乡、会试分内外三场。首场马射，二场步射、技勇，以上称为外场。第三场试策论，称内场。

武科殿试最隆重，由皇帝亲阅骑射、技勇并策文。顺治二年定10月15日举行殿试，以内阁部院翰詹各堂官四人为读卷官，兵部满、汉堂官为提调，御史为监试。策题如文科试例。17、18日于中南海紫光阁试马、步、箭、弓、刀、石。嘉庆时停试策，改为默写武经，约百字，以后改为18日在紫光阁皇帝阅马、步、箭，19日在景运门外箭亭阅弓、刀、

石，并引见，以后遂为定制。20日在太和殿传胪，这是皇帝宣布进士登第名次的典礼，十分隆重，与文科仪节相仿。届时皇帝穿礼服坐轿，到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奏隆平乐章。阶下鸣鞭三次。读卷、执事各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大学士进殿取出黄榜，交礼部尚书放在丹陛正中黄案上，丹陛大乐作。鸿胪寺官引进士就位，然后宣布名单。武进士也分三甲，第一甲三名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

传胪后，殿试榜由兵部挂于西长安门外。传胪当日赐武状元盔甲、弓箭、腰刀、撒袋、鞓带、靴袜等物。其余进士赐银五两。巡捕营送武状元归第，次日在兵部赐会武宴。会武宴次日，状元率武进士上表谢恩。然后，武进士分别以武职录用。初制，一甲进士授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职；二、三甲进士授守备、署守备。以后，一甲一名授一等侍卫，二、三名授二等侍卫。二、三甲进士授三等及蓝翎侍卫，营、卫守备。

满族本来是我国一个强悍勤劳的民族，自幼就能骑善射，但自入关后满族王公大臣、八旗子弟“骄逸自安”，特别是在平定三藩叛乱战役中，暴露出弊病很多，使清廷十分忧虑。康熙帝对八旗将士的骄逸、自弱尤感为患，因此三令五申：“国家武备，不可一日懈弛。”“操练士马，整备器械。”康熙、乾隆二帝都有一手好枪法，数十年练骑射从不间断。康熙年逾六十仍驰骋于猎场，乾隆帝八十多岁还坚持到围场狩猎。在二帝躬行倡导和法令规定下，清初骑射战备活动普遍，民间以善骑射为荣。满族宗室、八旗子弟自小必须习骑射，10岁以后每年进行小考，由皇子、军机大臣主

持，并由皇子先射，为宗室做出榜样。清初有明令规定，乡、会试必须先试弓马，合格者才准入场考试。

女子摔跤史话

陈聿岚

摔跤在古代有许多称谓，《汉书》上叫角逐、觳抵、角力，《释名》叫相搏，宋代又称相扠、相权等。这一富有吸引力的竞技体育活动不仅男子喜爱，妇女也乐于一试。

有资料证明，据今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宫廷中已有女子相扑活动。据《江表传》记载：帝王为了观赏取乐，"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命更作。"宫女们戴着步摇（首饰）摔跤，朝夕之间摔坏千数，需要重新制作。可见参加摔跤的宫女很多，且相当激烈。

隋唐时期，女子摔跤活动有一定发展。《禁断女乐敕》中写道："自有隋唐颓靡，庶政雕弊，……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观之，浸以为俗。"接着指出：这种现象"伤风害政，莫斯为甚，既违式令，尤宜禁断，自今以后，不能更然。"这道禁令针对"女乐"而发，文中的"角抵"，自然指的是女子摔跤，或是女子演出的、包括摔跤在内的"角抵戏"了，不过这样的禁令大部是官样文章，不会认真执行。

到了宋代，女子摔跤又有发展变化。当时女子相扑手穿的竞赛服和男子相同，短袖无领，臂膀颈项外露，被维护礼教的司马光认为是“妇人裸戏”，并奏请朝廷加以禁止，但没起什么作用。这时“相扑”已从“百戏”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运动项目。临安（今杭州）护国寺内，每年都要举行一至两次大规模盛大的相扑比赛。著名女相扑手“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女众，俱瓦市，诸郡争胜，以为雄伟耳。”这在宋人吴自牧著的《梦粱录》中有过生动描述。

到元代，蒙古贵族禁止汉族百姓“习练角抵之戏，学攻刺之术”，民间相扑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明清时期，妇女们受到“闺教”的束缚，摔跤遂走向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女子摔跤活动又逐步发展起来。

宋太祖与三节棍

姚多益

三节棍在武术兵器中是九种软兵器之一，最早出自谁手，好端端的棍棒为何要连成三节来用？有这样一段轶事。

五代时期，国家分裂，弄得“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到了后周时期，周世宗锐意统一全国，派赵匡胤等大将先取南唐重镇寿州（今安徽寿县）。

赵匡胤攻打寿州，遭到守将刘仁赡的顽抗。周军虽多次集中兵力，数路齐攻，昼夜不息，仍无建树。后来，在一次攻城中，赵匡胤手持蟠龙棍乘皮船进入城濠，遭唐军强弩狙击。突然，濠边的守军中挺出一枪直刺赵匡胤。赵眼疾手快举起蟠龙棍便挡，两力相拚，赵手中的棍竟断为两截。此刻，刘仁赡督战来到城垣垛口，辨识出被围周军中有大将赵匡胤，便下令活捉。赵困在周军之中，左右手紧握已成两节的蟠龙棍权当双鞭，招架四方杀来的刀枪，且战且退。回到军营，赵匡胤方发现手中的两节蟠龙棍又折了一节，却未脱落。于是蟠龙棍便成了三节棍。对于救了命的“三节棍”，

赵匡胤自然不忍丢弃。以至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了宋太祖之后仍爱不释手，由他直接控制的禁军也习练起了“三节棍”。当然各节之间都加上了铁环，并创编了习练方法和招数。这就是三节棍起于宋太祖之手的传说。

杨圻的《大刀王五歌》

张大为

清末民初有杨圻者，才气纵横，曾做过《大刀王五歌》一首。近代诗学家邵祖平先生称其诗有初唐四杰之声态。《大刀王五歌》叙述了作者与王五的一段交往，文笔淳朴细腻，王五的音容笑貌、人品气概跃然纸上。今将其录写于下：

“长安谁健儿，王五四海友。高颡贯大鼻，河目胆如斗。策马过其门，遮客不得走。大臂如巨椽，持我坐并肘。呼妻出见客，布衣椎髻妇。杀鸡具面饼，酌我巨觥酒。大声谈刀剑，眼光忽左右。自言少年事，谈笑杀人伙。天下多奸吏，安得尽授首。悖入不悖出，此理天不取。男儿贵坦白，为盗何足丑？英雄如落日，忽焉已衰朽。我时方弱冠，闻言前席久。问以刀剑术，大笑握我手。公子好书生，才智得未有！一人何足敌，六经乃真守。豚儿令读书，君能教之否？世道促浩劫，饥寒十八九。天下一指掌，有事十年后。斯言犹在耳，斯人木已秀。真气见肺肝，愧死肉食臭。乃知山泽

间，奇士或一觏。人生共天地，流品何薄厚？苟不知礼义，衣冠有禽兽！”

杨圻是大刀王五的朋友。其时王五已老，杨圻尚在青壮，二人是忘年之交。在杨圻笔下，王五交友实在，遇到这样一个年幼的朋友，也要挽手并坐，呼妻见客，设酒款待。

他豪爽盖世。丝毫不掩饰自己杀贪官除恶霸行侠仗义之志。

他眼光长远。认识到有武无文难成大业，故而令子读书，学习治国安邦之道。

他忧国忧民。关怀那绝大多数的受苦人，期望着天下发生巨变。

杨圻极其钦佩王五，在王五去世多年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世间为什么不多几个大刀王五这样的高尚之士，少几个鱼肉百姓的衣冠禽兽。

这首诗准确、全面地介绍了大刀王五的性格、品德、思想等方面的特点。由于杨圻是王五的朋友，其言自然真实可信。

从诗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刀王五不是个简单的纠纠武夫、绿林豪杰、草莽英雄、江湖镖客，而是个有头脑有见识的奇士英才，是个不同于一般武林高手的杰出人物。所以他才能成为谭嗣同的好朋友，才能成为谭嗣同绝命诗中“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一昆仑。

隐侠胡同与隐侠

唐　双

北京城里有条胡同叫印匣胡同，后来叫成了隐侠胡同，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清朝光绪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这天，印匣胡同的穷百姓已断粮几日，见街面稍稍平静一些，只得硬着头皮上街去谋生寻食。谁知刚走上街头，迎面碰上一队俄国哥萨克骑兵拦住去路，说是清剿义和团，对每个人进行搜身，若是搜出一丝半片红布，便立即砍头。俄兵对前面的人一个个搜过，没有捞到银钱，十分恼火。这时，来了一位卖风车儿的老汉。这风车是用红纸捏成个小灯球儿，再用小竹管做个哨儿安在旁边，细铁丝连着，用嘴吹哨，声音恢恢儿响，灯球滴溜溜儿转，本是孩子们喜欢的玩具。那俄兵杀人成性，竟指着红灯球儿说是义和团“红灯照”的标志，两名士兵一左一右挟着老汉拉去砍头。可是，他俩左拉右拽，老汉却象铁柱子立地一般纹丝不动，一双眼睛冒出怒火。俄兵又上来两人帮忙。老汉猛一使劲，双臂一扬，把四

个俄国兵摔出五、六丈远，倒在地上。

俄兵小头目一见这情景，气得小胡子直抖。他骑在马上，一抖缰绳，那马四蹄腾空，向前直冲，想把老汉冲倒踩死。老汉不闪不避，待马冲到面前，忽地一招“旱地拔葱”，跃到空中，迎着马头就是一掌。那马受了这一击，头骨破裂，仆地要倒。俄兵小头目看来也有武术，他趁着坐骑尚未仆地的一刹那，纵身离鞍跃起，向老汉面门踢来。老汉略一蹲身，将头偏过，一招“顺水推舟”，伸手去带小头目的腿。小头目急忙缩脚扭身，落地站稳脚跟，气得挥动双拳，左右出击，接连地击向老汉。对这种西洋快拳，老汉似乎并不介意，任凭它击在身上，小头目的拳头处处象碰到铁板，丝毫打不动老汉。老汉见他气衰力怯，击拳稀缓，呼地伸出双掌，象一对铁钳似的把小头目的两个拳头抓住，用力倒折对方手腕。小头目痛得杀猪般叫唤，不由得弯腰曲膝跪在地上。老汉哈哈大笑道：“中国老百姓就是要你们这班强盗跪在面前！”

周围的百姓暗暗叫好。他们真没想到老汉竟有如此本领。老汉其貌不扬，人瘦皮黄，独身一人住在胡同底的一间破棚子内，不大与人来往。谁也不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连姓名都不知道，大家叫他“卖风车的”。平日，老汉举止行事，给人的印象是忠厚又懦怯。比方说，小孩子拿了他的风车儿跑开不给钱，他也不追不讨；若在街上碰见几位醉鬼敲他几文酒钱，他老老实实地从腰包里掏出。当初大家猜来猜去，谁也不会猜想到印匣胡同的奇人竟是这位不起眼的老汉。眼前见他亮出了身手，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大家心里都产生敬意。

再说那俄兵小头目跪在地上，气得哇哇大叫，召唤士兵围攻老汉。俄兵举着马刀围了上来。老汉飞起一脚，踢中小头目心窝，送他上了西天。接着，他侧身一滚，顺手抄起卖风车儿的那根木棍在手中，捋去棍头的稻草包，舞开少林棍法，抵挡四面砍来的马刀。这少林棍法乃是武术中最厉害的一艺。有话说，天下功夫出少林，而少林功夫又首推棍。隋唐时十三棍僧救唐王，明代时四十僧兵战倭寇，耀武扬威的都是棍僧。这老汉使开的少林棍法看来得到名师真传，舞起来呼呼生风，刀枪不入。只见他忽而一招“小夜叉”，把一名俄兵的马刀磕飞；忽而又一招“阴手”，将另一名俄兵撩到；忽而棍出“穿梭”，击得面前的俄兵倒地而死；忽而又使开“排棍”，打得俄兵东倒西歪。一根棍真是神出鬼没，横扫敌群如落叶。

俄兵死的死，伤的伤，见不能取胜，便往后退开，拔出枪来射击。老汉一面使出“九宫八卦步”，闪动身子躲避枪弹，一面大叫百姓们快逃开，看看百姓们已全部逃开，老汉退到一处房墙边，将身一纵飞跃上房。不料，毕竟上些年纪，又激战了半日，老汉力气有些不支，动作稍慢了一些。俄兵射来一排枪弹，老汉身子晃了几下，从房上栽了下来。那些俄兵被老汉的神勇打怕了，远远望着老汉谁也不敢上前。过了半晌，他们认为老汉的确已死，这才战战兢兢地围拢过来。谁知刚刚走近，老汉的身子又突然滚动起来，使开了“地趟棍”，那棍头专往人下身要害处撩，接连又打死打伤两名俄兵。俄兵慌恐地又补上一阵枪弹，老汉才壮烈地死去。

老百姓为了纪念这位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英雄，就把印匣胡同改称为隐侠胡同。

承前启后的意拳大师——姚宗勋

张鸿诚

中华武术的历史长河，后浪推前浪，波澜壮阔。在继承优秀的中华武术传统的基础上，新的武术流派，以及名扬四海的武林豪杰层出不穷。

本世纪二十年代，形意拳巨擘郭云深的弟子王政和（字宇僧，别字尼宝，号芗斋）先生在师承了形意拳拳术的精华后又遍游长江南北诸省，与众多武术名家切磋交流，以武会友，融汇各家之长，弃者弃，立者立，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继往开来，创建了“意拳”（取名“意”字，是强调“意”在拳术训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意拳”注重技击，有很强的实战性，一时名振海内，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任何武术流派都必须要有人去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使其充满活力，常盛不衰。芗斋先生的弟子姚宗勋先生正是将意拳发扬光大、起到了承前启后作用的著名武术大师。

姚宗勋先生，1917年3月5日生于浙江杭县，1985年1月11日病逝于北京。

姚先生幼失怙恃，寄居北京姑母家。他敏而好学，聪颖过人。课业之余喜爱体育运动，是体育场上活跃分子，特别是对祖国拳学无限热爱。1933年初，先生十六岁，在辅仁附中就读。为了研习武术真谛，遂拜在弹腿名家、又是形意拳名家李存义的弟子，曾任北洋新军武术教官的洪绪如（字连顺）门下，学习弹腿、长拳兼及形意，打下了深厚功底。习武之余他还遍览武学丛书，研讨拳理。并且结交拳友，切磋技艺，使自己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一时为同好者所称道。

1937年，意拳宗师王芗斋先生卜居京门。翌年在“四存学会”体育班，主教意拳。并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一号，公开接待各界武林同好，观摩交流，以武会友，借以倡导意拳并阐明拳学真义。其时，来访者不断，而无不为芗斋先生之高超技艺和深奥拳理所折服。当时，北京《实报》、《新民报》等曾多次报道其事，对武术界影响甚大。当年秋天，身材魁梧、孔武有力且年长于芗斋先生的洪连顺先生也造访了芗斋先生。交谈之后，两人互试身手。洪先生一劈二崩三虎扑，三试三北，百思不解。洪先生为人淳厚朴实，为求学问立即向芗斋先生虚心请教。芗斋先生与他促膝长谈，讲解了拳学原理和自己的学习心得。洪先生习武多年始自彻悟。遂亲率自己的学生们一同就教于芗斋先生，一时传为佳话。当时姚宗勋先生血气方刚又习武有成，对芗斋先生尚不服气，芗斋先生亦有所察。一次练功时，芗斋先生说：“宗勋，是否喜欢断手（散打）呀？来！咱爷俩活动活动。”姚先生一听正中下怀，当下即行比试。其时，姚先生擅长“弹腿”中“鬼扯断”手法（亦名“归车旋”，意如奔驰

马车之左右两轮，履沟平坎、旋转突进、势不可挡。拳谚曰“学会鬼扯断，天下英雄打一半”，以现代拳法论，就是“连击组合拳法”，不好对付）。第一次，双方刚一接触，姚先生就被弹出倒地。芗斋先生见他不服气，就说：“这次不算，你没好意思施展。重来，尽量发挥！”姚先生愧愤之余，乃尽平生之技猛力进攻。那知，此次摔得更重，输得更惨。芗斋先生问其是否还试，姚先生不好意思地、率直地回答不试了。问以何故，姚先生答：“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输了，还试什么？”芗斋先生哈哈大笑。此一番较量，奠定了姚先生一生拳学造诣的基础。芗斋先生从心底喜爱这一勇敢聪慧的青年人。从此，姚先生在芗斋先生门下刻苦用功，心领神会，倍受青睐，功夫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数年后技艺大成。按例，芗斋先生在众多门人中只对技击上有成就的弟子方赐以名，以“道”字排行，如韩樵名道宽、卜恩富名道魁、赵逢尧名道宏、张恩桐名道德……等。至姚先生乃赐名“继芗”，示为己之传人。芗斋先生一生对技艺认真，仅赐名六人而已，1947年秋，芗斋先生在北平太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了“意拳研究会”，广泛传播意拳宗旨及训练方法，经常让姚先生做他的助教。待北平解放后，芗斋先生即停办研究会，迁到中山公园潜心教授养生健身功法，称“意拳站桩功”。至此不再着力培养技击人才了。

1940年夏，因芗斋先生在京传授意拳、开拓拳学大有成效。同道友人赞许“意拳”，并赠名为“大成拳”，芗斋先生不好推却，遂更名“大成拳”。此名一直延称至1947年。北京西城太平桥跨车胡同姚先生寓所即为当时训练“大

成拳”的集中场所之一，训练内容以技击为主兼及养生。芗斋先生不时前去指导教学。平日即由姚先生主持教练。一时名手尽在其右，如张中、张孚、韩星垣、窦世明、窦世诚、杨德茂、李永琮、赵华舫、李文涛、王斌魁……等人。当时，姚先生被大家尊称“姚师兄”。

姚先生于四十年代在意拳领域中已臻佳境、与芗斋先生早期、中期所传弟子周松山（字子岩，1915年芗斋先生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武技术教练所”教务长时期的学生），上海尤彭熙、韩樵、张长信，天津赵道新、卜恩富、张恩桐、裘致和等人，春兰秋菊各为一时之秀。

四十年代初，姚先生技艺已趋成熟，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比武较技机会很多，又丰富了先生的实践经验。他先后战胜过渡边等诸多中外技击高手。使姚先生在四十年代初期已名重京华，虽尚在大学肄业、却被誉为青年武术家。先生待人接物是非分明。对同道切磋交流时温然有儒者之风。其态度之谦虚，举止之从容，打击力的控制与技艺的高超、常使对方赞不绝口，很多武林名手经切磋技艺而成挚友，此非一般好勇斗狠者可比拟。姚先生在与同道交往中，千方百计使对方领悟芗斋先生创意拳的宗旨、明白意拳的真谛，为“意拳”发展开拓了道路。当年，姚先生与“京西三杰”之一的吴增老拳师面晤后，见其拳式规范、表演功夫深厚，确是锻炼有素，惜其未谙实战功法，与其交手时，即半较半教，控制得法，使老拳师虽两次被摔，却心悦诚服。

四十年代初，山西人武某依仗伪政权势力、制造派系矛盾，在报纸上大言欺人、自我标榜“武穆正宗”。姚先生为

道破其非、阐明拳学真谛，决定与武某明证比武、当场予以教训。虽然当时武某的追随者在比武中有犯规偷袭的举动，但姚先生因其非主要对象、不想结怨，也就不予计较。此后，武某就销声匿迹了。

姚先生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四十年代中，为匡扶正义保护善良，经常与北平的一些流氓组织发生冲突。其中以他为首，严惩"高阎王"、威镇"三十六友"等事迹传为口碑，当时北平城里的流氓，一听说姚宗勋的名字，无不丧胆远扬。

姚宗勋先生致毕生精力于拳学的研究工作。他身体力行，锲而不舍。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虽经历坎坷，没有机会公开教学，但自习不辍。"十年浩劫"期间，先生于1969年4月举家迁至北京昌平县崔村公社真顺大队，牧畜荒山，餐食薯柿，但仍坚持练功。每日鸡鸣头遍即唤醒爱子一同练功，酷暑严寒坚持不懈，非常人所能及。至打倒"四人帮"后，百废俱兴，意拳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姚先生于拳学之始，就不拘泥师承门派的陋习。他勇于创新，志在改革，不断吸收现代拳法的优点。特别是他还进行近代体育科学的研究以充实自己的学识。此举在老一辈武术家中并不多见。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体育科学的结合，给意拳事业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是姚先生对意拳所做出的极大贡献。姚先生曾多次给国家游泳集训队、北京足球队、北京田径队、北京举重队、北京射击队等讲解意拳独特的训练方法以备各项运动训练借鉴应用。並在北京市体育科研所进行教学实验，为我国的体育科研工作做出了大量

的有益工作，获得多方的好评。

姚宗勋先生一生治学态度严谨。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分别施教。六十年代初，芗斋先生应邀去河北省中医医院任教，让姚先生在中山公园接替他公开教学。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国家不开展技击项目，姚先生只能在公开场合教授养生健身功法——意拳站桩功。但他深恐实战性很强的"意拳"拳法失传，就挑选立志学艺，品行端正，有拳学素质的青壮年，在家中授艺教徒，并把这些学生做为教练员师资进行培养，着重在拳理研究、拳法指导的全面训练上，以期后继有人、利于日后传播、延续意拳。人选中以张鸿诚（姚先生生前唯一举行递帖拜师仪式者）、白金甲、赵绪泉、王金铭、薄家骢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而在上述人选中，又根据气质、素养、学识、体魄、专长，培养训练时各有侧重，不使千人一面，又皆使其能独挡一面。"四害"横行时期、武术受抑、大好年华皆被蹉跎。至七十年代，上述各人已过"而立"、"不惑"之年，姚先生担心日后一旦开展技击，参战乏人，就由上述各人直接间接推举介绍部分年青人予以培训。在这些青年人中以姚先生孪生子姚承光、姚承荣和学生崔瑞斌、林肇屺的功力为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象更新。姚先生于1979年夏返居北京，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对先生非常关怀，使其发挥特长，意拳又获得新的生命。到了八十年代，国家开展"技击运动"，姚先生夙愿以偿。在结合有关体育部门进行体育科研的同时，锐意进取，全力以赴，培训了众多的青年运动员，其中不乏良材。三个年代的先后期学生，风格技艺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形成桃红柳绿各呈春光的局面。

姚先生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他主张“学拳首先要学会做人”，“要注意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科学文化的学习”。做为一位老武术家，他在教学训练中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法，锐意革新，大胆吸收现代体育训练中的成功因素；在教学中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和引而不发、启发式的教学法。凡跟姚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对其坦率待人、诲人不倦的精神和精辟的讲解、绝妙的示范感到鼓舞而倍加崇敬。姚先生一生刚直不阿、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决不随波逐流，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意拳训练；坚决反对一切封建迷信、包括“科学的迷信”；从不故玄其说、哗众取宠。他不断教导学生们要脚踏实地进行艰苦的训练和挚着的探讨，以追求拳学真谛，弘扬国之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姚宗勋先生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对意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在意拳与现代体育相结合的问题上，开辟了意拳新境界，使意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姚先生有力的开展和推动下，使意拳广泛流传祖国各地，并引起国外人士的重视，拥有众多的研习和爱好者，展现出方兴未艾的广阔灿烂前景。党和国家不辜负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1984年，在北京市体委和北京市武协的关怀下，筹备成立以姚先生为首的研究会。姚先生鉴于“大成拳”三字有引人误解或曲解之嫌，决定仍延用1947年芗斋先生恢复的“意拳”原名。1984年10月21日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武术协会意拳研究会”。姚先生出任会长，并被聘为北京市武协顾问。正当意拳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刻，不幸，姚先生终因“文革”的摧残和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意拳事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

使人颇有“此花开尽更无花”之感。但是，姚宗勋先生由于毕生的事业与成就，在我国武术发展史上，将做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开拓者和实践家，永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所景仰。

北京武林轶事

张宝瑞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2.5字数260000前插图4页
1987年9月北京第一版1987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10436·7　定价：[redacted]元
2·50